《恶魔在身边》真实事件改编 罪恶与你近在咫尺 作者：谢小五_五只蟹_

简介：故事灵感来源于日本神奈川一室九尸案及其它真实刑事案件。奉天市接连发生数起年轻女性自杀案件，死亡现场疑点重重，市警局专案组奉命进行调查，经验丰富的警督谢小五抽丝剥茧发现少女们的死因虽然各不相同——家庭原因，感情纠葛，校园霸凌，药物滥用.....但这些诡异命案的背后却共同指向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第一章“捡尸”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一阵铃声响起，谢小五翻身接起床头柜上的手机，下意识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

“头儿，是我。”张天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局里刚接到的消息，先前艳粉街晨佳一小区的“白衣女鬼事件”初步确认是起自杀案件，片区民警向专案组寻求支援。”

“你们都已经到了吗？”谢小五扶着额头询问道。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预计还二十多分钟到达。”张天说。

谢小五一边穿衣服一边嘱咐道：“记得和片区民警调阅房主的具体资料，如果房主联系不上，就赶紧找最近的开锁匠撬门。我现在就动身过去，应该比你们晚些到。”

“没问题，头儿。”

挂断电话，谢小五随便刷了下牙，脸都来不及洗就开车前往晨佳一小区。

“白衣女鬼事件”是局里同事们给案件起的别称，两天前晨佳一小区有住户报警投诉说他们家见鬼了，对面楼隐隐约约有个穿着白衣服的女鬼一直盯着他们家，弄得人心惶惶。

接线的民警一开始以为是恶作剧，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岂料这家人两天内坚持打了无数次电话，搞得局里都人尽皆知。

“这么晚出警，看来闹出挺大动静的。”谢小五深踩油门，右手抓着片干面包胡乱地塞进嘴里。

深夜的马路没什么车流，不过十分钟谢小五就到了艳粉街。这是一条狭长的老街道，曾经是奉天市有名的“酒吧一条街”，这个点路边已经停满了附近住户的车。谢小五焦急地寻找停车的地方，看见前面有个酒吧的地下停车场是开放的，他便猛打方向一个右拐开了进去。

偌大的地下停车场内里只零零散散停了几辆车，谢小五一把将车停入位置，用力拽起手刹就

要下车。怎料他一抬头居然看到了离奇的一幕：一个白衣少女下身赤裸地躺在正对面的停车位，身旁站着一瘦一胖两个男子，其中一个正在穿裤子，离三人几步远的墙柱下还有条显眼的白色内裤。

“操，真他妈恶心。”谢小五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一肚子起床气正无处发作，一脚踹开自己的车门，一手拿起自己的手机录像取证，气势汹汹地朝那两个男子走去。

两个男子见着一个黑熊一般粗壮的身影快步向他们逼来，本就心虚的二人胆都给吓破了。个子较高的瘦子转身就跑，还在提裤子的胖子一个踉跄慢了一步，谢小五追到他身后一个扫堂腿将其放倒。瘦子看着也不管同伴死活依旧头也不回地往外跑，矮胖男子还想抵抗，掏出了一把银色的甩刀指着谢小五。

“你别过来，刀是开刃的，因为个不认识的小姑娘丧命不值得，不如你当没见过我，这姑娘还没醒，你要不要也爽.....”

矮胖男子话音未落，手里的刀已经脱手飞出了几米远，下一秒他才感到手腕的一阵剧痛——谢小五一记飞踢精准地缴了他的械。男子再反应过来时，他已经面朝地面，双手从后被反制住了。谢小五用膝盖发狠地压住男子，掏出手铐，将其就近拷在了边上越野车的防撞杆上。

“警察叔叔，我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我保证下次不犯了。”男子一看手上的手铐自知碰上了警察，本想自认倒霉可转念一想此刻停车场就只他们两人，于是对着谢小五哀求道：“我来时这个女生已经这样了，我什么也没来得及做。警察叔叔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当警察一年才赚多少，我卡里有五万元钱，你把这卡拿去，当这事没发生过就好了。”

谢小五凶狠地盯着男子，说道:“你考虑过这女孩子之后会怎样吗？强奸罪情节恶劣的十年起蹲你知道吗？还有功夫关心我一年赚多少，嫌十年不够蹲是吧？还想加个贿赂罪。我同事稍后就到，你就老实在这趴着。如果你想少蹲几年，我给你出个主意，把你那跑了的同伙的身份信息交代清楚，我们问啥你就答啥。”

眼见谢小五态度强硬，矮胖男子嘴里喃喃道：“你就当可怜一下我的老婆孩子，这件事一旦曝光，以我老婆倔强的性格一定会和我离婚的，我真的是第一次，大家都是男人，我老婆还在孕期，我也是一时没忍住。我全都交代，但是那男的我根本就不认识，只是他也刚好也在这停车.....”

“那你就把他的车指认出来。”谢小五懒得和他再多费口舌，索性直接开始搜身。他从男子裤兜里找出一个黄色基本款的 gucci 短版钱包，翻开一看里面有张全家福，照片里他怀抱着已经怀孕的妻子。他的妻子短发，微胖，面容有些憔悴，但是大大的眼睛仍然透漏出喜悦之情。谢小五心里感觉一阵恶心，表情凝重，他知道男子的行为一定会毁了自己的家庭。接着谢小五从钱包的夹层里找出男子的身份证，对比确认与本人无差异后，用手机拍了张备份。

“喂，刘姐啊，是我，小五，我这刚抓了个强奸犯，你能帮我个忙带人来收押一下吗？具体地址我过会就发给你，在艳粉街这，我这还得赶去晨佳一小区，实在脱不开身，谢谢了啊。”谢小五联系完局里的同事，转身走向女孩，捡起了应该是她落在一旁的双肩包，转头看了看墙柱边上那条白色的丁字裤，心里一阵难受，把它捡起放在女孩的包里。他试着摇晃了下女

孩，见她依旧熟睡不醒，便搀扶她往电梯走去。谢小五正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突然发现电梯门上贴着酒吧的建筑平面图，停车场往上一层便是保安室，于是他决定先将女孩安置在那，然后等待自己同事到来。

酒吧的电梯很老旧，晃荡晃荡地来到了一楼，谢小五远远地就听见保安室传来几个男人打牌的声音，走近了只见三个身穿保安制服的小伙子和一个中年大叔正背对着监控电视在玩扑克。

中年大叔体态臃肿有些秃顶，急忙忙地说道：“快快快，再来一张，谁还跟，我再追加一百块钱！”

其余几个小伙子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带着金链子的小伙子高声回应道：“老吴队长啊，不就一百块吗？我跟，不是我吹牛逼，这局我他妈赢定了。”说着他一脸笑意地又看了看手中的牌，眼神里写着四个字——胜券在握。

梆，梆，梆，谢小五空出一只手重重地敲了敲保安室大敞四开的门，随即掏出自己的警官证冷冷地说道：“警察，请配合工作。”

保安室里的几个人显然被吓了一跳，瞬间鸦雀无声，集体回头直勾勾地盯着谢小五。一阵尴尬的沉默后，几人口中的“老吴队长”站起身朝谢小五走了过来，伸手接过了他的警官证，眯起眼睛装模做样地看了起来。

随着老吴的靠近，谢小五闻到一阵臭烘烘的酒气。

“奉天市.....铁西区.....二级.....二级警.....二级警督？”读到级别一栏时，老吴像是踩了电门似的一阵激灵，仿佛瞬间酒醒了一般，脸上立马换了副表情。

“哎呀，警督同志，实在对不住啊，我们哪能想到这三更半夜会碰上您来这破酒吧办案，还.....还带着个小姑娘。您说，请说您需要我们怎么配合，我们一定让您满意。”

“还有你们几个兔崽子，手脚麻利点，赶紧把地方腾出来，牌什么牌，给我扔了！赶紧给警督同志拿个板凳过来！”

“不必了，我还有其它事，马上就走，我要今夜地下停车场的的监控录像，请你们帮忙拷贝一份交给一会来的警察”

“还有这名女性受害人，希望你们帮忙照顾一下，直到警察到来接管此事。停车场里我拷了个犯罪嫌疑人，请你们派人暂时看管一会，谢谢配合。”谢小五说的是请求但语气确如同命令一般：“哦，对了，还有件事，这是什么鬼地方。”

老吴弓着腰搓着手恭敬地回答道：“警督同志，我们这是埃及艳后酒吧。”

谢小五掏出手机简略和同事交代事发经过并将地址和嫌疑犯的证件发送了过去，随后他便火速赶往了晨佳一小区。

保安们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扶到了保安室里唯一的沙发上躺下，他们则拿板凳围成一圈坐下看着。老吴突然想起了什么，指挥其中两个保安去停车场看人，他则和带金链子的年轻保安检查起了当晚的监控视频。

“小赵啊，你仔细看，我这老花眼看不清楚，有什么细节千万别漏了啊！”老吴嘱咐道。

第二章　窥探

“这些出租车司机有钱不赚吗？为什么不载客？” 小赵有些急促地挠头，脸上满是困惑。

“这是出租车约定俗成的规定，烂醉的乘客经过车一颠簸，会吐在车上。你想啊！难以清理的呕吐物，那味道比臭水沟还难闻，得花时间清理又不能多收一分钱，所以就算换了你去开，你也不会载。更严重的，要是碰到个耍酒疯的，说错地址的，就更恼人了。咱们平头小老百姓赚点小钱不容易，谁想累死累活一晚上连个油钱本都回不来，难道都不养家糊口了啊？”老吴说着，伸出右手小指扣了扣牙花子。

“看她一小姑娘三更半夜一个人怪可怜的，还喝成那样，这不就出事了嘛。”小赵回头看了一眼还不省人事的女孩。

“所以啊！我从来不让我乖女儿深夜出门，我总告诫她，要小心坏人。现在世道不一样了啊，我就她一个孩子，女孩子在外，要多加小心。最不该去什么酒吧啊，夜总会啊，我那女儿也很是听话，从来就没去过那些鬼地方。不但这样，她出门后一定向我报备，晚上去同学家，也都是我去接她，如果电话打不通，孩子她妈就直接上门去找了，哪像这姑娘的爸妈……”说着老吴也回头看了一眼女孩，那眼神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

小赵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录像回放，仿佛没听进去半点老吴的育儿经验。不足 24 寸的显示器中一个看着年轻，梳着时下流行的飞机头，瘦高个的男孩，将喝醉的女孩搀起带回酒吧。飞机头对待女孩举止温柔，不时地轻抚女孩后背，小赵看来这亲密的举动，是为了缓解女孩醉酒后的不适。一系列贴心的举动，让小赵觉得这应该是女孩的男朋友。然而二人一进入空无一人的电梯后，飞机头居然把手伸进了女孩的上衣里，肆无忌惮地搓揉了起来。

两人来到了地下停车场，飞机头将女孩半靠在墙上，打开了她的双肩包。从里面掏出了一个手机放在了自己的牛仔裤口袋里。飞机头环视四周，确认四下无人，便越发放肆起来，小赵能看得出飞机头此时异常地兴奋。

飞机头的动作越来越下流，保安室里的二人仿佛隔着屏幕都能听见他嘴里说的污言秽语。

但是女孩却丝毫没有动静，保安室里的两人看得猛吞了口口水，她坐着的身体被飞机头平摊在灰黑色的水泥地上。入夜的水泥地应该是非常冰冷，但是女孩看上去仍旧没有醒过来。飞机头看着不省人事的少女，讥讽地笑了一下，不知是嘲笑女孩的无知天真还是得意自己的阴谋得逞。他对女孩继续着兽行，表情从刚刚的兴奋逐渐变成恶毒。

飞机头再次环顾四周，空旷寂静的停车场仿佛能听见女孩的呼吸声，紧张感让他血脉喷张，老吴和小赵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他们只觉得飞机头像是一只黄黑色的大蛇，偷偷吸取花朵上的蜜汁。此刻女孩应该是有所感知，她微微挣扎要睁开迷醉的眼，可是她用尽所有力气也只微微地颤动了几下睫毛。

谢谢大家关注

欢迎大家提出各种建议

第三章　花与蛇

短短的 30 秒后，飞机头提起长裤，开心地拿出手机合照一张。他饶有趣味地看着照片，那上翘的眉毛说明他并不满意自己的摄影，他搔搔头将女孩换了一个姿势再次拍照留影，这次他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嘴里却骂着：“荡妇。”脚底抹油一样地逃跑了。

空荡的地下停车场里再次陷入了寂静，女孩像是一个被人随意丢弃的人形玩偶，门户大敞地摊在地上。时间流逝，下一个人的到来将决定女孩的命运，一个挺着啤酒肚的猥琐男人左摇右摆地走出了电梯，看见了昏迷并衣衫不整的女孩，他迅速地拿出了手机一阵狂拍，随即又像下定什么决心一样将手机放回了上衣口袋，缓缓地走向女孩……

屏幕里的恶行还在继续，屏幕外的小赵狠狠地跺了跺脚，然后懊恼地给了自己一个清脆的巴掌。他撇过头去不愿再多看一眼屏幕。

“你刚上班一个星期不太知道，其实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干我们这行的习惯了就好。”老吴安慰似地拍拍小赵的肩膀。

小赵无可奈何地点点头，他将今晚的录像拷到了 u 盘里，然后将监控改回了实时监控。现在冰冷的屏幕中显示着地下停车场的每一个角落，小赵紧锁眉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丝毫不敢懈怠。那将作为证据的 u 盘被放在了抽屉里。

几个警察敲响了保安室的房门。带头的是一名女警，她叫刘美娟，身穿警服，黑色披肩短发，眼睛细长，眼眸明亮恰似那句“眉如青山黛，眼似秋波横”，她美得内敛温柔。

“谢谢你们的协助，请问受害女性在哪？”刘美娟问道。

小赵急忙打开门，一脸歉意地回头手指向背后。

刘美娟只见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孩不省人事地躺在沙发上，女孩的粉色 mk 双肩包就放在沙发脚边。

“她一直没醒过吗？”刘美娟一脸愁容地问道。

“没有。”老吴说着走过去摇了摇女孩，依旧没有醒来。

刘美娟叹了口气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女孩身上，转身给身后的警察分配任务：“苏可欣留下，其余人去逮捕停车场里的嫌犯。”

“是。”几名警察离开了保安室，去往停车场。

“苏可欣，你帮这两位保安员做一下笔录。”刘美娟命令道。

“没问题，刘姐。”苏可欣是名朝气蓬勃的年轻女警，她声线软糯语气却十分坚定地回应了刘美娟的命令。

刘美娟看着还在沉睡的女受害人，无奈地倒吸一口凉气，从一旁的双肩包里找到了女孩的身份证。

姓名：霍诗妍

性别：女

民族：汉

生日：20xx 年 7 月 30 日

住址：略

公民身份证号码：略

“这小女孩才满二十一岁，是奉天市本地人。”刘美娟看着女孩的证件对一旁做笔录的苏可欣惋惜道。

“很可能是附近大学的学生。”

“学生？那通常不应该是几个好闺蜜一起来吗？怎么会独留她一个。”刘美娟疑惑地看向苏可欣。

“说不定是失恋了。”

“找不到手机，也联系不到家长，我先带她回警局。”说着刘美娟背起粉色背包，扶起女孩往停车场走去。

“需要王俊和你一起回去吗？”

“不用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你们在这里继续忙，一会儿警局见。”

刘美娟将霍诗妍扶上警车，自己坐在驾驶位上，她从后视镜看向车后座，霍诗妍还在沉睡，

刘美娟这才启动警车开往警局。

祝大家 除夕快乐

第四章　朝生暮死

离开埃及艳后酒吧后，谢小五以最快速度跑到晨佳一小区。这是片 70 年代建成的老住宅群，设施破旧，无电梯，无物业管理也无专门的停车位。此小区租金低廉，人员混杂，经常就有醉酒闹事，偷盗，甚至入室抢劫的恶劣事件，局里时不时就得往这出警。

晨佳一小区唯二的两个进出口都在艳粉街上，此时已经是深夜，整个小区里只有一栋楼还亮着灯光，仿佛像大海里的灯塔，指引着谢小五火速赶往现场。

出事的屋子是四单元的五号房，张天已经提早把信息发给了谢小五。这时楼道里已经挤满了被吵醒的附近邻居，有窃窃私语说话的，有试图用手机向房里录像的，居然还有在搞视频直播的。其中一个穿着粉色睡裤的男子在那大声嚷嚷：“我就说有事对吧！我打了三十几个电话跟警察反应情况！他们要是再不来，那女鬼都能冲到我们家来。”

谢小五好不容易穿过好奇的人群挤到门口。负责守卫的警察看见是谢小五，打了个招呼立刻递给他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次性鞋套和一次性手套。突然一阵白色的灯光闪过，谢小五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抓拍自己的照片，谢小五没有多做理会，自顾带好手套鞋套便进入了案发现场。

“头儿，你来啦，这么晚幸苦啦。”张天就等在门内。

“嗯，不用客套了，赶紧跟我说说情况吧。”谢小五说道。

“好的。”张天说道：“死者的身份已查明，姓名是王雪丽，性别女，年龄十八岁。她父亲叫王剑，生母名字吴枝……”

“生母？”

“是的，王雪丽父母离异后，被判给了父亲王剑。王剑之后与另一女子张翠花再婚，还育有一子，名字叫王白为。”

“关系还挺复杂的。”

“死者王雪丽未满六个月时生父母王剑吴枝就办理离婚了，后来吴枝就去往其他城市，我们还没查到她的联系方式。王雪丽从小由父亲王剑抚养，生前就读于本市三十七高中高三十四班。这房子是租的，只有王雪丽一人居住，房主叫艾萝莉，是他提供了王雪丽父亲的电话，但是一直打不通。”

“高三学生自己租房子住在外面？紧急联系人还联系不上？”谢小五疑惑道。

“是挺奇怪，卧室的书桌上放着疑似王雪丽的遗书，正在等待笔迹鉴定，从留有遗书这一点，我们初步推测是自杀，但是法医 claire 说案件有些疑点，还需要痕迹检验科进一步调查取证。”

“张天，你去问问房主和周围邻居，看看是否最近有可疑人员在小区附近逗留，左邻右舍有没有听见可疑的声音。这小区没物业，不然能查查人员进出的情况……对了，把死者学校的基本情况和老师的联系方式查一下，我们明天估计得一起去一趟。”谢小五边交待边示意张天一起向内屋走去。

“对了头儿，你看这门锁没有破坏痕迹，房主艾萝莉表示屋子只有两把钥匙，他手中有一把，另外一把在王雪丽那，他只提供了王雪丽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紧急联系人号码，其它的一概不知，我看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就让他先回家了。”张天说着展示了下手里的黄铜钥匙。

“你在屋里找到另外一把钥匙了吗？ ”谢小五停下脚步，看向张天。

“找到了，王雪丽的书包里有另外一把钥匙，经过比对没有复刻痕迹。王雪丽吊死在阳台的晾衣杆上，阳台靠外侧的窗户上有百叶窗，百叶窗只打开了一点缝隙，从三楼以下往上看，只能稍微看见一点王雪丽的人影，那个报警的人家正好能看得较为清楚，才迷信地把尸体错当成了女鬼。法医 claire 说死亡现场有些怪异，需要和你当面说明。” 张天说着眼神往屋里瞟，示意法医 claire 在阳台。

谢小五从门口往屋里走，一股阴冷的气息混杂着霉味迎面而来，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令谢小五有些吃惊的是，这此案件现场的尸臭味不同于以往，一般发现死尸的屋子往往会充满死水沟般的腥臭味，那味道闻一次便终身难忘，吃饭睡觉如影相随。但是这次的味道明显淡了很多很多，可以说近乎于没有。

最近总被吞帖　正在联系管理员

如果有章节缺失　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会尽快更新

@五只蟹 2020-12-31 16:57:41
祝大家 除夕快乐

该章已经重新发

请看第 15 楼

谢谢大家

第五章　双面生活的少女

房子一室一卫十分狭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仅容纳下一人通过的走道。走道将房子前半部分成两半，左侧是厨房，右侧是厕所。谢小五先进入了厨房，里面空空荡荡的，连最基本的厨具都没有，他用手摸了一下灶台，手指上沾了一层淡淡的灰，俯下身观察灶台一侧的墙壁，没有油渍，很显然王雪丽生前从来不在出租屋里做饭。谢小五走出厨房，对门的厕所是一个不满六平方米的小房间，脏兮兮的洗手池上只有一副牙具，地上则散放着各种洗发露，沐浴露之类的瓶瓶罐罐。晨佳一小区是个老旧的小区，电路老化时有发生，这导致厕所里的灯不停闪烁，让本来就昏暗的出租屋显得更加阴森。在灯光的明暗交替中，谢小五隐隐地看到痕迹检验科的方正正将一把满是头发的梳子放进证物袋。

“小五你来了，这次工作量巨大，又要奋战一夜了。”方正边说边在证物袋上标号记号。

谢小五点头回应，方正是个菱形脸的高个男子，带着金丝框眼镜，发型打理得一丝不乱，模样像是个金融精英。谢小五和方正在一起共事很久，局里的同事们亲切地给方正起了一个绰号“神棍”。绰号的由来起于大家一起督办的第一个案件——“豪宅双尸案”，某独栋别墅中富商与情妇被人乱刀砍死。当时方正一脸严肃地和大家说：“这个豪宅啊，风水极差。”

谢小五不懂风水，也不关心，但是却逗着方正往下说：“方正，你给大伙好好分析分析，毕竟大家都还没买房，要多学习学习。”然后眨巴眨巴眼，装出虚心请教的样子。

方正一脸受用，故作高深地指着豪宅前院的桑树说：“古话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中不栽刽子手。前不栽桑意思是因为桑与丧谐音，出门见桑，肯定不吉利。后不栽柳，柳树不结籽，柳又与留谐音，若栽于宅后，留不住后代，这当然犯了大忌。而且送殡多用柳枝作哀杖、招魂幡，都是不好的寓意。刽子手是指桃树，桃花桃子都是血红色的，民间认为桃树是邪树，容易招惹邪气，所以禁忌在院中栽桃树。你再看这个豪宅布局，前院有桑树遮荫，后院有桃树，柳树做景。太不吉利了。”

后来案子破了，起因是一个小偷在别墅里偷东西，碰巧被前来偷情的富商和情妇撞破，入室盗窃鬼使神差地就变成了入室杀人。审讯时小偷一脸委屈，表示他提前确认过富商当天应该是在开会，不料富商临时起意改了行程，和情妇一起回到了豪宅偷情。

方正坚持他的观点，富商之所以临时改行程就是因为房子剋主，注定难逃一劫。同事们倒是不信这些歪理邪说，但是经过这件事，方正“神棍”的绰号就在局里叫开了。

谢小五回过神来，见神棍要张口说话，知道他这一晚上肯定没少琢磨这房子的风水命理，谢小五心里着急，不愿听他的长篇大论，一个闪身迅速进入了前方的卧室。

卧室感觉上比厕所大不上多少，里面却满满当当地挤下了一个圆形小餐桌，一个简陋的灰色双人沙发，一个粉色牛津布组装成的简易衣柜，和一张单人床铺。床铺和衣柜紧紧地挨着通往阳台的门，床铺上堆放着没有整理过的被子，衣柜拉链打开，里面堆了很多衣服，最上面的是件白衣短袖和一条米色长裤。谢小五知道这是学校的夏季校服，再往下的衣服则让他大吃一惊，竟是各种各样的情趣内衣，衣柜角落里还有打开过的计生用品盒子。

第六章 迷局

衣柜的最里面放着一个破旧的白色帆布双肩包，谢小五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透明的塑料笔袋，四本黄冈题库，还有一个灰绿色的棉麻质地的钱包，拿出钱包里面有些零钱，一张银行卡，还有一个避孕套。

谢小五办过很多自杀案件，通常自杀而亡的人为了体面，死前会将自己的东西整理干净，然而王雪丽的家中却如此凌乱，因而王雪丽的死要么十分仓促要么另有疑点。他需要更多的线索来支持自己的猜想，便转头看向餐桌，上面放着一台老旧的神舟笔记本电脑，用手按几下键盘，电脑屏幕亮起，屏保是王雪丽的一张照片，她面带笑容穿着校服站在操场上，左手比着剪刀手。电脑需要登入密码，谢小五无法继续详细查看，得等着勘察工作做完，再将电脑带回警局，破解密码。

电脑边摆放着一瓶葡萄酒，酒瓶下压着一个证物袋，里面是一张信纸，这应该就是张天口中的遗书了。酒瓶旁还有一盏高脚杯，干涸的圆形酒渍证明曾经盛有五分之一的葡萄酒。谢小五拿起葡萄酒瓶，想取出下面的遗书。酒瓶里的酒已经所剩无几，这令谢小五露出了疑惑的神情，他放下酒瓶，拿起一旁的高脚杯，在灯光下仔细观察，高脚杯里的红酒没有人喝过，如果是有人喝过红酒，那酒渍应该成倒立的不完整扇形。他变换着各个角度去观察高脚杯，惊讶地发现高脚杯上既没有指纹也没有唇纹。

“神棍，你过来一下，这个杯子和葡萄酒有点问题，你先来检测一下。”

神棍从厕所里探出一个头来，连声说：“好，好。”走到谢小五身边，接过高脚杯，随即从随身带着的刑侦箱里拿出一小袋子，将袋子里的粉末均匀地撒在高脚杯外侧，再用一个铁制的毛刷来回地扫刷，经过几分钟的反复操作，神棍叹气道：“奇怪了，这上面竟然没有王雪丽的指纹，不，应该说这上面一个指纹也没有。”

谢小五点点头作为回应，他更加觉得王雪丽的死不该是简单的自杀，催促道：“快看看，酒瓶上有指纹吗？”

神棍拿起一边的葡萄酒瓶仔细地检查起来，连瓶口的软木塞也没有放过。

“这上面也没有指纹，应该是被人抹掉了。看来王雪丽的死有蹊跷，有人故意抹掉了自己的痕迹。”神棍无奈地冲着谢小五摇摇头。

“看来很有可能不是自杀啊。”谢小五说着拿起放在一边的证物袋，里面是王雪丽的遗书，它被折成了一个正方形，打开一看内容如下：“生而为人，我很惭愧。”

神棍也看到了遗书的内容，忍不住说道：“这小姑娘还挺悲观，这是觉得自己出生就是一个错误，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

“这是引用了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涵义是是失去做人的资格，也是《人间失格》这本书的诠释。王雪丽正值青春期，有点小苦恼也正常，何况她自小父母离异。”谢小五看着遗书感叹道：“想必她在父亲再婚后生活得也并不快乐，一个高三的学生居然自己住在出租屋里，现在出了事也联系不到亲人，她要是能撑过去，毕业以后进入社会一切其实都会有好转，真

是可惜了。”

“是啊，谁这个年纪的时候不迷茫呢，我高考前还拉着我爸带我去庙里算命来着……我去，这酒居然是“色戒”，小五你猜这一瓶酒多少钱？”神棍不可置信地看了又看手中的酒瓶。

“这样的生活条件，这酒能有多贵？你可别唬我。”谢小五回应道。

“一……千……五。”神棍故意把千字拉长了音。

谢小五有些难以置信，抢过神棍手里的酒瓶，看看上面的标签然后用手机搜索，果真神棍所言非虚。

“搞不懂现在小孩子的消费啊！”神棍摊摊手。

“神棍，你看这些衣服，质量都不怎样，比如这件卫衣吧。”说着谢小五从衣柜里随手拿出一件卫衣递给神棍。

神棍接过一看，连连点头，说道：“样式倒都是今年流行的，这明明是件白色卫衣，却有一层黑色的绒毛附在上面。”神棍说着将卫衣由内向外翻转。“这衣服绝了，里面掉毛，外面粘毛。而且不光质量差，你看这做工。”说着将卫衣又递回给谢小五。

谢小五接过观察，然后说道：“这衣服不但袖子脱线，连领子的接口和肩膀的交接线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做工是挺差的。”

神棍用手机搜索这卫衣价格，说：“这衣服加上运费才 50 元。”

谢小五点点头，去看王雪丽的单人床，上面只有层薄薄的海绵垫子，掀开之后看见床架，说道：“神棍，你看这床连个床垫也没有，床架还是刨花板制成的，加一起价格可能都不超过一百元。”

“谢小五你来了，先来阳台这边，我有事和你说。”法医 claire 的声音从卧室外的阳台传来。

谢小五示意神棍继续手里的活，便往阳台走去。

@dddxxqq 2021-01-02 13:53:10
终于更新了啊，楼主新年快乐

谢谢 关注

新年快乐

第七章　两脚羊

谢小五进入阳台，法医 claire 已经等在里面，两人互相点头示意。很少有人像 claire 这样，虽然穿着朴素的医用白大褂，戴着遮了半张脸的口罩，还依然能透露出风情万种。她的长相神似中国香港九十年代的性感女星叶子楣，眼神流转间都是妩媚。claire 自小在海外长大，行事作风前卫独特，比如法医的工作往往需要长时间站立，她便会穿着丝袜来预防静脉曲张，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健康，美貌我都要。”

两人第一次在局里见面时正好 claire 没有当班，她穿着修身的职业裙装，搭配黑色丝袜和一双细高跟鞋来重案组送资料，那瀑布似的及腰秀发和灵动的眼眸让局里人称“玄铁直男”的谢小五耳后根都微微有些发红。

这个所谓的阳台其实就是一个带着窗户的小房间，地上堆积着王雪丽往年的书本和画稿，大概有半米高，边上散落着几本不同科目的三年高考五年模拟。阳台靠窗的的晾衣架上吊着王雪丽的尸身，她一袭白色长裙面朝着窗外，背影看上去体态轻盈柔美。

“小五你看看死者的脸。”claire 说道。

谢小五点点头，往前走了几步看见王雪丽的脸，那是一张冷艳的脸，气质宛若春日梨花。

“很美吧！我刚看到时也惊讶了一下，她更像是睡着了。”claire 左手按摩着自己的太阳穴，一脸惋惜。

“挺美的。”谢小五接着 claire 的话，说道：“但好可惜，她还有几天要高考了，高考用的练习册却成了上吊的踮脚石。”

“你没有觉得这个死亡现场很奇怪？”claire 叹了口气，然后问道。

“是很奇怪，我刚刚和神棍正讨论这事呢，首先死者应该已经死亡两天了，现场的尸臭味却几乎没有。再者现场似乎有人刻意抹去了一些痕迹。”

“你的判断很准确。现在是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室内最高温度能到快四十度，正常情况下应当早就尸体腐烂恶臭，苍蝇满屋了。但是王雪丽的尸体却几乎完好无损。我进来时屋子里开着空调，应该是低温减缓了尸体的腐烂速度并使苍蝇丧失了产卵机能。”

“怪不得屋里阴风阵阵，要换成神棍来解释肯定又要长篇大论地忽悠了。”谢小五无奈地用手扶了扶额头。

claire 继续说着可疑之处：“上吊自杀的人一般舌头会伸出 2 至 3 厘米，但是王雪丽却没有。死亡两天左右的人，全身会出现一些水泡，但王雪丽的尸体却没有变形。另外人死后会因肌肉不受控制而出现大便失禁的情况，但你看她脚下并没有排泄的迹象，她的死更像是有人精心策划。”

“确实如此，张天已经在联系家属了，我们组会尽快安排尸检。”谢小五暗自庆幸，所有人都发现了王雪丽的死并不寻常，说道：“现在可以推测出具体的死亡时间吗？。”

“没办法，需要尸检才能知道。”claire 叹了口气

“能确定死因吗？”

“初步认定是勒死，颈部有勒痕符合勒毙的特征，但是不排除其它原因，我需要进行更多测试来排除譬如毒杀的可能性。”

“如果确定是他杀，我一定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谢小五说着握紧了拳头。

“你还是那么正义感十足。”claire 对着谢小五笑了笑：“我交待过神棍他们了，王雪丽的颈部勒痕需要多几处特写，再是她的指甲，还有腿部。”

“头儿。”张天急冲冲地跑进了阳台，朝 claire 点了点头，转而向谢小五报告道：“王剑的电话终于打通了，他人在外地出差，要明天才能回来，不过……”

“不过怎么了？”谢小五问道。

“说来挺奇怪，王剑的语气里不但听不出伤心，反而异常地冷静和平淡。”

三人面面相觑。

谢小五望了一眼知道一切答案的王雪丽，此刻她已经无法回答，她好像一只白色的蝴蝶，不小心折损了双翼被黑夜所吞噬。

太阳缓缓升起，警队人员开始陆陆续续倒班回家，现场只留了重案组的一名刑警。谢小五下了楼往小区出口走去，每次处理命案他都会感慨生命的脆弱，他忍不住回头向上看了一眼四单元王雪丽家的方向，仿佛能看见王雪丽透过百叶窗也正低头看着自己。谢小五顿时不寒而栗，如果这真的是起谋杀，那凶手很可能是刻意将尸体吊在窗边，这样一来只要有人路过受害者家楼下，就有可能看见尸体。谢小五看着身边擦肩而的人们，有急冲冲的上班族，有身穿校服的学生，还有手拎购物袋从早市归来的老人……凶手会不会混迹其中，正变态地看着王雪丽的尸体呢？

谢小五不知道的是，此时一个眼神深邃的男人正拿着一杯咖啡，站在不远处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男人很满意谢小五脸上露出的惊讶与困惑的表情，他正是昨天夜里在案发现场门口给谢小五拍照的人。男人每天绕路上班也要经过这里，来欣赏自己的杰作，他给四楼阳台的美景取名为两脚羊。

作者注：两脚羊是指古代战乱中被当作食物而吃的人，本文中王雪丽就犹如待宰羔羊，所以名为两脚羊。

第八章　年轻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罪过（上）

霍诗妍强撑起身体，头晕，恶心相继袭来，勉强睁开眼睛，喉咙里像火燎一样干痛，她努力

地咽了口口水，身上的酒味依旧很浓。霍诗妍不知道为什么她一个人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低头一看自己的双肩包就靠在脚边，她迅速地拿起翻找了一遍后，发现钱包，银行卡和身份证都在，唯独手机不见了。

更糟糕的是，她发现自己的下体凉飕飕的，她的内裤也不见了。

几个身穿警服的人从霍诗妍眼前走过，其中一个拿着档案的女警察见霍诗妍醒了，急忙喊道：“刘姐，她醒了！”

霍诗妍看着另一位女警察离开办公的格子间向她走来。女警察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她用温柔的声音问霍诗妍: “你感觉怎么样？舒服一点了吗？”

霍诗妍迷茫地点了点头。

“如果可以的话，你跟随我来一下，昨晚的事我们需要请你提供一些信息。”

“昨晚的事？”霍诗妍心里困惑，她只记得昨晚她和几个朋友在埃及艳后酒吧喝酒，再之后的事她就完全不记得了。

霍诗妍摇摇晃晃地起身，随着女警察来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的物件摆放得整整齐齐且打扫得十分的干净。女警自我介绍说道:“这里是奉天市湖东区公安分局，我是警司刘美娟，今天凌晨三点半左右我们接到报警电话，在埃及艳后酒吧的地下停车场发生了性侵案件，你是目前已知唯一的受害者.....”

“你确定吗？你们怎么确定那是我！？”霍诗妍听到“受害者”三个人，脑子一阵轰鸣，不敢相信地问道。

“我们感到很抱歉.....不过根据嫌疑人的口供和当晚的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确定是你。”

“可是昨天我是和朋友在一起聚会，我现在也没觉得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一定不是我！你们一定是弄错了！”霍诗妍边说边用手掩面，心里又难受又愤怒。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显然是自我安慰的说辞，她此刻晕眩恶心，并隐约察觉到了私处的异样疼痛。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我们会全力帮助你的。希望你也能积极配合我们，提供线索。”刘美娟说道：“之前我们处理过类似案件，有受害人接受嫌疑人律师提出的经济赔偿，最后检察院通过了不起诉的决定，嫌疑人无罪释放。我们警局这边是非常地不赞同这样的处理的方式，你要知道，如果昨晚的嫌疑人是你身边的人，你的退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对了，你需要通知你家人吗？”

“我想看看，万一.....”霍诗妍紧咬着下嘴唇，思考了一会，然后坚决地摇摇头。

“我在你睡觉的时候，为你买了这个，二十四小时内服用都是有作用的。”刘美娟递给霍诗妍一个黑色塑料袋。

霍诗妍接过塑料袋，里面是一盒紧急避孕药，除了药以外还有一包一次性的女性内裤。她不由得眼眶一红开始哭泣，刘美娟拿过一边的纸巾递给她，安慰道：“我们一定会把其余的两个罪犯绳之以法。其中一个罪犯我们推测可能是你认识的人，你能帮我们看一段视频确认一下吗？

霍诗妍忍住泪水，点点头。

“你等我一下。”说着刘美娟坐在电脑对面的椅子上，调出了录像的片段。“你过来坐在这里。”她起身给霍诗妍让出位置，“按空格键就可以开始了。”然后她起身走到了对面，这样看不到电脑屏幕，避免霍诗妍尴尬。

霍诗妍自顾自地按了下鼠标左键，视频开始播放。

影像出现在屏幕上的第一秒，她就完全地楞住了，手里的塑料袋掉落在地上，她看到了那个扶她去地下停车场的人，竟然是她的同班同学吴义。

视频余下的时间里霍诗妍紧咬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不敢相信，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怎么样？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

第九章　年轻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罪过中

霍诗妍突然觉得她一定要说出，委屈和疼痛纠缠：“那个飞机头是我同班同学，名字叫吴义。”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他会被判多少年？”霍诗妍眼中满是怒火。

“他属于情节严重的，最少也要十年刑期。本来是你需要多次录制口供，但是有录像为证，上级已经批准，你写一份笔录就可以了。”刘美娟弯腰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笔纸放在霍诗妍面前。

霍诗妍爬在办公桌上手握着圆珠笔，开始写事情经过，她刚写了几个字，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一大滴一大滴的泪浸湿了纸，让刚写的字变得模糊不堪。

“要不你等情绪好一点在写吧！现在让你写，果然有点勉强你，当下还有一个要紧的事，你需要去一趟医院，提取加害人在你身上残留的 dna,你确定不通知家人吗？”刘美娟接了一杯水，放在办公桌上。

霍诗妍沉默了一会说：“我想自己去。”

“我开车送你过去吧！你先把衣服穿好，一会我们大厅见。”说着刘美娟推开门不给霍诗妍拒绝的机会，离开了办公室。

霍诗妍等了一会，听见刘美娟的脚步渐远，她才一边失声痛哭，一边用手捶打自己的脑袋，直至嗓子沙哑，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水，才想起避孕药的事。她拿出药盒先翻到背面，仔细阅读说明书，打开里面只有一粒白色药片，她想也没想就一口将药吞到肚子里，泪水再一次不争气的往外流，她忍着身体的不适将内裤穿好，强压抑郁的情绪走出了办公室，前往大厅。

“我要给我儿子办无犯罪证明。”一名年过花甲的老人坐服务台说道，一个年轻人站在老人身后，将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递给服务窗口内的警员。

一大清早，警局里挤满了人，颇有周末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感觉，一共四个服务窗口，每个窗口相隔的非常近，只要稍微提高音量就搞的人尽皆知，她看到这样的场景，十分感激刘美娟，很难想象自己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最难以启齿的秘密，她悄悄地避开人群，站到角落靠墙的位置。

她背靠着墙，等待刘美娟，不经意间看见一个男人睡在供人休息的座椅上，他上身披警服，面容硬朗，身材高大，气质冷峻。

“霍诗妍，你在这里.....”刘美娟走到霍诗妍身边，看到她正盯着座椅上的人，说道：“噢，那是我们局里的谢警督，应该是昨晚案子忙得太晚了，直接就在这睡着了。我们走吧！”说着带她离开了警局。

刘美娟开车送霍诗妍去往奉天市医大一院，一路无话。

“就是这里了，一会护士叫你的名字，她会告诉你去哪一个诊室。局里还有案子，我先回警局。你有任何事，都可以和我联系，这是我电话号码。”说着刘美娟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写有电话的纸片递给霍诗妍。

“谢谢你。”霍诗妍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哽咽。

“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还这么年轻，你会有....."

“霍诗妍，请到四号诊室。”一个面带口罩，眼神冷漠的护士大声喊道。

“去吧。小霍，我们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记得等心情平复了，来警局录制笔录。”

霍诗妍往诊室里走了几步，回头和刘美娟挥手道别。

大约走了三分钟，进入诊室，一个身高中等，光头，眼睛眯成一条线的男医生已经等在里面。

第十章　年轻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罪过(下)

“你先去把这个换上。”男医生用一种不可置疑的口吻命令道，说着递给霍诗妍一件纸质感的天蓝色罩衣。

霍诗妍背过身去，脱下衣服换上罩衣。

“是否对某些药物过敏？”医生拿着病例本问道。

“应该没有。”霍诗妍拘谨地回答。

“你是否患有重大疾病。”

“没有。”霍诗妍小声回答。

“是否有家庭病史？”

“爷爷得肺癌过世的，不知道算不算。”

“之前是否有过性行为？”医生的语气冰冷，不带一丝感情。

霍诗妍摇摇头。

“是否需要本院提供避孕措施？”

“不需要。”霍诗妍双手不安地握紧衣角。

“有什么症状吗？”

“私密处疼痛。”

“上次来月经什么时候？月经规律吗？”

“三十号，规律，周期大概三十天。”

霍诗妍尴尬地摇摇头。

“接下来需要做‘巴氏涂片’，你需要躺在检查台上。”说着医生将检查台上的金属支镫架支开，示意霍诗妍躺在上面。

霍诗妍十分难堪，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巴氏涂片”，只知道要把自己的私密处赤裸裸地交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医生，双腿就那样保持一个姿势痛苦地张开。医生不去看霍诗妍，而是弓着身体，将一个鸭嘴形态的金属窥探器插进霍诗妍体内。

医生没有问霍诗妍，他做的这一切是否被准许，屋子里没有任何声音，连霍诗妍的呼吸声都被吞没。

“现在要提证物。”医生的语气毋庸置疑。

霍诗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木偶，医生用一个金属棒插入她的身体，将金属棒三百六十度旋转，然后将它从体内拿出，再把金属棒上的透明液体涂在一个写有编号的玻璃上，再将玻璃放进一个盛满透明液体的试管里。

然后他将两根手指放进霍诗妍体内扭动，另一只手抚摸她的肚子，她没有发出反对的声音，默许了医生所作的一切，尽管她表情难过，感觉大腿内侧就要疼得撕裂开来。

医生从她体内缓缓拿出窥探器，那触感仿佛一把刀，生生插入身体，再缓慢拿出，也许是昨天的经历，让霍诗妍觉得她在承受酷刑。

“你把罩衣脱掉。”医生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于是霍诗妍就脱掉罩衣，全裸地坐在那里，医生用纱布来回地围着胸口不停转动，医生离自己太近了，以至于她感觉医生的呼气喷在自己胸前。

“这里说不定能提取到 dna。”说着他将缠满纱布的手举在她面前。

十分钟的检查，霍诗妍却觉得有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终于结束了，霍诗妍急速地离开医院，一股羞辱感迎面而来，让她无地自容。

霍诗妍走在马路上，沥青散发出汽油烧焦的味道，她不再回想医院里的经历，希望糟糕的一天快点过去，屈辱，委屈迎面扑来。

她不知道，此时在她就读的大学食堂里，吴义正拿着一张头部打码的照片，展示给她的男友石季。

“就算你打码，我也知道照片里的女生是霍诗妍好吧！我是她男友。”石季一脸气愤，双手握紧。

“嘿嘿，一血。”吴义说着理了理自己的飞机头。

随后，校园里流言四起。

第十一章　恶魔的尾巴

谢小五昨夜太累，便就近回到警局，警局没有休息室，他只好睡在等候室的座椅上。早晨 8 点半，手机闹钟响起，他跑到洗手间里开始洗漱。重案组常年都在处理疑难杂案，在局里通宵是常有的事，刘美娟特意在男女洗手间放了大量的一次性的洗漱用品为大家提供便利。

洗漱完毕，谢小五来到警局对面的苍蝇小馆解决一下早餐，这是间由一楼住宅改装的商铺，经营者是一对老夫妻，夏天他们会在外边的人行道上多摆几套座椅，老板将一口超级大的铁

锅支在店门口，做全奉天唯一家的特制油条。

“早上好啊，老板娘。”谢小五对正在和面的老人家说道。

“小谢啊，一看你昨晚又没睡好吧，最近又碰上什么棘手的案子了吧？”老板娘笑盈盈地问道。

“是啊.....挺麻烦的，给我来个早餐全套啊！饿死了我了。”谢小五答道，一边控制不住打了个哈欠。

“好咧。稍等啊。”

老板站在锅前等着里面的油滚出油花，在滚油里放下一段切好的三指粗的面，待面炸成酥脆的油条，他用一支比正常筷子粗两倍的筷子，在刚炸好的油条上划一道，再往里下一个土鸡蛋，等油条的外皮成焦黄色，里面的鸡蛋也就炸好了，外焦里嫩。

谢小五拿了盘子接过油条，豆浆，豆腐脑，再取了些店家特有的蘸料，回过身找起座位。

本来就不大的店现在已经几乎坐满了人，谢小五眼尖看见人行道上还有一个圆桌还有一个空位，赶紧几个健步过去坐下，没想到对面吃饭的碰巧是神棍和张天。

“你这么天天睡局里，迟早身体该不好。”神棍看着一脸胡渣，眼神憔悴的谢小五说道。

“怎么的，咱们局风水不好啊？”谢小五打趣道，掰开了手中的一次性筷子：“你们俩不也忙了一晚嘛，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就租在附近。”张天笑笑指向身后的楼，然后继续说：“头儿，王雪丽对门住着一对外来务工的小夫妻，他们刚搬来不久，夫妻俩每天早出晚归打两份工作，作息固定，与王雪丽并没有太多交际。他们说这女生私生活似乎不太检点，总有些陌生男人上门。”

“不是太意外，昨天检查卧室时我们就有这种猜测。”谢小五说道。

“说起昨天的案子，你们有没有觉得那房子阴森森的，我一进去就觉得那房子风水不是很好。”神棍挑着眉毛说道。

“claire 说那屋里空调连着开两天了，能不凉么。”谢小五笑着对神棍说。

“哈哈哈。科学击败神棍。”张天不忘浇上点油。

“你们别不信，王雪丽的卧室入口正对走廊，其形如箭穿心而入，这样的格局，在风水上叫‘穿心箭’。这种住宅走廊的长度越长，穿心剑的煞气越重。昨天房子的宽度小于走廊的长度，就好比拉弓的人将箭上了满弓，属于更凶险的一种，所以才给王雪丽招致杀身之祸。”神棍用手指在桌子上比划出一个弓箭的模样。

谢小五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说道：“我们是重案组，去的都是凶杀现场，当然都是凶宅。昨天你们找到王雪丽手机了吗？”

“手机？没找到，但是电脑已经在警局里了。”神棍吃了一大口鸡蛋，露出满足的样子。

“没关系，我们回警局追踪一下王雪丽的手机信号，说不定会有新的线索。”谢小五说着吹了吹热气腾腾的豆腐脑。

这时谢小五和张天口袋里的手机同时震了一下，是同一条来自 claire 的短信：“尸检结果出来了。”

谢小五迅速地吃完了油条说道，“神棍，尸检结果出来了我和张天去看看，这豆腐脑我还没喝就送你了，下午见。”

“你们去吧。”神棍和他们摆摆手，示意他们快去。

“一会见。”张天拿起一边的纸巾擦擦嘴。

@dddxxqq 2021-01-12 13:32:19
终于更新了^^

谢谢关注

第十二章　迷雾中的蝴蝶

谢小五和张天一起来到警局负一层的验尸房，谢小五先敲了一下门。

“请进。”claire 的声音从厚重的金属门里传来。

谢小五推开门，claire 已经等在里面，递给二人一罐药膏，谢小五和张天分别用手指沾了一大坨药膏抹在了鼻子下，这个药膏可以有效地掩盖尸臭的味道。

“刚发出信息你俩就到了，挺快的。”claire 虽然带着口罩，但是眼睛却笑成了月牙。

“就在附近吃的早饭。”张天不好意思地搔搔头。

“着急着想知道尸检结果。”谢小五说道。

“说到尸检结果，这个案件非常特殊。我觉得多年后我还会想起，这简直是大师之作，上吊之后根据绳子位置不同对颈部的压力分布也不同。一般上吊绳子会压迫颈静脉，这会造成毛细血管破裂，造成脑水肿死亡，同时尸体舌头会伸出一到两厘米，但是，王雪丽的死时绳子压迫了颈动脉，所以口鼻出血和舌头伸出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另外我在死者的阴道内腔内发现了精液。”claire 继续解释道：“死者的处女膜属于陈旧破损，且盆骨变形，这是明显的流产或者生产过迹象，一般被吊死的人或者被勒死的人，死后会因为肌肉放松出现排尿和排便的普遍现象，但死者并没有此类现象，所以我检查她的肠道，里面只有少许残留粪便，她的胃也没有食物，这是长时间禁食造成的。死者手脚没有捆绑过的伤痕和纤维，推测应该没有人用武力胁迫死者禁食。初步推测，死者王雪丽死亡时间大概是三天前晚上 11 点至次日凌晨 3 点。”

“也就是说，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是无法做到这一点。”谢小五说道。

“是的，王雪丽的大腿内侧，腋下，手腕，有多处伤疤，以我的经验看来，她有自残行为。她生前还有过一次自杀未遂。”说着 claire 举起王雪丽的手腕展示两人，上面有一道道横向凸起发白的疤痕。

谢小五看着伤疤，问 claire：“这是什么刀具造成的？”

“经比对，是眉刀。伤口很深，王雪丽应该抱着必死的决心，但由于输血及时捡回一条命来。”

“为什么说她割腕是自杀？会不会是他杀？”张天问道。

“原因很简单，首先人都有求生本能，会天生地躲避疼痛，刀割进手腕一定是深入浅出，死者是左撇子，右手的伤疤符合这个规律。再者这些伤疤划伤的时间都不同，凶手总不能天天尾随着王雪丽往她手上划刀子吧。”claire 解释道：“另外王雪丽不具备医学知识，如果她具备医学知识，一样是割腕，不需要切这样深，一样可以死亡。”

谢小五抬起头问道：“你的意思是王雪丽生前多次尝试自杀未遂，但这最后致死的一次却是他杀？”

claire 点了点头。

@三花 sushi 2021-01-12 20:30:41
催更 催更

谢谢关注

第十三章　孤儿怨

王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他的第二任老婆张翠花脸上贴着面膜，满头夹着卷发器，拖着肥胖的身体给他开门。

张翠花的身材就像一个倒插的白萝卜，由于头身比例失调所以她整个人看起来十分诡异——过于细小的四肢搭配着仿佛还处在孕期格外突出的肚子。她的身材和孕前纤细的少女身材相比，宛如两人。

王剑一脸不悦的回到家，这副死人面孔多少让张翠花心有不快，她将脸上的面膜拿掉。

“怎么早了两天回来？也不来个电话？让我去车站接你。”张翠花嘴上虽然是埋怨的话，但是却是一副笑脸，伸手接过王剑的行李箱，往屋里走去。

王剑脱鞋进屋，直接走去厨房的冰箱，拿起一瓶冰镇的啤酒，才走进卧室，只见张翠花正将行李箱的衣服拿出放在床上。

王剑坐在床边说道：“警察给我来电话了，王雪丽死了。”

“你说什么？！”张翠花正在整理衣服，猛然听见这么一句，拿在手里的衣服掉落一地，她问道：“是你杀了她吗？”

“你脑袋里都是些什么？都是屎吗？当然不是我。”王剑猛然喝了一口酒，然后反问张翠花道：“是你杀了她吗？”

“怎么可能。”张翠花边说边将刚才掉在床上的衣服拿起继续整理。

“那就好，我已经同意警察尸检，反正那个野种死在外面，和我们无关。”王剑说话时的语气平淡得好像是死了只蟑螂或是老鼠。

一只娇小的近乎透明的白蝴蝶徘徊在窗外的迷雾中，突然王剑眼神凶狠地看着窗外。白蝴蝶不留痕迹飞远慢慢地消失在迷雾之中，白蝴蝶希望她有归宿，但是她忘记了，有些人可能穷尽一生，也没能找到归途，这里早已不是她的家。

警局的会议厅里大家讨论着案情。

“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这应该不是简单的青少年自杀案件。”谢小五说道：“很多迹象都表明命案时现场有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如果有凶手勒死王雪丽，那么绳子造成的裂痕应该在甲状软骨。”说着张天用手指向自己的脖子和头的连接处，“但是从伤痕看，她并不符合勒毙特征。”说着拿出现场照片证明自己的观点。

“张天说的没错，王雪丽确实不是死于勒毙，而是上吊死亡，解剖后未发现颈部出现死后伤，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勒毙伪装成自杀的凶杀案。居于死者死后种种不合理之处，我认为有人在旁指导了王雪丽的上吊行为。”claire 说道。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地方，死者所租住的屋子里找到大量属于不同人的指纹，其中有两个已经找到身份。数据库目前能查出一个是王雪丽的父亲王剑，其因故意伤害做过牢。另一个是房东艾萝莉，涉嫌盗窃罪被逮捕过。”神棍补充说：“王雪丽的人际关系复杂，其它指纹的所属者我们科还在调查。”

“王剑工作是药品推销员，艾萝莉的职业是旅店前台。 ”苏可欣补充道。

“王剑之前因为什么被判故意伤害？”谢小五问道。

“邻居在小区内遛狗没有拴绳，咬到王剑的儿子王白为，本来是件小事，两人也互相调解，结果因为要赔给王剑钱邻居不依不挠，说他们家没有教育好孩子是小朋友先去摸狗，狗平时特别乖，结果和解没谈成两人在小区楼下打了起来。”

"看来这个王剑脾气还蛮火爆的，还有什么要汇报的。“

“在受害人王雪丽私密处和大腿内侧分别发现精斑和精液，提取的疑似嫌疑人 dna 与 dna 库进行比对，比对结果是王剑的 dna 相符，另外经 dna 检测王剑与王雪丽是父女关系 。”claire 汇报道。

“我们还有其他收获，在王雪丽家的床垫上发现超过六十名男子的精液。”神棍继续汇报道。

第十四章　罪之欲

王剑按时来到警局，他等候在审讯室门外。谢小五觉得王剑应该长得一副大奸大恶的脸，但是他却很普通，这对父女俩的长相的确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王剑长着一头灰蒙蒙的头发，眼窝深陷加上小眼睛，菱形脸，薄嘴唇，穿着一件肥大的灰色衬衫，将他显的又小又老，那对不大的眼睛，发出狡黠的目光，像极了某种生活在下水道里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对，就是那种偷人东西，令人憎恨，传播疾病的动物，没错，就是眼神闪烁，全身肮脏的灰老鼠。

张天打开审讯室的门。

“请坐。”谢小五指着桌子对面的一人座。

王剑唯唯诺诺地走过去坐在了上面。

“名字，年龄，配偶，住址，工作单位。”张天问道。

“王剑，45，妻子张翠花，住址奉天市平和区周建路碧水蓝天小区 5-2-2，就职在天茶国际医疗机械公司。”王剑慢悠悠回答。

“你最后一次见王雪丽是什么时间？”谢小五声音严厉地问道。

“好像是 6 月 16 日。”王剑低头看向桌子。

“是几点？”谢小五饶有兴趣地说道，因为王剑和王雪丽死亡当天见过面。

“你们怀疑我？”王剑惊惧地想要起身，但是又强装镇定地坐了下来。

“怀疑谈不上，解释一下吧！你去那里干什么？具体几点见的面？”张天立刻问道，并不想

给王剑思考的时间。

“是她让我过去的。”然后王剑回想了一会，回答道：“至于具体时间，大概是上午 10 点。”

“详细说一下找死者干什么？有没有人能证明，几点离开？”谢小五将双手环在胸前问道。

“我不想让我老婆知道这件事，她有点神经质，你们要是不告诉他，我才说。”王剑语气中带着恳求。

“如果与本案无关，我们会替你保密的，说吧。”张天边记笔录边回答道。

“她没生活费，让我送点钱过去，我去的时候她还好好的，她家就她一个人。”王剑生怕漏掉一点细节。

“除了送钱，还有其他事情没交代吧？我们给你提个醒，我们在被害人家里采集到你的体液，你怎么解释？”谢小五严肃地说道。

“那就没什么好隐瞒的，她一直勾引我，我一时没忍住就……她和她妈一样，都是贱胚子，毕竟她向我要的钱也不少。有所付出，才有所得。”王剑知道死无对证，于是极力辩解。

“她不是你女儿吗？”张天说话时掩盖不住语气中的怒气。

“说出来怕你笑话，警官，王雪丽不是我女儿，我只是她妈妈吴枝找到的冤大头，吴枝早就名声在外，早年吴枝是村花，她和村长的儿子谈恋爱，村长儿子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个渣男，俩人恋爱没多久就黄了。但是村长儿子把两人在男厕搞过的事，炫耀给全村男人，这样的女人，谁敢要呀！后来村长儿子娶了村子首富的女儿，吴枝就断了嫁进村长家的念头，不知怎么，后来他俩还不清不楚的，她就成了村里有名的破鞋，我虽然是年龄大了点，没有村长家有钱有势，但是我大小也在城里有房有工作，我本来以为带她来城里，没人知道她的过去，她会安心和我过日子，谁知道她是个不安的主，我们结婚才八个月，王雪丽就出生了。吴枝一生下孩子，她就和深圳老板跑了，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挺着大肚子还勾搭别人，警察你给评评理这样一荡妇，王雪丽能是我的种。自从吴枝和人跑了，我是又当爹又当妈，又被人在身后戳脊梁骨。直到前几年我才能再婚，我把别人家孩子供到初中毕业算仁至义尽了。王雪丽要是在老家，一个女娃娃早就出门务工了，还能上学，不可能。”王剑说话声音都提高八度犹如自带声效，生怕别人听不见。

“那也不能和自己抚养长大的孩子发生关系，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吗？”张天停下手中的笔问道。

“她引诱的我，她需要钱。念书，补课，学画画，房租，哪一样不需要钱。你说我引诱她，你要拿出证据？”王剑讥笑地回答道。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关注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关注

第十五章　肮脏的血液

谢小五和张天无言以对，没错，王雪丽死了，此事死无对证。

“你们平时怎么联系？”谢小五适当地转移话题。

“她有一个联想手机，她一般用微信联系我。”王剑回答道。

“王雪丽电话号是多少？”张天边记录边问道。

王剑从裤子口袋中拿出手机，调出通信录，然后说道：“136xxxxxxx。”

“据我所知王雪丽还没有办理身份证,那她是如何办理的手机卡？”谢小五眉头紧蹙地问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毕竟她不和我们一起住。”王剑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她是什么时候租房子自己住的？”张天停下笔，看着王剑问道。

“大概有三年了。”王剑语气变得缓和了一些。

“你作为她的监护人，你知道都有哪些人进出过她的出租屋吗？。”谢小五问道。

王剑思索了一会回答道：“王雪丽一直是个独来独往的孩子，她从来不和我们夫妻俩交流，还每天板着一副死人脸，说不出的古怪，我也从来不问她的事。”

“行吧！那你对她的死有什么看法？”谢小五将双手环在胸前问道。

“几年前其实她就自杀过，还好送医及时，救了回来。现在听说她死了，我一点也觉得不奇怪。”王剑一脸平静，不像是在说自己养育了十几年的孩子。

“你知道她是因为什么自杀的吗？”张天问道。

“不知道，都说了我们很少沟通，她中考下成绩的前一天，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她不出来，我老婆催她半天，我本来是要去揍.....叫她吃饭，一进去满地都是血，她一只手拿着她妈的眉刀，另一只手满是血，还好我发现的及时。”王剑想想又补充道：“警官，我想让她死，不救她就完了，我一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你们不要再怀疑我了。”

“你好好配合，如果不是你，自然会排除嫌疑，作为爸爸你知道王雪丽曾经怀孕吗？”谢小五严肃地问道。

“你说什么吗？”王剑脸上露出惊惧的表情。

“我说，你...知...道...你...女...儿...怀...孕...过...吗？”谢小五一字一顿地问。

“不知道，她都离家三年了，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不要再说她是我女儿，她不是。”王剑竭力撇开关系。

“希望你不要敷衍回答，其实王雪丽是你的亲生女儿，这边有法医给出的 dna 报告。”谢小五拿出检测报告放在王剑面前。

第十六章　欲之罪

王剑听完，整个人处在震惊，耳朵中不断地回放王雪丽是你亲生女儿这句话。

他的脑袋开始嗡嗡作响，他忍不住去回想，就在最后一次见面，他按时出现在王雪丽的出租屋。

“爸爸，我没有生活费了，你给我点行吗？”王雪丽站在出租屋的门口苦苦哀求。

“爸爸，哈哈哈。我可不是你爸爸，你是个野种。你还有脸找我，怎么不去找你妈，对，你就没妈。”王剑边说边慢悠悠地推开王雪丽往卧室走，“实话实说，这次想要多少钱？”王剑连头都懒得回，直接往床边走。

“三千吧。”王雪丽低着头喃喃地说道，她的头发挡住了脸，看不出她的神情是悲伤还是痛苦。

“其实若有人想上你，你就要张开大腿让对方上，就如此简单，你就不必回来找我，你知道吗？”王剑不老实地去摸王雪丽的头发。

王雪丽强忍着害怕不去闪开，她就直愣愣地呆在原地，像砧板上的鱼肉。她沉默了许久，开口说道：“有些人有口臭，还可以忍耐，但是有些人有特殊需求，我怕疼。”

王剑一直知道这些污秽事，这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内心无比欢腾，此刻他可以忘记吴枝给自己带绿帽子，忘记王雪丽是个孽子，他没法报复吴枝了，但是身为王雪丽的养父，他可以操控王雪丽的人生，看着身陷泥潭的王雪丽，他找回了男人的自尊。

“哦，是吗？”王剑反手就给了王雪丽一巴掌。

王雪丽知道一定会这样，她看着王剑发怒的脸，她知道怎么样降低伤害讨王剑欢心，就像她

每次做的一样，她跪在了王剑两腿之间……

“你妻子张翠花知道你和王雪丽之间的事情吗？”谢小五把已经问过的问题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王剑才回过神，像是丢了魂回答道：“我想她应该不知道吧！”

“最后一次见面，你们有没有发生关系？”谢小五逼问道。

“没有。”王剑急忙辩解道。

“不要心存侥幸，这是人命案，我们有证据证明你说过的每一句话。”谢小五大声呵斥道。

“真的没有。”王剑这次语气里夹杂着慌张。

“法医报告上写得明明白白，王雪丽的身上，私密处，都有发现你的体液，你解释一下吧！”谢小五说着手伸向腰带，准备随时拿出手铐抓捕王剑。

“好好好，我承认，可是我走的时候，她还活得好好的。”王剑一看隐瞒不住立刻说了实话。

“你什么时间离开的？”谢小五的手依旧保持刚才的姿势。

“我只在她家逗留了一个小时。”王剑一看这仗势立即回答丝毫不敢含糊。

“那你怎么证明？有证人吗？”谢小五问道。

“我和她发生……关系后就回家了，下午 2 点我乘坐普快火车去往北京，火车抵达时大概是晚上 10 点半左右。我手机上有购票凭据。”说着王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翻找了一会，然后将手机递给谢小五，谢小五看了看手机上的凭证，对张天点点头。

谢小五漫不经心地问道：“王雪丽为什么没有住在家里？是不是和你现任老婆不和发生吵架了？”

“是王雪丽自己吵着要搬出去。至于吵架，半大孩子正值青春期，脾气暴躁，再正常不过，我老婆很温柔不会和小孩子一般见识。”王剑思考了一会接着说：“我想你们也知道，王雪丽自从离家出走，就开始援交，如果她死于非命，我一点也不奇怪，至于凶手，你们为什么不去找那些人，浪费时间在我这种平民老百姓身上不值当。”

“谢谢配合。据我所知，如果乘坐动车到达北京仅需要 2 小时，你还是没有摆脱嫌疑，稍后我们需要你的指纹样本，我们已经申请到相关文件，一会我们和你一起回家，请你看一下笔录，确认记录无误。”谢小五手里拿着手机，他刚才搜索了火车和飞机到达北京的班次和时间，张天起身向王剑展示出搜查令。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时王剑的家里，张翠花将一个展示瓶拿在手中端详，仔细看里面竟是

一个未成型的婴儿被泡在福尔马林里，他，不，这个没生命的小可怜，应该称之为它更适合，它的皮肤泛着不健康的白色，本应该长鼻子的地方竟然长出一个拇指指甲大小的黑色眼球，眼球被肉包裹着，像是谁不小心在它脸上用刀划了一下，伤口处流出的不是鲜红的血，而是露出一个没有眼白的黑色的眼珠。张翠花看着手中的死婴儿，脸上露出来诡异的微笑。

第十七章 后妈 （上）

张翠花坐在卧室的双人床上打电话：“妈，王雪丽死了，就在前几天。”

“死了？怎么就死了？”张翠花的妈妈追问道。

“我也不知道，等王剑回来就知道。”张翠花说着将身子往后一躺，倒在床上。

“这丫头也是命苦。”张翠花的妈妈感慨道。

“是个可怜孩子，但是转念一想，儿子以后少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突然就不太难过了。”张翠花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你能这么想妈妈就放心啦！”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安慰的声音。

“妈，你知道不？有个男星要离婚了.....”张翠花说着将手机通话调成扬声器的模式，然后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八卦杂志。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妈，王剑到家了，我们不提王雪丽的事啦。”张翠花边说边坐起身。叮咚，叮咚，叮咚，门铃声响起，“妈，他可能忘带钥匙了，我去开一下门，一会儿回你。”说着她将手机挂断放在床上，走到门口。

“你不是带钥匙了吗？”张翠花扯着嗓子问道，等了一会没人回应，她将眼睛贴到防盗门的猫眼上，向外窥视，只见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中站着神态窘迫的王剑。

“这咋回事？”张翠花隔着门问王剑。

不等王剑回答，谢小五就举起了手中的搜查令说道：“您好张翠花女士，这是搜查令，请您开门。”

张翠花先是楞了几秒，才缓缓将门打开，一群脚穿鞋套，手带手套的警察涌了进屋内，张翠花不知所措地站在门的一侧，任由这些警察进屋。

警察们有条不稳地进行着勘察工作，谢小五径走到李翠花面前问道：“张女士，我们能单独聊聊吗？”

“可以，有啥问题，你都可以问我，我一定全力配合，领导怎么称呼你呀？”张翠花问道。

“谢小五，不介意的话，我们到外面谈。”说完谢小五打开防盗门往外走，不给张翠花和王剑交流的机会。

“好。”张翠花紧跟其后。

张天将王剑控制在客厅，让其坐在沙发上以防止他阻碍其他调查人员取证调查。

谢小五将张翠花带到小区楼下的一棵树下，开始交谈。

“你应该知道你的继女和王剑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吧！”谢小五开门见山地说道。

“领导你？”张翠华闪避着谢小五的眼神，她将目光停留在树下的野草说道：“其实婚姻中我们有很多事只要不提，不去想，它们就不会伤害自己，大家不用说的太明白，毕竟我们还有一个儿子，他不会离开我的。”

谢小五十分气愤，毕竟一家人同住屋檐下，作为后妈，其实她完全可以阻止这些，但是她却选择无视，这很可能是造成王雪丽离家的理由，可现在王雪丽死了，死无对证，谢小五只好问下一个问题：“你对王雪丽的印象如何？”

“这孩子挺可怜的，亲妈刚生她下没几天就和人跑了，这个时候亲妈都不出现，我一后妈对她管教太严怕人家背后说我做后妈恶毒，王雪丽学习挺努力的，但是她偏科，数学不怎么好。”张翠花不自然地摸了一下自己脖子上的项链，然后大声补充：“数学五十五分。”

谢小五注意到，张翠花的项链很别致，它是一个由塑料包裹的方形小吊坠，灰黑色，推测是由泥土烧制而成，约有一元硬币大小，上面嵌入钉子和一小段布料。

“她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你好好想想。”谢小五问道。

“领导，我也想帮忙，但是人死了，我在背后嚼舌根不太好吧！”张翠花一脸难为情。

“你说没事，我们有纪律，会保护证人的隐私，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信息的来源。”谢小五保证道。

“其实也没啥，你问邻居，他们也能知道，王雪丽平时特爱美，小女生特别虚荣，自从她搬走后，就有风言风语传回家，说有不三不四的男人去她家。我们同住的时候，她就不懂自爱，女生挺大了，洗完澡就光着身子就家里乱跑，家里还有她爸，她也不是个小孩子了。王雪丽搬走以后，家里总有东西不见，虽然都是些小东西，但是我可以肯定是她偷的，因为家里门窗没有毁坏，她手里还有家里钥匙。这些我都不能管，毕竟我也不是她亲妈，管多了怕邻居说三道四。”张翠花说完像是出来一口恶气，轻拍了几下胸口，使得她脖颈上的项链显得更加诡异。

第十八章　后妈（下）

“尸检的时候我们发现她曾经自杀过，你知道她那一阵子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任何事都可以？”

“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谢警官这种事应该问王剑，问我？我是不知道的。”张翠花从鼻子里发出讥笑声。

“那她有什么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吗？”

“是有个小姑娘和她关系不错，名字叫什么来着，秋，秋实，好像跟她同一个班级的。”

“嗯，谢谢。”谢小五点点头用笔重重写下秋实这个名字。“其实还有件棘手的事问你，你要是不知道，我们就去问王剑。”谢小五装出十分为难的样子。

“我知道的话，我一定回答。”

“你知道王雪丽曾经怀孕吗？小孩现在在哪里？”谢小五直视张翠花的眼睛容不得她说一点谎话。

“这件事呀！知道呀！她也只能找我问，打胎药还是我带她买的，那小孩流掉了。”张翠花表情倒没多大吃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谢小五有点失望，毕竟如果王雪丽的孩子还活着，可以通过 dan 技术找到生父。

“.....大概一年前吧!”张翠花思考一下回答。

“你知道孩子生父是谁吗？”谢小五有些急迫地问道。

“这个，不知道。”张翠花头摇得像拨浪鼓。

“那王剑知道这件事吗？”

“我.....猜想他不知道。”

“这个孩子是王剑的吗？你要认真回答，如果你做伪证，我们一定会告你妨碍执法。”谢小五边说边叉腰露出裤腰带上的手铐。

“警官你这不为难我，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警官，吃的可以乱吃，话可不能瞎讲，要讲凭证。”张翠花撇过头去装出一脸厌恶。

“好吧，你最后一次见到王雪丽是什么时间？”谢小五看张翠花这个样子只好换一个缓和点的问题。

“最后一次见她就是一年前，我们很少联系。”

“你们夫妻，有和人结过怨吗？多小的事都可以。”

“我们是正经人家，能和谁起冲突，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时候结束，我还要回家买菜做饭呢！”说着张翠花不愿意地将脑袋扭到一边不再看向谢小五。

谢小五想起王剑和邻居有过冲突，张翠花却回答没有，她明显在敷衍自己，多说无益于是问道：“最后一个问题，你 6 月 16 号的晚上十一点在什么地方？”

“嗯，那天王剑去出差，他爸妈说想孙子，我就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然后我就回家了。”张翠花说完也不看向谢小五，而是对着地面吐了口痰，然后狠狠地用鞋将痰撵在鞋底。“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我可回去了。”

“没有了，你可以回去了。”

听到谢小五这样说，张翠花如同大赦，小跑着往家去了，生怕谢小五半路反悔。

谢小五也不急，慢慢悠悠地跟在她身后。

谢小五觉得张翠花说的话有点奇怪，首先她说王雪丽虚荣，可是王雪丽出租屋里的物品都很廉价————除了那瓶可疑的红酒。其次她说家里没和人结怨，可是王剑曾因殴打邻居被刑事拘留。最后 6 月 16 号的晚上她是否有不在场证据还得进一步调查。

不知不觉中他们走到王剑家的楼道间里，楼梯拐角处有位满头银发老奶奶坐在小板凳上，她手拿蒲扇斜眼看着两人。

张翠花看见老人也不打招呼直接进了家门。老人仿佛就是在等这一刻，急忙拦住张翠花身后的谢小五问道：“小伙子，他家出什么事了？”

“他家大女儿死了，而且死的不明不白。”谢小五故意让老人往坏处想。

“死了啊，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和你说个秘密。”说着老人看看王剑家的方向，然后说：“小伙子，你可不要说是我说的，我这是协助你们办案。”老人还冲着谢小五眨巴眨巴眼。

谢小五急忙应允：“奶奶我保证，一定不外泄。”

“我就住在他家楼下，有个风吹草动的我都知道，早些年王剑自己带王雪丽的时候还像是个爸爸，女儿要骑大马，二话不说就四肢着地趴在地上装马。好日子没过几年，就娶了张翠花，家里三天五头的就吵架，不是金项链找不到了，就是鸡蛋被偷吃了，实际上都是张翠花拿回娘家了，我就看见好几次，这还不算完，张翠花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当着外人面都不掩饰自己讨厌这个继女，说什么王雪丽是野种，还有更奇葩的，弟弟犯错打姐姐，王雪丽后来应该是被逼疯啦，趁着家里没人差点要掐死幼弟，好在夫妻俩回家及时，要不呀！人间惨剧。”

“这都是您从楼下听到的？”谢小五有点难以置信，王雪丽要掐死弟弟，看来王雪丽应该特别恨张翠花和王剑。

“哎呀，当然呀，这老房子隔音可差了，我也不愿意听人家家里的事，可他家每次吵架动静贼大。”老人扭捏地装出为难的样子，谢小五心想以后买房一定得挑个隔音好点的。

“这还不算完，以后他家天天打孩子，闹得整栋楼都不消停，王雪丽后来应该是被打出什么心理疾病了，大夏天穿长衣长袖，一好好的小女生，一身酸臭，没过多久就闹着自杀，连救护车都来了。”老人说完还不住地摇摇蒲扇仿佛要赶走臭味。

“那有没有异性上门找过王雪丽？”谢小五的眉毛不由得打成一个死结，刚才在张翠花口中叛逆放荡的王雪丽此时在老人嘴里竟然是完全是不同的形象。

“这个到没有，至少我是没见过。”

“那还有其他事吗？”

“暂时没有啦！”

“谢谢您的帮忙，这对我们破案有重大意义。”

老人挥一挥衣袖说道：“这是我该做的。”然后拿起小板凳一溜烟地跑回家了。

谢小五站在原地回想老人和张翠花说的话，到底是谁在说谎，是老人？老人没理由说谎，那张翠花为什么要说谎，是要维护王剑，防止我们调查中牵扯出王剑强迫王雪丽，还是维护自己，怕牵扯出她虐待继女，担心自己孩子知道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要谋杀自己，还是怕邻里看笑话？都有可能。

而据老人所讲王雪丽不常洗澡，夏天穿长袖，以谢小五的经验来看很有可能是女生被强奸后的自我保护，用邋遢的外表防止自己再次被侵犯。这么一来三年前王雪丽的自杀行为就能解释了，只是现在缺少决定性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推测。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1 20:34:55
不更新啦 ？

有点事耽搁了
更新啦
谢谢关注

二十章　古曼童

“小五，张翠花那边没问出线索吧？”神棍假模假样摆出算卦的架势，左手大拇指在其余四

个指头间来回跳动。

谢小五挑挑眉毛回应道：“你卦象不灵啊！恰恰相反，她透露出不少线索。”

“头儿，你有线索啦！”张天歪过头看向谢小五问道。

“信息很多，王雪丽和张翠花互相怨恨，张翠花栽赃，王雪丽要掐死弟弟，一堆的疑点。”谢小五无奈地摇摇头。

“怨恨？”神棍燃起来八卦之魂。

咕咕咕，谢小五摸了摸肚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都这么晚了，我们找点东西垫垫肚子？边吃边说吧。”

“我也有点饿了，走吧！”张天点头表示同意。

“土笋冻，好吃的土笋冻，土笋冻，好吃的土笋冻。”一个干瘦黝黑头戴草帽的老爷爷背着一个扁担正在沿街叫卖。

“哇，运气这么好，你们等我一下。”说着谢小五飞奔到老人身边，回来时手里托着一个纸质托盘，上面有三个塑料小碗，每个碗里各插着一个牙签。

“我请客，大家不是了饿吗？”

张天拿了一份，说道：“谢谢，头儿。”他低头一看，塑料碗里有几个直径三四厘米圆形的晶莹剔透的胶质，里面有几节像竹笋一样的东西。张天串起一个放入口中，鲜嫩脆滑，味美甘鲜，竹笋竟然有肉的鲜香。

“好好吃呀！”张天边吃边点头。

“哈哈哈，我以为只有当地人喜欢吃，有眼光，以后我再带你去吃其它美食。”谢小五也很开心。

一边的神棍却一脸坏笑地说道：“张天，你知道蠕虫吗？”

张天摇摇头问道：“吃东西不要提这种恶心的东西”

这下子连谢小五都噗地一声笑了：“那你怕蚯蚓吗？”

“蚯蚓？”张天脑海里闪过蠕动的暗红色长条虫子，回答道：“有点。”

“你刚刚把它表亲吃到肚子里去啦！”谢小五忍不住又大笑起来。

张天将放到嘴边的土笋冻放回了碗里，一脸疑问：“白色的不是竹笋吗？”

“不是，是沙虫!”说着神棍拿过张天的碗，“你不习惯吧！我帮你吃。”说完就大口朵颐起来，丝毫不给张天拒绝的机会。

“神棍，你别总拿张天开玩笑，我有件事想问你。”谢小五将手里的空塑料碗扔进路边的垃圾箱里。

“说吧！不要问隐私。”

“拜神的人很多，在家祭鬼的我倒是头一次见，到底什么是古曼童？"

“这属于驾鬼术的一种，之所以选择死去的孩童是因为孩子心思相对成年人比较单纯，能更好被法师驾驭。古曼童其实来源于泰国，是泰语的谐音，翻译成中文，应该叫佛童。王剑家一共供奉了两种古曼童，制作方法十分恶毒。第一种尸体形态的古曼童需由巫师找到一个横死的孕妇，刨开她的肚子，将胎儿取出，再将巫师的中指血滴在胎儿嘴里，后用金刚经将死胎全身包裹，念法施咒。”神棍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更邪门的是，巫师还要用火烤孕妇下巴，用流出的尸油涂满死胎全身，再将死胎放在火上，直至它缩小到手掌大小，古曼童才算完成。另外一种是巫师去找横死的小孩尸体，用其血肉加七处不同人的坟头土混合烧制而成，再经过巫师的法力加持就成了泥人型态的古曼童了。”

张天听得目瞪口呆，说道：“我是不信这种东西，王剑家真是丧心病狂。”

“这也太残忍了。”谢小五气愤地说道，“神棍，我还看见一个带着血的碗是干什么用的？”

“我猜他家有人用血祭鬼。”神棍边说边咧嘴。

“只是想想就觉得恐怖，他们留着的那个王雪丽的死胎，不会是要拿去制成古曼童吧？”

“王雪丽生前回家看到这东西，得是什么想法。”张天说道。

“她可能并不知道瓶子里是她的孩子，毕竟他们家搞这些东西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神棍说道：“那你们说张翠花会不会是为了制作古曼童把王雪丽杀害了？你们想想，我刚说的第一种古曼童制法里是不是还需要孕妇的尸油？”

“也不是不可能，这年头，什么丧心病狂的人都有。”谢小五说道。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6 11:27:07
恐怖

迷信害人

十九章　阴孩

谢小五回到王剑家。

“头儿，我们在王剑家找到了这个。”张天举起一个展示瓶。

“不止这个，还有两个泰国进口的古曼童。”说着神棍指了指沙发上的证物箱。

谢小五刚想问古曼童是什么，一看见神棍又要开始长篇大论的神情，便决定还是待会自己先打开箱子一探究竟。

谢小五带上一次性手套接过展示瓶，这其实就是个高约二十厘米，直径约十厘米，密封的玻璃瓶。骇人的是里面竟装着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婴儿，胎儿成卷缩状态，没有头发，脸部只有一只眼睛应该是先天发育畸形，双手相扣，放在下巴下面成祈祷状，双腿卷曲到肚子。因为长久地泡在福尔马林溶剂中所以它的皮肤接近半透明，就算此刻没有打开瓶盖，还是隐约地闻到一股刺激气味，味道有点酸酸，还有点像汽油味，但比汽油味难闻，更像是烧焦的塑料。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谢小五吓了一跳。

“这要问张翠花了，王剑说他不知情。”神棍回头看了一眼还在沙发上的王剑。

“是吗？”谢小五望向王剑，但是坐在沙发上的王剑却躲避着谢小五的目光，看向张翠花。张翠花先是退了一步，然后装出不经意的样子，将手环抱在胸前说道：“其实也没啥说的，你手里拿的是王雪丽生下来的死胎，我们也没做犯法的事。”

在场所有人听到“王雪丽的死胎”几个字后都极为震惊————除了王剑，他演技拙劣地也装出了惊讶的表情，显然他对这些事是知情的。

“你们怎么得到的王雪丽的死胎？”谢小五说道。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帮她买的打胎药，她就在这里流的产。”张翠花气势汹汹，手指着卧室，仿佛声音大了就能占理。

“我们要将它带走，作为证物。”神棍用不容质疑的口气说道，心理隐隐推测着胎儿畸形说不定是近亲繁衍的恶果。

“那可不行，这是我家供奉的神物，你们一个也不能带走。”说着张翠花就快步走向阳台，只见供桌已经空无一物，张翠花跑着折返回客厅，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叫喊道：“这些圣物都是有灵性的，外人不能动，你们这是破坏法阵，会有报应的，你们要是带走....."她声音由吼叫变成尖叫。

谢小五不理会张翠花，将手里的展示瓶放进沙发上的证物箱里。

里面还有两个古怪的东西，这应该便是神棍提到的泰国古曼童，其中一个有半个成人手掌大小，身体卷曲，呈灰黑色，仔细一看竟然是未出生的婴儿，它像是一个被肆意打碎的毛鸡蛋，

五脏俱全血肉尽现既可怜又恐怖。另外一个略大一些，男童模样坐在一个元宝之上，男童雕刻的十分传神，双眼灵动，双手合十，双脚对合，宛如年画里的福娃，周身被金箔包裹，膝盖磨损处露出灰色的底色，谢小五目测金箔里面包裹的应该是个泥娃娃。除此之外证物箱里还有一个吃饭时用的瓷饭碗，不寻常的是碗里面有暗红色的渍，谢小五一眼就认出那是干涸的血迹，看来神棍是想带回去检测是动物血还是人血，如果是人血那是谁的血？

谢小五有些头大，不放心地看向神棍问道：“还有其它东西吗？”

“还有这个，没别的了。”神棍举起手里拿着的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

谢小五环顾四周，目光正好落在客厅里的电脑桌上，上面就剩两个显示器和一个 bose 的音响了。“应该没有遗漏”，谢小五暗自想着，于是点头说道：“收队。”

“这是我们列的证物清单，请你核对之后在最后一页签字。”张天拿出一本笔记递给王剑，王剑也没一一核对，而是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写上名字。

警队出了王剑家往停车场走去，谢小五，张天和神棍走在最后。三人路过了一个铜制绿漆的大邮桶，上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制玩具车，一个贪玩的孩子待了一会，看玩具小汽车无人认领，于是将其拿走，随之两个信封和一块磁铁一起落在邮筒里。

@dddxxqq 2021-01-27 16:36:30
终于又更新了啊

哈哈　嗯

@三花 sushi 2021-01-12 20:30:41
催更 催更

顶一下

二十一章　　嗜血亲情 上

“头儿，我们还去双语国际小学找王雪丽的弟弟王白为吗？”张天问道。

“去，干嘛不去。张天你开车，先送神棍回警局。”说着谢小五将车钥匙递给张天，自己坐在了车后座，神棍则坐到了副驾驶。

谢小五突然想到了什么，掏出手机拨给了苏可欣：“喂，可欣啊，你去平和区周建路碧水蓝天小区调取一下监控，查一下张翠花六月十六号晚上的行踪…嗯…好…”交代完事，他拍了拍前座的椅背，对神棍和张天说道：“神棍，我先眯一会，一会到警局你们叫我一下。”

神棍转过身点了点头，谢小五双手交叉在胸前很快便进入梦香。

梦中，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屋子，洒落在深蓝色的桔梗花上，娇艳的花儿宛如阳光下翩翩起舞的蓝蝶，美艳不失优雅。暗处的桔梗花宛如夜里绽放的蓝色烟火，绚丽璀璨。谢小五在屋里来回踱步，低头看着手表数秒等待着她的出现，头脑里想着许多要说的话，焦急中夹杂着一点不安。一位身材高挑的长发女孩身穿一袭蓝色长裙推门进来，她有一双灵动的双眼，里面仿佛装满星海。

女孩对着谢小五微微一笑，双眼又化作了月牙，全是喜悦，说道：“小五你到啦，挺准时的呀。"

谢小五看着女孩暖意满满的笑容，心里满是激动和紧张，害羞得耳根都红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对啊.....我到了快半个小时了。林夕，你到得也挺早啊”谢小五刚说这话，立马觉得不太妥当，好似自己在怪罪对方来晚了。她心里暗自责怪自己嘴笨，明明是如此开心见到对方。

女孩俏皮地看着谢小五自顾自地在那紧张，好奇着他接下来会说些什么。

半晌过后，谢小五艰难地张开嘴，说道：“林夕.....你吃饭了吗？”

女孩噗呲一笑。

“头儿，头儿，你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吗，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张天慌慌张张地把谢小五摇醒。

“嗯？我们到警局了吗？”谢小五睡眼惺忪，直起身问道。

“是啊，你睡得有一会儿了，我看你睡的时候眉头紧锁，表情紧张，是不是梦里还在探案啊”

“这倒不是，梦见了些开心的事。”谢小五答道，看见前座的神棍正一脸坏笑地看着自己。

神棍说道：“张天你说你头儿怪不怪，梦到开心的事情表情却狰狞成那样。”

“你也好意思说别人，刚是谁睡得口水都快流到椅子上去了。”张天反驳道。

“哎.....你可别到处说啊，不然我这一世英名.....”

“行了，行了，你俩别斗嘴了，咱们还有要紧事，”谢小五拍了拍神棍的肩膀：“我跟张天直接去学校，就不回局里了，你先着手检查检查证物吧。”

“好的，那我就在局里等你们的消息。”神棍下了车走向警局。

张天重新发动了车，和谢小五继续赶往王白为的学校。

一曲当兵的人铃声响起，张天脸憋得通红，眼角满是喜色不时用余光偷偷从后视镜看向一本正经的谢小五，他提醒道：“头儿，手机响了。”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1-28 12:37:38
顶一下

谢谢　顶贴

@白菲飞儿 2021-01-28 12:35:44
顶一下

顶一下

二十二章　嗜血亲情 下

谢小五接起手机，电话里传来苏可欣甜美的声音：“头儿，我调阅了监控录像，当天夜里她的确没有出门。”

“是吗？”谢小五用手摸了摸下巴，说道：“小区里是只有电梯有监控吗？”

“是。”

谢小五脑筋一转说道：“这类小区一般会有一个消防通道，应该也可以离开小区，可欣保险起见，你再去看看。”

苏可欣声音略带歉意地说道：“头儿，我现在就去调查。”便挂断了电话。

铃声又再次响起，来电的是刘美娟。

“喂，小五啊，我这刚查到王雪丽的银行卡是王剑名下的，而且她每三个月给王剑定期汇款一万元。”

“王雪丽给王剑定期汇钱？”谢小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你没听错，已经有两年了”

“好的，刘姐谢谢，我知道了。”

路上车流不多，两人很快便到了双语国际小学附近，张天手指向前方一片高大的建筑群说道：“我表姐家孩子就在这上学，一个学期学费四万全英语教学，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这学校里什么都有，体院馆，常温泳池，独立图书馆，天文楼，据说占地快三万平方米。”

“比一般的大学设施还好啊！这校门还仿照的清华园，是够气派。”谢小五感叹道。

“所以说投胎也是个技术活。”张天说道：“对了，刚刘姐说什么来着？儿子读这么贵的小学，女儿还得给爹汇钱？”

“搞不好就是靠着女儿卖身，儿子才能在这上学呢。”谢小五咬牙切齿地说道。

俩人下了车步行到了学校门前。哐，哐，哐，张天用手敲了敲传达室里的玻璃，里面探出一个身穿深蓝色制服的精壮小伙。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是奉天市湖东区公安分局的警员。因为某起案件需要找一下五年 x 班的王白为小朋友。”谢小五说着拿出了自己的证件向对方展示。

保安接过证件大致检验了一下，然后拿起一旁的座机电话拨号，“喂，主任吗？我这有两位警察想进去找个学生，说是调查案件，好的...五年 x 班的王白为...好的...”保安放下电话对二人说道：“两位请稍等，李主任马上就过来接你们。”

过了一会谢小五远远地看见从教学楼里走出一位金发碧眼，白衬衫，西服裤的白人老师，他快步走到了传达室，开口竟是一口流利的中文：“警官同志，我和王白为同学的妈妈通了个电话耽误了些时间，你们请跟我来，我让王白为同学先去音乐教室等你们。”

“谢谢你们的配合。”谢小五说道，心想这老师挺谨慎，他和张天跟随其后来到音乐教室，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的大阶梯教室，可是里面仅仅放置了二十多套座椅，最前面的展台上放着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和各种管弦乐器，一个小男孩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李主任说：“那就是王白为同学，我就不过去了。”

谢小五点头应允，示意张天在一旁记录，自己走到王白为身边。

王白为是个梳着平头的小胖子，他带着一副很大的黑框眼镜，双眼看上去有点古怪。谢小五仔细瞧了瞧，王白为的右眼珠明显偏向外眼角一边。应该是患有斜视。

“先天性斜视的遗传率高达百分之四十。”谢小五脑袋里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了 claire 的这句话，不过王剑和张翠花都没有斜视，看来王白为的斜视是后天造成的。

“你们是警察？听说我姐姐死了？”谢小五还未开口，王白为就先发制人地问道，他的声音明明很稚嫩，却装出一副大人的腔调。

谢小五想起自己高大的身形不止一次吓哭过小朋友，便蹲下身用尽量柔和的声音说道：“是的，你不要太难过。你跟叔叔们说说，你姐姐这阵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王白为不耐烦地转过头去，躲避着谢小五的视线，大声说道：“她不是我姐，她就是个外人，我们家一直是三个人。她的事情不要问我。”

谢小五和张天对王白为的反应大为惊讶，谢小五转念一下，刚刚李主任和张翠花通过电话，张翠花应该是已经嘱咐过王白为不要回答任何的问题。

张天显然没意识到这一点，有些气愤地问道：“你和你姐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不知道，我不想说，哼，你们都是坏人，我不想和你们说话。”王白为站了起来，用肥胖的手指指着张天，然后气鼓鼓地转过身去了：“我还要回去上课，你们快去和李老师说让我回去上课。”

谢小五看了看张天，两人摇了摇头，看来这趟路是白跑了。

“头儿，我们还是去下一个地方吧。”张天说道。

“嗯，我们去和李主任道声谢，然后就走。”

两人来到了音乐教室外，李主任双手环抱在大门边等等候着，看到谢小五和张天这么快便出来了，他笑盈盈地迎过来问道：“怎么样？对你们的调查有帮助吗？”

“还行，你们学校的孩子素质真是不错。”谢小五苦笑道：“谢谢你们的配合，我们没有其它要调查的事了。”

“好的好的，我送你们出门吧，请跟我……”

“不用麻烦了，李主任，您尽管忙您的，我们自己出去就可以了。”

告别了李主任，二人离开了双语国际小学，马不停蹄驱车前往王雪丽就读的三十七中学。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谢小五接起手机，传来苏可欣的声音：“头儿，你说的没错，王剑家小区的确有消防通道通向小区外，而且从那出去监控拍不到。我调阅了当天的沿街监控，案发当晚张翠花的确离开家了，她一直到次日早上八点左右才返回家中……”

@白菲飞儿 2021-01-28 12:35:44
顶一下

谢谢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1-28 12:37:38
顶一下

谢谢 笑面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1-28 12:37:38
顶一下

谢谢 笑面

二十二章　腐烂的过程（上）

“可欣，我知道了，你接着往下查，一定要找出当天晚上张翠花去哪里了，尤其要注意她是否有去往王雪丽的出租屋。”谢小五督促道。

“没问题，头儿，你等我的消息吧！”苏可欣挂断手机，目不转睛的盯着面前的电脑，显示器里张翠花步伐轻快，身穿着一条酒红色连衣裙。

“这三十七中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啊？”张天问道。

“你是外地人可能不太了解，这所高中的本科录取率连着三年蝉联奉天市的倒数第一，之前还有过一起学生间三角恋引起的命案，所以你有点心理准备。”谢小五说道。

“对了，张天，一会儿我们分头询问王雪丽的班主任和秋实，避免他们提供信息时互相影响，我跟你先核对一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两人一边讨论一边寻找三十七中学，花了好一会儿功夫才找到了中学的校门，这所高中隐藏在一大片破旧的居民区中，极为不显眼，如果不是校门口那灰蒙蒙的牌匾上写着的“奉天市第三十七中学”几个字，谢小五会觉得这就是个普通小区的入口。

“济公用扇子一变化……”传达室里的收音机正播放着郭德纲的济公传。张天凑近一看，一位老人穿着灰色背心正趴在桌子上打着盹。

张天敲了敲传达室脏兮兮的玻璃窗，说道：“醒一醒，大爷，来人了。”

大爷毫无反应。

“大爷！醒醒！”张天无可奈何地喊道。

大爷这才悠悠转醒，先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手边的浓茶，再缓缓起身关掉收音机，打开一扇玻璃窗探出身子问：“你俩干嘛的？找谁？”

“我们奉天市湖东区公安分局的警员，有事需要找一下你们学校的领导。”张天用袖子擦了擦头顶的汗水。

“警察啊？怎么啦？我们这哪个小兔崽子又闹事了吗？你们先等一会啊，我得先问问领导。”说着大爷拿出一部诺基亚手机，眼睛眯成细缝盯着泛绿光的屏幕好一会儿，才拨通了手机。

“喂，张主任啊，校门口这有两个警察说要见校领导……啊？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啥……诶，好的。”保安大爷打完电话，按下了手边的开关打开电子闸门，朝张天和谢小五摆摆手说道：

“你们快进去吧。”

“大爷，能请问下我们去哪等校领导？”谢小五问道。

“你们随便找个地方等会，他们会有人出来带你们。”

二人无奈地往里走，站在教学楼前等待，过了一会，一位身穿职业裙的女老师朝他们迎面走来。

“警察同志你们好，我是张主任，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张主任面带着笑容地问道。

“贵校学生高三 x 班的王雪丽非自然死亡，我们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她的一些东西也要带走作为相关证物。”谢小五耐心地解释道。

“怎么会这样？高三 x 班吗？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调查。”张主任捋了捋耳朵边不听话的头发，显得有些惊讶。

“案件还在调查中，我们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谢小五想想说道：“我们需要找王雪丽的班主任和姓名为秋实的同班同学了解一下情况。”

“没问题，我去下他们班，你们先到会议室等我，往前直走左手边第一间房间就是。”说着张主任准备离开，生怕耽误了案件调查。

“张主任，不麻烦你来来回回地跑了，我们和你一起去班级。”谢小五礼貌地说道，紧跟着张主任的步伐，并不给对方拒绝的机会。

“好……也行，一起来吧。”张主任点了点头。

张天跟在二人身后，他知道谢小五此举是为了防止校方得知是命案后阻挠老师和学生，隐藏对学校不利的信息。

三十七中的教学楼不大，三人很快便来到了高三 x 班门口，班级的门关着，张主任从玻璃窗户往里看了下，回头对谢小五和张天说：“正好是班主任周老师的课，我进去叫他们出来。”

张主任敲敲门，然后隔着玻璃摆了摆手，说道：“周老师你和秋实同学出来一下。”

谢小五也往里看了看，正值六月天气闷热异常，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教室里大约容纳了四十几名学生，其中夹杂着几个零零散散的空座，学生们本来都昏昏欲睡，一看窗外突然来了两位警察，都好奇地交头接耳起来。

“秋实，你跟我出来一下。其他人安静，安静，给我认真自习，不要聊天！”周老师大声呵斥道，随即打开了教室的门走了过来。

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校服，瘦小柔弱，留着娃娃头的大眼睛女孩。

“这是两位警官，周老师。”张主任客气地介绍道。

周老师身高接近两米，寸头，国字脸，粗大的眉毛配着一对大眼睛，谢小五脑海里突然闪现过漫画灌篮高手里的赤木刚宪，忍不住地嘴角上弯。

“您好，两位警官，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周老师搓了搓手，拘谨地说道。

秋实从老师身后怯生生地看着谢小五和张天。

“您好，周老师，这事对你们来说会有点难以接受.....你们班上的同学，王雪丽，六月十六号死在了她居住的出租屋内。”谢小五语气沉重地说道。

二十四章 腐烂的过程 （下）

“你们是在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她前几天来上学时还好好的。”周老师瞪大了双眼，眉毛紧促。

站在周老师身后的秋实却瞬间红了眼眶，她啜泣地说道：“老师，两位警察先生，王雪丽有东西希望我交给你们，我想回去教室去取一下。”

“王雪丽生前嘱咐你把东西交给我们？”谢小五难以置信地问道。

秋实胆怯地点了点头。

“你个小孩子不要和警察胡说，她怎么可能交代你这种事。”周老师厉声呵斥道，秋实被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谢小五朝张天使了个眼色，张天立即说道：“周老师您别激动，我看这里这么多人，怕是会让秋实有点紧张。这样吧，你和我找个安静地方聊一会，让我们队长单独和秋实同学了解一下情况。”

“这样也成，没想到这种事居然会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周老师摇了摇头：“秋实，你去取东西吧，好好配合警察调查。”

“张主任，这层楼有空教室吗？麻烦您带我和秋实同学过去一下。”谢小五转身向张主任问道。

“前面有个储物室就可以，我带你们过去”

谢小五点点头应允，和张天交代道：“一会儿校门口见。”

“济公打败了妖狐.....”传达室里的收音机仍旧播放着郭德纲的济公传，保安大爷睡眼惺忪，

迷糊间看见两个身影朝校门口走来，便随手打开了电子闸门，继续打起了呼噜。

谢小五和张天走出了三十七中，往停车的地方走去。

“头儿，你那边怎么样？有什么关键的信息吗？”张天问道。

“我倒是好奇你那边怎么样。”

“周老师非常谨慎，基本上没透露出太多信息，据他所说王雪丽是个内向的学生，高一入学时成绩还算不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成绩一落千丈，便转去读艺术生了。他说艺术生文化课较少，王雪丽并不是每天都需要来学校，所以这次她的死学校才没有察觉.....对了，他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王雪丽的家长，高中三年的家长会一直都是王雪丽自己来开的。”

谢小五点点头示意张天继续说。

“王雪丽这三年经常带着伤来学校上课，有时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周老师询问过她一次，她只说是自己骑车时摔伤的，周老师没多想就没有再问过她了。”

“这每句话都是替自己和学校在撇清责任啊。”谢小五失望地说道：“他有提过王雪丽和什么可疑的人有过来往吗？”

“没有。”

“我这边倒是有些新的信息。秋实说王雪丽近期交往了一个男友，不过秋实并没见过，那男生应该经济条件不错，他曾经送给王雪丽一个价值两千元的 bjd 娃娃.....”

“什么是 bjd 娃娃？”

“年轻人的玩意，我也不清楚，回局里我们查查。”谢小五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不过我在王雪丽家并没有发现这么贵重的娃娃。”

“确实，那天我和神棍也在，现场没有这么个昂贵的玩具。”张天说道。

“是的，谜团又增加了一个。”谢小五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另外，根据秋实的证词，我还有些推论说给你听——王剑长期对王雪丽家暴，并且在王雪丽中考之前第一次性侵了她。在那之后，他一直强迫王雪丽卖淫赚钱，他们全家都知道这件事。”

张天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这一直是谢小五调查的方向。

“家暴的事其实王雪丽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些，包括王雪丽最好的朋友秋实。”谢小五顿了顿接着说：“她和王雪丽从小学就认识，两人住的地方离得很近，据她所说王雪丽小时候非常开朗乐观，不像后来这样阴郁。”

“发生那样的事也很难乐观，难道没有人报警吗？毕竟持续了这么久。”张天诧异地问道。

谢小五摇了摇头：“并没有。如果有，事情可能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样了。还有件事挺奇怪的，最近半年王雪丽一上课就睡觉，好像晚上完全没有睡觉的样子，而且也是这半年她突然开始自残。秋实说了句我印象挺深刻的话——”

“没想到，人是慢慢死去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张天问道：“如果我们能找出王剑性侵王雪丽的证据，那至少能为她找回一些公道……可惜性侵案件的取证本就十分困难，这事还发生那么久了……”

“你忘了件东西。”谢小五摇了摇手里一个密封的，看上去鼓鼓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似乎塞进了什么柔软的物件。

“噢，我都给忘了，这就是秋实说的要提供给警方的东西吧。”张天恍然大悟。

“是的，这是王雪丽三年前交给秋实的，她当时对秋实嘱咐道：‘如果哪一天你听到了我死去的消息，请把这个交给警察，里面的东西会让一些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

“秋实一直就把这个档案袋塞在书包里随身带着，不过她并没有想到王雪丽真的会选择结束生命。”谢小五补充道。

“三年前？那和王雪丽第一次自杀的时间接近，你觉得这里面装着的会是什么？”张天看着档案袋，若有所思。

“很有可能是能证明王剑对她实施暴力和性侵的证物。”谢小五既开心又愤怒。

“那她为什么不早些交给警方呢？”

谢小五叹了口气说道：“张天，你来局里还没侦办过强奸案吧？女性在经历性侵案后往往会被人贴上名誉不好的标签，遭受歧视。很多受害者不愿事情闹大会选择不了了之，或者像王雪丽三年前那样想用死来证明清白。”

“受害者有罪论是吧！我知道。”张天露出了气愤的表情。

@大晖辉 2021-02-03 10:58:39
催更

嗯

@大晖辉 2021-01-27 17:42:23
顶一下

谢谢 大晖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2:02:23
更新呀

好的

二十五章　魔鬼的仁慈

警局的办公室里，谢小五带着手套，仔细地用美工刀将密封的档案袋割出一个豁口，撑开一看里面竟是一条被折叠成四方形的内裤，档案袋内的另一侧还敷贴着一张白色的纸。

“怎么会是一条内裤？”站在一边的张天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谢小五也是一头雾水，他拿出内裤，仔细观察起来。这是条白色的棉质三角内裤，也许因为洗过太多次了，已经微微发黄，在边缘处还起了少许毛球。

“头儿，虽说是证物，不过你在办公室里看女性内裤，有点猥琐。”张天拍拍谢小五的肩膀：“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再研究？一会儿大家回来了，你的伟岸形象可就要崩塌了。”

“别贫嘴，严肃点。”谢小五说道，然后将内裤的内侧翻了出来，上面竟然有干涸的血迹，血迹周围还有一些近乎于透明的白色纹理。

“这应该是精液吧。”谢小五紧皱着眉毛，满脸憎恶地说道：“我大概知道王雪丽是什么意思了，张天，你待会把这条内裤送到 claire 那里……等等，这还有张纸条。”

谢小五从档案袋里拿出那张纸，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伤情报告。

“病人姓名：王雪丽……结果：处女膜新进裂伤，背部挫伤，臀部挫伤，面部挫伤。”张天凑近念道：“头儿，这什么意思？”

“还不明显吗？这是王雪丽留给我们的证物，可以用来证明三年前王剑对她的兽性。”

“啊，是了，内裤上能采集到王剑的 dna，加上这个伤情报告，如果秋实还能作为证人，这就是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了！”张天恍然大悟：“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去申请逮捕令吧。”

“你别太激动，现在是下班时间，我先打个电话问一下 claire 在不在局里。”说着谢小五掏出手机拨了 claire 的号码。

“小五，有事吗？难得你会在下班时间打电话给我啊。”claire 懒散娇媚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

来。

谢小五耳根一红，急忙坐得笔直，说道：“是有点事想麻烦你，我们找到了疑似王雪丽三年前被性侵时穿的内裤，现在想给你送过去化验，可以吗？”

“当然可以！太好了！不过……三年前的？你们在哪里找到的？”

“是王雪丽交给她朋友代为保管的。”

“小五，内裤是怎么保存的？”

“嗯……保存状态挺好的，一直密封，随身携带，应该没有受到污染……”

“小五，三年太久了，证物需要低温保存。”

谢小五的声音一下就变得有点沙哑，说道：“低温下？她朋友一直放在书包里应该属于常温保存，常温保存可以吗？”

“小五，这种情况下 dna 早就被细菌吃掉了，应该无法检测。况且就算能测出来，也无法证明具体的时间。”claire 失望地说。

“真是可惜，我们还以为这次能将王剑绳之以法了。”

“你别泄气，肯定能找到别的证据的。”claire 安慰道。

“谢谢你了，claire。”谢小五道谢后挂了电话，越想越气忍不住将手机摔在办公桌上。

“头儿，我听着也很生气，但是一定还有其它办法。”站在一边的张天安慰道，他伸手准备拿起谢小五的手机。

这时张天突然发现谢小五的桌上有封信。

“头儿，你桌上这信……怎么……”

谢小五一把抓过信，看了眼信的封面，一时间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寄信人一栏居然是王雪丽。

@大晖辉 2021-02-03 10:58:39
催更

嗯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2-04 09:24:35

顶一下

谢谢 小猫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关注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 小 x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2-05 12:09:34
催更

谢谢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2:02:23
更新呀
---
ok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3:45:07
终于更新了

谢谢关注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3:45:07
终于更新了

谢谢

@我才不会笑嘻嘻 2021-02-07 14:22:49
写挺好，先做个记号，肥了看

谢谢关注 后面的剧情会更精彩 ^^

二十六章　致命沟通（上）

“这封信难道来自地狱？”张天睁大了眼睛，惊讶地看向谢小五。

“怎么可能，不过是人在搞鬼而已。”谢小五思索了一会说道。

谢小五仔细观察，这是一个白色的自带面值的信封，右上角是个喜鹊报春的邮票，上面盖着红色的邮戳，显示出邮寄时间。信封上的字都是打印的宋体字，反面则是一个红色邮戳并写着邮寄地址。

信封鼓起了一小部分，用手去摸，硬邦邦地显现出一个小小的长方型。

谢小五说道：“张天，这封信绝对不是王雪丽寄的，你看，信的邮寄日期是王雪丽死亡后的第四天也就是二十号，而邮寄地址就是王剑家的楼下。”

“会不会是王剑夫妻俩在搞鬼，毕竟二十号那天张翠花哭天喊地的。”张天脑海里闪过张翠花满地撒泼的画面。

“应该不是，二十号正好是我们突击王剑家那天，他们没时间寄出这封信。”谢小五说着用美工刀将信封划开，开口处掉出一个金属外壳的 u 盘。

“头儿，赶紧插在电脑上看看到底是什么？”张天风风火火地拿过 u 盘，插在了谢小五的电脑主机上。

谢小五点击鼠标打开了 u 盘，里面只有一个视频文件，谢小五双击播放视频。

“这.....这视频的拍摄地点难道是王雪丽的卧室？”张天惊讶道：“你看这粉色衣柜。”

“是的，而且看这角度，偷拍设备应该是被放在了王雪丽床上。”谢小五一边示意张天把扬声器的音量调大。

卧室里很安静，先是百叶窗窸窸窣窣的声音，光线暗了下来，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女孩的身影同时出现在了画面里——男子狠狠地掐着女孩的脖子将她拖行到床铺上，死死地压在身下。

摄像头正好能清晰地拍到男子和女孩的侧脸，能看到女孩脸上满是恐惧，因为缺氧变得脸色发紫，眼睛里布满血丝。

“王剑和王雪丽!”张天大喊道。

“你要再多讲一句，我就弄死你。”王剑凶狠的声音清晰地传出。

被掐住脖子的王雪丽发不出一点声音，她极力地试图推开压在她身上的王剑，双脚上下挣扎。

“谁是家里的老大？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去干！反正你生出来就是被人搞得.....被谁搞不都一样.....出去卖还有钱拿!”

没过多久，王雪丽就被掐晕了过去，王剑直起了身子，松开双手，解开了自己的腰带.....

屏幕一黑，视频结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天有些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样，这至少能作为逮捕王剑的证据了，张天你先去申请逮捕令，再……”

这时谢小五的手机响了，低头一看是一组陌生号码，他将电话挂断，手机铃声却再次响起。

“我先接一下电话，你等一下。”谢小五接通电话。

手机里面传出电子合成的声音，诡异而冰冷：“谢小五，不知道你收到王雪丽送给你的礼物了吗？没收到也没关系，我这还有一份更大的礼物要送给你，你可千万不要挂断手机噢。”

谢小五立刻开启了手机的录音，一边拿出了抽屉里的无线耳机连接上。他摆手让张天靠过来，并拿出纸和笔写下：你去找刘美娟，让她定位给我打电话的人。

张天迅速地出了办公室联系刘美娟，然后返回取下了谢小五左侧的耳机放在自己的耳朵里。

耳机里接着传来的是一个熟悉的男人声音。

谢小五和张天对视了一下，彼此都十分肯定这是王剑的声音。

王剑听上去十分憔悴，他颤抖地说道：

“儿子，你过来。”

二十七章　致命沟通（下）

奉天市平和区周建路碧水蓝天小区 13 号 5-2-2，王剑头发凌乱，衣服邋遢，颓废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边还放着三页纸，最上面的一张纸赫然写着：

五.鉴定结论：经过我们中心鉴定，王白为与王剑不存在父子关系。

撕开的信封被随意地丢在地上，边上还散落着三四个酒瓶。

王剑目光呆滞地低头思索。

王白为被客厅里的灯光吸引，光着脚走出自己的卧室，慢慢地走向王剑。

王剑一副精神委靡的样子让王白为有点害怕。

“儿子，你过来。”

王剑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王白为束手束脚地走近了一点。

“儿子，你今天过的怎么样，开心吗？”王剑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这种笑让王白为有点害怕，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卧室的方向，回答道：“开心，爸我困了，我想回去睡觉。”

王剑露出一个很扭曲的笑容，又重重地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用命令的语气说：“儿子你过来，和爸爸聊聊。”

王白为只好蹑手蹑脚地坐到了王剑身边，他下意识地将身子缩小，不去接触王剑。

“爸，你和妈妈吵架了？”

“没有。”王剑楞了一下，声音中带着恼怒，“你妈和你说的？”

“不是，是我刚刚听见的，爸，你不会伤害我和妈妈吧！”王白为的声音中带着怯懦，不敢看向王剑。

“怎么会，我是你爸爸，我爱你超越一切。你知道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工作三百五十五天，十年如一日，我每天累得像条狗一样，只为给我的小孩过最好的生活。”

王剑的话让王白为稍稍感到放松，在他心中父亲一直是光，能驱散黑暗。王白为抬头看向父亲，想看看父亲温暖的笑容。

然而王剑笑容却十分的扭曲，不对，那根本不是笑容，王剑只是极力地在上扯着嘴角，让他的表情更接近于“笑容”。

王剑暗暗地有了一个打算，他慢慢接近缩成一团的王白为，一只手用力地压在了王白为的肩膀上。

“爸，我知道你辛苦，我明天还要上学，我先回屋了。”王白为挣扎着挪动了一下肥胖的身体，想要逃脱王剑的大手。

王剑却压得更加用力了。

“儿子，你知道吗？我的人生被你们给毁了，现在我们父女俩还被你们像猴一样耍，你猜我会怎样？我要将你俩剁成一块块的肉丁。”

王剑突然狠狠地掐住了王白为的脖子，然后把他压在了身下。

王白为的喉咙里发出好像鱼离开水时吐泡泡的声音，王剑的“笑容”更加扭曲了。

王剑和王白为的每句话都极为清晰地从谢小五的手机里传了出来，谢小五用笔写出：不用逮捕令了，张天你马上去叫几个弟兄，我们去王剑家，出事情了，别忘记叫救护车。

“王剑，你住手!!”张天控制不住自己吼了出来。

手机里传来的，只有那个冰冷的电子合成声音。

“没有用，他们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二十六章　薛定谔的猫

张翠花在卧室里听到了客厅传来的响动，她刚与王剑吵完架，不想再去触他的霉头，便悄悄地将房门打开了一个缝隙，偷偷观察。

但她却看见王剑正死死地掐着王白为。

张翠花瞬间化作一个护子的母兽，疯狂地冲向了王剑，极力捶打他的后背，歇斯底里地吼着：“你个王八蛋，你要干嘛！你就会冲着孩子！你要是个男人你打我啊!”

王白为眼睛上翻，眼白的地方布满血丝，显然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张翠花抄起了茶几上的花瓶，朝王剑的后脑砸了过去。

花瓶碎裂的声音伴随着王剑倒地的声音。

张翠花两只手的虎口都被花瓶的碎片划破，她顾不了这些，紧忙去看摊在沙发上儿子，王白为的嘴一张一和，像是无声的求救。

她这才放心了一些，紧忙将儿子楼在怀里，放声痛哭：“儿子不怕，妈妈在，王剑你个杀千刀的混蛋，不是个男人!”

王剑从地上爬了起来，满脸是血。他双眼通红，嘴角抽搐，极力地维持着他扭曲的“笑容”。

“你这样关心这个杂种，你关心过我吗？你他妈的这十几年都把我当猴耍!”

王剑艰难地走向家门，拦住了张翠花和王白为去往外界的唯一通道，他的影子笼罩着这对相拥的母子。

张翠花只能抱起儿子进入了卧室，并反锁上了房门。

“你他妈的，你怎么对得起我，我尽我所能养你们十几年，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我

他妈只要求你不要像吴枝那个婊子一样！。”

王剑走进厨房，拿出家里剁肉的刀，刀刃反射出王剑扭曲的面容。

张翠花把耳朵贴在门上，尽力想听清楚王剑是否离开了家，然而她只听到了刀具碰撞的声音。

王剑快步走到卧室门前，不慌不忙地开始撞门，他颇有猫抓老鼠的快感，声音诡异地唱起了歌谣：“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爸爸要进来……”

张翠花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极力让自己从恐惧里摆脱，她需要思考，思考如何让她和儿子活下去。

她跑到窗边向下望，没有任何的缓冲物，这五层楼大概十几米的高度，她思考着逃跑的方法。

王白为从昏迷里回过神来，他跑到房门前，用尽力气倚靠在门上做着抵抗。

王剑继续诡异地唱着歌，一下下的撞击使得木门发出一丝断裂的声音。

“你们出来，我会饶过你们的。”

“求求你住手，你冷静一下。”张翠花嘴上说着央求的话，却将手中拿着的床单用力地撕成两半，再将它们打个死结系在一起，绑在床脚上。

王剑听见布的撕裂声已经猜想到了什么，他更加猛烈地撞击木门，门在撞击下已经摇摇欲坠。

祝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源财广进

@荒野行动小调皮 2021-02-18 06:15:00
mk

谢谢关注

二十九章　掌中之物

王剑撞门的声响和张翠花求饶的声音从谢小五的手机里不断传来，此时他和张天已经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碧水蓝天小区，他们立刻冲向王剑所住的 13 号楼。

到了 13 号楼下，手机通话突然被挂断。

谢小五也顾不了许多，带领着警员们冲到了王剑家门前，指示一名警员撬开王剑家的门。

“还好赶上了。”谢小五心里暗自庆幸，应该可以救下张翠花母子，可是转念一想，似乎又有些怪异————

此刻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门被打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迎面扑来，只有客厅和厕所里的灯是亮着的，不祥的感觉涌上了谢小五的心头，他用手势示意身后的警员们先不要动，等待他的指示。

他警惕地进入了客厅。

房子以客厅为中心连接每一个房间，整个房子仅有一个出口，出口大门与厕所在同一侧墙，大门左手边的有两个房间分别是厨房和王白为的卧室，在王白为卧室对面则是王剑夫妇的卧室。

谢小五听见水滴声，低头一看，暗红色的血液从厕所门下方的缝隙流到客厅的地板上。

从厕所到王剑夫妇的卧室之间还有一条由血滴形成的线状血痕。

谢小五犹豫了一下，就近推开厕所门，吱嘎一声门被打开，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惊胆颤。

王剑跪在洗手池前，他后仰着脖子，周围仿佛被血浸过————镜子，天花板，和他的衣服满是血迹。

王剑的颈部有一道很深的横向刀痕。

谢小五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背，透过皮肤能隐隐看到蓝色的血管。

但王剑脖子断口处露出的血管却是白色的，好似半透明的橡胶管，仿佛下一刻就要喷出血来。他的双手搭在洗手池里，左手紧握住一把带血的菜刀。

谢小五弯腰观察，王剑满脸都是干涸的血迹，他瞪大了双眼，左眼居然出现了两个瞳孔。他半张着嘴好像还有无数的怨恨没有说完。

突然王剑的舌头好像动了一下，谢小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于是往他嘴里看去。

只见王剑的舌头上落满了黑头苍蝇，几只苍蝇好似受到了惊扰，从喉咙里飞出，迎面向谢小五眼睛飞来。

谢小五急忙挥舞了几下手臂，赶走了这些恼人的虫子。

“他已经死亡多时了。”谢小五心想着退出了厕所，沿着血迹走向王剑夫妇的卧室，卧室门上的锁已掉落在地上，变成了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它仿佛要吞噬一切。

谢小五推开摇摇欲坠的木门，像是打开了怪物的血盆大口，梯形的光照进卧室，一股腐臭味迎面扑来，引得谢小五胃里一阵痉挛。

打开墙壁上灯的开关，只见张翠花母子二人一横一竖地倒在血泊里。

鲜血浸湿了整个床铺，张翠花紧闭凹陷的双眼竟然流出了血泪，红色的泪痕在她白惨惨的脸上显得异常诡异。

谢小五抿了一下干燥的嘴唇，觉得有点无力，难道自己又眼花了？他低头看向张翠花，她脸上的确是有干涸的血迹。

张翠花横着仰躺在曾经和王剑恩爱过的床上，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睡裙，她的胸口已经体无完肤，血肉模糊的大洞里露出白色骨头，胸骨上还能看见深深的刀痕。她裸漏在外的手臂上也有多处刀伤，一群黑黢黢的苍蝇落在尸体上舔舐着血水不肯离去。

王白为上身倚靠床边，双手拉住张翠花的一只手，他紧紧地闭着眼，背上有两处明显的刀伤，宛如外翻着的红肿嘴唇在无声地咒骂。王白为和卧室门之间，还有许多往返的小血脚印。

“背上的伤看上去并不致命，应该还有生还的可能性。”谢小五心想，双手伸向王白为，想要背起他送往楼下。

然而王白为全身冰冷，已经死亡多时。

此时谢小五猜测到了血脚印产生的原因————王白为中了刀伤后没有当场死亡，他本想到屋外求救，可是走到卧室门口他又折返回张翠花身边，应该是他对母亲的依恋使他无法离去。

谢小五愤怒地握紧双拳，那个躲在暗处的人做到了，他给了自己救人的希望，而这份希望其实从一开始就被扼杀了。

这就是绝望的滋味。

三十章 厄运之家 （上）

谢小五一脸疲惫地推开了会议室的门，重案组的各位组员已经都到齐了。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谢小五说道，就近找了个位置坐下。

“没事的，小五，我们也是刚到。”claire 说道，示意张天递瓶水给谢小五。

“张天，谢谢你。”谢小五起身接过水。

“也是难为他了，最近这些案件一件比一件离奇，昨天那现场给他冲击可不小。”神棍站在讲台上，抬起头来对大家说道。

“我没事，大家多虑了，神棍你开始吧，别让大家等着。”谢小五催促道，他知道大伙是好

意关心他，不过这么多目光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多少是有些不自在。

神棍点了点头，操作电脑，投影仪幕布上出现了王剑家的现场照片。

“我们痕迹检验科已经完成了对昨天王剑家灭门一案的现场勘察，接下来由我来解释我们的一些发现。第一个被发现在厕所的死者是王剑，他死后呈卷曲状，周围有喷射状血迹。地面未见移动尸体时应出现的血液拖拽痕迹，所以尸体的位置应并未发生变化。我们推测厕所为王剑死亡的第一现场。”

神棍将鼠标移动到照片中镜子的位置作为标记，接着说道：“现场血迹最高处距离地面两百八十厘米，最低距离地面一百二十厘米，其中天花板上的血迹成点状，下方的镜子上的血迹成类圆形，并向下延伸。地面瓷砖上也发现有大量血迹。综合整个厕所里血迹的位置，方向，尺寸，我们初步推断王剑死亡时现场没有第二个人，属于自杀，凶器则为他手中的菜刀。”

神棍停顿一下切换到了菜刀的照片，继续说道：“菜刀和王剑衣服上沾染的血迹，都检测出三组不同的 dna，经过比对分别属于王剑，张翠花和王白为。而且经过反复比对，菜刀与另外两名死者张翠花，王白为身上的刀痕一致，这把菜刀也是杀害另外二人的凶器。另外我们在客厅中发现了一组血滴状血迹，由王剑夫妇的卧室蔓延到厕所，整体呈线形，这些血滴形状大小基本一致，例如这滴血……”

血滴的照片出现在幕布上。

“这滴大血滴周围形成了许多米粒大小的小血滴，由血滴特点计算分析，血是从约一百一十厘米的高度滴落，凶器菜刀的身长为二十八厘米，由此猜测凶犯身高在一百八十厘米左右，王剑身高为一百七十八厘米，符合凶手身高。另外客厅的血迹仅测出张翠花和王白为的 dna，这些血迹在王剑夫妇的卧室门口数量明显增多，证明凶手在此处做过短暂停留。”

神棍按了下鼠标，投影仪幕布出现卧室的现场照片，他继续说道：“卧室内发现两具尸体。首先是地面上王白为的尸体，呈半坐姿，倚靠在床边。其次是躺在床上的张翠花，呈仰卧姿势。卧室墙壁四周发现大量的甩溅血液，推测卧室曾经发生过激烈搏斗。尸体身下均有血泊，且地面没有血液拖拽痕迹，推测卧室是第一案发现场。卧室里没有发现除王剑，张翠花及王白为以外的生物痕迹。初步推测是王剑杀害了其余二人，然后自杀。”

“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我们发现床脚系着用撕开的床单制成的绳索，张翠花和王白为似乎是想顺着绳索从窗口逃生，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反而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少量灰尘，又在床下发现了混乱的灰尘痕迹。推测他们曾躲在床下，后被王剑强行拖出并杀害。”神棍说着切换到了另一张照片。

谢小五解释道：“王剑家在五楼，距离地面大约十五米，那个被撕开的床单总长不过四米左右，根本无法帮助张翠花母子逃生。我估计她只是想制造出从窗口逃生的假象，以引导王剑下楼追逐，然后借机逃生。我推测王剑没听见母子二人落地的动静，便断定他们未从窗口逃生，反倒是发现了藏在了床底下的二人，将其杀害。”

神棍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说道：“现场还有两点颇为诡异的地方，首先是王剑死后出现

了‘双瞳’现象，另外一个是张翠花脸上的血泪，我查阅了一些灵异档案……”

@甜百利 8 2021-02-23 13:08:01
mark~

谢谢关注

@lbzhuoya 2021-02-23 16:29:29
网上哪里能搜到，这更新太慢了

因为是原创小说　平时还要上班　没法更新的很快 谢谢您的关注

@贝壳汗木 2011 2021-02-24 11:11:23
记号！2.24

谢谢关注

三十一章 厄运之家 （中）

“咳咳咳。”claire 咳嗽了几声打断了神棍：“这个部分还是交给我来解释吧。王剑割颈自杀流失了大量鲜血，同时也缺失了许多水分。加上他死后没有闭眼，造成白眼仁儿脱水，便出现带有色素的脉络膜层。眼睛里多了个黑色斑块，看上去便像多了个瞳孔。”

神棍偷偷地收起了自己整理出的“鬼点餐”案件的资料……

在座的其他人不管听没听懂都对 claire 报以钦佩的目光，毕竟她在组里是这方面的权威。

claire 起身走上讲台，轻轻碰了碰神棍的肩膀示意他下台坐下，继续解释道：“另外一点是所谓的血泪，成因是张翠花死后被凶手用指甲挖去了眼球。”

一个残缺的人类眼球，出现在幕布上。

“这是我们在王剑胃里找到的张翠花的眼球。”

“呀！”苏可欣惊恐地叫出了声：“王剑为什么这样做？”

神棍回答道：“为让张翠花死后什么也看不见，就不会找他报仇。”

“神棍你少吓唬她。”谢小五说道，接着转向 claire 问道：“王白为的眼球也被挖走了吗？”

claire 摇摇头说：“完好无损。”

神棍耸了耸肩，说道：“那可能不是因为害怕报仇吧，不然俩人的眼球都该被挖走了。”

谢小五说道：“没人会知道王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推测可能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张翠花的眼睛，而这次案件的起因又是他发现张翠花出轨生下王白为，爱成了恨，促使他去毁掉原本最珍视的东西。”

这一番推测令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惊讶，这个动机太诡异了。

“头儿，我们明明是来得及救援的，最后怎么会变成这样。”张天插嘴道，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失落。

谢小五摇摇头，说道：“张天，你不用太自责，我猜测王剑一家在我进屋时就已经死亡多时了，我们在手机里听到那段音频应该是录音。”

“已经死亡多时了？录音？”张天惊讶道。

“小五说得没错。”claire 翻动了一下手中的验尸报告，说道：“结合尸僵，尸斑，尸体温度，眼角膜浑浊等多个因素，我们的检测结果为：张翠花死于 18：00 左右，王剑死于 18：20 左右，王白为的死亡时间则约为 18：50。”

claire 看向谢小五，说道：“王白为是最后死亡的，他死后十五分钟你们才接到那通神秘的电话。”

谢小五点点头，转向刘美娟问道：“刘姐，你们找到那通电话拨打者的位置了吗？这个人和王雪丽案以及王剑家灭门案都有很大的关联。我建议今后用代号 w 来指代他，w for whisper，耳语者。”

@dddxxqq 2021-02-26 07:50:35
更新了~~

谢谢！

@荣和雨步 2021-02-28 14:28:01
好看，留爪.....

谢谢

三十一章 厄运之家 （下）

刘美娟汇报道：“我们并没有追踪到 w 的位置，这个人有很强的反追踪意识。他使用的是 voip 网络语音通信，无法通过手机或者其它通话设备的信号来进行定位追踪。再者他的人声经过程序处理变声，我们尝试反向复原他的声音，也没能成功。”

“那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张天恨恨地说道。

“倒也不是。”刘美娟看了看自己的记录，说道：“虽然无法通过通话设备的定位找到 w，但是我们在你们提供的通话录音找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环境音。通过人声剔除和对不同声音频段的分析，我们能确定 w 通话时，他所处在的环境里有以下的声音：风声，轻轨声，海浪音，还有金属链条的摩擦声。”

“金属链条的摩擦声？”谢小五问道。

刘美娟用手捋了捋耳边的碎发继续说：“经过我们的声音采样比对，这些金属链条摩擦声极有可能是观光缆车的声音。”

“海边，轻轨，观光缆车，张天，你马上搜索一下我们市里及周边符合这些条件的区域。”谢小五一边思考一边对张天嘱咐道。

张天打开了手边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搜索。

“另外我们在王剑家找到了监听用的设备。”刘美娟继续说道：“该设备的型号为市贩的 gbp-876 型监听器，大小和一节五号电池差不多，耗电量极小，可以传送短波无线电到指定接收设备。该设备被藏于王剑家的音响中，我们在其上面找到了王雪丽的指纹。”

谢小五回想之前张翠花曾说过王雪丽有家里钥匙，她的确是回过家，不过看来并不是回去偷东西。

“如果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设备，我们能否查看看近期内有哪些人购买过这个设备？”苏可欣问道。

刘美娟摇了摇头：“这个设备极为常见，线上线下都有销售，没法通过购买渠道追查。”

“那么那个接收设备呢？刘姐你不是说还有个接收设备吗？”苏可欣追问道。

“因为监听器传送的是短波无线电，传送距离很有限，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搜查了王剑家附近可能存在的信号接收设备。很可惜我们什么都没能找到。接收设备应该早被取走了。”刘美娟回答道：“我们也尝试调阅过附近的监控，不过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这个人行事谨慎，肯定不会让自己暴露在监控摄像头里。”谢小五摸着下巴说道：“有一点我很在意，王剑家出事和我跟张天接到神秘电话之间不过相差一个小时，王剑家又离海边很远。能推测 w 并不是取了接收设备，提取音频后才打电话给我们...”

“他应该是一直在监听着王剑家。”刘美娟补充道：“那个接收设备应该是一个中转，把收到的无线电加密后上传至暗网，而 w 可以通过匿名的 ip 地址把数据流下载至本地实时监控。”

“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仅仅是在反侦察了，这简直就是在对我们进行嘲弄。”谢小五恨恨地说道。

“头儿，我找到了能同时符合海边，轻轨，观光缆车三个条件的区域，这样的地方在我们市

及周边只有一个————海滨大桥的南岸。”张天抬起头说道：“不过…”

“不过什么？”谢小五焦急地问道。

“那边没有民居啊，海滨大桥南岸附近是几片烂尾的楼盘，几年前开发商跑路后就一直处在荒废的状态。”

谢小五摇摇头：“w 对自己的反追踪能力极有信心，想必不会在民居或者酒店这样容易留下行迹的地方进行监听。你说的这个区域既无人烟也无监控摄像头，对他来说应该再适合不过了。”

张天依旧还是很困惑，问道：“那他哪来的供电和网络信号呢。”

“不需要专门的供电。”刘美娟答道：“如果只是笔记本电脑和一些简易光源的供电，普通的铅酸蓄电池就可以了，而网络信号的话…”她停顿了一下，恍然大悟道：“我马上联系我们小组定位该区域的所有移动网络信号，如果 w 真在那里的话，这次他应该要露出马脚了。”

谢小五站起身来，多日的劳累此时仿佛一扫而空，他精神振奋地说道：“太好了，刘姐，我和张天马上去组织警力前往该区域，进行封锁和搜查。麻烦你们组尽快查出 w 的位置。”

@lovelaoshan 2021-03-01 15:23:46
看完，期待更新，很精彩。

谢谢关注

@dddxxqq 2021-03-01 22:46:23
新章节不错

谢谢

三十三章 冥婚 （上）

四年前奉天市富源建设集团破产托管，留下了海滨大桥南岸这片巨大的烂尾楼园区。园区附近的道路亦未完工，每当有车行驶过便会扬起阵阵尘土。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重案组决定从烂尾楼园区的不同方向向目标靠近。

张天，苏可欣，神棍由谢小五带领，驾车绕道前往园区的东门附近。下了海滨大桥后全程便没有了路灯，能见度非常低，加之路况糟糕，谢小五依靠着张天的导航才顺利接近目标地点。

车上的气氛十分凝重，连平时滔滔不绝的神棍也没有多说话，苏可欣是第一次执行追捕任务，目标又是个不知底细的恐怖人物，她更是紧张地手脚发凉。

“前面该停了，头儿，再靠近就有被发现的风险了。”张天提醒道。

谢小五点了点头，将车停在了一堵土墙后面。此处离园区的东门尚有四五百米远，他们决定弃车步行，以隐匿行踪。

“刘姐我们到指定地点了，正向园区东门前进。”谢小五通过无线对讲机向其他组汇报情况。

微弱月光的下，这里到处都是半人高的杂草，以及各种建筑废料和垃圾，海风的声音里夹杂着微微的腥味和潮湿感，四下除了虫鸣，就只剩北面缆车铁链的摩擦声。

四人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坟场。

谢小五拿着战术手电，走在最前面带队开路。四人以最快的速度向园区行进，很快他们便来到了大门前，这是一个巨大的铁门，宽度可以同时进去两辆大型卡车，斑斑锈迹的覆盖下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突然谢小五身后一声钝响，三人猛地回头看，原来是苏可欣不小心被脚下的一截钢筋绊倒在地。

“没事吧？可欣”张天小声地问道。

苏可欣摇了摇头，示意大家不要担心，可月光照射下能看到她的表情痛苦。谢小五将手电的灯光照射到了她的伤口上，她的裤子被钢筋划破，伤口处鲜血淋漓。

“你别逞强，伤口很深，有破伤风的风险，张天你带她先回车上，紧急处理一下伤口。”谢小五轻声说道：“你们就在车上待命吧，等我和神棍的消息，随时准备开车过来增援。”

张天点了点头，掏出了自己的战术手电，扶起苏可欣朝车的方向走去。

“出师不利啊，小五。”神棍看上去一脸愁容。

“我还碰过更糟的情况呢。”谢小五示意神棍跟上他，大门并没有锁，他们径直走进了园区。

园区内的水泥地大部分都出现了裂痕，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植物从缝隙里生长出来，扭曲成奇诡的姿态。

二人的前方便是数栋高大的烂尾楼，它们四周围着还未拆除的金属脚手架，隐约可见只有承重的墙体完成了。这些楼像是恐龙的化石一般，庞大破旧毫无生机。

刘美娟给的目标坐标在这些烂尾楼的另一侧，是园区里的一片别墅群。谢小五和神棍走上了最靠外侧的一栋楼，观察起了下方的别墅群。

深夜的海风从楼层间呼啸而过，谢小五不禁将衣领拽高了一点，来抵御寒冷。

“小五你看那!”神棍极力压抑着惊讶，小声说道。

他的手指向了一栋二层的别墅，窗户里隐隐地散发出红光。

三十四章　冥婚(下)

二人往那栋发着红光的别墅潜行去。到了附近，隐约能听到唢呐的声音。

“索命梵音啊。”神棍压着音量说道。

谢小五给了他一个疑惑的眼神。

“倩女幽魂的配乐。”神棍答道，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别墅带着一个小前院，二人从院门外向内观察。

一楼房顶挂满了大红灯笼，上印着金色的囍字，每一个灯笼底部系着一根红绳，上面拴着一个铜板形状的土黄色冥钱。灯笼里的蜡烛偶尔会发出啪啪的炸烛声，落下红色的蜡油。

别墅的墙面被腐蚀的不成样子，灰黑色的水泥墙上布满了绿色的霉菌。许多水珠贴在墙上，好像墙壁有流不完的汗水。

灯笼烛光的照射下，可以清晰地看见别墅里站满了纸扎的人偶。

门里最近的地方站着四个纸人，两男两女，皆是酒红色褂子配黑色裤子的样式，仿佛两对中年夫妻，两两一排左右对望相迎，又似儿女亲家，一面流泪，一边左手握拳在内地作揖，互道恭喜。

四个纸人的身后是二十多个纸人宾客，有手提喜帖，有手捧喜饼，有手拿器皿，有互相低语，神情各异各有不同，它们大都面朝着门口，好似在等待重要访客。

再往里是迎亲送亲两支队伍，迎亲队伍共有十一个红色的纸人，它们穿着白色丧服，一人领头吹奏唢呐开路，身后十人分别扛着红底黑字的双喜旗。

送亲队伍前有六个绿色纸人，它们身穿红色长裙，一手提花蓝，一手做挥洒东西的动作，满地都是白色的纸钱。队伍后面有四名白衣白裤的纸人轿夫扛着一个火红的纸花轿。

花轿后面还有一张纸扎的双人床，床上还放着纸扎的喜被，喜被上放着一对龙凤蜡烛，一只龙凤剪刀，一面纸镜子，一个红木梳。

最里面站着一个身穿白色婚纱，头戴白色纱巾的“新娘”面向着墙壁。整个墙面被红纸覆盖，上面印着黑色的正楷字：喜结连理。金黄色的龙和凤在字的左右围绕。

龙是升龙，张口旋身，回首望凤。

凤是翔凤，展翅翘尾，举目眺龙。

周围瑞云朵朵，一派祥和之气。

墙边摆满了灵堂花圈。花圈为圆心结构，直径约有一米，花圈周围用白底红边的六瓣纸花层层围绕，中间是黑底白字的囍字。

确认别墅没有其它出口后，谢小五示意神棍在院内警戒，防止人出逃，自己则谨慎地走进了别墅。

谢小五穿过一个个“宾客”，提防着有人混在其中，他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不怀好意地看着他，稍有迟疑迎面撞上了吹唢呐的纸人，这纸人的眉眼都是用细毛笔画上去的，它的一只眼睛看向地面，另一只眼睛看向谢小五，血红色的嘴角上翘好像带着微笑，它上嘴唇向外翻，像是要露出牙齿，但里面却是一个黑洞，好似一口烂牙。

纸人扭曲诡异的表情，确实吓了谢小五一跳，他缓了缓神，穿过送亲的纸人，走到纸花轿边，翻开轿帘，里面放着一个火柴盒大小的 mp3。屋外听见的唢呐声正是从这放出的。

mp3 的屏幕上显示着正在播放：索命梵音，谢小五本想伸手将其关掉，又想到一会神棍需要做现场勘察，就收回了手，继续往前行。

绕过纸床，谢小五走到了“新娘”的身边。隔着纱巾，他隐约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林夕!!”谢小五惊讶得几乎喊出声来。

不，不可能。

谢小五掀开纱巾仔细看。的确不是林夕，而是一个贴着林夕头部照片的纸人。

他脑中一片混乱，试图滤清思路，却看见“林夕”手中赫然抱着一个纸做的黑色牌位，上面用白色的字写着“谢小五”三个大字。

突然一股热浪从谢小五头顶传来，他抬头一看，天花板竟一瞬间变成了一面火墙，燃烧着的灯笼往下掉落，引得纸人也纷纷着火，屋内瞬间成了一片火海。

一向沉稳冷静的谢小五在这一瞬间也被吓到了，浓烟很快充满了整个空间，一些被燃尽的余灰伴着火星在空气中飞舞，仿佛要将谢小五吞没。

“小五！快出来!”别墅外传来了神棍焦急的声音。

谢小五看向门口，堆积着的纸人早已经变成了火墙，封住了他逃生的出路。

三十五章　余火

谢小五受困于火焰和浓烟里，他猛然想到这个别墅有两层，但是他刚才进入别墅时并没有看见通往二楼的楼梯。屋内现在熊熊大火，唯独身后墙上的红纸没有点燃，谢小五用手一摸，手指上沾上了红色染料，里面的纸却是银色的。

这竟是一堵由锡纸制成的“墙”。

谢小五直接向纸墙踹了过去，纸墙的另一侧由薄木板固定，一下便被踹开了一个大洞，火光照射下能看到不远处便是通往二楼的楼梯。谢小五没有犹豫，往楼上跑去。

二楼还没有着火，周围一片漆黑，只有窗户外照进来的微弱光线。

“你快出来啊!! 小五!”屋外神棍的声音越发惊慌。

滚滚烟尘从楼梯下不停往上冒出，谢小五冲到窗户前，一个翻身跳下楼，落地时衣服被从一楼窗户喷出的火舌烧着了。他倒地翻滚将火熄灭。

神棍急忙忙地跑了过来，说道：“小五你没事吧。”

“我没事，有人跑出别墅吗？”谢小五焦急地问道。

“没有，我一直守着呢，没有人跑出来。”

“看来我们又被摆了一道...”谢小五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沮丧地说道：“是我太冲动了...”

二人身后的别墅仍在燃烧，院子外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几队人马相继涌入了别墅的院子，领头的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女警，她留着干练的短发，眼神里充满了震慑力，刘美娟则站在了她的身后。

该女警是奉天市公安总局的杜绢警督，鉴于这次的案件死亡人数已达到四人，影响恶劣，总局特意调派她率领一只骨干小队协助湖东区分局办案。

谢小五和她有过几次工作上的交集，深知此人雷厉风行，性格强硬，控制欲极强。分局里的同事打趣说过：在她手底下工作时时刻刻都像在炸弹拆除现场一般。

“神棍，小五，你们怎么...”刘美娟看着灰头土脸的谢小五正要说话，就被杜绢挥手打断，她用严厉且不容置疑的口吻对着谢小五说道：“谢警督，你能给我解释下这是什么情况吗？”

“我和方正最先到了现场，是我安排方正在外看守，我则先进入别墅调查。”谢小五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杜绢摇了摇头，转身挥手示意身后的警员们先进行灭火工作，然后转向谢小五严厉地说道：“谢警督，你可不是个新兵蛋子了，难道你不明白应该等到大部队包围这里，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才能执行突入任务吗？你这么贸然行事，现在嫌疑人也跑了，屋子也烧了，责任你担得起吗？”

“我全程盯着呢，没有人从别墅里跑出...”神棍急忙插嘴道，他正好对上了杜绢锐利的眼神，顿时便像个犯错的小学生似地低下了头。

“我对你们分局的办事能力深感怀疑，你们俩到一边整备一下，我们队来负责现场的后续工作。美娟姐，请你也安排一下你的队员开始工作。”杜绢说道，她对刘美娟素来欣赏钦佩，语气自然也是较为客气友善。

刘美娟走到谢小五和神棍身边小声说道：“我知道你们最近精神都很紧绷，今晚的事不全是你们的问题，你们跟我先过来休息一下吧。”

谢小五没有作声，只是点了点头，他向来恩怨分明，这次确是他冲动犯错在先，杜绢的责难有理有据，他是服气的。

警队的车陆陆续续到达别墅，车上有紧急用的消防设备，加之别墅为水泥结构，且内部的可燃物多是纸和薄木板这一类很快便会燃尽的材质，火势很快便被扑灭了。在杜绢的带领下，警员们开始对现场进行搜查和取证。

“你说这杜绢警督确实是名不虚传啊。”神棍对谢小五说道，此时两人正坐在别墅外的一个小土堆上，看着别墅里的人忙碌：“小五她跟你应该是同级别吧？刚她却把你训得诶，弄得你是新来的菜鸟警员似的。”

“她说得都在理，我今天表现恐怕还不如个菜鸟。”谢小五低着头说道：“神棍，这次的案件和以往的不同，从发现王雪丽自杀那天起，我就隐隐地觉得不安。确认 w 为嫌疑人后我更是有些焦虑。刚在别墅着火前，我居然看到了其中一个纸人头上贴着林夕的照片...”

“林夕？谁是林夕？”神棍疑惑道。

此时正好刘美娟朝走了过来，二人站起身来，谢小五问道：“刘姐，现场有什么发现吗。”

刘美娟说道：“还在取证调查中，不过目前基本可以确认 w 今晚不在别墅里，屋里屋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指纹，附近连个可疑的鞋印都没有。他应该早就料到我们回来，提前精心布好了这么个局。”

“那别墅怎么会突然着火呢？”神棍问道。

“是传感器，很简单的机制，我们在几个烧剩下灯笼残骸里找到了红外线传感器，w 在天花板上布置了个简单的电路，连接着一个微型的起燃器，一有人进入别墅入口便会打着火星，他故意在屋内堆放了大量可燃物，目的就是为了让火势在最短时间内蔓延开。”

“这 w 够狡猾啊，装神弄鬼，心肠歹毒。”神棍挥了挥拳头，愤怒地说道。

刘美娟继续说道：“现场大部分东西都烧毁了，唯独一样东西完好无损，今晚杜绢在这我不方便跟你们多透露，明天回局里我再和你们细说。”

三十六章 如梦似幻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谢小五躺在床上，能看见他紧锁眉头，满头大汗。

他又坠入到了那个熟悉的梦境里。

“小五，你高中毕业要报什么专业？”一个高大的身影背对着谢小五，站在窗户前，阳光洒落在他身上。暖风轻抚着这个男孩的头发，他的声音像是细雨润物一般的温柔。

他的影子笼罩在谢小五身上。

谢小五懒散地坐在课座上，左手揣着一张表格，右手托着下巴。他看着男孩一本正经的样子，忍不住吐槽道：“你又想学什么？周焕大少爷。”

周焕慢慢地转过头，侧脸的轮廓在逆光下呈现出一道完美的曲线，他有一双细长明亮的眼睛，目光里满是十七八岁的少年独有的自信和朝气。

“我吗？当然是警察啊，除暴安良，铲除罪恶。”

“你这成绩，上警校是不是有些可惜啊。”谢小五低头去看那张大学志愿表，说道：“我要是你，肯定优先挑个重点大学。”

“这你就不懂了，人的价值不是一张成绩单或是一张大学文凭可以定义的。”周焕将身子靠在窗台上，严肃地对着谢小五说道：“当警察是我从小的志愿和梦想。”

“初中第一天认识你时，你就说过这句话了。行啊，那我也报警校，我们一起。”谢小五装出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抬头看着周焕。

咣，突然一个重物砸在了谢小五的头上。

“哇！好疼！”

“不准背着我偷偷讨论填志愿的事！”林夕出现在谢小五身后，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英语书，她装作生气地说道：“不是说好了大家一起留在本省嘛？”

“林夕，你要下手再重些，把我砸成个傻子，那我这志愿也就不用报了。”谢小五捂着脑袋

抱怨道。

“没关系，你要成傻子了，我和林夕就报个医学专业，想办法治好你，绝对对你不离不弃。”周焕看着林夕和谢小五说道，三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如果时间能停止在这一刻，那该有多好，谢小五想到。可是梦中的画面很快地模糊起来，另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冷冷地笑了起来，它渐渐盖过了周焕，谢小五，林夕的笑声，越变越大，直到将谢小五拖入了下一个梦境里。

落叶满地，金色的梧桐叶在风中翩翩起舞，蝴蝶在这个季节也隐秘了行踪。

谢小五和林夕背对背坐在层层落叶上。

每次谢小五呆在林夕身边都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他仿佛身处在蓝色桔梗花海之中，阵阵香气袭来，他会忘记呼吸，头昏目眩，忘记了一切的思考。

“小五，你还好吗？你能转过身来吗？我想看看你。”林夕轻声说道。

谢小五默默地点点头，起身转向林夕。

他看到林夕浑身是血，她无比幽怨的望向他。

谢小五心头一疼，用力地抱住了林夕。

“她就死在我怀里，都是我的错。”

“不是，是我害死了她。”

“周焕，林夕你们都会恨我吧，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各种声音从谢小五的脑海里涌了出来，充斥着他所有情绪和感官，他感到越来越晕眩。

“哎呀，你在干嘛？”claire 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头儿，你搞什么鬼！快放手!”张天的声音也冒了出来。

啪的一声，谢小五感觉到左脸颊一热，顿时清醒了过来。他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身边坐着 claire 和张天————claire 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张天正捂着嘴偷笑。

“谢小五你什么情况，发着高烧手劲还那么大。”claire 揉着自己的左手说道。

“对…对不起 claire，我应该是做了个噩梦…不是故意的，我做什么了？”谢小五边道歉边摸着自己的脸颊，此时那正热辣辣地发疼。

“你死拽着我的手不放，嘴里还喊着什么林夕林夕的。”claire 的语气听上去微微有些发怒。

“头儿，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张天接茬道：“你今天没来局里，也联系不上，大家担心一个三天两头就在局里打地铺的工作狂怎么会突然翘班。于是我便自告奋勇来看看你。”

说着张天掏出了一把钥匙，那是谢小五特意交给他的备用钥匙。谢小五和张天都是独居一人，两人互换了住处钥匙有个照应。

张天接着说：“claire 说你可能是病了，说什么也要一起跟来看看。”

“你瞎说什么。”claire 转过头撇了张天一眼：“明明是你生怕你的谢大队长有什么闪失，在我办公室门前敲锣打鼓，哭着嚎着求我一起来。”

“是是是，你说的都是。”张天冲着 claire 坏笑，说道：“我看这家里什么药也没有，需要买点，claire 医生你说说，我去买？”

“买盒布洛芬…还有三文鱼，橙子，橘子，葡萄，小龙虾，醉虾和锅包肉。”claire 连珠炮似地说出了一大串要求。

“带谢小五的银行卡去买。”她最后补充道：“快去快回，我们还得赶回局里参加会议呢！”

张天答应了一声，便转身出门。

谢小五的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他只记得昨天回家后便沉沉睡去了，不料却生了场大病。

“你今天就好好躺着，别想着办案了。”claire 的声音变得温柔了一点，她对着谢小五说道：“下午的会议张天会汇总一份报告发给你。”

谢小五点了点头，眼下他确实只能好好养病，他好奇地问道：“我缺席的话，今天的会议谁主持？”

claire 翻了个白眼，说道：“还能有谁，总局派来的那个女魔头呗。”

三十七章 灰烬 （上）

claire 和张天最后到达了会议室，里面比平时多了不少人————除了湖东区分局专案组的成员，今次还多了奉天市总局分配来支援的警员。

杜绢警督正威风凛凛地站在讲台上，她昂着头看着正往里走的 claire 和张天，语气冰冷地说道：“分局一人缺席，二人迟到，这位思同志，请你尽快入座，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思念雪是 claire 的名字，只是平日里分局的大伙很少这么称呼她。

claire 冲着张天做了个鬼脸，二人快速入座。她和杜绢曾经在总局共事过几个案件，两人的性格都比较强势，据说相处得不是很愉快。

“刚刚被两位迟到的同志打断了，我接着往下说。”杜绢清了清嗓子：“w 是湖东区分局专案组对案件主要嫌疑人的代称，昨日的突袭行动由于分局警员谢小五和方正的鲁莽失职，造成了现场不可逆的物证毁坏。经商议，总局决定对二人进行全局通报批评，不过允许二人继续参与此案件的后续行动。”

神棍局促不安地戳着自己的手心，他工作至今还是第一次捅娄子。坐在一旁的刘美娟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表示安慰。

“万幸的是，昨日的行动里我们还是找到了一部分有用的证物，其中这几样物件比较特别。”杜绢说着在投影幕布上展示出四张不大的纸板，以及一个巴掌大小的红包，红包的外表满是褶皱，上面还印着金色的鸳鸯，雌雄各一只，相互对望。她接着说道：“w 将红包事先浸泡在了水洼中，而里面的四张纸板则是阻燃的石棉纸。很显然这是他刻意留下的信息。”

杜绢将每张图片放大，可以看见四张纸上的内容。头三张纸上各是一串无序的数字，间隔不一，分别写着：

05657651672860566；

043864603464112232321；

1451230553922115325。

第四张纸上则是一段话：

6 月 18 号，我在落地窗前临摹《维特鲁威人》，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诗人海子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图片上都标记了证物的尺寸。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上面的信息吧。所有字都是打印上去的，无法做笔迹辨认。”杜绢确认道：“目前尚不知这些信息的具体含义，也不清楚 w 的意图和动机。不过以我们重案组过往的经验，这种嫌犯多是犯罪小说或是电影看多了，脑子不清楚，故意人为制造信息向警方挑衅。案件破获后都证明这种信息不具备太大意义。”

“我倒是觉得这个信息值得琢磨琢磨。”claire 插嘴道。

“刚刚只是我的个人意见。”杜鹃瞟了眼 claire，说道：“我们并不干涉分局的调查方向。事实上，我们组对分局的协助仅限于昨日的行动和今天的案情讨论，下午我们便会返回总局。后续的相关支援会根据调查的发展再安排。”

“太好了。”claire 小声对张天嘀咕道。

杜鹃低头操作电脑，更多的图片出现在幕布上：“其它未完全烧毁的物证还包括：w 用于点火的起燃设备，电线，一些简单电路，4g 网络便携式 wifi 和一个蓄电池。我们在第一时间对所有物证进行了指纹比对和购买渠道的分析，没有发现有效的信息，其中 4g 网络便携式 wifi 的购买登记身份是我市武安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他因病回老家休学半年，有充分不在场证明，我们已初步排除他的作案嫌疑，他的个人信息应是被盗后流入了黑市。”

“另外结合分局之前的猜测，w 在此处对王雪丽一家进行了长期的监听。不过我们并没能在现场找到监听相关的设备。以上是我的报告，接下来由刘美娟同志进行补充。”

刘美娟起身走上讲台，和杜鹃交换了一个微笑，她转过身对着所有人，缓缓地说道：“杜鹃同志刚刚已经将该次案件从头到尾地梳理分析过了，我作为湖东区分局专案组的代表，再稍作补充。”

“此次案件的四名死者，王雪丽王剑为自杀，张翠花王白为则均为王剑所杀。从表面上看是一起家庭纠纷导致的恶性杀人事件。但是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却屡屡发现另一名嫌疑人 w 与本案件有重大关联，他很有可能是唆使王雪丽自杀，以及王剑杀害亲人的幕后元凶。不过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能掌握更多关于该 w 的线索。”

刘美娟揉了揉有些干涩的眼睛，她的黑眼圈很重，明显昨晚通宵加班了。她继续说道：“我们对王雪丽身前使用过的一些物件进行了分析，在她的银行卡消费记录中，有三笔消费较为反常。”

刘美娟将银行卡消费记录的分析结果投影出来，上面有三处地方画了重重的红线：

远安集团代理的澳洲萨罗酒庄红酒“色戒”，花费一千四百九十九元；

禾力牌挂壁式空调，花费四千四百九十九元；

网购 bjd 人偶（ball-jointed doll）（球体关节人偶），花费两千五百四十百元（未发现所对应物证）；

“这三件物品花销较大，与王雪丽生前的消费习惯极不相符，我们猜测这些购买行为或与 w 有关系。其中的这个 bjd 人偶，我们还未发现所对应的物证。”

“另外我们破解王雪丽的笔记本电脑后，分析了她生前浏览网页的记录，发现在她死亡前的半个月时，突然开始浏览一些恐怖短片，且浏览的时间大多在凌晨四点左右。下面我会播放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视频。”

刘美娟将会议室内的灯关掉，整个屋子一下子陷入了黑暗。

三十八章 灰烬 （中）

幕布画面定格在一间病房，里面的一切都是白色的，无论是床单，还是墙壁或是医疗仪器。一切都显得十分肃静，像是十二月的雪，干净却寒冷异常。

一个孱弱的女孩躺在病床上，手上打着点滴。她留着光头，头顶带着一个粉红色的兔耳发带，突兀且怪诞。

她穿着略显肥大的蓝白色病号服，一眨一眨的蓝色眼睛有着孩子才有的灵气和纯真。

病床边站着一个扎着马尾辫，身材略微臃肿的女护士。

幕布散发着幽幽的白光，不带一丝温度。

刘美娟按下了手中的鼠标开始播放。

护士先将女孩摆成平卧的姿势，然后纠正女孩头的位置，直到女孩的头保持着稍后仰的姿势，护士才满意地点点头。她又在女孩下巴处垫上一张纸，防止一会儿浸湿病号服。

护士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棉签插入女孩的鼻子旋转了几圈，这一刻悄无声息，女孩一动也不动，只是眨着无助的双眼。

病房内如此安静，好似连呼吸声都已经消逝。

护士手拿金属钳夹将一个长约六十厘米的乳白色胶管一点点插入女孩的一侧鼻孔，可以看见女孩的喉结在上下浮动，应该是在吞咽从鼻子里进入的胶管。

她原本灵动的双眼在一点点失去焦距，此刻她像极了死去的蓝色斗鱼，眼睛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凹陷下去。泪水无声流淌。毫无声音。

女孩没有说话，但她眼神好似在不停说疼，她又像是正在泄气的气球，她的生气一下子干瘪了下去。

护士取出一只空的注射器，插在女生鼻子外的胶管上，抽出女孩身体里的液体。然后又换了一个装满糊状流质食物的注射器，往女孩鼻子里输注生存所需要的养料。

停顿了一会，又是一样的场景，一样的女护士，但是女孩变了，她变得小小的，她的手臂聚拢在一起，脊柱在弯曲，双腿仿佛打着结，全身颤抖，原本白净细嫩的手指现在宛如鸡的爪子，病痛将这个花季少女吞噬。

原本洁白的床单，现在可以看见黄色的尿渍。

女孩可爱的小脸蛋，现在变得满是泪水和从嘴中流出的唾液。

护士还在尽职地做着她的本职工作，一样的步骤丝毫不差。

短片结束。

短短的几十秒视频，已让会议室内的众人明显地感到生理上的不适和压抑。

“这类型的短片在王雪丽的笔记本电脑里找到了四十三个，内容都是关于病痛和死亡，极为压抑。视频来源的网站是一些境外的非法网站，视频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刘美娟说道，她按动键盘，调出一张新的图片，显示出四张通信记录单。

“我们通过王雪丽的通信记录调查了五十五人，王雪丽在生前有长期卖淫行为。”刘美娟说到这叹了一口气：“这些人中多数与王雪丽是嫖宿关系，我局已经依法对这些人执行了抓捕和调查，不过经过排查，王雪丽死亡前后，这些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我们会继续这个方面的调查。”

“其中的一个嫖客曾经造成王雪丽怀孕并堕胎，其 dna 检测与在王剑家中发现的死胎标本吻合，不过此人亦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故暂时排除嫌疑。”

“另外王雪丽手机信号消失时间在六月十七日四点十分，信号最后的所在地点在王雪丽的出租屋，从这一点看应是有人在王雪丽死后将其手机取走，我们尝试过对该手机号码进行追踪，不过其信号在此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刘美娟停顿了一下，思考着是否有遗漏信息，确认无误后对着众人说道：“以上就是案件总结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总局的各位同事对我们分局的帮助。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claire 高高地举起了手，说道：“刘姐，能问问王剑的犯罪动机吗？”

杜鹃咳嗽了几声。

“其实杜鹃的总结里刚有提到过了。你和张天来得晚，错过了。”刘美娟说道：“我再简单提一下，关于王剑杀人的导火索，我们目前的推测是他在六月二十日收到的一份亲子鉴定文件，该文件表明王剑与其子王白为并无血缘关系，王白为系为其母张翠花出轨与另一名男性刘能所生。”

“据我们调查，张翠花与刘能长期保有不正当关系，俩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张翠花与王剑结婚之前，据我组苏可欣提供的信息，六月十六日晚间张翠花曾离开家前往刘能住处私会，故王雪丽死亡当晚二人皆有不在场证明。”

“本案的另一个疑点便是这份亲子鉴定文件，该文件的寄出时间为六月十九日下午四点，从王剑家楼下的邮筒寄出，与其同时寄出的还有另外一封给我局警督谢小五的信，两封信的寄件人皆为王雪丽……可是王雪丽在当时已经身亡，我们推测是 w 借王雪丽之名寄出了这两封信件。”

“哪这份亲子鉴定文件是谁去办理的呢？”

“王雪丽，我们根据鉴定文件找到了受理医院核实，调阅医院监控可以看到申请人和付款人

都是王雪丽。”

二十六章 致命沟通（上） @五只蟹 2021-02-08 09:34:49

原文：会不会是王剑夫妻俩在搞鬼，毕竟二十号那天张翠花哭天喊地的。”张天脑海里闪过张翠花满地撒泼的画面。

“应该不是，二十号正好是我们突击王剑家那天，他们没时间寄出这封信。”谢小五说着用美工刀将信封划开，开口处掉出一个金属外壳的 u 盘。

改为：会不会是王剑夫妻俩在搞鬼，毕竟十九号那天张翠花哭天喊地的。”张天脑海里闪过张翠花满地撒泼的画面。

“应该不是，十九号正好是我们突击王剑家那天，他们没时间寄出这封信。”谢小五说着用美工刀将信封划开，开口处掉出一个金属外壳的 u 盘。

三十九章 灰烬 （下）

审讯室里十分安静，风扇转动的声音吱吱呀呀令人烦躁，谢小五和张天并排坐在桌子的一侧，两人都低着头，各自想着事情。

“头儿，你病刚好，确定不再休息几天吗？”张天抬起头问道。

“我没事，早好了，案件要紧。”

“嗯……那就好。对了，头儿，你有察觉苏可欣最近状态不太好吗？”

“她才刚调来重案组不久，很多情况都是第一次接触，需要些时间适应很正常。”

“总觉得她有心事，尤其是上次行动腿受了伤之后。”

“你这么担心她，应该主动去关心一下。”

“我问过了，她说没事，她最近下班都有人来接。”

“哦？她有男朋友啊？”

“好像不是，说是还在暧昧期。”

“那挺好的，我们组工作压力大，她若是生活能有个伴也是好事。”谢小五显然没听明白张天想跟他聊什么。

两人沉默了一会，张天转移话题道：“我们这次重新审艾萝莉有价值吗。”

“证物科那边最新的检测结果，王雪丽床垫上测出了艾萝莉的 dna。”谢小五说道：“他上次来局里做笔录和化验时，仅仅交代他和王雪丽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他明显隐瞒了什么。”

审讯室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请进。”谢小五说道。

两名警员带着一个体型消瘦的男子走了进来。

“谢队长，这位是艾萝莉。”其中一位警员说道。

“谢谢你们，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就行。”谢小五礼貌地点了点头。

“好的。”两位警员说完便离开了审讯室。

艾萝莉站在桌子前，他身穿短袖衬衫和牛仔裤，身高一米七五上下，光头，瓜子脸，双眼细长。

张天发现艾萝莉的脸比一般男生白净，眉毛形状完美，一点杂毛也看不到。

“艾先生，请坐。”谢小五对着艾萝莉说道，指了指他身旁的椅子。

艾萝莉坐了下来，他显得很局促，嘴唇一直在微微打颤，谢小五惊奇地发现他居然还在脸上涂了粉底。

“姓名？”张天迅速进入流程。

“艾萝莉。”

“年龄？”

艾萝莉深呼了一口气，回答道：“35 岁。”

“你和受害人王雪丽的关系？”

“房客和房东。我之前说过了。”艾萝莉精致的眉毛在脸上打个死结，好像这个问题冒犯到他了。

“说实话。”谢小五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艾萝莉声音突然变得像女声般尖锐。

“我们有新的发现，王雪丽床垫上测出了你的体液，其次她怀过你的孩子，你不交代一下你

有什么没说吗？”谢小五厉声说道。

王雪丽的死胎并不是艾萝莉的，谢小五希望诈他一下，让他乱了阵脚，以获得更多信息。

“什么!”艾萝莉吃了一惊，说道：“谢警官，张警官，王雪丽是经过房屋中介找到我所租的房子，这些你们都可以去核实，我绝对没有说一点谎话。我也是无意间才知道她做援交这档子事，她挺单纯的，就是缺钱。”

“你知道嫖娼是违法的吧？”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实话。其实也没什么，我跟她是恋爱关系，不是那种嫖娼关系。我这不怕麻烦嘛，所以上次我也没敢跟你们提。”

“王雪丽和你谈恋爱？她才上高中，怎么会和你谈起恋爱？我警告你，不要再隐瞒任何的信息。”谢小五的表情严肃起来。

“是真的，她缺钱，和家里关系不好，我有时会和她聊聊天，谈谈心，一来二去地熟络起来后，我们会约个会什么的，之后就在一起了。因为这层关系，我给她优惠了不少房租。”

“那你让她怀孕是怎么一回事？”

“警察同志，真的冤枉啊，我压根不知道有孩子的事，她应该是背着我偷偷打掉的...而且退一万步说，我爱她，我愿意为她负责，我一直想等到她高中毕业再娶她回家。”

“既然是男女朋友关系，你怎么还愿意她去做援交？”

“谢长官，我怎么会舍得女朋友去干这种勾当，我也跟她说过很多次啊，但她也是很固执的，说她必须靠这个赚钱。”艾萝莉无辜地摊摊手。

谢小五心里明白，王雪丽已经死了，而且她生前的通信记录和银行记录都里查不到和艾萝莉之间有嫖娼的记录。艾萝莉可以随意编排他和王雪丽的关系。

“你最后一次见王雪丽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应该是六月十九日，警察通知我去一趟，结果.....就发现了她的尸体，那天张警官也在。”

谢小五觉得艾萝莉有所隐瞒，于是问道：“你六月十六号十点到次日三点在哪里？”

“是周几？”

“周四。”

“周四呀.....让我想想，那时我在上夜班。”

“谁能证明？”

“我上班的旅店是没监控的，但是.....我老板可以证明。”。

“我们会去核实的，你最好不要说谎。你认识出入王雪丽出租屋的人吗？”谢小五继续问道。

“警察同志，这不为难我了嘛！我又不是偷窥狂，怎么会知道这些。”

艾萝莉对王雪丽的死无动于衷，更对援交一事没有丝毫的愤怒，谢小五觉得艾萝莉的这些说辞应该是他事先准备好应付警方的。

张天掏出一张照片，问道:“王雪丽有一个 bjd 人偶，类似于这照片里这样的，你有印象吗？。”

“我看看，不清楚，好像有吧，女孩子有些这种娃娃不是很正常嘛？”

谢小五冲着张天点点头。

“好的，这是你的笔录，你确认一下，在最底下签字，我们对你还会有后续的审问，希望你到时配合，随叫随到。”张天说着走到艾萝莉身边将记录本递给他，艾萝莉用指头比划着，一字一字地看，确认后签了名。

“你可以走了。”谢小五说道。

艾萝莉站起身对着谢小五和张天一人鞠了一躬，“好，我一定随叫随到。”说着一溜烟地就跑了。

“你怎么看，头儿，难道艾萝莉就是秋实口中的有钱男友？”

谢小五摇了摇头，对着张天说：“你去一趟艾萝莉工作的旅店核实一下他六月十六号到十七号夜里是不是在上班。还有，你和苏可欣说一下，让她对艾萝莉进行监视。”

“监...监视？需要做到这一步吗？”

“需要，目前看来他有很大的嫌疑，监视的许可我会去申请，你提前和苏可欣说一下。”

这时谢小五的手机响起，他接起电话，对面传来刘美娟的声音：“小五，是我。这边临时还有个案件，说来和你还有点关系，你记得之前你在埃及艳后酒吧救过的那个女生吗？”

“记得，怎么了？”

“那女生叫霍诗妍，她失踪了。她母亲今天来报案，满眼都是泪水。”

四十章　单恋

艾萝莉慢慢走进纷扰的人群，此刻是晚高峰，他站在最热闹的地方，体会喜悦的心情。应该瞒天过海了吧！他暗自庆幸。

今天下午他去了一趟警局，反复对着警察说着早已熟记于心的谎话。

回顾往前的 35 年，艾萝莉自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艾萝莉，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名字的由来是他母亲的名字，罗莉。艾萝莉寓意爱罗莉，他是母亲四十几岁时才生下的独子，父母十分疼爱这个孩子，只要他喜欢，他们一般都会满足他的需许。

可惜，他们工作繁忙，常年需要外派出差，多数时间都不在艾萝莉身边，也因为这个原因，漫长的时间里艾萝莉都是自己独自度过。

艾萝莉一直是大家取笑的对象，尤其是 lolita 洛丽塔这个词兴起以后，总有人拿这个取笑和捉弄他，认为他有什么怪癖。

正因为如此，艾萝莉喜欢独处，独自一个人时就不会收到伤害，以至于他无法与人发生亲密关系，就这样就好，被人取笑与独处之间，艾萝莉更喜欢独处。

据说，能独活的都是野兽，只有没有獠牙的羊才需要抱团取暖。

艾萝莉给自己定下的独处规矩，在青春期时被打破，他渴望女孩子，他曾在日记中无数次赞美女性柔美的身体，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次接触过。

于是艾萝莉养成了一个怪癖，那就是偷盗。

高中的时候，艾萝莉小心翼翼地剪下一缕前座女孩的头发，他知道周围的人看见了，但是他的举止只是被别人当作一种恶作剧。

艾萝莉却将那一缕头发视为珍宝，初恋是没有结果的，艾萝莉一直都知道，但是他忘记不了，在剪掉女孩头发那一刻的紧张心情，也忘不了紧张后的松弛，那感觉像极了释放欲望。

他只是将情感寄托在物品上。当艾萝莉手握着他爱慕对象的东西，就会有和她在一起的感觉。

父母很是溺爱艾萝莉，刚大学毕业的艾萝莉就有房，有车，有工作。

母亲怕孤僻寡言的儿子在老板手下受气，干脆在大学附近盘下一家旅店，旅店之前有过不好的传闻，所以价格自然也十分低廉，母亲是想让艾萝莉有份正经工作，不要每天无所事事，她也从未希望儿子有所成就，只需要他平平安安就好。

自从毕业后，艾萝莉就无法控制自己偷盗的欲望。当时他疯狂地爱慕上隔壁的一位少妇，当

艾萝莉与她四目相对，他只觉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一种难以自已的情愫在慢慢发酵。

艾萝莉会不时地跟踪这位少妇，去她常去的便利店。艾萝莉会先等在便利店门口，只为了对方能笑着和自己打声招呼：“你也在呀！小艾。”

太过亲密的情感，艾萝莉无法承担，他只能远远张望，他没有办法像少妇老公那样露骨地表达爱意。于是，艾萝莉趁着少妇家没人，去偷她的内衣，带有她体味的内衣。

应该是第五次盗窃内衣的时候，艾萝莉被警察当场逮捕。多亏他的父母，极力找到少妇一家说和，才用三万元，让艾萝莉免于牢狱之灾。

之后艾萝莉将房子租出，租客是一个柔弱，冷艳，皮肤细腻光滑宛如日本陶瓷娃娃的女孩，她穿着一袭白色长裙，仿佛飞舞的白蝶，极尽柔美之姿。

就一眼，艾萝莉就喜欢上她，她叫王雪丽，美的像春日里盛开的洁白梨花。

终于有一天，艾萝莉压抑不住思念之情，他拿着房子的钥匙，悄悄地潜入王雪丽的家，屋子里的家具都十分简单，只能勉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也是因为如此，艾萝莉发现了王雪丽的秘密，衣柜里有些情趣用品，内衣都是性感可爱的，艾萝莉忍不住带走一件回家。

第二次，第三次，艾萝莉忍不住睡在王雪丽的床下，如此幸福，如此幸运，能近距离地在王雪丽身边，仅仅一床之隔。

第二十次，第三十次，艾萝莉满足地睡在王雪丽的床上。

四十一章　黄金分割

“霍诗妍是早上被发现失踪的，她母亲想尽一切办法联系她，但是联系不上，所以求助于我们，我已经派人去调阅周边的监控，希望沿街监控能拍到她的行踪。”

刘美娟的话还在谢小五耳边萦绕，谢小五一夜都没有睡稳。清晨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是早上五点多了。

刺眼的阳光打消了谢小五继续睡觉的念头，他索性起身，将之前带回家的王雪丽案件的复印件都拿了出来，他从中挑出那四张石棉纸片的照片，坐在椅子上开始思索。

谢小五仿佛看见了身穿婚纱，面带幽怨的林夕。他满脸愁容地陷入深思，然后他想到了一些令他感到愤怒的往事，拳头不由得紧紧握住，表情变得坚决起来。

这些负面情绪令他无法正常思考，他咬了自己的虎口一下，希望疼痛感能使自己镇定下来。

这四张照片上便是 w 留下的谜题，局里有人认为这是故弄玄虚，也有人认为这个值得花时间调查。

谢小五倾向于后者，他看着照片，再一次读起了第四张纸上写着的那一段话：

6 月 18 号，我在落地窗前临摹《维特鲁威人》，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诗人海子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案件资料里附带了一张《维特鲁威人》的图片。这是达·芬奇创作的素描画，原画由钢笔和墨水绘制。画中描绘的是一个卷发裸体的男人，站在同一位置，分别摆出十字和火字的姿势，两种姿势相互重叠，被同时镶嵌在矩形和圆形中。

可这副画和提示的话又有什么关系？——我在落地窗前临摹《维特鲁威人》。重点是临摹？效仿？

这幅画号称是比例最精确的男性蓝本，后人都用完美比例来称赞它，画名是根据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的名字取的，他的著作《建筑十书》中曾盛赞人体比例和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谢小五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既视感，0.618，这难道对应的是开头的 6 月 18 号？

谢小五急忙将前三张写着数字的纸片照片排在桌面上。这三张纸片的共同点就是上面都写了一长串无序且间隔不一的数字。

谢小五从抽屉里找出一把尺子和一支铅笔，以每张纸片上第一个数字为起点，最后一个数字为终点，画出一条直线，然后他通过计算在这条直线上标记出了数个黄金分割点。

每张纸片上都刚好有六个数字落在了这些黄金分割点上。谢小五将这些数字一一记下来：

051206，080421，110915。

但这又代表着什么？w 留有的文字中应该还有提示，谢小五看着那张提示：6 月 18 号……

难道是日期？如果这三串数字都是日期的话，那便是：05 年 12 月 06 日，08 年 04 月 21 日，11 年 09 月 15 日。

那么海子的诗又代表了什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向往幸福，却又无尽孤独凄凉。

谢小五拿出手机搜索诗人海子，“年仅 25 岁”，“卧轨自杀”，等字眼进入谢小五的视线。

他迅速打出以 05 年 12 月 06 日，08 年 04 月 21 日，11 年 09 月 15 日，自杀，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

不同的日期查找出的结果果然都与青年自杀案件有关。并且这些自杀案件的报道还共同指向了一个话题——凶宅。

谢小五点开了其中一则 11 年的热门帖子，内容如下：

楼主：身正影邪 时间：xxxx-xx-xx 点击：913222 回复：3432

“这两天奉天市又有关于年轻人自杀的新闻，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年轻人压力太大或者经济纠纷造成的偶然事件！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次自杀案件的发生地！其实之前在 05 年和 08 年就已经发生过两起自杀的案件！今天在这个贴子里！我要披露这个恐怖的凶宅的真相！”

“这个凶宅位于皇孤区，奇山中路，幸福家园小区！这个小区年代久远，管理混乱！没监控！没电梯！没物业！不过靠着低廉租金，却也吸引了不少年轻的租客！”

“这次事件发生在这个小区的十三号楼 1-1-2 室！据说啊，这所房子阴风阵阵！室内的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吱吱作响!还有奇诡的脚步声!住在里面的人都无法入眠!夜夜会被鬼压床!”

“住在里面的人都会感觉极度压抑!精神不稳定!最后在负面情绪的作用下!统统选择自杀!”

“自杀之人含有冤屈！灵体被限制在一定范围！此类灵魂冤屈久久不化！不能升天！必要偿还阳寿债务！每天循环反复自杀！直到找到替身！才能再去投胎!”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的！我自己也是房屋中介相关的从业人员！我的这个帖子只想告诉大家：租房价格如果非常低廉都是有原因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调查再做决定!”

谢小五看着这一惊一乍的文风和一堆的感叹号感到无比头疼，他往下翻了翻页，帖子二楼是这位“身正影邪”用户给出的租房联系方式，再往下是一大堆网友形形色色的评论。

换做平时，这类的都市怪谈谢小五都只会一笑带过，然而这次他却格外在意，因为这些关于凶宅的信息都写着同样一个地址：幸福家园小区十三号楼 1-1-2 室。

“这地方真的有这么邪乎？w 特意提示这个地址又是为了什么？难道这是另外一起自杀案件的预告？”谢小五心想，他决定自己前往这个地点一探究竟。

不过这一切毕竟只是自己的猜测，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谢小五无法以此向局里申请调查许可。他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希望找一位可靠的伙伴和自己一同前往。

四十二章 凶兆 （上）

“hi, claire，你今天有空吗？”

“小五啊？今天我调休，怎么了？是不是要还我上次的救命之恩？这样吧，算你便宜点，请

我吃顿早饭吧！”

谢小五耳根一红，说道：“可以，不过吃完以后，我们能一起去做点别的事情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忍俊不禁的笑声。

“哈哈哈，谢大队长，你这是要跟我约会吗？你怎么突然开窍了？”

“你别逗我了。”谢小五赶紧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道：“其实是我发现了 w 留下的密码里的一些信息，不过暂时只是我自己的猜测，没法和局里申请调查许可。”

谢小五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w 的信息里有关于自杀和地点的暗示，我担心又有下一个受害者了，所以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看看。”

“那我们还是先过去吧，吃饭的事情可以改天。我们在哪里会合？”

“奇山中路上有家叫做‘天天’的 24 小时便利店，你知道在哪吗？我们可以在那见面。”

“我知道的，没问题，一会儿见！”

“路上注意安全。”谢小五挂断了电话，将手边的案件资料整理好后放入抽屉锁上。起身随手拿了一件外套披上，头发凌乱地就出门了。

奇山中路位于奉天市的老城区里，这条城市早期修建的路老旧并且狭窄，不过因为沿街有些地道的小吃摊，在奉天市里也是小有名声。

谢小五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停车位，他下车快步行到了‘天天’24 小时便利店前。

claire 穿着一身运动服，戴着棒球帽，已经等在便利店门口了。

“不好意思，我有点来晚了。路上挺堵的。”

“早高峰嘛，可以理解。我住得离着近点，也是才刚到没多久。”claire 面带笑容地迎了过来，丢了个面包给谢小五：“赶紧吃了。然后我们就出发。”

“好的。”谢小五拆开面包的塑料包装，撕下一大块塞进嘴里，以最快速度咽了下去，说道：“w 暗示的地点——幸福家园小区就离这不远。你看这附近只有主路上才有监控，附近的小路上都没有，如果有人想隐秘行踪，那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原因，这附近的盗窃案特别多，光这半年我们局就处理过好几起。”

claire 点头表示同意，奉天市的老城区大多都有治安和管理上的问题，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这附近的租金便宜，生活成本低。

“说说神秘的 w 给我们留下些什么信息吧。”claire 说道，一边示意谢小五带路往幸福家园

小区走去。

谢小五一五一十地将解开 w 留下的密码的经过讲了出来。

二人的脚步越来越快，穿过一条小路后，他们便来到了幸福家园小区。小区前有一排商铺，十三号楼就在其中一家铁板烧饭店的后面。该饭店后厨的三个排气管道正对着楼道门，厨房的油烟令附近的空气浑浊不堪，嗡嗡的噪音也令人烦躁，这一切使得十三号楼仿佛和邻近的楼房都隔离开了。

二人一齐走进楼道，里面是水泥地面，石灰墙，灰白色的墙面布满了黑色的划痕。一些金属水管裸漏在外，楼道里散发出一股酸臭味，claire 往楼上一看，转角处晾着许多的萝卜干，酸豆角，还有两缸腌白菜。

可以看见这楼里每层有一左一右两户人家，门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广告，最夸张的是 1-1-1 号房连门缝里都被塞满了广告卡片。

w 暗示的 1-1-2 号房就在二人面前，有了上次王剑的经验，这次谢小五不由得精神高度紧张，谢小五伸出手想敲敲门，却发现 1-1-2 号房的门居然是虚掩着的。

仔细听，屋内正发出砰砰的古怪声音。

“你在门口等等，我先进去看看。”谢小五小声地对身边的 claire 嘱咐道，便警惕地走进了 1-1-2 号房。

现在是清晨时分，外面阳光明媚，这屋内却昏暗异常，谢小五甚至能感受到阵阵的寒意。

他谨慎地进入了客厅，客厅没有窗户，里面摆放着一个破旧的布沙发，上面还有几个零散的啤酒瓶，沙发边上有一个布满灰尘的玻璃茶几，上面放着一碟花生米和一碟蚕豆。沙发正对面是个三十寸左右的电视。客厅的左边是厨房，正对面则是厕所，厕所夹在了主卧和次卧的中间。

一股尿骚味夹杂着烂菜味迎面而来，熏得谢小五眼睛生疼，他确认了一下这不是下水道的臭味，这味道来自于主卧，谢小五想到 claire 说过人死后往往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状态，他立刻冲入了主卧。

四十三章 凶兆 （中）

主卧中没有一丝光亮，里面唯一的玻璃窗被一块粉蓝格条的窗帘给遮挡住了。等谢小五走进去一看，那是什么窗帘，分明就是一块布披在了一个伸缩棒上。

卧室的正中央是一个破旧的床垫，床垫上和其附近散放着许多空啤酒瓶。一个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的女人口吐白沫地躺在床上，她穿着短袖短裤的棉质粉色睡衣，睡衣两侧有许多毛球，她身下则有大小便失禁的痕迹。

谢小五确定卧室内没有其他人后，靠近了女人几步，这个女人年龄大约四十五岁，神情憔悴，眼角有许多细小的皱纹，不过她的五官端正，如果细心化妆应该算是中等以上的长相。她的脸上和身上有很多伤痕和紫青色的瘀伤，她左手拿着一个白色的药瓶，上面赫然写着苯二氮卓——谢小五知道这是安眠药。谢小五蹲下将手放在她的颈动脉上，发现她的心率下降，呼吸缓慢，体温较低。

“你醒醒。”谢小五试图叫醒女人。

但是女人丝毫没动，谢小五试着摇晃了她几下，但她完全陷入了昏厥，见状谢小五急忙拿出手机拨打 120。

女人的状态很差，不过还不至于危及性命，但是如果她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且没人发现，一段时间后定会死亡，这恐怕就是 w 暗示的新的受害者。

“还好这次来的及时。”谢小五松了口气。

谢小五收起手机，思考着眼前的情形。根据他从前当民警时期的经验，人酒精中毒到达一定程度，防护机制会变得迟缓，在这种情况下，当醉酒者倒地时，由于无法立即用手撑地，身体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力道，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伤。他推断这位女士应该是一名酒瘾患者，她身上的伤很有可能是自己酒后跌倒造成的。

谢小五环顾四周，想找出那个古怪的砰砰声的来源。他侧耳细听，发现声音是从对面的次卧发出的，他决定一探究竟。

谢小五警觉走到次卧外观察，门是开着的，他闻到了一股霉菌的味道，卧室内同样没有开灯。他先看向自己的视觉死角，那是和门同一侧的墙，那里只有一个镶嵌在墙里的衣柜。

卧室门的正对面是一扇窗户，窗户被黑色的窗帘遮盖住，几乎透不进来一丝光线。挨着窗户的是一张电脑桌和一个粉色的电竞座椅，桌上摆着一台打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十四英寸的屏幕散发着幽幽的白光，隐约可以看见电竞座椅下面还倒着个两升的雪碧塑料瓶。窗户的一侧还有个黑色的网格相框，上面用燕尾夹固定着几张照片。

卧室正中间是一张双人白松木床，灰色被褥和枕头。床上放着已经叠好的五六件色彩明艳的裙子，木制的衣架被整齐的放在一边。

砰砰的声音似乎是从衣柜里传出来了，谢小五本想打开灯检查衣柜，但是他却看见诡异的一幕——笔记本电脑屏幕里的鼠标在没人控制的状况下，突然自己开始了移动，它打开了一个 word 文档。谢小五迅速地跑到电脑桌边，只见打开的 word 文档上出现了几个大字：谢小五，我在衣柜里面。

四十三章 凶兆 （中）

主卧中没有一丝光亮，里面唯一的玻璃窗被一块粉蓝格条的窗帘给遮挡住了。等谢小五走进去一看，那是什么窗帘，分明就是一块布披在了一个伸缩棒上。

卧室的正中央是一个破旧的床垫，床垫上和其附近散放着许多空啤酒瓶。一个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的女人口吐白沫地躺在床上，她穿着短袖短裤的棉质粉色睡衣，睡衣两侧有许多毛球，她身下则有大小便失禁的痕迹。

谢小五确定卧室内没有其他人后，靠近了女人几步，这个女人年龄大约四十五岁，神情憔悴，眼角有许多细小的皱纹，不过她的五官端正，如果细心化妆应该算是中等以上的长相。她的脸上和身上有很多伤痕和紫青色的瘀伤，她左手拿着一个白色的药瓶，上面赫然写着苯二氮卓——谢小五知道这是安眠药。谢小五蹲下将手放在她的颈动脉上，发现她的心率下降，呼吸缓慢，体温较低。

“你醒醒。”谢小五试图叫醒女人。

但是女人丝毫没动，谢小五试着摇晃了她几下，但她完全陷入了昏厥，见状谢小五急忙拿出手机拨打 120。

女人的状态很差，不过还不至于危及性命，但是如果她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且没人发现，一段时间后定会死亡，这恐怕就是 w 暗示的新的受害者。

“还好这次来的及时。”谢小五松了口气。

谢小五收起手机，思考着眼前的情形。根据他从前当民警时期的经验，人酒精中毒到达一定程度，防护机制会变得迟缓，在这种情况下，当醉酒者倒地时，由于无法立即用手撑地，身体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力道，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伤。他推断这位女士应该是一名酒瘾患者，她身上的伤很有可能是自己酒后跌倒造成的。

谢小五环顾四周，想找出那个古怪的砰砰声的来源。他侧耳细听，发现声音是从对面的次卧发出的，他决定一探究竟。

谢小五警觉走到次卧外观察，门是开着的，他闻到了一股霉菌的味道，卧室内同样没有开灯。他先看向自己的视觉死角，那是和门同一侧的墙，那里只有一个镶嵌在墙里的衣柜。

卧室门的正对面是一扇窗户，窗户被黑色的窗帘遮盖住，几乎透不进来一丝光线。挨着窗户的是一张电脑桌和一个粉色的电竞座椅，桌上摆着一台打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十四英寸的屏幕散发着幽幽的白光，隐约可以看见电竞座椅下面还倒着个两升的雪碧塑料瓶。窗户的一侧还有个黑色的网格相框，上面用燕尾夹固定着几张照片。

卧室正中间是一张双人白松木床，灰色被褥和枕头。床上放着已经叠好的五六件色彩明艳的裙子，木制的衣架被整齐的放在一边。

砰砰的声音似乎是从衣柜里传出来了，谢小五本想打开灯检查衣柜，但是他却看见诡异的一幕——笔记本电脑屏幕里的鼠标在没人控制的状况下，突然自己开始了移动，它打开了一个

word 文档。谢小五迅速地跑到电脑桌边，只见打开的 word 文档上出现了几个大字：谢小五，我在衣柜里面。

四十四章 凶兆 （下）

谢小五深吸了一口气，一股不祥的感觉涌了上来，他觉得整个空气都在尖叫。冷静下来后，他发现笔记本电脑前置摄像头的指示灯是亮着的————有人在远程控制电脑，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下。

谢小五决定先不去检查衣柜。他坐在了椅子上，开始打字。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装神弄鬼？”谢小五死死地盯着屏幕，此刻他仿佛能听见自己血液流淌的声音。

“是我，你好，谢小五！好久没见。我听说你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 w，我很喜欢。” w 文字里的语气礼貌，还带点含蓄味道，这在谢小五看来充满了嘲讽的意味。w 停顿了一会继续回应谢小五：“婚礼还满意吗？我知道你内心最深的恐惧，你还记得林夕父母在你耳边的哭嚎吗？你这个杀人犯。”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谢小五飞速地打着字。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w 没有任何回应。谢小五试探着起身离开竞技椅，走向紧闭的衣柜。

这是一个白色的板材式衣柜，它被镶嵌在墙里，高大约一百六十厘米，长大约九十厘米，一共有两个门，门上面有 c 字形状的把手，仔细观察有一条灰色的电线从衣柜门底部的缝隙处露出，连接的插头插在了不远处床头的一个排插上。

谢小五将插头拔掉，以防衣柜里有其他机关。此时衣柜里的声音也随之停止，他小心翼翼地拉开右侧的衣柜门，里面是四个隔断的储蓄空间，由低到高，摆着四个包包。

最上面放着一个香奈儿的菱格纹小牛皮卡包，卡包后面还竖着香奈儿的黑色礼盒。第二层摆着一个粉红云朵形状包包，看标志是 charles＆keith。第三，四层分别摆着啄木鸟的迷你包。

除此之外衣柜的右边部分就没有其它东西了，谢小五将手伸到左侧的衣柜门上，打开了一个缝隙，一股更加浓郁的霉菌味道扑面而来。谢小五感到里面仿佛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他，它们带着笑意与疯狂预示着死亡的来临。谢小五感到一丝恐惧，他已经猜到里面是什么，然而他手上却没有丝毫迟疑，将左侧的衣柜门完全地打开。

衣柜里装着一具坐着上吊自杀的女尸，绳子的一端被系在挂衣杆，另一端的绳环呈双环活套，绳结于左耳后环绕在女尸的脖颈上，女尸的头偏向一侧，脸色煞白的对着自己。它双眼圆瞪，那双眼睛像极死鱼凹陷的双眼，里面满是雾霾，散发出死亡气息。诡异的是女尸脸上带着一丝疯狂的微笑，它有一头大波浪的黑色长发，它上身穿着一个黑色蕾丝吊带，下身配着一个

超短包臀裙，可以看出女孩生前凹凸有致，属于性感辣妹。但此刻它一只手握着上吊的绳子，另一只手自然的放在胸前，手中握住一支深蓝色的桔梗花，谢小五看见女尸的两只手臂上都有毛孔大小的血点，女尸裸漏在外的双腿也出现大片的紫色斑点。它臀部离地，双腿略微卷曲，脚跟在柜子底部，双脚是竖立着的。

几只黑头苍蝇正翻着肚子，四脚朝上，翅膀向下的打着旋。

女尸脚下还放着一个转页式电风扇。谢小五猜测古怪的声音是由风扇页撞击女尸脚趾发出的声响。

谢小五紧紧拽紧了双拳，自己还是晚了一步，他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回头走到电脑前想确保 w 再无回应，就在这一刻他看见电脑在自动卸载一个叫纸之月的程序，电脑上前置摄像头的指示灯也随之关闭。

四十四章 四命凶宅 （上）

周阿姨的家住在幸福家园小区，除去她自住的一间屋子，她在小区里还有其它三间屋子用于出租。周阿姨是周边几个广场舞团的固定会员，每天她往来舞团活动的路上，都会经过小区里的十三号楼。每次经过这栋楼时，她总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因为这楼里卫生糟糕，气味怪异，还正对着一家饭店后厨，楼前全是浑浊的油烟。

今天，这十三号楼前却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周阿姨一声叹息，使出吃奶的劲往人群里挤，好不容易到了人群中间，却不知被谁狠狠地推了一下，踉跄地摔在了地上，眼镜也被撞飞了出去。

“大家都快散开，不要干扰警察办案！”一位年轻的警察正拿着扩音器大喊，试图驱赶人群，警察走到周阿姨面前，俯下身将她扶了起来。

“阿姨您没事吧。”警察温柔地问道，一边将她的眼镜捡起递了过去。

周阿姨抬起头，摇了摇示意自己没事。她接过眼镜带上，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十三号楼前被拉满了黄色的封锁线，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就停在楼的大门前，几位警察正用担架在将一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女人抬进救护车里。

此时一位身形高大的男子从十三号楼里走了出来。

“张天，你快招呼群众把道路腾出来，救护车马上要离开了。”那男子的声音充满了威严，原本嘈杂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

周阿姨一时不知所措，她呆呆地看着那高大的男子。

“好的，头儿。马上！”年轻的警察答应到，他回过身对周阿姨说道：“那是我们队长谢小五，

您不用害怕。”说着他示意周阿姨往后站，然后拿起了扩音器，开始为救护车开道。

谢小五转身进入楼道，快步回到了发生命案的 1-1-2 室，此时屋子里已经满是正在忙碌办案的警察们，屋子里的灯都被打开，虽然依旧十分灰暗，但勉强能看清屋内的摆设。谢小五直接进入了屋子的次卧，神棍，claire 正等在里面。

“怎么样？小五。”claire 问道。

“伤员已经送上救护车了，张天在楼下等房东过来。我下去之前我们说到哪儿来着？”

“局里把资料发过来了。”神棍说道：“根据在屋内找到的死者的身份证。局里已经查出死者的身份及其详细的家庭情况。”

神棍走到了衣柜的附近，继续说道：“死者名叫边杉杉，年龄二十一岁，性别女，本地人，是我们市中商大学金融系的大二学生。你在主卧发现的那个女人应该是边杉杉的母亲，名字叫阮若，年龄四十岁，目前已知她的职业是附近王林夜市的普通商贩。”

“还有查到别的信息吗？比如死者父亲。”谢小五问道。

“有，死者父亲名叫边源，年龄四十一岁，是市区一家火锅店的注册法人。这二人十六年前就离婚了，边源五年前再婚，现任妻子名为步钟瑶，年龄二十六岁。局里有联系上边源，不过他不肯来辨认尸体，说他和这母女二人已经多年没有关系，他不想再被她们的事情打扰。”

谢小五皱起了眉头，严厉地说道：“人命关天，这不是他想不来就能不来的事，和局里说一定要他明天来警局协助调查。”

“对了，我和局里通话的时候，刘姐还提供了个信息。”

“刘姐？什么样的信息？”

“刘姐最近不是在处理一个叫霍诗妍的女生的失踪事件嘛，那女生和这次的死者边杉杉是同班同学。”

“都是中商大学的学生？”

“是的。”

“看来我们得去中商大学调查……”

谢小五话音未落，身后传来了梆，梆的敲门声。是张天正站在次卧的门外，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位个子不高，一头灰白色短发的老人。这老人正是刚刚在楼前跌倒的周阿姨。

“头儿，房东到了，这位阿姨姓周，全名叫……”

张天话刚说到一半，周阿姨就突然捂着胸口，用力地喘起粗气来。

次卧里的众人吃了一惊，急忙围了上来，扶着阿姨原地坐下。

“阿姨您还好吧，您要是身体不舒服，可以晚些时候再来协助我们的调查。”claire 关心道。

“我很好，真的！我没事，就是……哎呀，简直了，这真是造孽啊。”

“阿姨您慢慢说。”

“这屋子已经死了四个人啦！”周阿姨说道，一边起身走到了衣柜旁：“没错，是这个女孩子，叫做边杉杉。他们都死在这个房间里。”

“真的吗？”神棍不适时宜地眉毛飞起，显然他对这事很感兴趣。

“神棍你成熟点，这是命案。”谢小五教训道，他对着周阿姨问道：“请您把具体情况和我们说说。”

“真的！我是十五六年前买下的这套房子，在租给第一个租客的时候，他就自杀在了这个房间里。”周阿姨摸了摸脸，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到了第二个租客时，因为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凶宅，我便只好给房租降了价，结果半年后那人突然不缴房租，也不开门了，我就通知警察。结果门一打开，我们进去一看，所有人都惊呆了，怎么又是死在这个房间里，太恐怖了。”

“这两个租客之间，你没有把这房子再租给其他人吗？”谢小五问道。

“有是有，不过时间都特别短，我对那些人反正是没什么印象了。”

“行，阿姨您继续说。”

“到了第三个人死了之后啊，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租这个房子，结果对门邻居和我说，周阿姨你这个房子的新租客总半夜带陌生人回家，你得说说他。我很惊讶啊。我和对门邻居说我这房子都半年没出租了，怎么会有人，结果对门邻居没过多久也搬走了。我找了道士，和尚，法师，风水先生，还有什么稣什么教的人来帮忙驱邪。”

“耶稣，基督教。”神棍替阿姨补充道。

“对对对，哎呀，也不知道有用没用，反正这房子是彻底没人敢住了，一直到了最近几个月，这个女孩，边杉杉还有她妈阮若，主动联系到我说要租房，而且只要价格够便宜就行。我就把这房子的事都坦白和她们说了，而且给了个非常低非常低的价格，她们就接受了。不过呢，就算房租这么便宜，她们还是拖欠了我两个月房租，我也没赶她们母女俩，我怕没人……我是可怜她们。现在我不指望有人能帮忙看看房子，以后呀！我再也不往外租这个房子，我可不想再有第五个人死在这里，真是晦气。”

“我们需要您提供下她们母女具体的入住时间。”谢小五说道。

“没问题，我家里有账本，待会你让这个小伙子。”周阿姨指了指张天：“让他跟我去取下就行。对了，那阮若她怎么样了？”

“已经紧急送往医院了，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张天回答道。

周阿姨点点头说：“那我就放心了，那女人啊，也是命苦，挺不容易的，听说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结果发生了这种事。你们还有要问我什么吗？”

“您对她们的生活和认识的人有什么了解吗？”

“我就是个房东，我不会去管房客的私事的，这个我可不知道。”

谢小五点点头：“那谢谢您了，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联系您，张天，你送一下周阿姨下楼吧。”

张天答应了一声，便领着周阿姨出去了。

剩下的三人走到边杉杉的尸体边，claire 俯下身继续查看，笃定地说道：“尸体存在多处可疑的地方。”

第四十五章　四命凶宅（中）

“边杉杉的死相是挺可疑的，尤其是她居然是坐着吊死的，claire，你说这有可能吗？”神棍疑惑道。

“其实不光是坐着，躺着一样可以完成上吊死亡，人的脖颈十分脆弱，双脚甚至于不用完全离地，仅需要自身重力的百分之二十压迫颈部就能引起死亡。”claire 起身解释道：“除去这一点，尸体上的尸斑也十分可疑。”

“神棍，你知道尸斑是怎么形成的吗？”谢小五问道。

“这个倒还难不倒我，尸斑是人死后血液不流动，血液下沉，在皮肤上呈现出的一种状态。”

“差不多，那你看看边杉杉尸体上的尸斑有什么不同？”

“嗯……手臂上的尸斑分散且比较细小？而腿部靠近地面的部分尸斑面积却很大？”

“没错，神棍你靠近看。”claire 示意神棍靠近尸体，她指着边杉杉的手臂说道：“不止是尸斑面积不同，手臂上的尸斑呈现紫红色，而腿部尸斑颜色则更深一些，这说明死者的手臂被反复调整过位置，这个过程中，手臂上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尸斑。”

“原来如此，那边杉杉这诡异的笑容是怎么回事？”

“嫌疑人利用了人死后尸体会尸僵的特性，在边杉杉死后摆出这种诡异的样子。”claire 停顿了一会，继续说道：“还有一点奇怪的地方，边杉杉的尸体没有被苍蝇啃咬的痕迹，这个最好检测一下，她体内应该有某种药物。”

谢小五点了点头，问道：“能推测出死亡时间吗？”

claire 略加思考，开口说道：“死者尸僵已经遍布全身，上肢尸僵也开始缓解。其次尸斑相对固定，手指压迫不退色……死者眼角膜重度浑浊……还有些其它因素……我初步推测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八小时，可能快三十二小时了，更准确的时间，就要看尸检后的结果了。”

谢小五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现在是八点二十分。边杉杉的死亡时间大概在六月二十二日零点左右到上午四点之间。

“死亡了有三十个小时了啊？可这尸体看上去保存得挺好的。”神棍惊讶地说道。

谢小五突然想起了王雪丽的死亡现场，说道：“王雪丽死的时候，尸体就是被特意保持在了一种形态上，w 似乎对这一点十分的执着。”

“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claire 摇了摇头：“或许 w 和她们之间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联系吧。”

“我觉得 w 就是单纯的心理变态！”张天愤怒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神棍被吓了一跳，转过身埋怨道：“张天，你回来能先打声招呼吗？怎么？周阿姨送回去了？”

“阿姨家离这不远，我把她的账本也带回来了。”张天指着手里证物袋中装着的一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说道。

“很好，张天，把证物交给神棍吧。”谢小五肯定地拍了拍张天的肩膀，说道：“我们赶紧安排一下，把尸体送回警局吧。这样 claire 可以尽快开始尸检。”

“对了小五。”claire 用手理了理耳边的碎发提议道：“这次尸检你能不能派个助手给我。我们科的小王碰巧家里有急事，今天不在。”

“这样……张天，不然你去帮帮 claire 吧？对你也是个挺好的经历。”

“头儿，我还没跟过法医的工作，怕给 claire 添乱。”张天小声地建议道：“不然你和我一起去？”

“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待会回去的路上我会和你大致说下工作内容，你不用担心。”

张天显然放松许多。

谢小五环顾四周，他发现边杉杉的屋子里有一件不和谐的事物……

第四十六章　四命凶宅（下）

张天转身出了卧室，去安排警员帮助搬运边杉杉的遗体。

谢小五从衣柜里拿起了一个精致的钱包仔细观察，他说道：“这个香奈儿钱包，看样子应该是最近买的，五金上面还贴着薄膜。”

“这包是假的。”claire 边说边抚摸自己玫瑰色的茶花耳钉。

神棍一脸狐疑地问道：“claire，你连仔细看看都没有，就这么肯定了？”

“因为外包装的差别还挺大的，你们看这装钱包的盒子，上面的 logo 太大了。如果你给我看一下钱包，我应该能更准确地分辨真伪。”

“这么厉害。”说着谢小五递出了手中的钱包。

claire 先看了一下外部，这是一个黑色鱼子酱皮，金色五金的牛皮钱包。钱包里面是酒红的内衬，在卡夹部分夹着一张黑底白色字的香奈儿保卡，一张银行卡和一张身份证。她没有去看保卡而是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钱包内侧的缝线。

“我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高仿钱包，因为缝线的颜色不一样，如果是正品的包，内部的缝线应该会完全贴合内衬的颜色。”说完 claire 将钱包递给了神棍。

这时张天和几位警员进入了卧室，开始仔细地搬运边杉杉的遗体。

“对了神棍。”谢小五突然想到了什么：“我进来时，这个风扇是开着的。”

神棍点了点头，从包里掏出了一把毛刷，在其上面沾上了少量粉末，然后在光滑的电风扇插头上来回轻扫。经过几分钟的操作，他看见风扇的插头上显现了一些痕迹，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节指纹胶布，将它贴在显现指纹的地方，再揭下胶带，将胶带贴在一张黑色的衬底上，如此反复操作。

“提取到了几枚指纹痕迹，其中一枚左手中指指纹上面还提取到少量油脂。”说完神棍小心翼翼地将标记放回证物箱。

谢小五点点头，说道：“对了，我也碰过风扇插头和电脑键盘，可别混淆了。”

“都交给我，你放心。”神棍对着谢小五摆摆手，继续自己的工作。

谢小五看着空空如也的衣柜，里面只剩下四个包包。其余的衣服被叠好整齐的放在床上。他随意地拿起一件红色吊带高开叉长裙。

一边的神棍小声嘀咕道：“边杉杉这小姑娘这么喜欢 zara 啊，这几件衣服都是今年夏季的新

款。”

“这些衣服都是一个牌子的？”谢小五问道。

“可不是，还都是最新款的。”神棍一边进行着手头的工作，一边回答道。

“衣服是同一个牌子，而且还都是同一个季节的。”谢小五心怀着疑虑进入了对门的主卧——边杉杉母亲阮若的房间。这里既没有梳妆台也没有座椅，主卧的正中间放着一个床垫，床垫的一侧放着一个黑色金属的简易衣服架，上面挂着阮若的衣服和裤子。下面摆着两个灰色的收纳箱，里面都是阮若的一些换季衣物。

收纳箱里有一个黑色的腰包，打开腰包，最上面放着一部白色的联想手机，下面则是一堆水电费的催缴单据。

这和边杉杉的房间完全是两个世界，别说奢侈品了，这里连最基本生活用品看着都像是二手淘来的。

“小五，你在自言自语啥？”次卧传来了神棍的声音。

谢小五返回次卧回答道：“边杉杉的其他衣服都不在家里。”

“可能都放在学校里了，她不是大学生吗？大学生现在都寄宿在校。”

“等阮若醒了问一下就知道了。”

“小五，这边有边杉杉的生前照片。”claire 站在网格相框前指着其中一张说道。

谢小五走近一看，照片里年轻的阮若抱着年幼的边杉杉，背景是一个公园凉亭。照片里的边杉杉梳着一个冲天小辫，额头用口红点着一个小红点，她有着一双棕色的眼睛，像极了美丽的虎眼石，眼睛里带着猫科动物般的气息。年幼的边杉杉穿着粉色的小棉袄，在妈妈阮若怀里笑得天真灿烂。

剩下三张分别是边杉杉的小学，初中，高中的班级毕业照，此时的边杉杉都站在不起眼的位置，但因为她长相出众，所以一眼就可以在众多学生中找到她。

网格相框上多出一个粉色燕尾夹，夹着照片破损的一角。谢小五推测取下照片的人很匆忙，连夹子都没来得及打开，就匆匆地将照片撕下了。

谢小五开始四处寻找照片，他就近进入了厕所，这是一个带淋浴的厕所，在马桶一侧放着一桶水，水里漂浮了几片绿色的叶子，这个细节让他想到自己节俭的奶奶。

马桶的另一侧放着膝盖高的垃圾桶，谢小五忍住恶心在里面翻找，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物件。

他环顾厕所，洗手池上放着一些女性化妆用品，上面摆着一支金边黑色底的 tom ford 的口红小样，还有 dior 的粉底小样。

在洗手池的左侧墙上镶着一个不锈钢的架子，上面摆着两个刷牙杯子，厕所的瓷砖上满是女生的长头发，谢小五觉得这里有些脏乱，一点没有自己想象中女性住处干净明亮的感觉。

淋浴间的玻璃上满是水渍，谢小五推开玻璃门发现，淋浴间里意外的干净，空气中甚至散发着一股清洗剂的味道。

“神棍，你忙吗？能不能过来看一下淋浴间，好像有人特意地隐去了这里的痕迹。”

“来了，来了。”神棍从次卧过来，顺手将厕所的门关上。他蹲下观察瓷砖之间的缝隙，从随身携带的刑侦箱里拿出一个鲁米诺喷雾。

“小五，你帮我把灯按灭。”神棍说完用喷雾将整个淋浴间的瓷砖喷了一遍。

谢小五按灭了灯，厕所里一片漆黑，没有出现蓝白色的荧光。

谢小五将灯打开说道：“不一定是血，嫌疑犯可能掩藏了其他线索。”

神棍思索了一会回应道：“你放心地交给我，我一会连下水管道都给它拆下来，一起带回实验室，一定不漏掉任何细节。”

谢小五点了点头，走出厕所，去往与次卧相连的厨房。

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张报纸，谢小五揭开报纸一看，下面是盘剩菜，拐角处放着一些酒瓶和蛋糕的包装盒————依旧没找到那张被撕下的照片。

这时一名年轻警员从客厅来到厨房。

“头儿，我在沙发上发现了一部手机。”说着他递给谢小五一个证物袋，里面是部华为手机。

手机虽然锁屏了，但是却仍不停闪烁提示有新的消息:

李爽：“你俩真恶心！”

周淑佳：“对呀！真让人作呕，边杉杉你不是挺勇敢的吗？你倒是说话呀！@边杉杉”

谢小五看着手机上的群组名字：中商大学金融系大二三班

第四十六章 一样生，百样死。

六月二十四号，周五，早上六点三十分。

张天焦急地站在警局门口等待谢小五，今天是他第一次参与协助法医尸检，不免有一些紧张。

谢小五从停车场快步朝警局走了过来，张天赶忙迎了上去。

“头儿，早啊。昨晚睡得怎么样？”

“早，别客套了，你看我这黑眼圈像是睡得好吗？”谢小五一边说着一边和张天往局里走。

“对了，头儿，为什么我们这么早过来？尸检不是六点多开始啊？”

“早点来给尸体破冰。”

“破冰？什么是破冰？”

谢小五边走边解释道：“就是提前把冷冻柜里的尸体拿出来解冻。”

张天知道谢小五肯定是又一夜没睡，今天还这么早过来指导他，不由得心头一热，说道：“头儿！早饭我请你吧！”

“可以啊，晚点给我带杯豆浆，加两肉包。现在我们先去取点东西。”

二人穿过走廊，来到鉴证科先取了一部单反相机，然后他们乘电梯抵达位于负一层的法医室。

谢小五将法医室的门打开，顿时一股寒意涌了出来，两人都不禁拽了拽自己的衣领。

法医室的一面墙上全是大小一致的金属冷冻柜，每一个柜门上都贴着编号。正对的另一面上则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文件夹，谢小五将相机放在了门附近的桌子上，指着墙上的文件夹介绍道：“张天，这些文件夹记录着每具遗体的冷冰柜编号和一些基本信息，你看之前记得先带上手套。”

张天点了点头，带上一次性手套，找到边杉杉案件的文件档案，按编号找出了边杉杉所在的冷冻柜。他打开冷冻柜，尸体被包裹在透明的塑料裹尸袋里，塑料薄膜上面结了一层白色的薄霜，冰霜的遮盖下张天看不清边杉杉的面容。

张天扶着边杉杉的肩膀，另一边谢小五握住脚踝，两人合力将尸体转移到了解剖台上，张天在握住边杉杉的那一刻，只觉得自己握住的是一块寒冰，有股彻骨的寒意从指尖传遍身体，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尸体被放好以后，张天的手套却黏在了裹尸袋上面，他小心地拉扯了好一会才把手套从裹尸袋上拿掉。

“你一会只是在一旁协助拍照，尸体整体得从上下左右四个角度拍照，其他部分各拍一张，需要特写的部分 claire 会告诉你。不懂的东西要多问，你先把相机调整好，通知 claire 就可以。”

“头儿，一般尸检需要多久？”

谢小五摸了一下耳朵略加思考说：“等破冰以后，尸检一般会持续两到三小时。”

“那头儿，破冰要等多久？”

“你现在就发短信给 claire，说你已经将尸体拿出来破冰了，她会通知你的。”

“好。放心交给我。”

“嗯，我先去忙别的了。”说着谢小五就离开了法医室。

张天按谢小五的吩咐调整好相机，通知 claire 后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案件资料。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他收到了 claire 的短信——

“张天，我这一切就绪了，快下来法医室。”

张天还是有些紧张，他揣揣不安地进了电梯，小跑到了法医室门口。

推开法医室的门，claire 已经在里面了，她回过头看着张天，带着一丝笑意问道：“张天你第一次要在法医室待这么久，怕不怕？”

张天其实有点怕，但为了保住男生的形象死撑着说道：“当然不怕了。”

“时间差不多了，你先把袋子撕开，我去换一下防护服。”说完 claire 进入了一边的更衣间。

等 claire 再出现时，张天才知道所谓的防护服就是一次性的手术衣。

claire 穿着防护服其实并不难看，张天看来 claire 像是穿了一件天蓝色长袖束腰的过膝长裙。不光如此，claire 还戴了一个半折叠手术帽，一个蓝色口罩，仅仅露出眼睛，但是她的眼睛太迷人了，像极了蓝霜狐的双眸，眼眸中散发着出高贵优雅的气质。张天看见了不由得脸一红，心跳加快。

“我准备好了。”说着 claire 在手上套上了三副医用手套。

“你是不是太夸张了，三层手套？”张天露出吃惊的神情。

“最低限度地保护自己。上次我给一个富商尸检，等尸检完了才发现对方有艾滋病，小心驶得万年船。”claire 活动着手指继续说道：“你现在给边杉杉拍全身像，正反面各一张。我会把边杉杉的衣服脱下来，你要把衣服单独作为证物再拍照。”

张天点点头，开始拍照。

claire 将边杉杉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下。

在惨白的灯光下，边杉杉的身体泛着异样的白光，它脖子上还系着那根上吊的麻绳。但如果不去看脖子，会以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只是睡着了，她长长的睫毛，乌黑的长发，宛如东方版的睡美人。

claire 先用手去摸边杉杉的肋骨，然后是四肢，她在确保边杉杉除脖子以外的地方没有骨折。

之后她熟练地翻开边杉杉的眼皮，张天看见边杉杉被翻开的眼皮里面有几个红色的出血点。

“睑结膜出现明显的出血点，这是自缢的表现之一。”claire 边说边拿起手旁的录音笔录音。

记录完，claire 避开绳结，用剪刀将边杉杉脖子上的麻绳剪断，再用准备好的细绳将麻绳缠绕在一起，她尽量让麻绳保持它原有的样子。

“锁沟处有皮下出血，很可能是死前伤痕。”claire 边说边拿出一把尺子放在边杉杉脖子上，让张天拍照片特写。

然后 claire 检查体表痕迹，在胳膊处发现一处紫色淤青。

“体表左胳膊处发现一处淤青。”

之后 claire 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边杉杉的每一寸皮肤，以确保边杉杉身上没有其它伤痕或者针孔。看到指甲时，claire 兴奋地说道：“指甲甲游离体和甲体间有角蛋白丝和均质状物体！张天，指甲这要仔细拍照，给特写。”

张天一脸茫然。

claire 解释说：“就是说在边杉杉指甲里发现了 dna。” 张天听后急忙拍照。

等张天拍完照片，claire 将边杉杉带有 dna 的中指指甲用指甲刀剪掉，放在玻璃容器中，贴好编号，作以化验。

“我现在要开始了，你去我对面拍照，角度会好一点。”说着 claire 从工作台上拿出一把手术刀。

张天知道这种手术刀有一个别名：柳叶刀。柳叶刀分别是由刀柄和刀刃组成，刀刃的形状与薄度酷似柳叶所以由此得名，刀的刀刃很小，他目测没有超过五厘米。

当 claire 手中握住柳叶刀，张天丝毫不觉得这是一把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但是事情并非如此，claire 只是轻轻地顺着边杉杉的锁骨横向划了道，边杉杉身上就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创口。在横向刀痕的基础上，claire 又竖向从胸骨划一道到腹部，使得整体刀痕呈 t 字形。

令张天奇怪的是尸体竟然没有一滴血液流出，原来如此小的刀只要轻轻一划就能对人体产生巨大的伤害，甚至不需要许多力气，张天此刻才意识到人是如此脆弱。

“claire，为什么没有血流出来？”张天放下相机，提出疑问。

“简单点说就是血液凝固了，不能流动。”

“嗯，谢谢，知道了。”张天想起幼年时在农贸市场看见杀鸡的场景，屠夫会将鸡的脚捆绑起来，再将鸡头压在翅膀之间，一只手固定翅膀和头，另一只手去拔鸡脖子上的毛直到鸡脖子露出白色的肉。屠夫再拿菜刀轻轻地在白肉的地方一划，此刻鸡还没死，它脖子在流血的时，它的翅膀还在奋力挣扎。

等张天回过神时，他看见 claire 用手将边杉杉的皮肉掰开剥离，然后她镇定自若地拿出尺子测量，汇报道：“脂肪厚度大约是 7 毫米。”

令张天惊奇的是，他居然看见边杉杉皮肉之间的脂肪是褐色的，在此之前张天一直以为脂肪只有白色。

claire 她丝毫没有停顿，拿出了准备好的电锯将肋骨左右锯断，然后将整个肋骨的上半部分拿出来，露出里面的五脏六腑。

她将带有肉的肋骨放置在一边，然后将心，肝，肺，肠，胃等器官一一拿出放入一个金属盆中，分别冲洗，称重，再用手术刀切下一块，将切下的部分做好切片，放入瓶子中，做好编号。

比较特别的是 claire 在摘除心脏的时候，心脏周围的血管流出了少量血液，此时 claire 用准备好的针管提取了少量血液作为血液样本。多余的血液，claire 则是拿出一个金属勺将其舀掉，防止血液干扰其它判断。

随后 claire 再将各个器官从金属盆中拿出放回体内。

她在放回结肠的时候，检查了一边又一边，就算张天不懂医学，他也发现了问题：结肠有几处变成了黑色。还有一点则更是神奇——结肠里竟然没有一点点粪便。

张天还发现边杉杉有几处血管有点收缩，颜色比较暗沉，接近于褐色，claire 也将这些部分取样准备化验。

claire 又将胃拿出，仔细地检查了三四次才将其放回到体内，最后她拿起肋骨，将它放回原来的位置。

张天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尸检已经完毕。

一边的 claire 却丝毫没有放松，她再次拿出之前的柳叶刀，将边杉杉头顶的皮肤切开，再把头皮上下揭开，露出里面的白色头骨。然后她用电锯围着头骨转了一圈将其锯开，打开头骨取出里面的脑花，取样承重。

张天看见电锯带起一些细碎的肉沫喷散在空中，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突然他闻到一股强烈的芳香气味，他狐疑地看向 claire，问道：“怎么会有甜味。”

claire 刚才紧张的神情一扫而光，她回答道：“等尸检报告出来了才能确定，不过我初步推测，如果边杉杉没有糖尿病的话，她体内应该有安眠药的成分。”

终于尸检完了，张天走出尸检室，他第一次觉得人如此脆弱，昨天边杉杉可能还像自己一样走路，呼吸，而如今她却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

另外一边，谢小五正开车赶往医院，他刚刚得知边杉杉的母亲阮若已经苏醒。

第四十八章 扭曲的爱 （上）

谢小五的手机连接着车载蓝牙，多年来他养成了习惯，独自开车赶路时打电话和同事交流案情信息。

车的音响中传出张天的声音：“头儿，我那边忙完了。”

“尸检结果怎么样？”

“还在等结果，不过有两点挺特别的，第一个点是边杉杉肠子里一点粪便也没有…”

“听说玛丽莲梦露死的时候，尸检报告里肠子中也没有一点粪便。claire 没跟你说，边杉杉死前应该被人灌肠了。”

“灌肠？”张天不由得脸一红。

“是指通过肛门引液体灌洗直肠的操作，不要往歪了想，治疗便秘就会用这方法。不过我在现场没有发现灌肠工具…”

“不知道 w 这样做有什么企图。头儿，另一个发现是边杉杉体内好像有眠药。”

“我记得在边杉杉妈妈的卧室里发现一瓶安眠药。"谢小五吩咐道：“张天，你一会儿去找一下神棍，让他重点测验一下那瓶安眠药上的指纹，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好，我马上去，完事了我去找你吗？”

“忘记和你说了，边杉杉妈妈阮若已经醒了，我现在就在赶往医院的路上。你下午的工作另有安排，你和组里小王一起审问一下边杉杉的爸爸边源。”

“好。”

谢小五提醒道：“记得重点询问一下阮若和边源借钱的细节，确定一下边源在边杉杉的死亡时间里都在哪里。边杉杉私下应该和父亲有联系，看他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

“嗯，知道了。头儿，结束以后我给你打电话汇报结果。”

“好。”谢小五挂断电话，他已经来到了市中山医院的地下停车场。

周五的医院非常忙碌，谢小五挤到信息台边寻问阮若病房的位置后，便马不停蹄地朝病房走去。他看到电梯前长长的等待队伍，便索性从楼梯间向上走，一口气来到了七楼。

等谢小五到达病房时，他已经是满头大汗，病房门口守着两名身穿警服的警察。

年纪比较轻的警察说道：“谢警督你来了，阮若血液中酒精浓度曾高达 0.39，再加上她服用了少量安眠药，她的昏迷程度已经到达全身麻醉的级别了。如果不是你及时发现，医生说阮若很可能呼吸骤停造成死亡。”

“你们辛苦了，那她现在怎么样？”

“经过洗胃和休息，她已经好了，再修养几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年长的警察回答道，他停顿了一下，略有为难地说道：“我们暂时没和她说边杉杉死亡的事情。”

谢小五苦笑了一下，接下了这个苦差事，说道：“没关系，我来说吧。有人来看过她吗？”

“暂时没有。”

“好，暂时让医生和护士先回避一下，我有些事情要单独问她。”

“好。”

谢小五推门进入病房，这是一间单人病房，阮若正背靠着枕头，半躺在病床上。她左手打着点滴，一脸漠然地看着不远处的电视，她眼里有一层灰色的阴霾掩盖了眼睛里原有的光彩，谢小五想如果她打扮一下，应该是许多人眼中的冰山美人。这不由得让谢小五想起边杉杉，她长相应该更偏向于妩媚，看来她长得更像是爸爸。

“我不会再自杀了，可以让我出院回家吗？”阮若头也没抬，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道。

“暂时还不行，医生建议你还是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谢小五来到病床前，短暂犹豫了一下，然后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说道：“阮若女士，我是谢小五，奉天市湖东区警察局的警督。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

“边杉杉...她死了。”

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将谢小五和阮若的影子拖得很长，病房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阮若缓慢地将自己的头埋进被子里，全身不断地颤抖，她的眼泪很快便浸湿了被子。

“都怨我！我没有好好照顾她。”她嘴里喃喃地说道。

“请节哀顺变。”

阮若只是默默流泪，谢小五知道丧女之痛如钝刀砍心，他更知道阮若现在不需要安慰，她需要发泄心中的悲哀。这样持续了一会，阮若才停止哭泣，带着颤音请求道：“我想见见我女儿。”

谢小五十分可怜阮若丧女，他极力地用温和的语调安慰道：“等你病情稳定了，就可以来警局...我们会安排你见她。”

“她是怎么死的？”

“上吊造成的死亡，就在你们的家里。”

“哦...”阮若小声地回答道，声音里带着哭腔，泪水不住地往下流。

谢小五觉得阮若的反应有点不正常，她没有继续追问死亡的细节，反而异常冷静地不再说话。谢小五看向阮若的眼睛，她却有意地避开谢小五的视线。

“请把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发生的事情详细地说一下。”谢小五问道。

“六月二十一号因为生意不好，我就早早收了摊，大概八点左右我就到家了，当时杉杉就已经回家了，我喝了点小酒就睡觉了，脑袋昏昏地什么都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那你喝酒之前的事情呢？例如家里有没有客人。”

“家里只有我们娘俩。喝酒之前我们吵了一架，她那天本应该在学校，结果她却回了家。我让她回去上学，她不肯，我就骂了她几句。”

“她有没有说什么原因不想回学校？”

阮若深吸了一口气，用很坚决的语气回答道：“具体的记不清楚了。”

“不清楚？”

阮若低着头再度犹豫，舔了舔因为生病而发白的嘴唇，还是没有开口。

“边杉杉死亡时，屋子里只有你们俩人，我希望你能详细和我们交代情况。”谢小五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请问你是怀疑我吗？”

谢小五摆摆手，说道：“一旦发现矛盾，无论大小我们都要调查得一清二楚，这是我们办案的基本要求，你要明白这一点。”

“是吗？但是我是不会伤害我女儿的。”阮若突然瞪圆了双眼，挖苦地说道。她停顿了一会，叹了口气说回了当晚的事情：“她说她和同学发生点矛盾，希望我和老师去说一下，给她换寝室。”

“她和谁起了矛盾？”

“她没说。”

“具体因为什么事情？”

阮若脸色流露出一丝慌张的神情，但很快她又镇定了下来，回答道：“现在服装生意不好做，我一看她在家不回学校就吼了她几句，当时我太生气了，她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希望她自己去解决，最好忍忍反正还有一年她就要去实习了。她不听，又吵又闹的，我就告诉她一个巴掌拍不响，其他人怎么就好好的...”

阮若耳边仿佛还回荡着边杉杉当时的怒吼：“你当初为什么要生我，你生我就要好好养我。”

谢小五觉得这对母女平时一定是靠吵架沟通，而且都是沟通无果，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问道：“你到家的时候边杉杉在做什么？”

“她就坐在电脑前玩电脑。”

“就这些吗？”

“就这些。”

谢小五想到了刚才张天提到的尸检结果，于是问道：“你家里的安眠药怎么来的？”

阮若抿了抿干涸的嘴唇说道：“我有抑郁症，严重的时候不能睡觉，医生就给我开了点安眠药，这有什么问题吗？”

谢小五不愿透露案件细节，他回答道：“并没有，我只是希望你事无巨细地告诉我们当天发生的事情。”

第四十九章 扭曲的爱 （中）

警局的审讯室外站着一个男人，他大约一米八的个头，穿着一身灰色西装，气质儒雅，虽然年近中年却依旧俊朗挺拔。

“警官，我是边源，过来协助调查。”他说着，露出了一个服务业从业者的标准笑容。

“你好，我是奉天市湖东区三级警督张天，这是我的同事王博。”张天说着，用钥匙打开了

审讯室的大门，他指着靠里侧的一人座位对边源说道：“请坐。”

边源好似见过了大场面，不慌不忙地走到对面坐了下来。

他翘起了二郎腿，不等张天和王博发问，就先发制人地质问道：“我虽然是边杉杉父亲，但是，我和阮若很久之前就离婚了，这案件跟我有什么关系？”

“姓名？”张天没有理睬边源的蛮横，平静地说道。

“什么？”

“我们在问你的姓名，边源同志，这是警局审讯记录的流程，请您配合。”说着张天示意王博开始记录。

“切...”边源显得很不情愿，说道：“边源，多边形的边，源头的源。”

“年龄？”

“四十一岁。”

“你和受害人边杉杉的关系？”

“我不已经说过了吗？”

“这是我们的流程，请您配合。”

“边杉杉的生父。”

“好，你在二十二号凌晨到早上四点这段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张天问道。

“警察同志，你什么意思？你这是在怀疑我？”

“父亲因为抚养费与前妻，女儿发生争执，因为钱财...”

“杀害自己女儿？你们真是能幻想，我才不会因为这点小钱杀人。”说着边源握紧了拳头，猛敲了一下桌子。

“请您冷静，作为警方，我们不能轻易排除任何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你提供不在场证明，所以你在哪里？”

“在家，我整晚都和我老婆一起。”边源忍不住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除了你老婆，还有别人可以作证吗？”

“我一整晚都没出门，你们大可以去调阅我家小区的监控录像，看看能发现什么。”

“我们会调查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你和边杉杉的，你和阮若离婚后，还有私下和边杉杉联系吗。”张天问道。

边源欲言又止，他思考了一会儿，说道：“几乎没有。”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间？”

“我和杉杉大概有十年了没联系了，最后一次联系？我怎么可能记得。”

“可是阮若说你和边杉杉偶尔还有联系，你怎么想？”张天咄咄逼人地问道。

“阮若有精神病，真的，她讲的东西没一点能信的，你们千万别听她鬼扯。”

张天也不回答，他显然在等待边源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也想当一个称职的父亲，我一直想去关心杉杉。”

“我和阮若没离婚之前，有一次我和女同事在旅店里开会，阮若提着菜刀就杀进了旅店，吓得我都从窗户跳了出去，二楼啊，警官，我这腿现在还有点不利索。”

“这个与案情有什么关系？”张天板着脸问道。

“警官，我严重怀疑是阮若杀害了杉杉。刚离婚的时候，阮若就天天闹自杀，以为用这种方式能骗我回去。时间久了，我就不再理她了，谁知道阮若为了让我回去，竟然带着杉杉闹自杀！还好杉杉聪明，偷偷地给我发短消息，我带警察冲进去的时候，阮若正站在凳子上往房梁上钉钉子...”

“钉钉子干什么？”

“为了上吊啊！就是因为阮若这样，我才无奈和女儿断绝来往。我希望这样能让阮若断了复婚的念头，她才不会再伤害杉杉。”

正在记录的王博听完以后翻了一个白眼。

“据我们所知你和阮若婚后关系并不好，你的证词我们会进一步验证。”张天冷冷地说道。

“都是真的！陈警官！”

“是张警官。”

“啊对，张警官！”边源扯着嗓子说道：“你们可以去查你们局的出警记录，肯定有记录！张警官你年纪轻轻，不懂婚姻里这些个糟心事，阮若将她对我的恨都灌输给杉杉，她告诉杉杉，

我不是人，不配做他爸爸。”

“好，谢谢你提供的信息。”张天没有接边源的话茬，继续问道：“你能说说阮若为什么和你借钱吗？”

“都是老生常谈的那些说辞，生意不如意，没钱交房租水电。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张警官，我又不是提款机，再说了，我有新的家庭，我要对我现在的老婆负责，所以我就都没借给她。”

张天点点头，想着谢小五嘱咐的问题都问完了，他示意王博将审讯记录递给边源。

“请核对内容，如果无误请在最底下签字。”

边源仿佛是想早点逃离是非之地，他看也不看审讯记录上的内容就签了字，然后招呼也不打地离开了审讯室。

张天走出审讯室，他拿出手机拨通了谢小五的手机。

第四十九章 扭曲的爱 （下）

病房里，妩媚的阳光照射进来，虽然阮若正对着谢小五，逆光之下他看不清楚她说话的表情。

阮若用带着哭腔的音调说道：“我把我知道的内容都告诉你了，你不要再逼问我了。”

谢小五说道：“阮若女士，你的丧女之痛我能理解，但是我要重申一次，边杉杉是“被”自杀的。”

“什么意思...被人操控自杀？”

“是啊。”谢小五回答，“操纵他人自杀，加害者将依旧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理，所以请你配合调查，我们警方希望能将凶手缉拿归案。”

“我并没有什么要说的了。”阮若虽然说话的声音很小，但是字句清晰。

谢小五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没想到阮若是这样的反应，于是他问道：“既然如此，那么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吧，我发现边杉杉橱柜里的衣服都是新的夏季衣服，她难道一件旧的衣服都没有吗？”

听到这个问题，阮若几次欲要开口却又停住，最后她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家里能提供给她的实在是有限，她大学寝室里的同学家境不错，巨大的差距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旧衣服都被她扔了。”

谢小五点点头，他想到阮若腰包里的一沓催费单据，继续问道：“但是以你现在的收入应该很难维持她的花销吧？”

阮若舔了舔嘴唇，回答道：“她有一个男友，杉杉她从来没向我多要过一分钱。”

谢小五知道她的意思，边杉杉的一部分生活开销由男友支付，他问道：“你见过她的男友吗？”

“没见过，杉杉卧室里有一张三人合照，我猜测照片里的男生应该是杉杉的男友。”阮若眉眼低垂着，说道：“说到底还是我这个当妈的没用，赚不了几个钱，还让孩子受苦。”

“她的男友叫什么？是做什么工作的？”

“听说是她同班同学，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谢小五暗自松了口气，如果这个男友是边杉杉的同班同学，那么只要警方稍作调查，就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你说的照片是丢失的这张照片吗？”说着谢小五掏出手机找出边杉杉卧室里的照片墙展示给阮若。

“就是丢的这张照片。谁把这照片取走了？”

“我们目前想不清楚，你提到照片上还有另一个女生，那个女生是谁？你知道吗？”

“那个女生我认识，是杉杉的好友，名字叫霍诗妍。”

“霍诗妍？”谢小五吃了一惊，难道是刘美娟正在调查的那个失踪女孩？如果是的话，没想到边杉杉和霍诗妍竟然还有这种联系。谢小五决定过会就找刘美娟确认霍诗妍的学校专业信息。

谢小五又问了几个问题，就离开了病房。对阮若的审问实在是说不上有所收获。

他告别了两位同事，来到医院一楼的大厅，从自动贩卖机器买了一瓶红牛，急躁地喝了一大口，思考着边杉杉案件中杂乱信息。他试图将边杉杉与上个案件的受害人王雪丽联系起来，此刻手机铃声响起。

谢小五接起手机，只听里面传来张天的声音：“头儿，我这边已经审讯完了，这个叫边源的男人真难缠，态度也非常恶劣。”

“怎么样？有问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有，有件事情你一定觉得很重要。据边源所说，在边杉杉年幼的时候，阮若曾试图带着她一起上吊自杀。他认为这一次，经济困难的阮若又试图带着女儿自杀，以逃避生活带来的压力。”

谢小五默默听着张天的话，他这才知道阮若遮遮掩掩的原因，有这样的前科，她害怕被警方当作杀害边杉杉的凶手。他思索了一会说道：“好，我知道，你记得派人密切监视边源，防

止上次王剑家的惨案再次重演。”

“好，我立即就去办。”

安排了一些调查的事宜后，谢小五匆匆挂断电话，迅速地赶回病房。

谢小五心中不免对阮若的怀疑又多了几分，她那种遮遮掩掩的态度的确让人生疑。但是，他又很难相信一个母亲竟然企图两次带着女儿自杀。

第五十一章　密阳

被茂密树荫遮盖不见天日的地方，人们称之为密阳。

阮若站在病房的窗户前，她看着楼下空旷的草地，有那么一刻，她想纵身一跳，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清楚地记得边杉杉最后的话：“我恨这个充满油烟的家，我厌倦了天天看见卧室里的霉菌，我恨极了你，我为什么不出生在有钱的家庭？你不能给我好的生活，就不要生下我！”

想到此处，她的眼眶不由得湿了，因为难过，也因为委屈。

阮若只记得在那之后她们母女便各自回到了卧室，当时她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只能无奈地拿起一把药，胡乱地放进嘴里，兑着酒喝下。很快她便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这也是一直以来她逃避现实的方式。她其实知道自己这样的情绪，这样的行为，会给女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影响会导致女儿的死。

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她需要转移注意力，于是她拿起了手机，漫无目的地翻阅了起来。

梆，梆，梆，病房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一个宏亮的声音问道：“阮若女士，我能再进来吗？”

阮若知道门外的是谁，她急忙擦干了泪水，说道：“你进来吧。”

病房的门被打开，一个高大的男人走病房，他大约三十多岁，面容俊朗但有些憔悴。

阮若躲避着男人的目光，他正是去而复返的谢小五。

“阮若女士，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谢小五问道。

“我能说的我都说了，你还想让我交代什么？”阮若面露胆怯，声音颤抖。

“我刚收到局里的审讯结果，你的前夫边源指控你杀害了边杉杉。”谢小五不带丝毫感情地叙述道。

阮若脸色铁青，不发一言。她呆愣了一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挤出了僵硬的微笑，说道：“哦，他为什么这么说？我真不……”

“他指控你曾企图带着边杉杉自杀。”

“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

谢小五看得出阮若此刻十分的窘迫和难堪，她颤抖着喉咙，总算是发出了些微弱的声音：“嗯，是，那个……”

谢小五不再说话，静观对方的反应。

“警官，你不知道，一个单亲妈妈带孩子有多艰难，那时候杉杉还小，根本没有办法一个人在家，老板也不会雇佣带着孩子来上班的女性。最难的时候，我只能带着杉杉去街头捡垃圾为生。”

“我明白，但你也不能擅自决定女儿的生死，法律并不允许这样的行为。”

阮若却摇摇头，继续说道：“边源他没有资格指责我，我好歹负起了责任了，而他呢？他不光不负责，甚至连一点点忙都不愿意帮我们母女俩。”

“可是....”谢小五刚想再发问，阮若的情绪却开始变得强烈，她提高了语气继续说道：“我当时带着杉杉去找边源要赡养费，你知道那个畜生他说什么吗？他指着杉杉的鼻子，说他没有女儿，让我们母女俩不要打扰他的新生活！”

阮若像是被气得喘不上气，原本发白的脸硬是涨红了。

“你稳定一下情绪。”谢小五安抚道。

阮若并没有理会谢小五，而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你们审问他了是吧？我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一定会说，有一次我拿着菜刀冲进他开会的地方。”

“那是怎么回事？”

“他那是开会吗？有人会和自己的女同事在宾馆房间里开会吗？我是去抓奸的！等我进去的时候，那只狐狸精还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我拿着刀逼问边源，吓得他从窗户跳了出去！等我回过头时，那个狐狸精也跑了，最后还是我给这对狗男女垫付的开房钱！”

阮若越说越激动，开始崩溃大哭起来。

“后来.....他跪着求我原谅他，他说他也是有苦衷的，他家五代单传，不能在他这辈断了香火，他为了再要一个孩子才想到出轨，如果不想让他再出去搞女人，我们就先假离婚，等二胎有了，我们再再婚.....”

“结果他骗了你。”

阮若点点头，表示谢小五说中了。

“离婚以后，他不光不给赡养费，还将我们唯一的房产霸占到了自己名下，我去家里找他，他就打我.....我那时真的没有生路了，才会想到带女儿一起死。”

阮若情绪激动，语句上不免逻辑有些混乱，谢小五努力在脑子里整理着她说的话，问道：“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冒昧，但根据在你家发现的大量催费单据，你此刻和当时一样，生活都十分拮据。”

“你这是什么意思？”阮若用力地摇头：“现在和当时完全不一样，现在杉杉长大了，她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如果我想死，我也不会再带上她。”

俩人陷入了一阵沉默。

谢小五觉得确实无法再问出了更多信息了，首先说道：“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久，以后可能还要在来询问一些事情。我们不会让边杉杉死得不明不白的。”

阮若点了点头，将谢小五送到病房外，她突然问道：“谢警官，请问警方是不是怀疑我是凶手？”

“并不是，这只是我们正常的流程，收集案件的相关信息。”谢小五回答道，他告别了阮若，就离开了医院。

路上，谢小五反复回想着和阮若的对话。一方面，阮若在离婚后没有抛弃女儿，而是选择独自抚养长大，其中的艰难常人难以想象，这足够证明她对女儿的爱。但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女儿死后，阮若表现出的态度又很怪异，相比起女儿的死，她却像是更加担心自己是否会被怀疑作凶手。

谢小五摇了摇头，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脸，他决定不再去揣测阮若的心境，毕竟人性本就是矛盾和复杂的。

“只有找到确实的证据才对案件有帮助。”他对自己说道。

第五十二章 尸约

六月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孟寇珠独自一人驾车来到了辽中路。这一带的道路都很狭小，车辆无法通行，孟寇珠便下了车，沿着街道快步行走，她不时地左顾右看，期望着在下一个拐

角就能看见她的女儿——霍诗妍。

她的右手紧紧地自己的手机，她机械地反复拨打着女儿的电话，然而手机里只是不断地回应着冰冷的机器语音：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厄运仿佛笼罩这个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短短一个月内，霍诗妍的父亲霍启因病去世，在霍启头七当天，女儿霍诗妍在酒吧被同学迷奸。而现在，霍诗妍处于失踪状态。

孟寇珠拐入了一条小路，这里灯光暗淡，通往一边的停车场，再往前走是一家大型的批发农贸市场。因为已经是深夜，这附近已经没有行人，树上的乌鸦偶尔发生几声刺耳的叫声，仿佛在通报着噩耗。

此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孟寇珠欣喜若狂，她急忙摸了摸眼里的泪水，努力去看清手机屏幕上的文字。

手机显示有一条未读短信，发信人一栏赫然显示着——霍诗妍。

孟寇珠停下脚步，仔细阅读短信内容：妈，我很好，我在幸福旅店 404 号房间，你不要担心。

短信内容虽然简短，但是孟寇珠悬着的心终于稳定了下来，她再次拨通女儿的手机。手机通了，但是无人接听，她安慰自己也许女儿此刻正在听歌或者和他人说话，没有听见自己的来电。

孟寇珠突然想到了什么，她拨通了警察刘美娟的电话——这是刘美娟给她的指示，无论得到了有关霍诗妍的任何信息，都必须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刘警官，我是霍诗妍的母亲，我刚才收到了我女儿的短息，找到人了。”

“真的吗？太好了，其实我也正要给你打电话，我们刚刚侦测到霍诗妍的手机信号了，地点就在中商大学城附近。”

“她说她在幸福旅店，应该是她们大学附近的哪一个小旅店。”

“我们马上搜索附近旅店的信息，你有和她通话吗？”

“我试过打她电话了，不过她没接。”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不安的沉默，刘美娟继续说道：“好的，你也不要太担心，我们马上调派人去幸福旅店寻找霍诗妍。”

“好，谢谢你刘警官，我也马上开车过去。”

“可以，不过如果你先到了旅店，请稍等我们片刻，不要先独自行动。”

“好的，好的，一定等你们到。”说罢孟寇珠再三感谢了刘美娟，然后便快步跑回到了自己的车上，飞速赶往幸福旅店。

深夜的路上鲜有车辆，孟寇珠开着甲壳虫一路畅通无阻，很快便行驶到了大学城附近。

中商大学城邻近乡镇，由于地铁还在建设所以学生出行多有不便。

大学城周围楼盘多达十多个，因为地处偏远，基本设施又还未建设完全，所以入住率极低，孟寇珠远远看去仅能看见稀疏的灯光。

孟寇珠根据手机导航，将车开入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其余商家都已经关门，唯独最里面一家店铺的招牌还亮着灯光，招牌上赫然写着幸福旅店。远远看去旅店的玻璃门正透出灯光形成一个梯子形，宛如夜幕中掩藏的怪兽正张着一个血盆大口等待着她的进入。

她将车停在距离旅店十几米处的停车场，步行来到旅店门前。

旅店的玻璃门上贴着简单的介绍：低价入住，高档享受，设施齐全，公寓式旅店。门是半掩着，孟寇珠心里着急，用力推开了门就走进了旅店。

旅店的前厅小到几乎可以忽略，进去后映入眼帘的便是柜台，此时里面正坐着一个身穿长裙的光头女前台，她正趴在柜台上睡觉。震天响的呼噜声让孟寇珠更加急躁，她没有叫醒女前台，而是直接进入了柜台边的楼梯间，她皱着眉拿出手机查看房门号，昏黄的灯光下，她不断地往上走直至来到 404 房间门口。

孟寇珠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就是这个房间，她轻轻地敲响了房门，无人应答。她看见木门最底下的门缝里没有一丝灯光，这使她精神紧张起来，敲门的手也加重了几分，整个走廊里都回荡着巨大的敲门声。

然而屋内依旧没有人回应。

孟寇珠又一次核对手机上的房门号，此刻她才发现一件之前她没有在意的事情，霍诗妍从来都是叫自己妈咪，而短信却用了妈这个字眼。

她接近于疯狂地跑下楼，来到了柜台前，这时她才发现，柜台里坐着的哪是什么光头女人，那分明是一个画着浓妆的男人。男人扑闪着贴着假睫毛的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孟寇珠，他用男性粗壮的声音问道：“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五十三章　恶名昭彰的幸福旅店

大约十几年前，艾萝莉父母在大学城未建成之前，看中了幸福旅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将其买下。

自从旧城区改造之后，这里环境有大幅度改善，公共设施更加完善，但是幸福旅店附近依旧

徘徊着许多游民，使得这里依旧是城市最吓人的路段之一。

在很多人印象里幸福旅店臭名昭著，它声名狼藉不是没有原因，因为这里一直是死亡频繁的地点。

艾萝莉来交接旅店时，原来的老板——李先生，他不好意思地说道：“不好意思，出了点问题。”

“什么意思？”

“一...个房客死在客房里了。”李先生急躁地挠了挠本就稀疏的头发。

艾萝莉在此之前和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没什么两样，他从来没和尸体打过交道，事实上他连警察都很少打交道。就在那天，他才知道这里的确和传闻一样常与厄运相关。

李先生一边带艾萝莉巡视，一边介绍整个旅店，这里设施完好，就是十分老旧。

第一天交接就发生这种事情，艾萝莉一脸惊恐，内心实在是难以接受。

李先生却一脸漠然地指着一间间房间介绍道：“这间房间死过人，另一间也有人过世。这里常常存在自杀，药物过量和谋杀，你以后会习以为常。”

接手幸福旅店十多年，艾萝莉依旧无法将这些习以为常。

但有一点艾萝莉十分确定，旧城区一经改造，幸福旅店的估值立刻涨至七十多万，应该是二十多万的价差让李先生心理难受，他才说出了危言耸听的一席话。

虽然没有每间屋子都死过人，但是四楼最里面的 404 房间的确是与死亡相关，就像他接手的那天，404 房间死了一位心脏病突发的老人。

急促的脚步声将艾萝莉吵醒，他习惯性地伸了一个懒腰，就在他打哈气的时候，他看见从楼梯上下来一个身影，看穿着就知道一定不是附近的学生。这个人穿着一双 gucci 的平底金色凉鞋，艾萝莉想，这大概是某个抓奸的贵妇。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神情焦急的女人，她虽然有些憔悴，但依旧难掩饰姣好的面容，她有着高挑的个头，白皙的肌肤，穿着一身私人定制的窄裙套装，她的脸上除了眼角找不到半条细纹。

艾萝莉推测女人大约三十五岁。但实际上，她的年龄比这大了不止十岁。

“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艾萝莉殷勤地问道，他尽量将声音变得轻柔，毕竟一般来的客户都是些附近大学的年轻情侣，少有这种贵妇关顾生意。

“你好.....我找霍诗妍，404 房间。”女人颤抖地说道。

“霍诗妍？”艾萝莉从抽屉里拿出登记簿。404 号房间的房客的确是霍诗妍，一个人入住。他回想起入住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她身穿一件白色长袖 t 恤，上面还印着英文 off-white，下身配着一条休闲牛仔裤，背着一个大的出奇的黑色双肩背包，仿佛她要出去野营，艾萝莉甚至怀疑背包里有一口大锅。

其实当时艾萝莉就觉得奇怪，炎炎夏日一身长衣长袖，真是个怪人。他点点头，眼神又落回女人身上：“你有什么事？”

“想请你帮忙开门。”

“开门？”

“她没接电话，我是她妈妈，孟寇珠，你看这是她给我发的短信。”女人说着从深棕色的 lv keepall 手提包中拿出手机，欲要展示短信内容。

艾萝莉摆摆手，表示明白她的意思，问道:“你们母女吵架了？”

孟寇珠低下头不去看艾萝莉，她点点头。

艾萝莉想母女吵架稀疏平常，应该是自己的奇装异服吓到了这个贵妇，她看到男人穿女装却尽量保持着礼貌，这些不禁让艾萝莉动了恻隐之心。

“我知道她可能出去了，但是我实在是有点担心，而且时间太晚了，我实在……”

艾萝莉没有回答，他看了看时间，的确时间已经很晚了。身为老板的母亲要明天早上才会来旅店换班。他总不能把备用钥匙直接给孟寇珠，使用备用钥匙一定要经过房客的允许。

但是他着实又有点担心，因为这家公寓式旅店实在是存在一点坏的历史。而这家店的幕后老板——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在乎。艾萝莉心想：不，自从我家接管，我们都是尽职尽责，就算有点小问题，也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

艾萝莉看着孟寇珠一脸心神不宁的表情，他更确定了自己不能袖手旁观。

“我帮你开门好了，我拿一下钥匙。”艾萝莉起身整理了一下长裙上的褶皱，低头再次打开柜台内的抽屉，拿出里面的备用钥匙。

俩人一同往四楼走去，孟寇珠显得十分焦急，艾萝莉虽然不知道其中原因，他还是紧紧的跟在她身后。

到了 404 号房门，艾萝莉先是敲了敲门喊道：“霍诗妍”，等了一会，没有人回应。艾萝莉才拿出备用钥匙插进钥匙孔，往右转了两圈，啪的一声，门开了。

一种不好的预感袭击而来，多年前他好似也有这种感觉，像是身上裹着未干发臭的衣服，那

是死亡的味道，他吞咽了一下吐沫，狠狠地将门推开。

艾萝莉还没走进去，一股臭鸡蛋的味道迎面扑来——是煤气味。

“危险！”他本能地向身后的孟寇珠摆摆手，阻止她进门。

但孟寇珠猛然往里一冲，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地上的钢碗在发着微微的红光，仔细一看发光的是未烧完的煤炭。

艾萝莉头皮发麻地站在门外，他拿出口袋里的手机，他有点发懵，1...19 不对，120。他脑袋混乱地拨通了电话。

原文：但是他着实又有点担心，因为这家公寓式旅店实在是存在一点坏的历史。而这家店的幕后老板——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在乎。艾萝莉心想：不，自从我家接管，我们都是尽职尽责，就算有点小问题，也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

改为：但是他着实又有点担心，因为这家公寓式旅店实在是存在一点坏的历史。而这家店的幕后老板——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不在乎。艾萝莉心想：不，自从我家接管，我们都是尽职尽责，就算有点小问题，也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

第五十四章 樱桃红也是冷色调

刘美娟反复思量，还是觉得自己亲自过去确认霍诗妍的安危比较快，而且现在已是深夜，局里人手不足，她便决定自己独自开车赶往幸福旅店。

刘美娟觉得旅店是一个毛骨悚然的地方，就好比前几天她接手的一个案子，虽然后续经过深入的调查取证，在 12 小时内将凶手抓拿归案，但是给她的精神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那是一起情杀案，死亡地点正是一家旅店，女尸被发现在房间的床垫里面。

当刘美娟赶到时，第一印象是一股臭味迎面扑来，她只觉得周身被包裹了一条臭毛毯，难以动弹又臭气冲天，仿佛所有棉织物和木制品都被臭味所依附。

她吞咽了一口口水，鼓足勇气靠近床铺，看见床垫已经被人翻转过来，床垫此刻已经被血水浸湿，沾有血液的布料已经因为血液凝固而变得坚硬。床垫正中间被凶手用刀划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沾有鲜血的地方凹陷下去，看起来像是恶龙张开的血盆大口，还在散发出腐烂的味道。

嗒嗒嗒，声音好似恶龙的口水滴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侧耳倾听那声音是从床垫里传出来的，这个发现不禁让刘美娟倒吸一口凉气，她知道床垫里只有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它是不可能发出任何一点声响的。

于是她屏住呼吸用带着手套的手，将床垫上的裂口打开，她看见数以千计的尸虫在床垫和裸尸上蠕动跳跃。

刘美娟的举动惊吓到了这些肥胖的蛆虫，它们纷纷钻回到尸体中，百虫钻洞甚是惊悚。她甚至看见蛆虫蠕动的同时拉扯起粘稠的油脂，她忍不住想干呕，但因为身边都是晚辈，她生生地将恶心的感受压了下去。

这不是她最难以接受的地方，最难以接受的是据调查，在此之前还有房客在此间屋子留宿。

令刘美娟惊奇得是在女尸被藏在床垫的日子中，中间一共入住了三对情侣————六人曾经隔着床垫与尸共眠。

因为这次经历让刘美娟对旅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她惧怕于那些来来往往的前住客，他们其中有几个用电水壶煮过袜子，其中又有几个带有传染类疾病，是否有人抽过最后一根烟后带着无尽怨恨或留恋吞药自杀，他或者她死去的地方，即将是入住者要入眠的地方。

刘美娟的思绪被手机里冰冷的导航音打断，她听从导航的指引，往前行两百米，然后左拐进入小巷，将车开进幸福旅店就近的停车场里。

她将车停在一辆梦迪博朗身边，因为这个地方刚好能看到幸福旅店的门口。

她第一次听见梦迪博朗这个车型时，眼前仿佛看见了一辆酷炫跑车，但实际上它是一辆 mpv——俗称面包车。

车主苏可欣信誓旦旦地介绍道这款车是 fiat——法拉利母公司，认证出产的车型。如果不是苏可欣隆重介绍自己大出血（一万元）买的二手车有如此噱头，刘美娟觉得这车一定是三流小公司生产的小破车。

“美娟姐？”

声音从一边的梦迪博朗里传来，车玻璃上贴着单向透视的玻璃贴膜，刘美娟看不见车里面的情况，但这个声音她很熟悉。

梦迪博朗的车窗缓缓降下，里面探出一个梳着马尾，瓜子脸，眼睛灵动的女生，她手里还抱着一个棕色的毛绒小熊暖手抱枕，这副学生模样不是苏可欣还能是谁。

“可欣你怎么在这里？”

“我被谢头儿安排在这里监视嫌疑人。”苏可欣边说边用眼角瞥向幸福旅店的方向。

刘美娟脑中思索着最近的案件，她立刻明白苏可欣在这里监视的是艾萝莉。她现在有点着急于霍诗妍的安危，便转移话题问道:“怎么就剩你一个人，搭档的同事呢？如果一时困了还有个替换。”

“我让小王去睡觉，让他明早再来替换我。美娟姐，你怎么在这里？”

“还记得我们前几天受理的强奸案吗？受害人霍诗妍失踪了，现在就在这家旅店，我要去确认一下她的安全。”

“这样呀！美娟姐你快去，我刚才看见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进入旅店，应该是她的家人。”

“那我先进去了，等一会回来给你送点热乎吃的。”说完刘美娟急忙走向幸福旅店。

“谢谢，美娟姐你不用麻烦了，我男友刚才给我带了一堆吃的.....”苏可欣看着刘美娟离去的背影，猜想刘美娟应该没听见自己的话，苏可欣略有失落地看了看手中的抱枕，想起男友的细心，刚才的失落就一扫而光。

刘美娟推了下幸福旅店的玻璃门，门吱呀一声就被打开了，旅店十分老旧。原本白色的墙面已经变成了灰黄色，墙上许多地方的墙皮都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灰黑的水泥，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前台的位置空无一人。

她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急忙往楼梯上跑，每到楼梯转弯处都有红色的正楷字提醒这是几楼，很快刘美娟便来到了四楼的走廊。

刘美娟看见一个身穿粉色长裙，眼睛上涂着紫色眼影的人站在 404 门口正在打电话，听声音那竟是一个男人。

“这是霍诗妍的房间吗？”刘美娟远远地问道。

男人点点头，用手指向 404 房间里面，只见瘦弱的孟寇珠将霍诗妍从房间里抱出，她将霍诗妍平放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用手将霍诗妍的衣服领口撕开，让她更容易呼吸。

原本形象淑女温柔的孟寇珠现在已经头发凌乱，脸色煞白，她的鬓角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半，样子十分狼狈。她用接近于嘶吼的声音指挥男人：“快去拿被子，给她保暖！”同时她一手托起了霍诗妍的下颌，另一只手捏住鼻子，深吸一口气后对着嘴巴用力吹气，如此反复地给霍诗妍进行人工呼吸。

男人冲进屋子取出被子，将被子盖在霍诗妍的腿上。

等刘美娟跑到孟寇珠身边时，一股煤气味从屋子里迎面飘来，她看见惨白的灯光下，霍诗妍的全身已经变得粉红。

刘美娟当下心中一凉，因为她知道当人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时皮肤才会呈现樱桃红，看来霍诗妍已经死亡多时了。

简介：故事灵感来源于日本神奈川一室九尸案及其它真实刑事案件。奉天市接连发生数起年轻女性自杀案件，死亡现场疑点重重，市警局专案组奉命进行调查，经验丰富的警督谢小五抽丝剥茧发现少女们的死因虽然各不相同——家庭原因，感情纠葛，校园霸凌，药物滥用.....但这些诡异命案的背后却共同指向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第一章“捡尸”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一阵铃声响起，谢小五翻身接起床头柜上的手机，下意识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

“头儿，是我。”张天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局里刚接到的消息，先前艳粉街晨佳一小区的“白衣女鬼事件”初步确认是起自杀案件，片区民警向专案组寻求支援。”

“你们都已经到了吗？”谢小五扶着额头询问道。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预计还二十多分钟到达。”张天说。

谢小五一边穿衣服一边嘱咐道：“记得和片区民警调阅房主的具体资料，如果房主联系不上，就赶紧找最近的开锁匠撬门。我现在就动身过去，应该比你们晚些到。”

“没问题，头儿。”

挂断电话，谢小五随便刷了下牙，脸都来不及洗就开车前往晨佳一小区。

“白衣女鬼事件”是局里同事们给案件起的别称，两天前晨佳一小区有住户报警投诉说他们家见鬼了，对面楼隐隐约约有个穿着白衣服的女鬼一直盯着他们家，弄得人心惶惶。

接线的民警一开始以为是恶作剧，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岂料这家人两天内坚持打了无数次电话，搞得局里都人尽皆知。

“这么晚出警，看来闹出挺大动静的。”谢小五深踩油门，右手抓着片干面包胡乱地塞进嘴里。

深夜的马路没什么车流，不过十分钟谢小五就到了艳粉街。这是一条狭长的老街道，曾经是奉天市有名的“酒吧一条街”，这个点路边已经停满了附近住户的车。谢小五焦急地寻找停车的地方，看见前面有个酒吧的地下停车场是开放的，他便猛打方向一个右拐开了进去。

偌大的地下停车场内里只零零散散停了几辆车，谢小五一把将车停入位置，用力拽起手刹就要下车。怎料他一抬头居然看到了离奇的一幕：一个白衣少女下身赤裸地躺在正对面的停车位，身旁站着一瘦一胖两个男子，其中一个正在穿裤子，离三人几步远的墙柱下还有条显眼的白色内裤。

“操，真他妈恶心。”谢小五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一肚子起床气正无处发作，一脚踹开自己的车门，一手拿起自己的手机录像取证，气势汹汹地朝那两个男子走去。

两个男子见着一个黑熊一般粗壮的身影快步向他们逼来，本就心虚的二人胆都给吓破了。个子较高的瘦子转身就跑，还在提裤子的胖子一个踉跄慢了一步，谢小五追到他身后一个扫堂腿将其放倒。瘦子看着也不管同伴死活依旧头也不回地往外跑，矮胖男子还想抵抗，掏出了一把银色的甩刀指着谢小五。

“你别过来，刀是开刃的，因为个不认识的小姑娘丧命不值得，不如你当没见过我，这姑娘还没醒，你要不要也爽……”

矮胖男子话音未落，手里的刀已经脱手飞出了几米远，下一秒他才感到手腕的一阵剧痛——谢小五一记飞踢精准地缴了他的械。男子再反应过来时，他已经面朝地面，双手从后被反制住了。谢小五用膝盖发狠地压住男子，掏出手铐，将其就近拷在了边上越野车的防撞杆上。

“警察叔叔，我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我保证下次不犯了。”男子一看手上的手铐自知碰上了警察，本想自认倒霉可转念一想此刻停车场就只他们两人，于是对着谢小五哀求道：“我来时这个女生已经这样了，我什么也没来得及做。警察叔叔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当警察一年才赚多少，我卡里有五万元钱，你把这卡拿去，当这事没发生过就好了。”

谢小五凶狠地盯着男子，说道:“你考虑过这女孩子之后会怎样吗？强奸罪情节恶劣的十年起蹲你知道吗？还有功夫关心我一年赚多少，嫌十年不够蹲是吧？还想加个贿赂罪。我同事稍后就到，你就老实在这趴着。如果你想少蹲几年，我给你出个主意，把你那跑了的同伙的身份信息交代清楚，我们问啥你就答啥。”

眼见谢小五态度强硬，矮胖男子嘴里喃喃道：“你就当可怜一下我的老婆孩子，这件事一旦曝光，以我老婆倔强的性格一定会和我离婚的，我真的是第一次，大家都是男人，我老婆还在孕期，我也是一时没忍住。我全都交代，但是那男的我根本就不认识，只是他也刚好也在这停车……”

“那你就把他的车指认出来。”谢小五懒得和他再多费口舌，索性直接开始搜身。他从男子裤兜里找出一个黄色基本款的 gucci 短版钱包，翻开一看里面有张全家福，照片里他怀抱着已经怀孕的妻子。他的妻子短发，微胖，面容有些憔悴，但是大大的眼睛仍然透漏出喜悦之情。谢小五心里感觉一阵恶心，表情凝重，他知道男子的行为一定会毁了自己的家庭。接着谢小五从钱包的夹层里找出男子的身份证，对比确认与本人无差异后，用手机拍了张备份。

“喂，刘姐啊，是我，小五，我这刚抓了个强奸犯，你能帮我个忙带人来收押一下吗？具体地址我过会就发给你，在艳粉街这，我这还得赶去晨佳一小区，实在脱不开身，谢谢了啊。”谢小五联系完局里的同事，转身走向女孩，捡起了应该是她落在一旁的双肩包，转头看了看墙柱边上那条白色的丁字裤，心里一阵难受，把它捡起放在女孩的包里。他试着摇晃了下女孩，见她依旧熟睡不醒，便搀扶她往电梯走去。谢小五正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突然发现电梯门上贴着酒吧的建筑平面图，停车场往上一层便是保安室，于是他决定先将女孩安置在那，然后等待自己同事到来。

酒吧的电梯很老旧，晃荡晃荡地来到了一楼，谢小五远远地就听见保安室传来几个男人打牌的声音，走近了只见三个身穿保安制服的小伙子和一个中年大叔正背对着监控电视在玩扑克。

中年大叔体态臃肿有些秃顶，急忙忙地说道：“快快快，再来一张，谁还跟，我再追加一百块钱！”

其余几个小伙子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带着金链子的小伙子高声回应道：“老吴队长啊，不就一百块吗？我跟，不是我吹牛逼，这局我他妈赢定了。”说着他一脸笑意地又看了看手中的牌，眼神里写着四个字——胜券在握。

梆，梆，梆，谢小五空出一只手重重地敲了敲保安室大敞四开的门，随即掏出自己的警官证冷冷地说道：“警察，请配合工作。”

保安室里的几个人显然被吓了一跳，瞬间鸦雀无声，集体回头直勾勾地盯着谢小五。一阵尴尬的沉默后，几人口中的“老吴队长”站起身朝谢小五走了过来，伸手接过了他的警官证，眯起眼睛装模做样地看了起来。

随着老吴的靠近，谢小五闻到一阵臭烘烘的酒气。

“奉天市.....铁西区.....二级.....二级警.....二级警督？”读到级别一栏时，老吴像是踩了电门似的一阵激灵，仿佛瞬间酒醒了一般，脸上立马换了副表情。

“哎呀，警督同志，实在对不住啊，我们哪能想到这三更半夜会碰上您来这破酒吧办案，还.....还带着个小姑娘。您说，请说您需要我们怎么配合，我们一定让您满意。”

“还有你们几个兔崽子，手脚麻利点，赶紧把地方腾出来，牌什么牌，给我扔了！赶紧给警督同志拿个板凳过来！”

“不必了，我还有其它事，马上就走，我要今夜地下停车场的的监控录像，请你们帮忙拷贝一份交给一会来的警察”

“还有这名女性受害人，希望你们帮忙照顾一下，直到警察到来接管此事。停车场里我拷了个犯罪嫌疑人，请你们派人暂时看管一会，谢谢配合。”谢小五说的是请求但语气确如同命令一般：“哦，对了，还有件事，这是什么鬼地方。”

老吴弓着腰搓着手恭敬地回答道：“警督同志，我们这是埃及艳后酒吧。”

谢小五掏出手机简略和同事交代事发经过并将地址和嫌疑犯的证件发送了过去，随后他便火速赶往了晨佳一小区。

保安们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扶到了保安室里唯一的沙发上躺下，他们则拿板凳围成一圈坐下看着。老吴突然想起了什么，指挥其中两个保安去停车场看人，他则和带金链子的年轻保安检查起了当晚的监控视频。

“小赵啊，你仔细看，我这老花眼看不清楚，有什么细节千万别漏了啊!”老吴嘱咐道。

第二章　窥探

“这些出租车司机有钱不赚吗？为什么不载客？” 小赵有些急促地挠头，脸上满是困惑。

“这是出租车约定俗成的规定，烂醉的乘客经过车一颠簸，会吐在车上。你想啊！难以清理的呕吐物，那味道比臭水沟还难闻，得花时间清理又不能多收一分钱，所以就算换了你去开，你也不会载。更严重的，要是碰到个耍酒疯的，说错地址的，就更恼人了。咱们平头小老百姓赚点小钱不容易，谁想累死累活一晚上连个油钱本都回不来，难道都不养家糊口了啊？”老吴说着，伸出右手小指扣了扣牙花子。

“看她一小姑娘三更半夜一个人怪可怜的，还喝成那样，这不就出事了嘛。”小赵回头看了一眼还不省人事的女孩。

“所以啊！我从来不让我乖女儿深夜出门，我总告诫她，要小心坏人。现在世道不一样了啊，我就她一个孩子，女孩子在外，要多加小心。最不该去什么酒吧啊，夜总会啊，我那女儿也很是听话，从来就没去过那些鬼地方。不但这样，她出门后一定向我报备，晚上去同学家，也都是我去接她，如果电话打不通，孩子她妈就直接上门去找了，哪像这姑娘的爸妈……”说着老吴也回头看了一眼女孩，那眼神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

小赵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录像回放，仿佛没听进去半点老吴的育儿经验。不足 24 寸的显示器中一个看着年轻，梳着时下流行的飞机头，瘦高个的男孩，将喝醉的女孩搀起带回酒吧。飞机头对待女孩举止温柔，不时地轻抚女孩后背，小赵看来这亲密的举动，是为了缓解女孩醉酒后的不适。一系列贴心的举动，让小赵觉得这应该是女孩的男朋友。然而二人一进入空无一人的电梯后，飞机头居然把手伸进了女孩的上衣里，肆无忌惮地搓揉了起来。

两人来到了地下停车场，飞机头将女孩半靠在墙上，打开了她的双肩包。从里面掏出了一个手机放在了自己的牛仔裤口袋里。飞机头环视四周，确认四下无人，便越发放肆起来，小赵能看得出飞机头此时异常地兴奋。

飞机头的动作越来越下流，保安室里的二人仿佛隔着屏幕都能听见他嘴里说的污言秽语。

但是女孩却丝毫没有动静，保安室里的两人看得猛吞了口口水，她坐着的身体被飞机头平摊在灰黑色的水泥地上。入夜的水泥地应该是非常冰冷，但是女孩看上去仍旧没有醒过来。飞机头看着不省人事的少女，讥讽地笑了一下，不知是嘲笑女孩的无知天真还是得意自己的阴谋得逞。他对女孩继续着兽行，表情从刚刚的兴奋逐渐变成恶毒。

飞机头再次环顾四周，空旷寂静的停车场仿佛能听见女孩的呼吸声，紧张感让他血脉喷张，老吴和小赵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他们只觉得飞机头像是一只黄黑色的大蛇，偷偷吸取花朵上的蜜汁。此刻女孩应该是有所感知，她微微挣扎要睁开迷醉的眼，可是她用尽所有力气也只微微地颤动了几下睫毛。

谢谢大家关注

欢迎大家提出各种建议

第三章　花与蛇

短短的 30 秒后，飞机头提起长裤，开心地拿出手机合照一张。他饶有趣味地看着照片，那上翘的眉毛说明他并不满意自己的摄影，他搔搔头将女孩换了一个姿势再次拍照留影，这次他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嘴里却骂着：“荡妇。”脚底抹油一样地逃跑了。

空荡的地下停车场里再次陷入了寂静，女孩像是一个被人随意丢弃的人形玩偶，门户大敞地摊在地上。时间流逝，下一个人的到来将决定女孩的命运，一个挺着啤酒肚的猥琐男人左摇右摆地走出了电梯，看见了昏迷并衣衫不整的女孩，他迅速地拿出了手机一阵狂拍，随即又像下定什么决心一样将手机放回了上衣口袋，缓缓地走向女孩……

屏幕里的恶行还在继续，屏幕外的小赵狠狠地跺了跺脚，然后懊恼地给了自己一个清脆的巴掌。他撇过头去不愿再多看一眼屏幕。

“你刚上班一个星期不太知道，其实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干我们这行的习惯了就好。”老吴安慰似地拍拍小赵的肩膀。

小赵无可奈何地点点头，他将今晚的录像拷到了 u 盘里，然后将监控改回了实时监控。现在冰冷的屏幕中显示着地下停车场的每一个角落，小赵紧锁眉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丝毫不敢懈怠。那将作为证据的 u 盘被放在了抽屉里。

几个警察敲响了保安室的房门。带头的是一名女警，她叫刘美娟，身穿警服，黑色披肩短发，眼睛细长，眼眸明亮恰似那句“眉如青山黛，眼似秋波横”，她美得内敛温柔。

“谢谢你们的协助，请问受害女性在哪？”刘美娟问道。

小赵急忙打开门，一脸歉意地回头手指向背后。

刘美娟只见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孩不省人事地躺在沙发上，女孩的粉色 mk 双肩包就放在沙发脚边。

“她一直没醒过吗？”刘美娟一脸愁容地问道。

“没有。”老吴说着走过去摇了摇女孩，依旧没有醒来。

刘美娟叹了口气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女孩身上，转身给身后的警察分配任务：“苏可欣留下，其余人去逮捕停车场里的嫌犯。”

“是。”几名警察离开了保安室，去往停车场。

“苏可欣，你帮这两位保安员做一下笔录。”刘美娟命令道。

“没问题，刘姐。”苏可欣是名朝气蓬勃的年轻女警，她声线软糯语气却十分坚定地回应了刘美娟的命令。

刘美娟看着还在沉睡的女受害人，无奈地倒吸一口凉气，从一旁的双肩包里找到了女孩的身份证。

姓名：霍诗妍

性别：女

民族：汉

生日：20xx 年 7 月 30 日

住址：略

公民身份证号码：略

“这小女孩才满二十一岁，是奉天市本地人。”刘美娟看着女孩的证件对一旁做笔录的苏可欣惋惜道。

“很可能是附近大学的学生。”

“学生？那通常不应该是几个好闺蜜一起来吗？怎么会独留她一个。”刘美娟疑惑地看向苏可欣。

“说不定是失恋了。”

“找不到手机，也联系不到家长，我先带她回警局。”说着刘美娟背起粉色背包，扶起女孩往停车场走去。

“需要王俊和你一起回去吗？”

“不用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你们在这里继续忙，一会儿警局见。”

刘美娟将霍诗妍扶上警车，自己坐在驾驶位上，她从后视镜看向车后座，霍诗妍还在沉睡，刘美娟这才启动警车开往警局。

祝大家 除夕快乐

第四章　朝生暮死

离开埃及艳后酒吧后，谢小五以最快速度跑到晨佳一小区。这是片 70 年代建成的老住宅群，设施破旧，无电梯，无物业管理也无专门的停车位。此小区租金低廉，人员混杂，经常就有醉酒闹事，偷盗，甚至入室抢劫的恶劣事件，局里时不时就得往这出警。

晨佳一小区唯二的两个进出口都在艳粉街上，此时已经是深夜，整个小区里只有一栋楼还亮着灯光，仿佛像大海里的灯塔，指引着谢小五火速赶往现场。

出事的屋子是四单元的五号房，张天已经提早把信息发给了谢小五。这时楼道里已经挤满了被吵醒的附近邻居，有窃窃私语说话的，有试图用手机向房里录像的，居然还有在搞视频直播的。其中一个穿着粉色睡裤的男子在那大声嚷嚷：“我就说有事对吧！我打了三十几个电话跟警察反应情况！他们要是再不来，那女鬼都能冲到我们家来。”

谢小五好不容易穿过好奇的人群挤到门口。负责守卫的警察看见是谢小五，打了个招呼立刻递给他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次性鞋套和一次性手套。突然一阵白色的灯光闪过，谢小五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抓拍自己的照片，谢小五没有多做理会，自顾带好手套鞋套便进入了案发现场。

“头儿，你来啦，这么晚幸苦啦。”张天就等在门内。

“嗯，不用客套了，赶紧跟我说说情况吧。”谢小五说道。

“好的。”张天说道：“死者的身份已查明，姓名是王雪丽，性别女，年龄十八岁。她父亲叫王剑，生母名字吴枝……”

“生母？”

“是的，王雪丽父母离异后，被判给了父亲王剑。王剑之后与另一女子张翠花再婚，还育有一子，名字叫王白为。”

“关系还挺复杂的。”

“死者王雪丽未满六个月时生父母王剑吴枝就办理离婚了，后来吴枝就去往其他城市，我们还没查到她的联系方式。王雪丽从小由父亲王剑抚养，生前就读于本市三十七高中高三十四班。这房子是租的，只有王雪丽一人居住，房主叫艾萝莉，是他提供了王雪丽父亲的电话，但是一直打不通。”

“高三学生自己租房子住在外面？紧急联系人还联系不上？”谢小五疑惑道。

“是挺奇怪，卧室的书桌上放着疑似王雪丽的遗书，正在等待笔迹鉴定，从留有遗书这一点，我们初步推测是自杀，但是法医 claire 说案件有些疑点，还需要痕迹检验科进一步调查取证。”

“张天，你去问问房主和周围邻居，看看是否最近有可疑人员在小区附近逗留，左邻右舍有没有听见可疑的声音。这小区没物业，不然能查查人员进出的情况……对了，把死者学校的基本情况和老师的联系方式查一下，我们明天估计得一起去一趟。”谢小五边交待边示意张天一起向内屋走去。

“对了头儿，你看这门锁没有破坏痕迹，房主艾萝莉表示屋子只有两把钥匙，他手中有一把，另外一把在王雪丽那，他只提供了王雪丽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紧急联系人号码，其它的一概不知，我看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就让他先回家了。”张天说着展示了下手里的黄铜钥匙。

“你在屋里找到另外一把钥匙了吗？ ”谢小五停下脚步，看向张天。

“找到了，王雪丽的书包里有另外一把钥匙，经过比对没有复刻痕迹。王雪丽吊死在阳台的晾衣杆上，阳台靠外侧的窗户上有百叶窗，百叶窗只打开了一点缝隙，从三楼以下往上看，只能稍微看见一点王雪丽的人影，那个报警的人家正好能看得较为清楚，才迷信地把尸体错当成了女鬼。法医 claire 说死亡现场有些怪异，需要和你当面说明。” 张天说着眼神往屋里瞟，示意法医 claire 在阳台。

谢小五从门口往屋里走，一股阴冷的气息混杂着霉味迎面而来，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令谢小五有些吃惊的是，这此案件现场的尸臭味不同于以往，一般发现死尸的屋子往往会充满死水沟般的腥臭味，那味道闻一次便终身难忘，吃饭睡觉如影相随。但是这次的味道明显淡了很多很多，可以说近乎于没有。

最近总被吞帖　正在联系管理员

如果有章节缺失　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会尽快更新

@五只蟹 2020-12-31 16:57:41
祝大家 除夕快乐

该章已经重新发

请看第 15 楼

谢谢大家

第五章　双面生活的少女

房子一室一卫十分狭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仅容纳下一人通过的走道。走道将房子前半部分成两半，左侧是厨房，右侧是厕所。谢小五先进入了厨房，里面空空荡荡的，连最基本的厨具都没有，他用手摸了一下灶台，手指上沾了一层淡淡的灰，俯下身观察灶台一侧的墙壁，没有油渍，很显然王雪丽生前从来不在出租屋里做饭。谢小五走出厨房，对门的厕所是

一个不满六平方米的小房间，脏兮兮的洗手池上只有一副牙具，地上则散放着各种洗发露，沐浴露之类的瓶瓶罐罐。晨佳一小区是个老旧的小区，电路老化时有发生，这导致厕所里的灯不停闪烁，让本来就昏暗的出租屋显得更加阴森。在灯光的明暗交替中，谢小五隐隐地看到痕迹检验科的方正正将一把满是头发的梳子放进证物袋。

“小五你来了，这次工作量巨大，又要奋战一夜了。”方正边说边在证物袋上标号记号。

谢小五点头回应，方正是个菱形脸的高个男子，带着金丝框眼镜，发型打理得一丝不乱，模样像是个金融精英。谢小五和方正在一起共事很久，局里的同事们亲切地给方正起了一个绰号“神棍”。绰号的由来起于大家一起督办的第一个案件——“豪宅双尸案”，某独栋别墅中富商与情妇被人乱刀砍死。当时方正一脸严肃地和大家说：“这个豪宅啊，风水极差。”

谢小五不懂风水，也不关心，但是却逗着方正往下说：“方正，你给大伙好好分析分析，毕竟大家都还没买房，要多学习学习。”然后眨巴眨巴眼，装出虚心请教的样子。

方正一脸受用，故作高深地指着豪宅前院的桑树说：“古话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中不栽刽子手。前不栽桑意思是因为桑与丧谐音，出门见桑，肯定不吉利。后不栽柳，柳树不结籽，柳又与留谐音，若栽于宅后，留不住后代，这当然犯了大忌。而且送殡多用柳枝作哀杖、招魂幡，都是不好的寓意。刽子手是指桃树，桃花桃子都是血红色的，民间认为桃树是邪树，容易招惹邪气，所以禁忌在院中栽桃树。你再看这个豪宅布局，前院有桑树遮荫，后院有桃树，柳树做景。太不吉利了。”

后来案子破了，起因是一个小偷在别墅里偷东西，碰巧被前来偷情的富商和情妇撞破，入室盗窃鬼使神差地就变成了入室杀人。审讯时小偷一脸委屈，表示他提前确认过富商当天应该是在开会，不料富商临时起意改了行程，和情妇一起回到了豪宅偷情。

方正坚持他的观点，富商之所以临时改行程就是因为房子剋主，注定难逃一劫。同事们倒是不信这些歪理邪说，但是经过这件事，方正“神棍”的绰号就在局里叫开了。

谢小五回过神来，见神棍要张口说话，知道他这一晚上肯定没少琢磨这房子的风水命理，谢小五心里着急，不愿听他的长篇大论，一个闪身迅速进入了前方的卧室。

卧室感觉上比厕所大不上多少，里面却满满当当地挤下了一个圆形小餐桌，一个简陋的灰色双人沙发，一个粉色牛津布组装成的简易衣柜，和一张单人床铺。床铺和衣柜紧紧地挨着通往阳台的门，床铺上堆放着没有整理过的被子，衣柜拉链打开，里面堆了很多衣服，最上面的是件白衣短袖和一条米色长裤。谢小五知道这是学校的夏季校服，再往下的衣服则让他大吃一惊，竟是各种各样的情趣内衣，衣柜角落里还有打开过的计生用品盒子。

第六章 迷局

衣柜的最里面放着一个破旧的白色帆布双肩包，谢小五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透明的塑料笔袋，四本黄冈题库，还有一个灰绿色的棉麻质地的钱包，拿出钱包里面有些零钱，一张银行卡，还有一个避孕套。

谢小五办过很多自杀案件，通常自杀而亡的人为了体面，死前会将自己的东西整理干净，然而王雪丽的家中却如此凌乱，因而王雪丽的死要么十分仓促要么另有疑点。他需要更多的线索来支持自己的猜想，便转头看向餐桌，上面放着一台老旧的神舟笔记本电脑，用手按几下键盘，电脑屏幕亮起，屏保是王雪丽的一张照片，她面带笑容穿着校服站在操场上，左手比着剪刀手。电脑需要登入密码，谢小五无法继续详细查看，得等着勘察工作做完，再将电脑带回警局，破解密码。

电脑边摆放着一瓶葡萄酒，酒瓶下压着一个证物袋，里面是一张信纸，这应该就是张天口中的遗书了。酒瓶旁还有一盏高脚杯，干涸的圆形酒渍证明曾经盛有五分之一的葡萄酒。谢小五拿起葡萄酒瓶，想取出下面的遗书。酒瓶里的酒已经所剩无几，这令谢小五露出了疑惑的神情，他放下酒瓶，拿起一旁的高脚杯，在灯光下仔细观察，高脚杯里的红酒没有人喝过，如果是有人喝过红酒，那酒渍应该成倒立的不完整扇形。他变换着各个角度去观察高脚杯，惊讶地发现高脚杯上既没有指纹也没有唇纹。

“神棍，你过来一下，这个杯子和葡萄酒有点问题，你先来检测一下。”

神棍从厕所里探出一个头来，连声说：“好，好。”走到谢小五身边，接过高脚杯，随即从随身带着的刑侦箱里拿出一小袋子，将袋子里的粉末均匀地撒在高脚杯外侧，再用一个铁制的毛刷来回地扫刷，经过几分钟的反复操作，神棍叹气道：“奇怪了，这上面竟然没有王雪丽的指纹，不，应该说这上面一个指纹也没有。”

谢小五点点头作为回应，他更加觉得王雪丽的死不该是简单的自杀，催促道：“快看看，酒瓶上有指纹吗？”

神棍拿起一边的葡萄酒瓶仔细地检查起来，连瓶口的软木塞也没有放过。

“这上面也没有指纹，应该是被人抹掉了。看来王雪丽的死有蹊跷，有人故意抹掉了自己的痕迹。”神棍无奈地冲着谢小五摇摇头。

“看来很有可能不是自杀啊。”谢小五说着拿起放在一边的证物袋，里面是王雪丽的遗书，它被折成了一个正方形，打开一看内容如下：“生而为人，我很惭愧。”

神棍也看到了遗书的内容，忍不住说道：“这小姑娘还挺悲观，这是觉得自己出生就是一个错误，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

“这是引用了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涵义是是失去做人的资格，也是《人间失格》这本书的诠释。王雪丽正值青春期，有点小苦恼也正常，何况她自小父母离异。”谢小五看着遗书感叹道：“想必她在父亲再婚后生活得也并不快乐，一个高三的学生居然自己住在出租屋里，现在出了事也联系不到亲人，她要是能撑过去，毕业以后进入社会一切其实都会有好转，真是可惜了。”

“是啊，谁这个年纪的时候不迷茫呢，我高考前还拉着我爸带我去庙里算命来着.....我去，这酒居然是“色戒”，小五你猜这一瓶酒多少钱？”神棍不可置信地看了又看手中的酒瓶。

“这样的生活条件，这酒能有多贵？你可别唬我。”谢小五回应道。

“一……千……五。”神棍故意把千字拉长了音。

谢小五有些难以置信，抢过神棍手里的酒瓶，看看上面的标签然后用手机搜索，果真神棍所言非虚。

“搞不懂现在小孩子的消费啊！”神棍摊摊手。

“神棍，你看这些衣服，质量都不怎样，比如这件卫衣吧。”说着谢小五从衣柜里随手拿出一件卫衣递给神棍。

神棍接过一看，连连点头，说道：“样式倒都是今年流行的，这明明是件白色卫衣，却有一层黑色的绒毛附在上面。”神棍说着将卫衣由内向外翻转。“这衣服绝了，里面掉毛，外面粘毛。而且不光质量差，你看这做工。”说着将卫衣又递回给谢小五。

谢小五接过观察，然后说道：“这衣服不但袖子脱线，连领子的接口和肩膀的交接线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做工是挺差的。”

神棍用手机搜索这卫衣价格，说：“这衣服加上运费才 50 元。”

谢小五点点头，去看王雪丽的单人床，上面只有层薄薄的海绵垫子，掀开之后看见床架，说道：“神棍，你看这床连个床垫也没有，床架还是刨花板制成的，加一起价格可能都不超过一百元。”

“谢小五你来了，先来阳台这边，我有事和你说。”法医 claire 的声音从卧室外的阳台传来。

谢小五示意神棍继续手里的活，便往阳台走去。

@dddxxqq 2021-01-02 13:53:10
终于更新了啊，楼主新年快乐

谢谢 关注

新年快乐

第七章　两脚羊

谢小五进入阳台，法医 claire 已经等在里面，两人互相点头示意。很少有人像 claire 这样，虽然穿着朴素的医用白大褂，戴着遮了半张脸的口罩，还依然能透露出风情万种。她的长相神似中国香港九十年代的性感女星叶子楣，眼神流转间都是妩媚。claire 自小在海外长大，行事作风前卫独特，比如法医的工作往往需要长时间站立，她便会穿着丝袜来预防静脉曲张，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健康，美貌我都要。”

两人第一次在局里见面时正好 claire 没有当班，她穿着修身的职业裙装，搭配黑色丝袜和一双细高跟鞋来重案组送资料，那瀑布似的及腰秀发和灵动的眼眸让局里人称“玄铁直男”的谢小五耳后根都微微有些发红。

这个所谓的阳台其实就是一个带着窗户的小房间，地上堆积着王雪丽往年的书本和画稿，大概有半米高，边上散落着几本不同科目的三年高考五年模拟。阳台靠窗的的晾衣架上吊着王雪丽的尸身，她一袭白色长裙面朝着窗外，背影看上去体态轻盈柔美。

“小五你看看死者的脸。”claire 说道。

谢小五点点头，往前走了几步看见王雪丽的脸，那是一张冷艳的脸，气质宛若春日梨花。

“很美吧！我刚看到时也惊讶了一下，她更像是睡着了。”claire 左手按摩着自己的太阳穴，一脸惋惜。

“挺美的。”谢小五接着 claire 的话，说道：“但好可惜，她还有几天要高考了，高考用的练习册却成了上吊的踮脚石。”

“你没有觉得这个死亡现场很奇怪？”claire 叹了口气，然后问道。

“是很奇怪，我刚刚和神棍正讨论这事呢，首先死者应该已经死亡两天了，现场的尸臭味却几乎没有。再者现场似乎有人刻意抹去了一些痕迹。”

“你的判断很准确。现在是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室内最高温度能到快四十度，正常情况下应当早就尸体腐烂恶臭，苍蝇满屋了。但是王雪丽的尸体却几乎完好无损。我进来时屋子里开着空调，应该是低温减缓了尸体的腐烂速度并使苍蝇丧失了产卵机能。”

“怪不得屋里阴风阵阵，要换成神棍来解释肯定又要长篇大论地忽悠了。”谢小五无奈地用手扶了扶额头。

claire 继续说着可疑之处：“上吊自杀的人一般舌头会伸出 2 至 3 厘米，但是王雪丽却没有。死亡两天左右的人，全身会出现一些水泡，但王雪丽的尸体却没有变形。另外人死后会因肌肉不受控制而出现大便失禁的情况，但你看她脚下并没有排泄的迹象，她的死更像是有人精心策划。”

“确实如此，张天已经在联系家属了，我们组会尽快安排尸检。”谢小五暗自庆幸，所有人都发现了王雪丽的死并不寻常，说道：“现在可以推测出具体的死亡时间吗？。”

“没办法，需要尸检才能知道。”claire 叹了口气

“能确定死因吗？”

“初步认定是勒死，颈部有勒痕符合勒毙的特征，但是不排除其它原因，我需要进行更多测试来排除譬如毒杀的可能性。”

“如果确定是他杀，我一定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谢小五说着握紧了拳头。

“你还是那么正义感十足。”claire 对着谢小五笑了笑：“我交待过神棍他们了，王雪丽的颈部勒痕需要多几处特写，再是她的指甲，还有腿部。”

“头儿。”张天急冲冲地跑进了阳台，朝 claire 点了点头，转而向谢小五报告道：“王剑的电话终于打通了，他人在外地出差，要明天才能回来，不过……”

“不过怎么了？”谢小五问道。

“说来挺奇怪，王剑的语气里不但听不出伤心，反而异常地冷静和平淡。”

三人面面相觑。

谢小五望了一眼知道一切答案的王雪丽，此刻她已经无法回答，她好像一只白色的蝴蝶，不小心折损了双翼被黑夜所吞噬。

太阳缓缓升起，警队人员开始陆陆续续倒班回家，现场只留了重案组的一名刑警。谢小五下了楼往小区出口走去，每次处理命案他都会感慨生命的脆弱，他忍不住回头向上看了一眼四单元王雪丽家的方向，仿佛能看见王雪丽透过百叶窗也正低头看着自己。谢小五顿时不寒而栗，如果这真的是起谋杀，那凶手很可能是刻意将尸体吊在窗边，这样一来只要有人路过受害者家楼下，就有可能看见尸体。谢小五看着身边擦肩而的人们，有急冲冲的上班族，有身穿校服的学生，还有手拎购物袋从早市归来的老人……凶手会不会混迹其中，正变态地看着王雪丽的尸体呢？

谢小五不知道的是，此时一个眼神深邃的男人正拿着一杯咖啡，站在不远处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男人很满意谢小五脸上露出的惊讶与困惑的表情，他正是昨天夜里在案发现场门口给谢小五拍照的人。男人每天绕路上班也要经过这里，来欣赏自己的杰作，他给四楼阳台的美景取名为两脚羊。

作者注：两脚羊是指古代战乱中被当作食物而吃的人，本文中王雪丽就犹如待宰羔羊，所以名为两脚羊。

第八章　年轻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罪过（上）

霍诗妍强撑起身体，头晕，恶心相继袭来，勉强睁开眼睛，喉咙里像火燎一样干痛，她努力地咽了口口水，身上的酒味依旧很浓。霍诗妍不知道为什么她一个人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低头一看自己的双肩包就靠在脚边，她迅速地拿起翻找了一遍后，发现钱包，银行卡和身份证都在，唯独手机不见了。

更糟糕的是，她发现自己的下体凉飕飕的，她的内裤也不见了。

几个身穿警服的人从霍诗妍眼前走过，其中一个拿着档案的女警察见霍诗妍醒了，急忙喊道：“刘姐，她醒了！”

霍诗妍看着另一位女警察离开办公的格子间向她走来。女警察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她用温柔的声音问霍诗妍: “你感觉怎么样？舒服一点了吗？”

霍诗妍迷茫地点了点头。

“如果可以的话，你跟随我来一下，昨晚的事我们需要请你提供一些信息。”

“昨晚的事？”霍诗妍心里困惑，她只记得昨晚她和几个朋友在埃及艳后酒吧喝酒，再之后的事她就完全不记得了。

霍诗妍摇摇晃晃地起身，随着女警察来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的物件摆放得整整齐齐且打扫得十分的干净。女警自我介绍说道:“这里是奉天市湖东区公安分局，我是警司刘美娟，今天凌晨三点半左右我们接到报警电话，在埃及艳后酒吧的地下停车场发生了性侵案件，你是目前已知唯一的受害者.....”

“你确定吗？你们怎么确定那是我！？”霍诗妍听到“受害者”三个人，脑子一阵轰鸣，不敢相信地问道。

“我们感到很抱歉.....不过根据嫌疑人的口供和当晚的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确定是你。”

“可是昨天我是和朋友在一起聚会，我现在也没觉得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一定不是我！你们一定是弄错了！”霍诗妍边说边用手掩面，心里又难受又愤怒。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显然是自我安慰的说辞，她此刻晕眩恶心，并隐约察觉到了私处的异样疼痛。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我们会全力帮助你的。希望你也能积极配合我们，提供线索。”刘美娟说道：“之前我们处理过类似案件，有受害人接受嫌疑人律师提出的经济赔偿，最后检察院通过了不起诉的决定，嫌疑人无罪释放。我们警局这边是非常地不赞同这样的处理的方式，你要知道，如果昨晚的嫌疑人是你身边的人，你的退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对了，你需要通知你家人吗？”

“我想看看，万一.....”霍诗妍紧咬着下嘴唇，思考了一会，然后坚决地摇摇头。

“我在你睡觉的时候，为你买了这个，二十四小时内服用都是有作用的。”刘美娟递给霍诗妍一个黑色塑料袋。

霍诗妍接过塑料袋，里面是一盒紧急避孕药，除了药以外还有一包一次性的女性内裤。她不由得眼眶一红开始哭泣，刘美娟拿过一边的纸巾递给她，安慰道：“我们一定会把其余的两个罪犯绳之以法。其中一个罪犯我们推测可能是你认识的人，你能帮我们看一段视频确认一下吗？

霍诗妍忍住泪水，点点头。

“你等我一下。”说着刘美娟坐在电脑对面的椅子上，调出了录像的片段。“你过来坐在这里。”她起身给霍诗妍让出位置，“按空格键就可以开始了。”然后她起身走到了对面，这样看不到电脑屏幕，避免霍诗妍尴尬。

霍诗妍自顾自地按了下鼠标左键，视频开始播放。

影像出现在屏幕上的第一秒，她就完全地楞住了，手里的塑料袋掉落在地上，她看到了那个扶她去地下停车场的人，竟然是她的同班同学吴义。

视频余下的时间里霍诗妍紧咬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不敢相信，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怎么样？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

第九章　年轻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罪过中

霍诗妍突然觉得她一定要说出，委屈和疼痛纠缠：“那个飞机头是我同班同学，名字叫吴义。”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他会被判多少年？”霍诗妍眼中满是怒火。

“他属于情节严重的，最少也要十年刑期。本来是你需要多次录制口供，但是有录像为证，上级已经批准，你写一份笔录就可以了。”刘美娟弯腰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笔纸放在霍诗妍面前。

霍诗妍爬在办公桌上手握着圆珠笔，开始写事情经过，她刚写了几个字，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一大滴一大滴的泪浸湿了纸，让刚写的字变得模糊不堪。

“要不你等情绪好一点在写吧！现在让你写，果然有点勉强你，当下还有一个要紧的事，你需要去一趟医院，提取加害人在你身上残留的 dna,你确定不通知家人吗？”刘美娟接了一杯水，放在办公桌上。

霍诗妍沉默了一会说：“我想自己去。”

“我开车送你过去吧！你先把衣服穿好，一会我们大厅见。”说着刘美娟推开门不给霍诗妍拒绝的机会，离开了办公室。

霍诗妍等了一会，听见刘美娟的脚步渐远，她才一边失声痛哭，一边用手捶打自己的脑袋，直至嗓子沙哑，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水，才想起避孕药的事。她拿出药盒先翻到背面，仔细阅读说明书，打开里面只有一粒白色药片，她想也没想就一口将药吞到肚子里，泪水再一次不

争气的往外流，她忍着身体的不适将内裤穿好，强压抑郁的情绪走出了办公室，前往大厅。

“我要给我儿子办无犯罪证明。”一名年过花甲的老人坐服务台说道，一个年轻人站在老人身后，将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递给服务窗口内的警员。

一大清早，警局里挤满了人，颇有周末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感觉，一共四个服务窗口，每个窗口相隔的非常近，只要稍微提高音量就搞的人尽皆知，她看到这样的场景，十分感激刘美娟，很难想象自己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最难以启齿的秘密，她悄悄地避开人群，站到角落靠墙的位置。

她背靠着墙，等待刘美娟，不经意间看见一个男人睡在供人休息的座椅上，他上身披警服，面容硬朗，身材高大，气质冷峻。

“霍诗妍，你在这里.....”刘美娟走到霍诗妍身边，看到她正盯着座椅上的人，说道：“噢，那是我们局里的谢警督，应该是昨晚案子忙得太晚了，直接就在这睡着了。我们走吧！”说着带她离开了警局。

刘美娟开车送霍诗妍去往奉天市医大一院，一路无话。

“就是这里了，一会护士叫你的名字，她会告诉你去哪一个诊室。局里还有案子，我先回警局。你有任何事，都可以和我联系，这是我电话号码。”说着刘美娟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写有电话的纸片递给霍诗妍。

“谢谢你。”霍诗妍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哽咽。

“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还这么年轻，你会有....."

“霍诗妍，请到四号诊室。”一个面带口罩，眼神冷漠的护士大声喊道。

“去吧。小霍，我们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记得等心情平复了，来警局录制笔录。”

霍诗妍往诊室里走了几步，回头和刘美娟挥手道别。

大约走了三分钟，进入诊室，一个身高中等，光头，眼睛眯成一条线的男医生已经等在里面。

第十章　年轻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罪过(下)

“你先去把这个换上。”男医生用一种不可置疑的口吻命令道，说着递给霍诗妍一件纸质感的天蓝色罩衣。

霍诗妍背过身去，脱下衣服换上罩衣。

“是否对某些药物过敏？”医生拿着病例本问道。

“应该没有。”霍诗妍拘谨地回答。

“你是否患有重大疾病。”

“没有。”霍诗妍小声回答。

“是否有家庭病史？”

“爷爷得肺癌过世的，不知道算不算。”

“之前是否有过性行为？”医生的语气冰冷，不带一丝感情。

霍诗妍摇摇头。

“是否需要本院提供避孕措施？”

“不需要。”霍诗妍双手不安地握紧衣角。

“有什么症状吗？”

“私密处疼痛。”

“上次来月经什么时候？月经规律吗？”

“三十号，规律，周期大概三十天。”

霍诗妍尴尬地摇摇头。

“接下来需要做‘巴氏涂片’，你需要躺在检查台上。”说着医生将检查台上的金属支镫架支开，示意霍诗妍躺在上面。

霍诗妍十分难堪，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巴氏涂片”，只知道要把自己的私密处赤裸裸地交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医生，双腿就那样保持一个姿势痛苦地张开。医生不去看霍诗妍，而是弓着身体，将一个鸭嘴形态的金属窥探器插进霍诗妍体内。

医生没有问霍诗妍，他做的这一切是否被准许，屋子里没有任何声音，连霍诗妍的呼吸声都被吞没。

“现在要提证物。”医生的语气毋庸置疑。

霍诗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木偶，医生用一个金属棒插入她的身体，将金属棒三百六十度旋转，然后将它从体内拿出，再把金属棒上的透明液体涂在一个写有编号的玻璃上，再将玻璃放进一个盛满透明液体的试管里。

然后他将两根手指放进霍诗妍体内扭动，另一只手抚摸她的肚子，她没有发出反对的声音，默许了医生所作的一切，尽管她表情难过，感觉大腿内侧就要疼得撕裂开来。

医生从她体内缓缓拿出窥探器，那触感仿佛一把刀，生生插入身体，再缓慢拿出，也许是昨天的经历，让霍诗妍觉得她在承受酷刑。

“你把罩衣脱掉。”医生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于是霍诗妍就脱掉罩衣，全裸地坐在那里，医生用纱布来回地围着胸口不停转动，医生离自己太近了，以至于她感觉医生的呼气喷在自己胸前。

“这里说不定能提取到 dna。”说着他将缠满纱布的手举在她面前。

十分钟的检查，霍诗妍却觉得有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终于结束了，霍诗妍急速地离开医院，一股羞辱感迎面而来，让她无地自容。

霍诗妍走在马路上，沥青散发出汽油烧焦的味道，她不再回想医院里的经历，希望糟糕的一天快点过去，屈辱，委屈迎面扑来。

她不知道，此时在她就读的大学食堂里，吴义正拿着一张头部打码的照片，展示给她的男友石季。

“就算你打码，我也知道照片里的女生是霍诗妍好吧！我是她男友。”石季一脸气愤，双手握紧。

“嘿嘿，一血。”吴义说着理了理自己的飞机头。

随后，校园里流言四起。

第十一章　恶魔的尾巴

谢小五昨夜太累，便就近回到警局，警局没有休息室，他只好睡在等候室的座椅上。早晨 8 点半，手机闹钟响起，他跑到洗手间里开始洗漱。重案组常年都在处理疑难杂案，在局里通宵是常有的事，刘美娟特意在男女洗手间放了大量的一次性的洗漱用品为大家提供便利。

洗漱完毕，谢小五来到警局对面的苍蝇小馆解决一下早餐，这是间由一楼住宅改装的商铺，经营者是一对老夫妻，夏天他们会在外边的人行道上多摆几套座椅，老板将一口超级大的铁锅支在店门口，做全奉天唯一家的特制油条。

“早上好啊，老板娘。”谢小五对正在和面的老人家说道。

“小谢啊，一看你昨晚又没睡好吧，最近又碰上什么棘手的案子了吧？”老板娘笑盈盈地问道。

“是啊……挺麻烦的，给我来个早餐全套啊！饿死了我了。”谢小五答道，一边控制不住打了个哈欠。

“好咧。稍等啊。”

老板站在锅前等着里面的油滚出油花，在滚油里放下一段切好的三指粗的面，待面炸成酥脆的油条，他用一支比正常筷子粗两倍的筷子，在刚炸好的油条上划一道，再往里下一个土鸡蛋，等油条的外皮成焦黄色，里面的鸡蛋也就炸好了，外焦里嫩。

谢小五拿了盘子接过油条，豆浆，豆腐脑，再取了些店家特有的蘸料，回过身找起座位。

本来就不大的店现在已经几乎坐满了人，谢小五眼尖看见人行道上还有一个圆桌还有一个空位，赶紧几个健步过去坐下，没想到对面吃饭的碰巧是神棍和张天。

“你这么天天睡局里，迟早身体该不好。”神棍看着一脸胡渣，眼神憔悴的谢小五说道。

“怎么的，咱们局风水不好啊？”谢小五打趣道，掰开了手中的一次性筷子：“你们俩不也忙了一晚嘛，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就租在附近。”张天笑笑指向身后的楼，然后继续说：“头儿，王雪丽对门住着一对外来务工的小夫妻，他们刚搬来不久，夫妻俩每天早出晚归打两份工作，作息固定，与王雪丽并没有太多交际。他们说这女生私生活似乎不太检点，总有些陌生男人上门。”

“不是太意外，昨天检查卧室时我们就有这种猜测。”谢小五说道。

“说起昨天的案子，你们有没有觉得那房子阴森森的，我一进去就觉得那房子风水不是很好。”神棍挑着眉毛说道。

“claire 说那屋里空调连着开两天了，能不凉么。”谢小五笑着对神棍说。

“哈哈哈。科学击败神棍。”张天不忘浇上点油。

“你们别不信，王雪丽的卧室入口正对走廊，其形如箭穿心而入，这样的格局，在风水上叫‘穿心箭’。这种住宅走廊的长度越长，穿心剑的煞气越重。昨天房子的宽度小于走廊的长度，就好比拉弓的人将箭上了满弓，属于更凶险的一种，所以才给王雪丽招致杀身之祸。”神棍用手指在桌子上比划出一个弓箭的模样。

谢小五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说道：“我们是重案组，去的都是凶杀现场，当然都是凶宅。昨天你们找到王雪丽手机了吗？”

“手机？没找到，但是电脑已经在警局里了。”神棍吃了一大口鸡蛋，露出满足的样子。

“没关系，我们回警局追踪一下王雪丽的手机信号，说不定会有新的线索。”谢小五说着吹了吹热气腾腾的豆腐脑。

这时谢小五和张天口袋里的手机同时震了一下，是同一条来自 claire 的短信：“尸检结果出来了。”

谢小五迅速地吃完了油条说道，“神棍，尸检结果出来了我和张天去看看，这豆腐脑我还没喝就送你了，下午见。”

“你们去吧。”神棍和他们摆摆手，示意他们快去。

“一会见。”张天拿起一边的纸巾擦擦嘴。

@dddxxqq 2021-01-12 13:32:19
终于更新了^^

谢谢关注

第十二章　迷雾中的蝴蝶

谢小五和张天一起来到警局负一层的验尸房，谢小五先敲了一下门。

“请进。”claire 的声音从厚重的金属门里传来。

谢小五推开门，claire 已经等在里面，递给二人一罐药膏，谢小五和张天分别用手指沾了一大坨药膏抹在了鼻子下，这个药膏可以有效地掩盖尸臭的味道。

“刚发出信息你俩就到了，挺快的。”claire 虽然带着口罩，但是眼睛却笑成了月牙。

“就在附近吃的早饭。”张天不好意思地搔搔头。

“着急着想知道尸检结果。”谢小五说道。

“说到尸检结果，这个案件非常特殊。我觉得多年后我还会想起，这简直是大师之作，上吊之后根据绳子位置不同对颈部的压力分布也不同。一般上吊绳子会压迫颈静脉，这会造成毛细血管破裂，造成脑水肿死亡，同时尸体舌头会伸出一到两厘米，但是，王雪丽的死时绳子压迫了颈动脉，所以口鼻出血和舌头伸出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另外我在死者的阴道内腔内发现了精液。”claire 继续解释道：“死者的处女膜属于陈旧破损，且盆骨变形，这是明显的流产或者生产过迹象，一般被吊死的人或者被勒死的人，死后会因为肌肉放松出现排尿和排便的普遍现象，但死者并没有此类现象，所以我检查她的肠道，里面只有少许残留粪便，她的胃也没有食物，这是长时间禁食造成的。死者手脚没有捆绑过

的伤痕和纤维，推测应该没有人用武力胁迫死者禁食。初步推测，死者王雪丽死亡时间大概是三天前晚上 11 点至次日凌晨 3 点。”

“也就是说，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是无法做到这一点。”谢小五说道。

“是的，王雪丽的大腿内侧，腋下，手腕，有多处伤疤，以我的经验看来，她有自残行为。她生前还有过一次自杀未遂。”说着 claire 举起王雪丽的手腕展示两人，上面有一道道横向凸起发白的疤痕。

谢小五看着伤疤，问 claire：“这是什么刀具造成的？”

“经比对，是眉刀。伤口很深，王雪丽应该抱着必死的决心，但由于输血及时捡回一条命来。”

“为什么说她割腕是自杀？会不会是他杀？”张天问道。

“原因很简单，首先人都有求生本能，会天生地躲避疼痛，刀割进手腕一定是深入浅出，死者是左撇子，右手的伤疤符合这个规律。再者这些伤疤划伤的时间都不同，凶手总不能天天尾随着王雪丽往她手上划刀子吧。”claire 解释道：“另外王雪丽不具备医学知识，如果她具备医学知识，一样是割腕，不需要切这样深，一样可以死亡。”

谢小五抬起头问道：“你的意思是王雪丽生前多次尝试自杀未遂，但这最后致死的一次却是他杀？”

claire 点了点头。

@三花 sushi 2021-01-12 20:30:41
催更 催更

谢谢关注

第十三章　孤儿怨

王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他的第二任老婆张翠花脸上贴着面膜，满头夹着卷发器，拖着肥胖的身体给他开门。

张翠花的身材就像一个倒插的白萝卜，由于头身比例失调所以她整个人看起来十分诡异——过于细小的四肢搭配着仿佛还处在孕期格外突出的肚子。她的身材和孕前纤细的少女身材相比，宛如两人。

王剑一脸不悦的回到家，这副死人面孔多少让张翠花心有不快，她将脸上的面膜拿掉。

“怎么早了两天回来？也不来个电话？让我去车站接你。”张翠花嘴上虽然是埋怨的话，但是却是一副笑脸，伸手接过王剑的行李箱，往屋里走去。

王剑脱鞋进屋，直接走去厨房的冰箱，拿起一瓶冰镇的啤酒，才走进卧室，只见张翠花正将行李箱的衣服拿出放在床上。

王剑坐在床边说道：“警察给我来电话了，王雪丽死了。”

“你说什么？！”张翠花正在整理衣服，猛然听见这么一句，拿在手里的衣服掉落一地，她问道：“是你杀了她吗？”

“你脑袋里都是些什么？都是屎吗？当然不是我。”王剑猛然喝了一口酒，然后反问张翠花道：“是你杀了她吗？”

“怎么可能。”张翠花边说边将刚才掉在床上的衣服拿起继续整理。

“那就好，我已经同意警察尸检，反正那个野种死在外面，和我们无关。”王剑说话时的语气平淡得好像是死了只蟑螂或是老鼠。

一只娇小的近乎透明的白蝴蝶徘徊在窗外的迷雾中，突然王剑眼神凶狠地看着窗外。白蝴蝶不留痕迹飞远慢慢地消失在迷雾之中，白蝴蝶希望她有归宿，但是她忘记了，有些人可能穷尽一生，也没能找到归途，这里早已不是她的家。

警局的会议厅里大家讨论着案情。

“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这应该不是简单的青少年自杀案件。”谢小五说道：“很多迹象都表明命案时现场有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如果有凶手勒死王雪丽，那么绳子造成的裂痕应该在甲状软骨。”说着张天用手指向自己的脖子和头的连接处，“但是从伤痕看，她并不符合勒毙特征。”说着拿出现场照片证明自己的观点。

“张天说的没错，王雪丽确实不是死于勒毙，而是上吊死亡，解剖后未发现颈部出现死后伤，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勒毙伪装成自杀的凶杀案。居于死者死后种种不合理之处，我认为有人在旁指导了王雪丽的上吊行为。”claire 说道。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地方，死者所租住的屋子里找到大量属于不同人的指纹，其中有两个已经找到身份。数据库目前能查出一个是王雪丽的父亲王剑，其因故意伤害做过牢。另一个是房东艾萝莉，涉嫌盗窃罪被逮捕过。”神棍补充说：“王雪丽的人际关系复杂，其它指纹的所属者我们科还在调查。”

“王剑工作是药品推销员，艾萝莉的职业是旅店前台。 ”苏可欣补充道。

“王剑之前因为什么被判故意伤害？”谢小五问道。

“邻居在小区内遛狗没有拴绳，咬到王剑的儿子王白为，本来是件小事，两人也互相调解，

结果因为要赔给王剑钱邻居不依不挠，说他们家没有教育好孩子是小朋友先去摸狗，狗平时特别乖，结果和解没谈成两人在小区楼下打了起来。”

"看来这个王剑脾气还蛮火爆的，还有什么要汇报的。“

“在受害人王雪丽私密处和大腿内侧分别发现精斑和精液，提取的疑似嫌疑人 dna 与 dna 库进行比对，比对结果是王剑的 dna 相符，另外经 dna 检测王剑与王雪丽是父女关系 。”claire 汇报道。

“我们还有其他收获，在王雪丽家的床垫上发现超过六十名男子的精液。”神棍继续汇报道。

第十四章　罪之欲

王剑按时来到警局，他等候在审讯室门外。谢小五觉得王剑应该长得一副大奸大恶的脸，但是他却很普通，这对父女俩的长相的确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王剑长着一头灰蒙蒙的头发，眼窝深陷加上小眼睛，菱形脸，薄嘴唇，穿着一件肥大的灰色衬衫，将他显的又小又老，那对不大的眼睛，发出狡黠的目光，像极了某种生活在下水道里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对，就是那种偷人东西，令人憎恨，传播疾病的动物，没错，就是眼神闪烁，全身肮脏的灰老鼠。

张天打开审讯室的门。

“请坐。”谢小五指着桌子对面的一人座。

王剑唯唯诺诺地走过去坐在了上面。

“名字，年龄，配偶，住址，工作单位。”张天问道。

“王剑，45，妻子张翠花，住址奉天市平和区周建路碧水蓝天小区 5-2-2，就职在天茶国际医疗机械公司。”王剑慢悠悠回答。

“你最后一次见王雪丽是什么时间？”谢小五声音严厉地问道。

“好像是 6 月 16 日。”王剑低头看向桌子。

“是几点？”谢小五饶有兴趣地说道，因为王剑和王雪丽死亡当天见过面。

“你们怀疑我？”王剑惊惧地想要起身，但是又强装镇定地坐了下来。

“怀疑谈不上，解释一下吧！你去那里干什么？具体几点见的面？”张天立刻问道，并不想给王剑思考的时间。

“是她让我过去的。”然后王剑回想了一会，回答道：“至于具体时间，大概是上午 10 点。”

“详细说一下找死者干什么？有没有人能证明，几点离开？”谢小五将双手环在胸前问道。

“我不想让我老婆知道这件事，她有点神经质，你们要是不告诉他，我才说。”王剑语气中带着恳求。

“如果与本案无关，我们会替你保密的，说吧。”张天边记笔录边回答道。

“她没生活费，让我送点钱过去，我去的时候她还好好的，她家就她一个人。”王剑生怕漏掉一点细节。

“除了送钱，还有其他事情没交代吧？我们给你提个醒，我们在被害人家里采集到你的体液，你怎么解释？”谢小五严肃地说道。

“那就没什么好隐瞒的，她一直勾引我，我一时没忍住就……她和她妈一样，都是贱胚子，毕竟她向我要的钱也不少。有所付出，才有所得。”王剑知道死无对证，于是极力辩解。

“她不是你女儿吗？”张天说话时掩盖不住语气中的怒气。

“说出来怕你笑话，警官，王雪丽不是我女儿，我只是她妈妈吴枝找到的冤大头，吴枝早就名声在外，早年吴枝是村花，她和村长的儿子谈恋爱，村长儿子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个渣男，俩人恋爱没多久就黄了。但是村长儿子把两人在男厕搞过的事，炫耀给全村男人，这样的女人，谁敢要呀！后来村长儿子娶了村子首富的女儿，吴枝就断了嫁进村长家的念头，不知怎么，后来他俩还不清不楚的，她就成了村里有名的破鞋，我虽然是年龄大了点，没有村长家有钱有势，但是我大小也在城里有房有工作，我本来以为带她来城里，没人知道她的过去，她会安心和我过日子，谁知道她是个不安的主，我们结婚才八个月，王雪丽就出生了。吴枝一生下孩子，她就和深圳老板跑了，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挺着大肚子还勾搭别人，警察你给评评理这样一荡妇，王雪丽能是我的种。自从吴枝和人跑了，我是又当爹又当妈，又被人在身后戳脊梁骨。直到前几年我才能再婚，我把别人家孩子供到初中毕业算仁至义尽了。王雪丽要是在老家，一个女娃娃早就出门务工了，还能上学，不可能。”王剑说话声音都提高八度犹如自带声效，生怕别人听不见。

“那也不能和自己抚养长大的孩子发生关系，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吗？”张天停下手中的笔问道。

“她引诱的我，她需要钱。念书，补课，学画画，房租，哪一样不需要钱。你说我引诱她，你要拿出证据？”王剑讥笑地回答道。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关注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关注

第十五章　肮脏的血液

谢小五和张天无言以对，没错，王雪丽死了，此事死无对证。

“你们平时怎么联系？”谢小五适当地转移话题。

“她有一个联想手机，她一般用微信联系我。”王剑回答道。

“王雪丽电话号是多少？”张天边记录边问道。

王剑从裤子口袋中拿出手机，调出通信录，然后说道：“136xxxxxxx。”

“据我所知王雪丽还没有办理身份证，那她是如何办理的手机卡？”谢小五眉头紧蹙地问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毕竟她不和我们一起住。”王剑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她是什么时候租房子自己住的？”张天停下笔，看着王剑问道。

“大概有三年了。”王剑语气变得缓和了一些。

“你作为她的监护人，你知道都有哪些人进出过她的出租屋吗？。”谢小五问道。

王剑思索了一会回答道：“王雪丽一直是个独来独往的孩子，她从来不和我们夫妻俩交流，还每天板着一副死人脸，说不出的古怪，我也从来不问她的事。”

“行吧！那你对她的死有什么看法？”谢小五将双手环在胸前问道。

“几年前其实她就自杀过，还好送医及时，救了回来。现在听说她死了，我一点也觉得不奇怪。”王剑一脸平静，不像是在说自己养育了十几年的孩子。

“你知道她是因为什么自杀的吗？”张天问道。

“不知道，都说了我们很少沟通，她中考下成绩的前一天，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她不出来，我老婆催她半天，我本来是要去揍.....叫她吃饭，一进去满地都是血，她一只手拿着她妈的眉刀，另一只手满是血，还好我发现的及时。”王剑想想又补充道：“警官，我想让她死，不救她就完了，我一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你们不要再怀疑我了。”

“你好好配合，如果不是你，自然会排除嫌疑，作为爸爸你知道王雪丽曾经怀孕吗？”谢小五严肃地问道。

“你说什么吗？”王剑脸上露出惊惧的表情。

“我说，你...知...道...你...女...儿...怀...孕...过...吗？”谢小五一字一顿地问。

“不知道，她都离家三年了，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不要再说她是我女儿，她不是。”王剑竭力撇开关系。

“希望你不要敷衍回答，其实王雪丽是你的亲生女儿，这边有法医给出的 dna 报告。”谢小五拿出检测报告放在王剑面前。

第十六章　欲之罪

王剑听完，整个人处在震惊，耳朵中不断地回放王雪丽是你亲生女儿这句话。

他的脑袋开始嗡嗡作响，他忍不住去回想，就在最后一次见面，他按时出现在王雪丽的出租屋。

“爸爸，我没有生活费了，你给我点行吗？”王雪丽站在出租屋的门口苦苦哀求。

“爸爸，哈哈哈。我可不是你爸爸，你是个野种。你还有脸找我，怎么不去找你妈，对，你就没妈。”王剑边说边慢悠悠地推开王雪丽往卧室走，“实话实说，这次想要多少钱？”王剑连头都懒得回，直接往床边走。

“三千吧。”王雪丽低着头喃喃地说道，她的头发挡住了脸，看不出她的神情是悲伤还是痛苦。

“其实若有人想上你，你就要张开大腿让对方上，就如此简单，你就不必回来找我，你知道吗？”王剑不老实地去摸王雪丽的头发。

王雪丽强忍着害怕不去闪开，她就直愣愣地呆在原地，像砧板上的鱼肉。她沉默了许久，开口说道：“有些人有口臭，还可以忍耐，但是有些人有特殊需求，我怕疼。”

王剑一直知道这些污秽事，这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内心无比欢腾，此刻他可以忘记吴枝给自己带绿帽子，忘记王雪丽是个孽子，他没法报复吴枝了，但是身为王雪丽的养父，他可以操控王雪丽的人生，看着身陷泥潭的王雪丽，他找回了男人的自尊。

“哦，是吗？”王剑反手就给了王雪丽一巴掌。

王雪丽知道一定会这样，她看着王剑发怒的脸，她知道怎么样降低伤害讨王剑欢心，就像她每次做的一样，她跪在了王剑两腿之间.....

“你妻子张翠花知道你和王雪丽之间的事情吗？”谢小五把已经问过的问题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王剑才回过神，像是丢了魂回答道：“我想她应该不知道吧！”

“最后一次见面，你们有没有发生关系？”谢小五逼问道。

“没有。”王剑急忙辩解道。

“不要心存侥幸，这是人命案，我们有证据证明你说过的每一句话。”谢小五大声呵斥道。

“真的没有。”王剑这次语气里夹杂着慌张。

“法医报告上写得明明白白，王雪丽的身上，私密处，都有发现你的体液，你解释一下吧！”谢小五说着手伸向腰带，准备随时拿出手铐抓捕王剑。

“好好好，我承认，可是我走的时候，她还活得好好的。”王剑一看隐瞒不住立刻说了实话。

“你什么时间离开的？”谢小五的手依旧保持刚才的姿势。

“我只在她家逗留了一个小时。”王剑一看这仗势立即回答丝毫不敢含糊。

“那你怎么证明？有证人吗？”谢小五问道。

“我和她发生……关系后就回家了，下午 2 点我乘坐普快火车去往北京，火车抵达时大概是晚上 10 点半左右。我手机上有购票凭据。”说着王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翻找了一会，然后将手机递给谢小五，谢小五看了看手机上的凭证，对张天点点头。

谢小五漫不经心地问道：“王雪丽为什么没有住在家里？是不是和你现任老婆不和发生吵架了？”

“是王雪丽自己吵着要搬出去。至于吵架，半大孩子正值青春期，脾气暴躁，再正常不过，我老婆很温柔不会和小孩子一般见识。”王剑思考了一会接着说：“我想你们也知道，王雪丽自从离家出走，就开始援交，如果她死于非命，我一点也不奇怪，至于凶手，你们为什么不去找那些人，浪费时间在我这种平民老百姓身上不值当。”

“谢谢配合。据我所知，如果乘坐动车到达北京仅需要 2 小时，你还是没有摆脱嫌疑，稍后我们需要你的指纹样本，我们已经申请到相关文件，一会我们和你一起回家，请你看一下笔录，确认记录无误。”谢小五手里拿着手机，他刚才搜索了火车和飞机到达北京的班次和时间，张天起身向王剑展示出搜查令。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时王剑的家里，张翠花将一个展示瓶拿在手中端详，仔细看里面竟是一个未成型的婴儿被泡在福尔马林里，他，不，这个没生命的小可怜，应该称之为它更适合，它的皮肤泛着不健康的白色，本应该长鼻子的地方竟然长出一个拇指指甲大小的黑色眼球，眼球被肉包裹着，像是谁不小心在它脸上用刀划了一下，伤口处流出的不是鲜红的血，而是露出一个没有眼白的黑色的眼珠。张翠花看着手中的死婴儿，脸上露出来诡异的微笑。

第十七章 后妈 （上）

张翠花坐在卧室的双人床上打电话：“妈，王雪丽死了，就在前几天。”

“死了？怎么就死了？”张翠花的妈妈追问道。

“我也不知道，等王剑回来就知道。”张翠花说着将身子往后一躺，倒在床上。

“这丫头也是命苦。”张翠花的妈妈感慨道。

“是个可怜孩子，但是转念一想，儿子以后少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突然就不太难过了。”张翠花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你能这么想妈妈就放心啦！”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安慰的声音。

“妈，你知道不？有个男星要离婚了.....”张翠花说着将手机通话调成扬声器的模式，然后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八卦杂志。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妈，王剑到家了，我们不提王雪丽的事啦。”张翠花边说边坐起身。叮咚，叮咚，叮咚，门铃声响起，“妈，他可能忘带钥匙了，我去开一下门，一会儿回你。”说着她将手机挂断放在床上，走到门口。

“你不是带钥匙了吗？”张翠花扯着嗓子问道，等了一会没人回应，她将眼睛贴到防盗门的猫眼上，向外窥视，只见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中站着神态窘迫的王剑。

“这咋回事？”张翠花隔着门问王剑。

不等王剑回答，谢小五就举起了手中的搜查令说道：“您好张翠花女士，这是搜查令，请您开门。”

张翠花先是楞了几秒，才缓缓将门打开，一群脚穿鞋套，手带手套的警察涌了进屋内，张翠花不知所措地站在门的一侧，任由这些警察进屋。

警察们有条不稳地进行着勘察工作，谢小五径走到李翠花面前问道：“张女士，我们能单独聊聊吗？”

“可以，有啥问题，你都可以问我，我一定全力配合，领导怎么称呼你呀？”张翠花问道。

“谢小五，不介意的话，我们到外面谈。”说完谢小五打开防盗门往外走，不给张翠花和王剑交流的机会。

“好。”张翠花紧跟其后。

张天将王剑控制在客厅，让其坐在沙发上以防止他阻碍其他调查人员取证调查。

谢小五将张翠花带到小区楼下的一棵树下，开始交谈。

“你应该知道你的继女和王剑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吧!”谢小五开门见山地说道。

“领导你？”张翠华闪避着谢小五的眼神，她将目光停留在树下的野草说道:“其实婚姻中我们有很多事只要不提，不去想，它们就不会伤害自己，大家不用说的太明白，毕竟我们还有一个儿子，他不会离开我的。”

谢小五十分气愤，毕竟一家人同住屋檐下，作为后妈，其实她完全可以阻止这些，但是她却选择无视，这很可能是造成王雪丽离家的理由，可现在王雪丽死了，死无对证，谢小五只好问下一个问题:“你对王雪丽的印象如何？”

“这孩子挺可怜的，亲妈刚生她下没几天就和人跑了，这个时候亲妈都不出现，我一后妈对她管教太严怕人家背后说我做后妈恶毒,王雪丽学习挺努力的,但是她偏科,数学不怎么好。”张翠花不自然地摸了一下自己脖子上的项链，然后大声补充:“数学五十五分。”

谢小五注意到，张翠花的项链很别致，它是一个由塑料包裹的方形小吊坠，灰黑色，推测是由泥土烧制而成，约有一元硬币大小，上面嵌入钉子和一小段布料。

“她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你好好想想。”谢小五问道。

“领导，我也想帮忙，但是人死了，我在背后嚼舌根不太好吧!”张翠花一脸难为情。

“你说没事，我们有纪律，会保护证人的隐私，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信息的来源。”谢小五保证道。

“其实也没啥，你问邻居，他们也能知道，王雪丽平时特爱美，小女生特别虚荣，自从她搬走后，就有风言风语传回家，说有不三不四的男人去她家。我们同住的时候，她就不懂自爱，女生挺大了，洗完澡就光着身子就家里乱跑，家里还有她爸，她也不是个小孩子了。王雪丽搬走以后，家里总有东西不见，虽然都是些小东西，但是我可以肯定是她偷的，因为家里门窗没有毁坏，她手里还有家里钥匙。这些我都不能管，毕竟我也不是她亲妈，管多了怕邻居说三道四。”张翠花说完像是出来一口恶气，轻拍了几下胸口，使得她脖颈上的项链显得更加诡异。

第十八章　后妈（下）

“尸检的时候我们发现她曾经自杀过,你知道她那一阵子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任何事都可以？”

“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谢警官这种事应该问王剑，问我？我是不知道的。”张翠花从鼻子里发出讥笑声。

“那她有什么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吗？”

“是有个小姑娘和她关系不错，名字叫什么来着，秋，秋实，好像跟她同一个班级的。”

“嗯，谢谢。”谢小五点点头用笔重重写下秋实这个名字。“其实还有件棘手的事问你，你要是不知道，我们就去问王剑。”谢小五装出十分为难的样子。

“我知道的话，我一定回答。”

“你知道王雪丽曾经怀孕吗？小孩现在在哪里？”谢小五直视张翠花的眼睛容不得她说一点谎话。

“这件事呀！知道呀！她也只能找我问，打胎药还是我带她买的，那小孩流掉了。”张翠花表情倒没多大吃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谢小五有点失望，毕竟如果王雪丽的孩子还活着，可以通过 dan 技术找到生父。

“.....大概一年前吧！”张翠花思考一下回答。

“你知道孩子生父是谁吗？”谢小五有些急迫地问道。

“这个，不知道。”张翠花头摇得像拨浪鼓。

“那王剑知道这件事吗？”

“我.....猜想他不知道。”

“这个孩子是王剑的吗？你要认真回答，如果你做伪证，我们一定会告你妨碍执法。”谢小五边说边叉腰露出裤腰带上的手铐。

“警官你这不为难我，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警官，吃的可以乱吃，话可不能瞎讲，要讲凭证。”张翠花撇过头去装出一脸厌恶。

“好吧，你最后一次见到王雪丽是什么时间？”谢小五看张翠花这个样子只好换一个缓和点的问题。

“最后一次见她就是一年前，我们很少联系。”

“你们夫妻，有和人结过怨吗？多小的事都可以。”

“我们是正经人家，能和谁起冲突，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时候结束，我还要回家买菜做饭呢！”说着张翠花不愿意地将脑袋扭到一边不再看向谢小五。

谢小五想起王剑和邻居有过冲突，张翠花却回答没有，她明显在敷衍自己，多说无益于是问道：“最后一个问题，你 6 月 16 号的晚上十一点在什么地方？”

“嗯，那天王剑去出差，他爸妈说想孙子，我就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然后我就回家了。”张翠花说完也不看向谢小五，而是对着地面吐了口痰，然后狠狠地用鞋将痰撵在鞋底。“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我可回去了。”

“没有了，你可以回去了。”

听到谢小五这样说，张翠花如同大赦，小跑着往家去了，生怕谢小五半路反悔。

谢小五也不急，慢慢悠悠地跟在她身后。

谢小五觉得张翠花说的话有点奇怪，首先她说王雪丽虚荣，可是王雪丽出租屋里的物品都很廉价————除了那瓶可疑的红酒。其次她说家里没和人结怨，可是王剑曾因殴打邻居被刑事拘留。最后 6 月 16 号的晚上她是否有不在场证据还得进一步调查。

不知不觉中他们走到王剑家的楼道间里，楼梯拐角处有位满头银发老奶奶坐在小板凳上，她手拿蒲扇斜眼看着两人。

张翠花看见老人也不打招呼直接进了家门。老人仿佛就是在等这一刻，急忙拦住张翠花身后的谢小五问道：“小伙子，他家出什么事了？”

“他家大女儿死了，而且死的不明不白。”谢小五故意让老人往坏处想。

“死了啊，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和你说个秘密。”说着老人看看王剑家的方向，然后说：“小伙子，你可不要说是我说的，我这是协助你们办案。”老人还冲着谢小五眨巴眨巴眼。

谢小五急忙应允：“奶奶我保证，一定不外泄。”

“我就住在他家楼下，有个风吹草动的我都知道，早些年王剑自己带王雪丽的时候还像是个爸爸，女儿要骑大马，二话不说就四肢着地趴在地上装马。好日子没过几年，就娶了张翠花，家里三天五头的就吵架，不是金项链找不到了，就是鸡蛋被偷吃了，实际上都是张翠花拿回娘家了，我就看见好几次，这还不算完，张翠花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当着外人面都不掩饰自己讨厌这个继女，说什么王雪丽是野种，还有更奇葩的，弟弟犯错打姐姐，王雪丽后来应该是被逼疯啦，趁着家里没人差点要掐死幼弟，好在夫妻俩回家及时，要不呀！人间惨剧。”

“这都是您从楼下听到的？”谢小五有点难以置信，王雪丽要掐死弟弟，看来王雪丽应该特别恨张翠花和王剑。

“哎呀，当然呀，这老房子隔音可差了，我也不愿意听人家家里的事，可他家每次吵架动静贼大。”老人扭捏地装出为难的样子，谢小五心想以后买房一定得挑个隔音好点的。

“这还不算完，以后他家天天打孩子，闹得整栋楼都不消停，王雪丽后来应该是被打出什么心理疾病了，大夏天穿长衣长袖，一好好的小女生，一身酸臭，没过多久就闹着自杀，连救护车都来了。”老人说完还不住地摇摇蒲扇仿佛要赶走臭味。

“那有没有异性上门找过王雪丽？”谢小五的眉毛不由得打成一个死结，刚才在张翠花口中叛逆放荡的王雪丽此时在老人嘴里竟然是完全是不同的形象。

“这个到没有，至少我是没见过。”

“那还有其他事吗？”

“暂时没有啦!”

“谢谢您的帮忙，这对我们破案有重大意义。”

老人挥一挥衣袖说道：“这是我该做的。”然后拿起小板凳一溜烟地跑回家了。

谢小五站在原地回想老人和张翠花说的话，到底是谁在说谎，是老人？老人没理由说谎，那张翠花为什么要说谎，是要维护王剑，防止我们调查中牵扯出王剑强迫王雪丽，还是维护自己，怕牵扯出她虐待继女，担心自己孩子知道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要谋杀自己，还是怕邻里看笑话？都有可能。

而据老人所讲王雪丽不常洗澡，夏天穿长袖，以谢小五的经验来看很有可能是女生被强奸后的自我保护，用邋遢的外表防止自己再次被侵犯。这么一来三年前王雪丽的自杀行为就能解释了，只是现在缺少决定性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推测。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1 20:34:55
不更新啦 ？

有点事耽搁了
更新啦
谢谢关注

二十章　古曼童

“小五，张翠花那边没问出线索吧？”神棍假模假样摆出算卦的架势，左手大拇指在其余四个指头间来回跳动。

谢小五挑挑眉毛回应道：“你卦象不灵啊！恰恰相反，她透露出不少线索。”

“头儿，你有线索啦！”张天歪过头看向谢小五问道。

“信息很多，王雪丽和张翠花互相怨恨，张翠花栽赃，王雪丽要掐死弟弟，一堆的疑点。”谢小五无奈地摇摇头。

“怨恨？”神棍燃起来八卦之魂。

咕咕咕，谢小五摸了摸肚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都这么晚了，我们找点东西垫垫肚子？边吃边说吧。”

“我也有点饿了，走吧！”张天点头表示同意。

“土笋冻，好吃的土笋冻，土笋冻，好吃的土笋冻。”一个干瘦黝黑头戴草帽的老爷爷背着一个扁担正在沿街叫卖。

“哇，运气这么好，你们等我一下。”说着谢小五飞奔到老人身边，回来时手里托着一个纸质托盘，上面有三个塑料小碗，每个碗里各插着一个牙签。

“我请客，大家不是了饿吗？”

张天拿了一份，说道：“谢谢，头儿。”他低头一看，塑料碗里有几个直径三四厘米圆形的晶莹剔透的胶质，里面有几节像竹笋一样的东西。张天串起一个放入口中，鲜嫩脆滑，味美甘鲜，竹笋竟然有肉的鲜香。

“好好吃呀！”张天边吃边点头。

“哈哈哈，我以为只有当地人喜欢吃，有眼光，以后我再带你去吃其它美食。”谢小五也很开心。

一边的神棍却一脸坏笑地说道：“张天，你知道蠕虫吗？”

张天摇摇头问道：“吃东西不要提这种恶心的东西”

这下子连谢小五都噗地一声笑了：“那你怕蚯蚓吗？”

“蚯蚓？”张天脑海里闪过蠕动的暗红色长条虫子，回答道：“有点。”

“你刚刚把它表亲吃到肚子里去啦！”谢小五忍不住又大笑起来。

张天将放到嘴边的土笋冻放回了碗里，一脸疑问：“白色的不是竹笋吗？”

“不是，是沙虫！”说着神棍拿过张天的碗，“你不习惯吧！我帮你吃。”说完就大口朵颐起来，丝毫不给张天拒绝的机会。

“神棍，你别总拿张天开玩笑，我有件事想问你。”谢小五将手里的空塑料碗扔进路边的垃圾箱里。

“说吧！不要问隐私。”

“拜神的人很多，在家祭鬼的我倒是头一次见，到底什么是古曼童？"

“这属于驾鬼术的一种，之所以选择死去的孩童是因为孩子心思相对成年人比较单纯，能更好被法师驾驭。古曼童其实来源于泰国，是泰语的谐音，翻译成中文，应该叫佛童。王剑家一共供奉了两种古曼童，制作方法十分恶毒。第一种尸体形态的古曼童需由巫师找到一个横死的孕妇，刨开她的肚子，将胎儿取出，再将巫师的中指血滴在胎儿嘴里，后用金刚经将死胎全身包裹，念法施咒。”神棍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更邪门的是，巫师还要用火烤孕妇下巴，用流出的尸油涂满死胎全身，再将死胎放在火上，直至它缩小到手掌大小，古曼童才算完成。另外一种是巫师去找横死的小孩尸体，用其血肉加七处不同人的坟头土混合烧制而成，再经过巫师的法力加持就成了泥人型态的古曼童了。”

张天听得目瞪口呆，说道：“我是不信这种东西，王剑家真是丧心病狂。”

“这也太残忍了。”谢小五气愤地说道，“神棍，我还看见一个带着血的碗是干什么用的？”

“我猜他家有人用血祭鬼。”神棍边说边咧嘴。

“只是想想就觉得恐怖，他们留着的那个王雪丽的死胎，不会是要拿去制成古曼童吧？”

“王雪丽生前回家看到这东西，得是什么想法。”张天说道。

“她可能并不知道瓶子里是她的孩子，毕竟他们家搞这些东西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神棍说道：“那你们说张翠花会不会是为了制作古曼童把王雪丽杀害了？你们想想，我刚说的第一种古曼童制法里是不是还需要孕妇的尸油？”

“也不是不可能，这年头，什么丧心病狂的人都有。”谢小五说道。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6 11:27:07
恐怖

迷信害人

十九章　阴孩

谢小五回到王剑家。

“头儿，我们在王剑家找到了这个。”张天举起一个展示瓶。

“不止这个，还有两个泰国进口的古曼童。”说着神棍指了指沙发上的证物箱。

谢小五刚想问古曼童是什么，一看见神棍又要开始长篇大论的神情，便决定还是待会自己先打开箱子一探究竟。

谢小五带上一次性手套接过展示瓶，这其实就是个高约二十厘米，直径约十厘米，密封的玻璃瓶。骇人的是里面竟装着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婴儿，胎儿成卷缩状态，没有头发，脸部只有一只眼睛应该是先天发育畸形，双手相扣，放在下巴下面成祈祷状，双腿卷曲到肚子。因为长久地泡在福尔马林溶剂中所以它的皮肤接近半透明，就算此刻没有打开瓶盖，还是隐约地闻到一股刺激气味，味道有点酸酸，还有点像汽油味，但比汽油味难闻，更像是烧焦的塑料。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谢小五吓了一跳。

“这要问张翠花了，王剑说他不知情。”神棍回头看了一眼还在沙发上的王剑。

“是吗？”谢小五望向王剑，但是坐在沙发上的王剑却躲避着谢小五的目光，看向张翠花。张翠花先是退了一步，然后装出不经意的样子，将手环抱在胸前说道：“其实也没啥说的，你手里拿的是王雪丽生下来的死胎，我们也没做犯法的事。”

在场所有人听到“王雪丽的死胎”几个字后都极为震惊————除了王剑，他演技拙劣地也装出了惊讶的表情，显然他对这些事是知情的。

“你们怎么得到的王雪丽的死胎？”谢小五说道。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帮她买的打胎药，她就在这里流的产。”张翠花气势汹汹，手指着卧室，仿佛声音大了就能占理。

“我们要将它带走，作为证物。”神棍用不容质疑的口气说道，心理隐隐推测着胎儿畸形说不定是近亲繁衍的恶果。

“那可不行，这是我家供奉的神物，你们一个也不能带走。”说着张翠花就快步走向阳台，只见供桌已经空无一物，张翠花跑着折返回客厅，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叫喊道：“这些圣物都是有灵性的，外人不能动，你们这是破坏法阵，会有报应的，你们要是带走....."她声音由吼叫变成尖叫。

谢小五不理会张翠花，将手里的展示瓶放进沙发上的证物箱里。

里面还有两个古怪的东西，这应该便是神棍提到的泰国古曼童，其中一个有半个成人手掌大小，身体卷曲，呈灰黑色，仔细一看竟然是未出生的婴儿，它像是一个被肆意打碎的毛鸡蛋，五脏俱全血肉尽现既可怜又恐怖。另外一个略大一些，男童模样坐在一个元宝之上，男童雕刻的十分传神，双眼灵动，双手合十，双脚对合，宛如年画里的福娃，周身被金箔包裹，膝盖磨损处露出灰色的底色，谢小五目测金箔里面包裹的应该是个泥娃娃。除此之外证物箱里还有一个吃饭时用的瓷饭碗，不寻常的是碗里面有暗红色的渍，谢小五一眼就认出那是干涸

的血迹，看来神棍是想带回去检测是动物血还是人血，如果是人血那是谁的血？

谢小五有些头大，不放心地看向神棍问道：“还有其它东西吗？”

“还有这个，没别的了。”神棍举起手里拿着的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

谢小五环顾四周，目光正好落在客厅里的电脑桌上，上面就剩两个显示器和一个 bose 的音响了。“应该没有遗漏”，谢小五暗自想着，于是点头说道：“收队。”

“这是我们列的证物清单，请你核对之后在最后一页签字。”张天拿出一本笔记递给王剑，王剑也没一一核对，而是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写上名字。

警队出了王剑家往停车场走去，谢小五，张天和神棍走在最后。三人路过了一个铜制绿漆的大邮桶，上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制玩具车，一个贪玩的孩子待了一会，看玩具小汽车无人认领，于是将其拿走，随之两个信封和一块磁铁一起落在邮筒里。

@dddxxqq 2021-01-27 16:36:30
终于又更新了啊

哈哈　嗯

@三花 sushi 2021-01-12 20:30:41
催更 催更

顶一下

二十一章　　嗜血亲情 上

“头儿，我们还去双语国际小学找王雪丽的弟弟王白为吗？”张天问道。

“去，干嘛不去。张天你开车，先送神棍回警局。”说着谢小五将车钥匙递给张天，自己坐在了车后座，神棍则坐到了副驾驶。

谢小五突然想到了什么，掏出手机拨给了苏可欣：“喂，可欣啊，你去平和区周建路碧水蓝天小区调取一下监控，查一下张翠花六月十六号晚上的行踪…嗯…好…”交代完事，他拍了拍前座的椅背，对神棍和张天说道：“神棍，我先眯一会，一会到警局你们叫我一下。”

神棍转过身点了点头，谢小五双手交叉在胸前很快便进入梦香。

梦中，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屋子，洒落在深蓝色的桔梗花上，娇艳的花儿宛如阳光下翩翩起舞的蓝蝶，美艳不失优雅。暗处的桔梗花宛如夜里绽放的蓝色烟火，绚丽璀璨。谢小五在屋里来回踱步，低头看着手表数秒等待着她的出现，头脑里想着许多要说的话，焦急中夹杂着一点不安。一位身材高挑的长发女孩身穿一袭蓝色长裙推门进来，她有一双灵动的双眼，里面

仿佛装满星海。

女孩对着谢小五微微一笑，双眼又化作了月牙，全是喜悦，说道：“小五你到啦，挺准时的呀。"

谢小五看着女孩暖意满满的笑容，心里满是激动和紧张，害羞得耳根都红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对啊.....我到了快半个小时了。林夕，你到得也挺早啊”谢小五刚说这话，立马觉得不太妥当，好似自己在怪罪对方来晚了。她心里暗自责怪自己嘴笨，明明是如此开心见到对方。

女孩俏皮地看着谢小五自顾自地在那紧张，好奇着他接下来会说些什么。

半晌过后，谢小五艰难地张开嘴，说道：“林夕.....你吃饭了吗？”

女孩噗呲一笑。

“头儿，头儿，你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吗，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张天慌慌张张地把谢小五摇醒。

“嗯？我们到警局了吗？”谢小五睡眼惺忪，直起身问道。

“是啊，你睡得有一会儿了，我看你睡的时候眉头紧锁，表情紧张，是不是梦里还在探案啊”

“这倒不是，梦见了些开心的事。”谢小五答道，看见前座的神棍正一脸坏笑地看着自己。

神棍说道：“张天你说你头儿怪不怪，梦到开心的事情表情却狰狞成那样。”

“你也好意思说别人，刚是谁睡得口水都快流到椅子上去了。”张天反驳道。

“哎.....你可别到处说啊，不然我这一世英名.....”

“行了，行了，你俩别斗嘴了，咱们还有要紧事，”谢小五拍了拍神棍的肩膀：“我跟张天直接去学校，就不回局里了，你先着手检查检查证物吧。”

“好的，那我就在局里等你们的消息。”神棍下了车走向警局。

张天重新发动了车，和谢小五继续赶往王白为的学校。

一曲当兵的人铃声响起，张天脸憋得通红，眼角满是喜色不时用余光偷偷从后视镜看向一本正经的谢小五，他提醒道：“头儿，手机响了。”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1-28 12:37:38
顶一下

谢谢　顶贴

@白菲飞儿 2021-01-28 12:35:44
顶一下

顶一下

二十二章　嗜血亲情 下

谢小五接起手机，电话里传来苏可欣甜美的声音：“头儿，我调阅了监控录像，当天夜里她的确没有出门。”

“是吗？”谢小五用手摸了摸下巴，说道：“小区里是只有电梯有监控吗？”

“是。”

谢小五脑筋一转说道：“这类小区一般会有一个消防通道，应该也可以离开小区，可欣保险起见，你再去看看。”

苏可欣声音略带歉意地说道：“头儿，我现在就去调查。”便挂断了电话。

铃声又再次响起，来电的是刘美娟。

“喂，小五啊，我这刚查到王雪丽的银行卡是王剑名下的，而且她每三个月给王剑定期汇款一万元。”

“王雪丽给王剑定期汇钱？”谢小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你没听错，已经有两年了”

“好的，刘姐谢谢，我知道了。”

路上车流不多，两人很快便到了双语国际小学附近，张天手指向前方一片高大的建筑群说道：“我表姐家孩子就在这上学，一个学期学费四万全英语教学，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这学校里什么都有，体院馆，常温泳池，独立图书馆，天文楼，据说占地快三万平方米。”

“比一般的大学设施还好啊！这校门还仿照的清华园，是够气派。”谢小五感叹道。

“所以说投胎也是个技术活。”张天说道：“对了，刚刘姐说什么来着？儿子读这么贵的小学，女儿还得给爹汇钱？”

“搞不好就是靠着女儿卖身，儿子才能在这上学呢。”谢小五咬牙切齿地说道。

俩人下了车步行到了学校门前。哐，哐，哐，张天用手敲了敲传达室里的玻璃，里面探出一个身穿深蓝色制服的精壮小伙。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是奉天市湖东区公安分局的警员。因为某起案件需要找一下五年 x 班的王白为小朋友。”谢小五说着拿出了自己的证件向对方展示。

保安接过证件大致检验了一下，然后拿起一旁的座机电话拨号，“喂，主任吗？我这有两位警察想进去找个学生，说是调查案件，好的...五年 x 班的王白为...好的...”保安放下电话对二人说道：“两位请稍等，李主任马上就过来接你们。”

过了一会谢小五远远地看见从教学楼里走出一位金发碧眼，白衬衫，西服裤的白人老师，他快步走到了传达室，开口竟是一口流利的中文：“警官同志，我和王白为同学的妈妈通了个电话耽误了些时间，你们请跟我来，我让王白为同学先去音乐教室等你们。”

“谢谢你们的配合。”谢小五说道，心想这老师挺谨慎，他和张天跟随其后来到音乐教室，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的大阶梯教室，可是里面仅仅放置了二十多套座椅，最前面的展台上放着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和各种管弦乐器，一个小男孩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李主任说：“那就是王白为同学，我就不过去了。”

谢小五点头应允，示意张天在一旁记录，自己走到王白为身边。

王白为是个梳着平头的小胖子，他带着一副很大的黑框眼镜，双眼看上去有点古怪。谢小五仔细瞧了瞧，王白为的右眼珠明显偏向外眼角一边。应该是患有斜视。

“先天性斜视的遗传率高达百分之四十。”谢小五脑袋里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了 claire 的这句话，不过王剑和张翠花都没有斜视，看来王白为的斜视是后天造成的。

“你们是警察？听说我姐姐死了？”谢小五还未开口，王白为就先发制人地问道，他的声音明明很稚嫩，却装出一副大人的腔调。

谢小五想起自己高大的身形不止一次吓哭过小朋友，便蹲下身用尽量柔和的声音说道：“是的，你不要太难过。你跟叔叔们说说，你姐姐这阵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王白为不耐烦地转过头去，躲避着谢小五的视线，大声说道：“她不是我姐，她就是个外人，我们家一直是三个人。她的事情不要问我。”

谢小五和张天对王白为的反应大为惊讶，谢小五转念一下，刚刚李主任和张翠花通过电话，张翠花应该是已经嘱咐过王白为不要回答任何的问题。

张天显然没意识到这一点，有些气愤地问道：“你和你姐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不知道，我不想说，哼，你们都是坏人，我不想和你们说话。”王白为站了起来，用肥胖的手指指着张天，然后气鼓鼓地转过身去了：“我还要回去上课，你们快去和李老师说让我回去上课。”

谢小五看了看张天，两人摇了摇头，看来这趟路是白跑了。

“头儿，我们还是去下一个地方吧。”张天说道。

“嗯，我们去和李主任道声谢，然后就走。”

两人来到了音乐教室外，李主任双手环抱在大门边等等候着，看到谢小五和张天这么快便出来了，他笑盈盈地迎过来问道：“怎么样？对你们的调查有帮助吗？”

“还行，你们学校的孩子素质真是不错。”谢小五苦笑道：“谢谢你们的配合，我们没有其它要调查的事了。”

“好的好的，我送你们出门吧，请跟我……”

“不用麻烦了，李主任，您尽管忙您的，我们自己出去就可以了。”

告别了李主任，二人离开了双语国际小学，马不停蹄驱车前往王雪丽就读的三十七中学。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谢小五接起手机，传来苏可欣的声音：“头儿，你说的没错，王剑家小区的确有消防通道通向小区外，而且从那出去监控拍不到。我调阅了当天的沿街监控，案发当晚张翠花的确离开家了，她一直到次日早上八点左右才返回家中……”

@白菲飞儿 2021-01-28 12:35:44
顶一下

谢谢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1-28 12:37:38
顶一下

谢谢 笑面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1-28 12:37:38
顶一下

谢谢 笑面

二十二章　腐烂的过程（上）

“可欣，我知道了，你接着往下查，一定要找出当天晚上张翠花去哪里了，尤其要注意她是否有去往王雪丽的出租屋。”谢小五督促道。

“没问题，头儿，你等我的消息吧！”苏可欣挂断手机，目不转睛的盯着面前的电脑，显示器里张翠花步伐轻快，身穿着一条酒红色连衣裙。

“这三十七中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啊？”张天问道。

“你是外地人可能不太了解，这所高中的本科录取率连着三年蝉联奉天市的倒数第一，之前还有过一起学生间三角恋引起的命案，所以你有点心理准备。”谢小五说道。

“对了，张天，一会儿我们分头询问王雪丽的班主任和秋实，避免他们提供信息时互相影响，我跟你先核对一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两人一边讨论一边寻找三十七中学，花了好一会儿功夫才找到了中学的校门，这所高中隐藏在一大片破旧的居民区中，极为不显眼，如果不是校门口那灰蒙蒙的牌匾上写着的“奉天市第三十七中学”几个字，谢小五会觉得这就是个普通小区的入口。

“济公用扇子一变化……”传达室里的收音机正播放着郭德纲的济公传。张天凑近一看，一位老人穿着灰色背心正趴在桌子上打着盹。

张天敲了敲传达室脏兮兮的玻璃窗，说道：“醒一醒，大爷，来人了。”

大爷毫无反应。

“大爷！醒醒！”张天无可奈何地喊道。

大爷这才悠悠转醒，先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手边的浓茶，再缓缓起身关掉收音机，打开一扇玻璃窗探出身子问：“你俩干嘛的？找谁？”

“我们奉天市湖东区公安分局的警员，有事需要找一下你们学校的领导。”张天用袖子擦了擦头顶的汗水。

“警察啊？怎么啦？我们这哪个小兔崽子又闹事了吗？你们先等一会啊，我得先问问领导。”说着大爷拿出一部诺基亚手机，眼睛眯成细缝盯着泛绿光的屏幕好一会儿，才拨通了手机。

“喂，张主任啊，校门口这有两个警察说要见校领导……啊？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啥……诶，好的。”保安大爷打完电话，按下了手边的开关打开电子闸门，朝张天和谢小五摆摆手说道：“你们快进去吧。”

“大爷，能请问下我们去哪等校领导？”谢小五问道。

“你们随便找个地方等会，他们会有人出来带你们。”

二人无奈地往里走，站在教学楼前等待，过了一会，一位身穿职业裙的女老师朝他们迎面走来。

“警察同志你们好，我是张主任，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张主任面带着笑容地问道。

“贵校学生高三 x 班的王雪丽非自然死亡，我们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她的一些东西也要带走作为相关证物。”谢小五耐心地解释道。

“怎么会这样？高三 x 班吗？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调查。”张主任捋了捋耳朵边不听话的头发，显得有些惊讶。

“案件还在调查中，我们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谢小五想想说道：“我们需要找王雪丽的班主任和姓名为秋实的同班同学了解一下情况。”

“没问题，我去下他们班，你们先到会议室等我，往前直走左手边第一间房间就是。”说着张主任准备离开，生怕耽误了案件调查。

“张主任，不麻烦你来来回回地跑了，我们和你一起去班级。”谢小五礼貌地说道，紧跟着张主任的步伐，并不给对方拒绝的机会。

“好……也行，一起来吧。”张主任点了点头。

张天跟在二人身后，他知道谢小五此举是为了防止校方得知是命案后阻挠老师和学生，隐藏对学校不利的信息。

三十七中的教学楼不大，三人很快便来到了高三 x 班门口，班级的门关着，张主任从玻璃窗户往里看了下，回头对谢小五和张天说：“正好是班主任周老师的课，我进去叫他们出来。”

张主任敲敲门，然后隔着玻璃摆了摆手，说道：“周老师你和秋实同学出来一下。”

谢小五也往里看了看，正值六月天气闷热异常，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教室里大约容纳了四十几名学生，其中夹杂着几个零零散散的空座，学生们本来都昏昏欲睡，一看窗外突然来了两位警察，都好奇地交头接耳起来。

“秋实，你跟我出来一下。其他人安静，安静，给我认真自习，不要聊天！”周老师大声呵斥道，随即打开了教室的门走了过来。

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校服，瘦小柔弱，留着娃娃头的大眼睛女孩。

“这是两位警官，周老师。”张主任客气地介绍道。

周老师身高接近两米，寸头，国字脸，粗大的眉毛配着一对大眼睛，谢小五脑海里突然闪现

过漫画灌篮高手里的赤木刚宪，忍不住地嘴角上弯。

“您好，两位警官，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周老师搓了搓手，拘谨地说道。

秋实从老师身后怯生生地看着谢小五和张天。

“您好，周老师，这事对你们来说会有点难以接受.....你们班上的同学，王雪丽，六月十六号死在了她居住的出租屋内。”谢小五语气沉重地说道。

二十四章 腐烂的过程 （下）

“你们是在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她前几天来上学时还好好的。”周老师瞪大了双眼，眉毛紧促。

站在周老师身后的秋实却瞬间红了眼眶，她啜泣地说道：“老师，两位警察先生，王雪丽有东西希望我交给你们，我想回去教室去取一下。”

“王雪丽生前嘱咐你把东西交给我们？”谢小五难以置信地问道。

秋实胆怯地点了点头。

“你个小孩子不要和警察胡说，她怎么可能交代你这种事。”周老师厉声呵斥道，秋实被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谢小五朝张天使了个眼色，张天立即说道：“周老师您别激动，我看这里这么多人，怕是会让秋实有点紧张。这样吧，你和我找个安静地方聊一会，让我们队长单独和秋实同学了解一下情况。”

“这样也成，没想到这种事居然会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周老师摇了摇头：“秋实，你去取东西吧，好好配合警察调查。”

“张主任，这层楼有空教室吗？麻烦您带我和秋实同学过去一下。”谢小五转身向张主任问道。

“前面有个储物室就可以，我带你们过去”

谢小五点点头应允，和张天交代道：“一会儿校门口见。”

“济公打败了妖狐.....”传达室里的收音机仍旧播放着郭德纲的济公传，保安大爷睡眼惺忪，迷糊间看见两个身影朝校门口走来，便随手打开了电子闸门，继续打起了呼噜。

谢小五和张天走出了三十七中，往停车的地方走去。

“头儿，你那边怎么样？有什么关键的信息吗？”张天问道。

“我倒是好奇你那边怎么样。”

“周老师非常谨慎，基本上没透露出太多信息，据他所说王雪丽是个内向的学生，高一入学时成绩还算不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成绩一落千丈，便转去读艺术生了。他说艺术生文化课较少，王雪丽并不是每天都需要来学校，所以这次她的死学校才没有察觉……对了，他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王雪丽的家长，高中三年的家长会一直都是王雪丽自己来开的。”

谢小五点点头示意张天继续说。

“王雪丽这三年经常带着伤来学校上课，有时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周老师询问过她一次，她只说是自己骑车时摔伤的，周老师没多想就没有再问过她了。”

“这每句话都是替自己和学校在撇清责任啊。”谢小五失望地说道：“他有提过王雪丽和什么可疑的人有过来往吗？”

“没有。”

“我这边倒是有些新的信息。秋实说王雪丽近期交往了一个男友，不过秋实并没见过，那男生应该经济条件不错，他曾经送给王雪丽一个价值两千元的 bjd 娃娃……”

“什么是 bjd 娃娃？”

“年轻人的玩意，我也不清楚，回局里我们查查。”谢小五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不过我在王雪丽家并没有发现这么贵重的娃娃。”

“确实，那天我和神棍也在，现场没有这么个昂贵的玩具。”张天说道。

“是的，谜团又增加了一个。”谢小五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另外，根据秋实的证词，我还有些推论说给你听——王剑长期对王雪丽家暴，并且在王雪丽中考之前第一次性侵了她。在那之后，他一直强迫王雪丽卖淫赚钱，他们全家都知道这件事。”

张天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这一直是谢小五调查的方向。

“家暴的事其实王雪丽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些，包括王雪丽最好的朋友秋实。”谢小五顿了顿接着说：“她和王雪丽从小学就认识，两人住的地方离得很近，据她所说王雪丽小时候非常开朗乐观，不像后来这样阴郁。”

“发生那样的事也很难乐观，难道没有人报警吗？毕竟持续了这么久。”张天诧异地问道。

谢小五摇了摇头：“并没有。如果有，事情可能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样了。还有件事挺奇怪的，最近半年王雪丽一上课就睡觉，好像晚上完全没有睡觉的样子，而且也是这半年她突然开始自残。秋实说了句我印象挺深刻的话——”

“没想到，人是慢慢死去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张天问道：“如果我们能找出王剑性侵王雪丽的证据，那至少能为她找回一些公道……可惜性侵案件的取证本就十分困难，这事还发生那么久了……”

“你忘了件东西。”谢小五摇了摇手里一个密封的，看上去鼓鼓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似乎塞进了什么柔软的物件。

“噢，我都给忘了，这就是秋实说的要提供给警方的东西吧。”张天恍然大悟。

“是的，这是王雪丽三年前交给秋实的，她当时对秋实嘱咐道：‘如果哪一天你听到了我死去的消息，请把这个交给警察，里面的东西会让一些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

“秋实一直就把这个档案袋塞在书包里随身带着，不过她并没有想到王雪丽真的会选择结束生命。”谢小五补充道。

“三年前？那和王雪丽第一次自杀的时间接近，你觉得这里面装着的会是什么？”张天看着档案袋，若有所思。

“很有可能是能证明王剑对她实施暴力和性侵的证物。”谢小五既开心又愤怒。

“那她为什么不早些交给警方呢？”

谢小五叹了口气说道：“张天，你来局里还没侦办过强奸案吧？女性在经历性侵案后往往会被人贴上名誉不好的标签，遭受歧视。很多受害者不愿事情闹大会选择不了了之，或者像王雪丽三年前那样想用死来证明清白。”

“受害者有罪论是吧！我知道。”张天露出了气愤的表情。

@大晖辉 2021-02-03 10:58:39
催更

嗯

@大晖辉 2021-01-27 17:42:23
顶一下

谢谢 大晖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2:02:23
更新呀

好的

二十五章　魔鬼的仁慈

警局的办公室里，谢小五带着手套，仔细地用美工刀将密封的档案袋割出一个豁口，撑开一看里面竟是一条被折叠成四方形的内裤，档案袋内的另一侧还敷贴着一张白色的纸。

“怎么会是一条内裤？”站在一边的张天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谢小五也是一头雾水，他拿出内裤，仔细观察起来。这是条白色的棉质三角内裤，也许因为洗过太多次了，已经微微发黄，在边缘处还起了少许毛球。

“头儿，虽说是证物，不过你在办公室里看女性内裤，有点猥琐。”张天拍拍谢小五的肩膀：“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再研究？一会儿大家回来了，你的伟岸形象可就要崩塌了。”

“别贫嘴，严肃点。”谢小五说道，然后将内裤的内侧翻了出来，上面竟然有干涸的血迹，血迹周围还有一些近乎于透明的白色纹理。

“这应该是精液吧。”谢小五紧皱着眉毛，满脸憎恶地说道：“我大概知道王雪丽是什么意思了，张天，你待会把这条内裤送到 claire 那里……等等，这还有张纸条。”

谢小五从档案袋里拿出那张纸，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伤情报告。

“病人姓名：王雪丽……结果：处女膜新进裂伤，背部挫伤，臀部挫伤，面部挫伤。”张天凑近念道：“头儿，这什么意思？”

“还不明显吗？这是王雪丽留给我们的证物，可以用来证明三年前王剑对她的兽性。”

“啊，是了，内裤上能采集到王剑的 dna，加上这个伤情报告，如果秋实还能作为证人，这就是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了！”张天恍然大悟：“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去申请逮捕令吧。”

“你别太激动，现在是下班时间，我先打个电话问一下 claire 在不在局里。”说着谢小五掏出手机拨了 claire 的号码。

“小五，有事吗？难得你会在下班时间打电话给我啊。”claire 懒散娇媚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来。

谢小五耳根一红，急忙坐得笔直，说道：“是有点事想麻烦你，我们找到了疑似王雪丽三年前被性侵时穿的内裤，现在想给你送过去化验，可以吗？”

“当然可以！太好了！不过……三年前的？你们在哪里找到的？”

“是王雪丽交给她朋友代为保管的。”

“小五，内裤是怎么保存的？”

“嗯……保存状态挺好的，一直密封，随身携带，应该没有受到污染……”

“小五，三年太久了，证物需要低温保存。”

谢小五的声音一下就变得有点沙哑，说道：“低温下？她朋友一直放在书包里应该属于常温保存，常温保存可以吗？”

“小五，这种情况下 dna 早就被细菌吃掉了，应该无法检测。况且就算能测出来，也无法证明具体的时间。”claire 失望地说。

“真是可惜，我们还以为这次能将王剑绳之以法了。”

“你别泄气，肯定能找到别的证据的。”claire 安慰道。

“谢谢你了，claire。”谢小五道谢后挂了电话，越想越气忍不住将手机摔在办公桌上。

“头儿，我听着也很生气，但是一定还有其它办法。”站在一边的张天安慰道，他伸手准备拿起谢小五的手机。

这时张天突然发现谢小五的桌上有封信。

“头儿，你桌上这信……怎么……”

谢小五一把抓过信，看了眼信的封面，一时间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寄信人一栏居然是王雪丽。

@大晖辉 2021-02-03 10:58:39
催更

嗯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2-04 09:24:35
顶一下

谢谢 小猫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关注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 小 x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2-05 12:09:34
催更

谢谢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2:02:23
更新呀
---
ok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3:45:07
终于更新了

谢谢关注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3:45:07
终于更新了

谢谢

@我才不会笑嘻嘻 2021-02-07 14:22:49
写挺好，先做个记号，肥了看

谢谢关注 后面的剧情会更精彩 ^^

二十六章 致命沟通（上）

“这封信难道来自地狱？”张天睁大了眼睛，惊讶地看向谢小五。

“怎么可能，不过是人在搞鬼而已。”谢小五思索了一会说道。

谢小五仔细观察，这是一个白色的自带面值的信封，右上角是个喜鹊报春的邮票，上面盖着红色的邮戳，显示出邮寄时间。信封上的字都是打印的宋体字，反面则是一个红色邮戳并写

着邮寄地址。

信封鼓起了一小部分，用手去摸，硬邦邦地显现出一个小小的长方型。

谢小五说道：“张天，这封信绝对不是王雪丽寄的，你看，信的邮寄日期是王雪丽死亡后的第四天也就是二十号，而邮寄地址就是王剑家的楼下。”

“会不会是王剑夫妻俩在搞鬼，毕竟二十号那天张翠花哭天喊地的。”张天脑海里闪过张翠花满地撒泼的画面。

“应该不是，二十号正好是我们突击王剑家那天，他们没时间寄出这封信。”谢小五说着用美工刀将信封划开，开口处掉出一个金属外壳的 u 盘。

“头儿，赶紧插在电脑上看看到底是什么？”张天风风火火地拿过 u 盘，插在了谢小五的电脑主机上。

谢小五点击鼠标打开了 u 盘，里面只有一个视频文件，谢小五双击播放视频。

“这.....这视频的拍摄地点难道是王雪丽的卧室？”张天惊讶道：“你看这粉色衣柜。”

“是的，而且看这角度，偷拍设备应该是被放在了王雪丽床上。”谢小五一边示意张天把扬声器的音量调大。

卧室里很安静，先是百叶窗窸窸窣窣的声音，光线暗了下来，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女孩的身影同时出现在了画面里——男子狠狠地掐着女孩的脖子将她拖行到床铺上，死死地压在身下。

摄像头正好能清晰地拍到男子和女孩的侧脸，能看到女孩脸上满是恐惧，因为缺氧变得脸色发紫，眼睛里布满血丝。

“王剑和王雪丽！”张天大喊道。

“你要再多讲一句，我就弄死你。”王剑凶狠的声音清晰地传出。

被掐住脖子的王雪丽发不出一点声音，她极力地试图推开压在她身上的王剑，双脚上下挣扎。

“谁是家里的老大？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去干！反正你生出来就是被人搞得.....被谁搞不都一样.....出去卖还有钱拿！”

没过多久，王雪丽就被掐晕了过去，王剑直起了身子，松开双手，解开了自己的腰带.....

屏幕一黑，视频结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天有些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样，这至少能作为逮捕王剑的证据了，张天你先去申请逮捕令，再……”

这时谢小五的手机响了，低头一看是一组陌生号码，他将电话挂断，手机铃声却再次响起。

“我先接一下电话，你等一下。”谢小五接通电话。

手机里面传出电子合成的声音，诡异而冰冷：“谢小五，不知道你收到王雪丽送给你的礼物了吗？没收到也没关系，我这还有一份更大的礼物要送给你，你可千万不要挂断手机噢。”

谢小五立刻开启了手机的录音，一边拿出了抽屉里的无线耳机连接上。他摆手让张天靠过来，并拿出纸和笔写下：你去找刘美娟，让她定位给我打电话的人。

张天迅速地出了办公室联系刘美娟，然后返回取下了谢小五左侧的耳机放在自己的耳朵里。

耳机里接着传来的是一个熟悉的男人声音。

谢小五和张天对视了一下，彼此都十分肯定这是王剑的声音。

王剑听上去十分憔悴，他颤抖地说道：

“儿子，你过来。”

二十七章　致命沟通（下）

奉天市平和区周建路碧水蓝天小区 13 号 5-2-2，王剑头发凌乱，衣服邋遢，颓废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边还放着三页纸，最上面的一张纸赫然写着：

五.鉴定结论：经过我们中心鉴定，王白为与王剑不存在父子关系。

撕开的信封被随意地丢在地上，边上还散落着三四个酒瓶。

王剑目光呆滞地低头思索。

王白为被客厅里的灯光吸引，光着脚走出自己的卧室，慢慢地走向王剑。

王剑一副精神委靡的样子让王白为有点害怕。

“儿子，你过来。”

王剑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王白为束手束脚地走近了一点。

“儿子，你今天过的怎么样，开心吗？”王剑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这种笑让王白为有点害怕，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卧室的方向，回答道：“开心，爸我困了，我想回去睡觉。”

王剑露出一个很扭曲的笑容，又重重地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用命令的语气说：“儿子你过来，和爸爸聊聊。”

王白为只好蹑手蹑脚地坐到了王剑身边，他下意识地将身子缩小，不去接触王剑。

“爸，你和妈妈吵架了？”

“没有。”王剑楞了一下，声音中带着恼怒，“你妈和你说的？”

“不是，是我刚刚听见的，爸，你不会伤害我和妈妈吧！”王白为的声音中带着怯懦，不敢看向王剑。

“怎么会，我是你爸爸，我爱你超越一切。你知道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工作三百五十五天，十年如一日，我每天累得像条狗一样，只为给我的小孩过最好的生活。”

王剑的话让王白为稍稍感到放松，在他心中父亲一直是光，能驱散黑暗。王白为抬头看向父亲，想看看父亲温暖的笑容。

然而王剑笑容却十分的扭曲，不对，那根本不是笑容，王剑只是极力地在上扯着嘴角，让他的表情更接近于“笑容”。

王剑暗暗地有了一个打算，他慢慢接近缩成一团的王白为，一只手用力地压在了王白为的肩膀上。

“爸，我知道你辛苦，我明天还要上学，我先回屋了。”王白为挣扎着挪动了一下肥胖的身体，想要逃脱王剑的大手。

王剑却压得更加用力了。

“儿子，你知道吗？我的人生被你们给毁了，现在我们父女俩还被你们像猴一样耍，你猜我会怎样？我要将你俩剁成一块块的肉丁。”

王剑突然狠狠地掐住了王白为的脖子，然后把他压在了身下。

王白为的喉咙里发出好像鱼离开水时吐泡泡的声音，王剑的“笑容”更加扭曲了。

王剑和王白为的每句话都极为清晰地从谢小五的手机里传了出来，谢小五用笔写出：不用逮捕令了，张天你马上去叫几个弟兄，我们去王剑家，出事情了，别忘记叫救护车。

“王剑，你住手!!”张天控制不住自己吼了出来。

手机里传来的，只有那个冰冷的电子合成声音。

“没有用，他们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二十六章　薛定谔的猫

张翠花在卧室里听到了客厅传来的响动，她刚与王剑吵完架，不想再去触他的霉头，便悄悄地将房门打开了一个缝隙，偷偷观察。

但她却看见王剑正死死地掐着王白为。

张翠花瞬间化作一个护子的母兽，疯狂地冲向了王剑，极力捶打他的后背，歇斯底里地吼着：“你个王八蛋，你要干嘛！你就会冲着孩子！你要是个男人你打我啊!”

王白为眼睛上翻，眼白的地方布满血丝，显然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张翠花抄起了茶几上的花瓶，朝王剑的后脑砸了过去。

花瓶碎裂的声音伴随着王剑倒地的声音。

张翠花两只手的虎口都被花瓶的碎片划破，她顾不了这些，紧忙去看摊在沙发上儿子，王白为的嘴一张一和，像是无声的求救。

她这才放心了一些，紧忙将儿子楼在怀里，放声痛哭：“儿子不怕，妈妈在，王剑你个杀千刀的混蛋，不是个男人!”

王剑从地上爬了起来，满脸是血。他双眼通红，嘴角抽搐，极力地维持着他扭曲的“笑容”。

“你这样关心这个杂种，你关心过我吗？你他妈的这十几年都把我当猴耍!”

王剑艰难地走向家门，拦住了张翠花和王白为去往外界的唯一通道，他的影子笼罩着这对相拥的母子。

张翠花只能抱起儿子进入了卧室，并反锁上了房门。

“你他妈的，你怎么对得起我，我尽我所能养你们十几年，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我他妈只要求你不要像吴枝那个婊子一样!。”

王剑走进厨房，拿出家里剁肉的刀，刀刃反射出王剑扭曲的面容。

张翠花把耳朵贴在门上，尽力想听清楚王剑是否离开了家，然而她只听到了刀具碰撞的声音。

王剑快步走到卧室门前，不慌不忙地开始撞门，他颇有猫抓老鼠的快感，声音诡异地唱起了歌谣：“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爸爸要进来……”

张翠花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极力让自己从恐惧里摆脱，她需要思考，思考如何让她和儿子活下去。

她跑到窗边向下望，没有任何的缓冲物，这五层楼大概十几米的高度，她思考着逃跑的方法。

王白为从昏迷里回过神来，他跑到房门前，用尽力气倚靠在门上做着抵抗。

王剑继续诡异地唱着歌，一下下的撞击使得木门发出一丝断裂的声音。

“你们出来，我会饶过你们的。”

“求求你住手，你冷静一下。”张翠花嘴上说着央求的话，却将手中拿着的床单用力地撕成两半，再将它们打个死结系在一起，绑在床脚上。

王剑听见布的撕裂声已经猜想到了什么，他更加猛烈地撞击木门，门在撞击下已经摇摇欲坠。

祝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源财广进

@荒野行动小调皮 2021-02-18 06:15:00
mk

谢谢关注

二十九章　掌中之物

王剑撞门的声响和张翠花求饶的声音从谢小五的手机里不断传来，此时他和张天已经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碧水蓝天小区，他们立刻冲向王剑所住的 13 号楼。

到了 13 号楼下，手机通话突然被挂断。

谢小五也顾不了许多，带领着警员们冲到了王剑家门前，指示一名警员撬开王剑家的门。

“还好赶上了。”谢小五心里暗自庆幸，应该可以救下张翠花母子，可是转念一想，似乎又有些怪异————

此刻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门被打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迎面扑来，只有客厅和厕所里的灯是亮着的，不祥的感觉涌上

了谢小五的心头，他用手势示意身后的警员们先不要动，等待他的指示。

他警惕地进入了客厅。

房子以客厅为中心连接每一个房间，整个房子仅有一个出口，出口大门与厕所在同一侧墙，大门左手边的有两个房间分别是厨房和王白为的卧室，在王白为卧室对面则是王剑夫妇的卧室。

谢小五听见水滴声，低头一看，暗红色的血液从厕所门下方的缝隙流到客厅的地板上。

从厕所到王剑夫妇的卧室之间还有一条由血滴形成的线状血痕。

谢小五犹豫了一下，就近推开厕所门，吱嘎一声门被打开，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惊胆颤。

王剑跪在洗手池前，他后仰着脖子，周围仿佛被血浸过————镜子，天花板，和他的衣服满是血迹。

王剑的颈部有一道很深的横向刀痕。

谢小五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背，透过皮肤能隐隐看到蓝色的血管。

但王剑脖子断口处露出的血管却是白色的，好似半透明的橡胶管，仿佛下一刻就要喷出血来。他的双手搭在洗手池里，左手紧握住一把带血的菜刀。

谢小五弯腰观察，王剑满脸都是干涸的血迹，他瞪大了双眼，左眼居然出现了两个瞳孔。他半张着嘴好像还有无数的怨恨没有说完。

突然王剑的舌头好像动了一下，谢小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于是往他嘴里看去。

只见王剑的舌头上落满了黑头苍蝇，几只苍蝇好似受到了惊扰，从喉咙里飞出，迎面向谢小五眼睛飞来。

谢小五急忙挥舞了几下手臂，赶走了这些恼人的虫子。

“他已经死亡多时了。”谢小五心想着退出了厕所，沿着血迹走向王剑夫妇的卧室，卧室门上的锁已掉落在地上，变成了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它仿佛要吞噬一切。

谢小五推开摇摇欲坠的木门，像是打开了怪物的血盆大口，梯形的光照进卧室，一股腐臭味迎面扑来，引得谢小五胃里一阵痉挛。

打开墙壁上灯的开关，只见张翠花母子二人一横一竖地倒在血泊里。

鲜血浸湿了整个床铺，张翠花紧闭凹陷的双眼竟然流出了血泪，红色的泪痕在她白惨惨的脸

上显得异常诡异。

谢小五抿了一下干燥的嘴唇，觉得有点无力，难道自己又眼花了？他低头看向张翠花，她脸上的确是有干涸的血迹。

张翠花横着仰躺在曾经和王剑恩爱过的床上，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睡裙，她的胸口已经体无完肤，血肉模糊的大洞里露出白色骨头，胸骨上还能看见深深的刀痕。她裸漏在外的手臂上也有多处刀伤，一群黑黢黢的苍蝇落在尸体上舔舐着血水不肯离去。

王白为上身倚靠床边，双手拉住张翠花的一只手，他紧紧地闭着眼，背上有两处明显的刀伤，宛如外翻着的红肿嘴唇在无声地咒骂。王白为和卧室门之间，还有许多往返的小血脚印。

“背上的伤看上去并不致命，应该还有生还的可能性。”谢小五心想，双手伸向王白为，想要背起他送往楼下。

然而王白为全身冰冷，已经死亡多时。

此时谢小五猜测到了血脚印产生的原因————王白为中了刀伤后没有当场死亡，他本想到屋外求救，可是走到卧室门口他又折返回张翠花身边，应该是他对母亲的依恋使他无法离去。

谢小五愤怒地握紧双拳，那个躲在暗处的人做到了，他给了自己救人的希望，而这份希望其实从一开始就被扼杀了。

这就是绝望的滋味。

三十章 厄运之家 （上）

谢小五一脸疲惫地推开了会议室的门，重案组的各位组员已经都到齐了。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谢小五说道，就近找了个位置坐下。

“没事的，小五，我们也是刚到。”claire 说道，示意张天递瓶水给谢小五。

“张天，谢谢你。”谢小五起身接过水。

“也是难为他了，最近这些案件一件比一件离奇，昨天那现场给他冲击可不小。”神棍站在讲台上，抬起头来对大家说道。

“我没事，大家多虑了，神棍你开始吧，别让大家等着。”谢小五催促道，他知道大伙是好意关心他，不过这么多目光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多少是有些不自在。

神棍点了点头，操作电脑，投影仪幕布上出现了王剑家的现场照片。

“我们痕迹检验科已经完成了对昨天王剑家灭门一案的现场勘察，接下来由我来解释我们的一些发现。第一个被发现在厕所的死者是王剑，他死后呈卷曲状，周围有喷射状血迹。地面未见移动尸体时应出现的血液拖拽痕迹，所以尸体的位置应并未发生变化。我们推测厕所为王剑死亡的第一现场。”

神棍将鼠标移动到照片中镜子的位置作为标记，接着说道：“现场血迹最高处距离地面两百八十厘米，最低距离地面一百二十厘米，其中天花板上的血迹成点状，下方的镜子上的血迹成类圆形，并向下延伸。地面瓷砖上也发现有大量血迹。综合整个厕所里血迹的位置，方向，尺寸，我们初步推断王剑死亡时现场没有第二个人，属于自杀，凶器则为他手中的菜刀。”

神棍停顿一下切换到了菜刀的照片，继续说道：“菜刀和王剑衣服上沾染的血迹，都检测出三组不同的 dna，经过比对分别属于王剑，张翠花和王白为。而且经过反复比对，菜刀与另外两名死者张翠花，王白为身上的刀痕一致，这把菜刀也是杀害另外二人的凶器。另外我们在客厅中发现了一组血滴状血迹，由王剑夫妇的卧室蔓延到厕所，整体呈线形，这些血滴形状大小基本一致，例如这滴血……”

血滴的照片出现在幕布上。

“这滴大血滴周围形成了许多米粒大小的小血滴，由血滴特点计算分析，血是从约一百一十厘米的高度滴落，凶器菜刀的身长为二十八厘米，由此猜测凶犯身高在一百八十厘米左右，王剑身高为一百七十八厘米，符合凶手身高。另外客厅的血迹仅测出张翠花和王白为的 dna，这些血迹在王剑夫妇的卧室门口数量明显增多，证明凶手在此处做过短暂停留。”

神棍按了下鼠标，投影仪幕布出现卧室的现场照片，他继续说道：“卧室内发现两具尸体。首先是地面上王白为的尸体，呈半坐姿，倚靠在床边。其次是躺在床上的张翠花，呈仰卧姿势。卧室墙壁四周发现大量的甩溅血液，推测卧室曾经发生过激烈搏斗。尸体身下均有血泊，且地面没有血液拖拽痕迹，推测卧室是第一案发现场。卧室里没有发现除王剑，张翠花及王白为以外的生物痕迹。初步推测是王剑杀害了其余二人，然后自杀。”

“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我们发现床脚系着用撕开的床单制成的绳索，张翠花和王白为似乎是想顺着绳索从窗口逃生，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反而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少量灰尘，又在床下发现了混乱的灰尘痕迹。推测他们曾躲在床下，后被王剑强行拖出并杀害。”神棍说着切换到了另一张照片。

谢小五解释道：“王剑家在五楼，距离地面大约十五米，那个被撕开的床单总长不过四米左右，根本无法帮助张翠花母子逃生。我估计她只是想制造出从窗口逃生的假象，以引导王剑下楼追逐，然后借机逃生。我推测王剑没听见母子二人落地的动静，便断定他们未从窗口逃生，反倒是发现了藏在了床底下的二人，将其杀害。”

神棍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说道：“现场还有两点颇为诡异的地方，首先是王剑死后出现了‘双瞳’现象，另外一个是张翠花脸上的血泪，我查阅了一些灵异档案……”

@甜百利 8 2021-02-23 13:08:01
mark~

谢谢关注

@lbzhuoya 2021-02-23 16:29:29
网上哪里能搜到，这更新太慢了

因为是原创小说　平时还要上班　没法更新的很快 谢谢您的关注

@贝壳汗木 2011 2021-02-24 11:11:23
记号！2.24

谢谢关注

三十一章 厄运之家 （中）

“咳咳咳。”claire 咳嗽了几声打断了神棍：“这个部分还是交给我来解释吧。王剑割颈自杀流失了大量鲜血，同时也缺失了许多水分。加上他死后没有闭眼，造成白眼仁儿脱水，便出现带有色素的脉络膜层。眼睛里多了个黑色斑块，看上去便像多了个瞳孔。”

神棍偷偷地收起了自己整理出的“鬼点餐”案件的资料……

在座的其他人不管听没听懂都对 claire 报以钦佩的目光，毕竟她在组里是这方面的权威。

claire 起身走上讲台，轻轻碰了碰神棍的肩膀示意他下台坐下，继续解释道：“另外一点是所谓的血泪，成因是张翠花死后被凶手用指甲挖去了眼球。”

一个残缺的人类眼球，出现在幕布上。

“这是我们在王剑胃里找到的张翠花的眼球。”

“呀！”苏可欣惊恐地叫出了声：“王剑为什么这样做？”

神棍回答道：“为让张翠花死后什么也看不见，就不会找他报仇。”

“神棍你少吓唬她。”谢小五说道，接着转向 claire 问道：“王白为的眼球也被挖走了吗？”

claire 摇摇头说：“完好无损。”

神棍耸了耸肩，说道：“那可能不是因为害怕报仇吧，不然俩人的眼球都该被挖走了。”

谢小五说道：“没人会知道王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推测可能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张翠花的眼睛，而这次案件的起因又是他发现张翠花出轨生下王白为，爱成了恨，促使他去毁掉原本最珍视的东西。”

这一番推测令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惊讶，这个动机太诡异了。

“头儿，我们明明是来得及救援的，最后怎么会变成这样。”张天插嘴道，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失落。

谢小五摇摇头，说道：“张天，你不用太自责，我猜测王剑一家在我进屋时就已经死亡多时了，我们在手机里听到那段音频应该是录音。”

“已经死亡多时了？录音？”张天惊讶道。

“小五说得没错。”claire 翻动了一下手中的验尸报告，说道：“结合尸僵，尸斑，尸体温度，眼角膜浑浊等多个因素，我们的检测结果为：张翠花死于 18：00 左右，王剑死于 18：20 左右，王白为的死亡时间则约为 18：50。”

claire 看向谢小五，说道：“王白为是最后死亡的，他死后十五分钟你们才接到那通神秘的电话。”

谢小五点点头，转向刘美娟问道：“刘姐，你们找到那通电话拨打者的位置了吗？这个人和王雪丽案以及王剑家灭门案都有很大的关联。我建议今后用代号 w 来指代他，w for whisper，耳语者。”

@dddxxqq 2021-02-26 07:50:35
更新了~~

谢谢！

@荣和雨步 2021-02-28 14:28:01
好看，留爪.....

谢谢

三十一章 厄运之家 （下）

刘美娟汇报道：“我们并没有追踪到 w 的位置，这个人有很强的反追踪意识。他使用的是 voip 网络语音通信，无法通过手机或者其它通话设备的信号来进行定位追踪。再者他的人声经过程序处理变声，我们尝试反向复原他的声音，也没能成功。”

“那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张天恨恨地说道。

“倒也不是。”刘美娟看了看自己的记录，说道：“虽然无法通过通话设备的定位找到 w，但是我们在你们提供的通话录音找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环境音。通过人声剔除和对不同声音频段的分析，我们能确定 w 通话时，他所处在的环境里有以下的声音：风声，轻轨声，海浪音，还有金属链条的摩擦声。”

“金属链条的摩擦声？”谢小五问道。

刘美娟用手捋了捋耳边的碎发继续说：“经过我们的声音采样比对，这些金属链条摩擦声极有可能是观光缆车的声音。”

“海边，轻轨，观光缆车，张天，你马上搜索一下我们市里及周边符合这些条件的区域。”谢小五一边思考一边对张天嘱咐道。

张天打开了手边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搜索。

“另外我们在王剑家找到了监听用的设备。”刘美娟继续说道：“该设备的型号为市贩的 gbp-876 型监听器，大小和一节五号电池差不多，耗电量极小，可以传送短波无线电到指定接收设备。该设备被藏于王剑家的音响中，我们在其上面找到了王雪丽的指纹。”

谢小五回想之前张翠花曾说过王雪丽有家里钥匙，她的确是回过家，不过看来并不是回去偷东西。

“如果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设备，我们能否查看看近期内有哪些人购买过这个设备？”苏可欣问道。

刘美娟摇了摇头：“这个设备极为常见，线上线下都有销售，没法通过购买渠道追查。”

“那么那个接收设备呢？刘姐你不是说还有个接收设备吗？”苏可欣追问道。

“因为监听器传送的是短波无线电，传送距离很有限，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搜查了王剑家附近可能存在的信号接收设备。很可惜我们什么都没能找到。接收设备应该早被取走了。”刘美娟回答道：“我们也尝试调阅过附近的监控，不过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这个人行事谨慎，肯定不会让自己暴露在监控摄像头里。”谢小五摸着下巴说道：“有一点我很在意，王剑家出事和我跟张天接到神秘电话之间不过相差一个小时，王剑家又离海边很远。能推测 w 并不是取了接收设备，提取音频后才打电话给我们…”

“他应该是一直在监听着王剑家。”刘美娟补充道：“那个接收设备应该是一个中转，把收到的无线电加密后上传至暗网，而 w 可以通过匿名的 ip 地址把数据流下载至本地实时监控。”

“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仅仅是在反侦察了，这简直就是在对我们进行嘲弄。”谢小五恨恨地说道。

“头儿，我找到了能同时符合海边，轻轨，观光缆车三个条件的区域，这样的地方在我们市及周边只有一个————海滨大桥的南岸。”张天抬起头说道：“不过…”

“不过什么？”谢小五焦急地问道。

“那边没有民居啊，海滨大桥南岸附近是几片烂尾的楼盘，几年前开发商跑路后就一直处在荒废的状态。”

谢小五摇摇头：“w 对自己的反追踪能力极有信心，想必不会在民居或者酒店这样容易留下行迹的地方进行监听。你说的这个区域既无人烟也无监控摄像头，对他来说应该再适合不过了。”

张天依旧还是很困惑，问道：“那他哪来的供电和网络信号呢。”

“不需要专门的供电。”刘美娟答道：“如果只是笔记本电脑和一些简易光源的供电，普通的铅酸蓄电池就可以了，而网络信号的话…”她停顿了一下，恍然大悟道：“我马上联系我们小组定位该区域的所有移动网络信号，如果 w 真在那里的话，这次他应该要露出马脚了。”

谢小五站起身来，多日的劳累此时仿佛一扫而空，他精神振奋地说道：“太好了，刘姐，我和张天马上去组织警力前往该区域，进行封锁和搜查。麻烦你们组尽快查出 w 的位置。”

@lovelaoshan 2021-03-01 15:23:46
看完，期待更新，很精彩。

谢谢关注

@dddxxqq 2021-03-01 22:46:23
新章节不错

谢谢

三十三章 冥婚 （上）

四年前奉天市富源建设集团破产托管，留下了海滨大桥南岸这片巨大的烂尾楼园区。园区附近的道路亦未完工，每当有车行驶过便会扬起阵阵尘土。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重案组决定从烂尾楼园区的不同方向向目标靠近。

张天，苏可欣，神棍由谢小五带领，驾车绕道前往园区的东门附近。下了海滨大桥后全程便没有了路灯，能见度非常低，加之路况糟糕，谢小五依靠着张天的导航才顺利接近目标地点。

车上的气氛十分凝重，连平时滔滔不绝的神棍也没有多说话，苏可欣是第一次执行追捕任务，目标又是个不知底细的恐怖人物，她更是紧张地手脚发凉。

“前面该停了，头儿，再靠近就有被发现的风险了。”张天提醒道。

谢小五点了点头，将车停在了一堵土墙后面。此处离园区的东门尚有四五百米远，他们决定弃车步行，以隐匿行踪。

“刘姐我们到指定地点了，正向园区东门前进。”谢小五通过无线对讲机向其他组汇报情况。

微弱月光的下，这里到处都是半人高的杂草，以及各种建筑废料和垃圾，海风的声音里夹杂着微微的腥味和潮湿感，四下除了虫鸣，就只剩北面缆车铁链的摩擦声。

四人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坟场。

谢小五拿着战术手电，走在最前面带队开路。四人以最快的速度向园区行进，很快他们便来到了大门前，这是一个巨大的铁门，宽度可以同时进去两辆大型卡车，斑斑锈迹的覆盖下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突然谢小五身后一声钝响，三人猛地回头看，原来是苏可欣不小心被脚下的一截钢筋绊倒在地。

“没事吧？可欣”张天小声地问道。

苏可欣摇了摇头，示意大家不要担心，可月光照射下能看到她的表情痛苦。谢小五将手电的灯光照射到了她的伤口上，她的裤子被钢筋划破，伤口处鲜血淋漓。

“你别逞强，伤口很深，有破伤风的风险，张天你带她先回车上，紧急处理一下伤口。”谢小五轻声说道：“你们就在车上待命吧，等我和神棍的消息，随时准备开车过来增援。”

张天点了点头，掏出了自己的战术手电，扶起苏可欣朝车的方向走去。

“出师不利啊，小五。”神棍看上去一脸愁容。

“我还碰过更糟的情况呢。”谢小五示意神棍跟上他，大门并没有锁，他们径直走进了园区。

园区内的水泥地大部分都出现了裂痕，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植物从缝隙里生长出来，扭曲成奇诡的姿态。

二人的前方便是数栋高大的烂尾楼，它们四周围着还未拆除的金属脚手架，隐约可见只有承重的墙体完成了。这些楼像是恐龙的化石一般，庞大破旧毫无生机。

刘美娟给的目标坐标在这些烂尾楼的另一侧，是园区里的一片别墅群。谢小五和神棍走上了最靠外侧的一栋楼，观察起了下方的别墅群。

深夜的海风从楼层间呼啸而过，谢小五不禁将衣领拽高了一点，来抵御寒冷。

“小五你看那！”神棍极力压抑着惊讶，小声说道。

他的手指向了一栋二层的别墅，窗户里隐隐地散发出红光。

三十四章　冥婚(下)

二人往那栋发着红光的别墅潜行去。到了附近，隐约能听到唢呐的声音。

“索命梵音啊。”神棍压着音量说道。

谢小五给了他一个疑惑的眼神。

“倩女幽魂的配乐。”神棍答道，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别墅带着一个小前院，二人从院门外向内观察。

一楼房顶挂满了大红灯笼，上印着金色的囍字，每一个灯笼底部系着一根红绳，上面拴着一个铜板形状的土黄色冥钱。灯笼里的蜡烛偶尔会发出啪啪的炸烛声，落下红色的蜡油。

别墅的墙面被腐蚀的不成样子，灰黑色的水泥墙上布满了绿色的霉菌。许多水珠贴在墙上，好像墙壁有流不完的汗水。

灯笼烛光的照射下，可以清晰地看见别墅里站满了纸扎的人偶。

门里最近的地方站着四个纸人，两男两女，皆是酒红色褂子配黑色裤子的样式，仿佛两对中年夫妻，两两一排左右对望相迎，又似儿女亲家，一面流泪，一边左手握拳在内地作揖，互道恭喜。

四个纸人的身后是二十多个纸人宾客，有手提喜帖，有手捧喜饼，有手拿器皿，有互相低语，神情各异各有不同，它们大都面朝着门口，好似在等待重要访客。

再往里是迎亲送亲两支队伍，迎亲队伍共有十一个红色的纸人，它们穿着白色丧服，一人领头吹奏唢呐开路，身后十人分别扛着红底黑字的双喜旗。

送亲队伍前有六个绿色纸人，它们身穿红色长裙，一手提花蓝，一手做挥洒东西的动作，满地都是白色的纸钱。队伍后面有四名白衣白裤的纸人轿夫扛着一个火红的纸花轿。

花轿后面还有一张纸扎的双人床，床上还放着纸扎的喜被，喜被上放着一对龙凤蜡烛，一只龙凤剪刀，一面纸镜子，一个红木梳。

最里面站着一个身穿白色婚纱，头戴白色纱巾的“新娘”面向着墙壁。整个墙面被红纸覆盖，上面印着黑色的正楷字：喜结连理。金黄色的龙和凤在字的左右围绕。

龙是升龙，张口旋身，回首望凤。

凤是翔凤，展翅翘尾，举目眺龙。

周围瑞云朵朵，一派祥和之气。

墙边摆满了灵堂花圈。花圈为圆心结构，直径约有一米，花圈周围用白底红边的六瓣纸花层层围绕，中间是黑底白字的囍字。

确认别墅没有其它出口后，谢小五示意神棍在院内警戒，防止人出逃，自己则谨慎地走进了别墅。

谢小五穿过一个个“宾客”，提防着有人混在其中，他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不怀好意地看着他，稍有迟疑迎面撞上了吹唢呐的纸人，这纸人的眉眼都是用细毛笔画上去的，它的一只眼睛看向地面，另一只眼睛看向谢小五，血红色的嘴角上翘好像带着微笑，它上嘴唇向外翻，像是要露出牙齿，但里面却是一个黑洞，好似一口烂牙。

纸人扭曲诡异的表情，确实吓了谢小五一跳，他缓了缓神，穿过送亲的纸人，走到纸花轿边，翻开轿帘，里面放着一个火柴盒大小的 mp3。屋外听见的唢呐声正是从这放出的。

mp3 的屏幕上显示着正在播放：索命梵音，谢小五本想伸手将其关掉，又想到一会神棍需要做现场勘察，就收回了手，继续往前行。

绕过纸床，谢小五走到了“新娘”的身边。隔着纱巾，他隐约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林夕!!”谢小五惊讶得几乎喊出声来。

不，不可能。

谢小五掀开纱巾仔细看。的确不是林夕，而是一个贴着林夕头部照片的纸人。

他脑中一片混乱，试图滤清思路，却看见“林夕”手中赫然抱着一个纸做的黑色牌位，上面用白色的字写着“谢小五”三个大字。

突然一股热浪从谢小五头顶传来，他抬头一看，天花板竟一瞬间变成了一面火墙，燃烧着的灯笼往下掉落，引得纸人也纷纷着火，屋内瞬间成了一片火海。

一向沉稳冷静的谢小五在这一瞬间也被吓到了，浓烟很快充满了整个空间，一些被燃尽的余灰伴着火星在空气中飞舞，仿佛要将谢小五吞没。

“小五！快出来!”别墅外传来了神棍焦急的声音。

谢小五看向门口，堆积着的纸人早已经变成了火墙，封住了他逃生的出路。

三十五章　余火

谢小五受困于火焰和浓烟里，他猛然想到这个别墅有两层，但是他刚才进入别墅时并没有看

见通往二楼的楼梯。屋内现在熊熊大火，唯独身后墙上的红纸没有点燃，谢小五用手一摸，手指上沾上了红色染料，里面的纸却是银色的。

这竟是一堵由锡纸制成的“墙”。

谢小五直接向纸墙踹了过去，纸墙的另一侧由薄木板固定，一下便被踹开了一个大洞，火光照射下能看到不远处便是通往二楼的楼梯。谢小五没有犹豫，往楼上跑去。

二楼还没有着火，周围一片漆黑，只有窗户外照进来的微弱光线。

“你快出来啊!! 小五!”屋外神棍的声音越发惊慌。

滚滚烟尘从楼梯下不停往上冒出，谢小五冲到窗户前，一个翻身跳下楼，落地时衣服被从一楼窗户喷出的火舌烧着了。他倒地翻滚将火熄灭。

神棍急忙忙地跑了过来，说道：“小五你没事吧。”

“我没事，有人跑出别墅吗？”谢小五焦急地问道。

“没有，我一直守着呢，没有人跑出来。”

“看来我们又被摆了一道...”谢小五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沮丧地说道：“是我太冲动了...”

二人身后的别墅仍在燃烧，院子外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几队人马相继涌入了别墅的院子，领头的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女警，她留着干练的短发，眼神里充满了震慑力，刘美娟则站在了她的身后。

该女警是奉天市公安总局的杜绢警督，鉴于这次的案件死亡人数已达到四人，影响恶劣，总局特意调派她率领一只骨干小队协助湖东区分局办案。

谢小五和她有过几次工作上的交集，深知此人雷厉风行，性格强硬，控制欲极强。分局里的同事打趣说过：在她手底下工作时时刻刻都像在炸弹拆除现场一般。

“神棍，小五，你们怎么...”刘美娟看着灰头土脸的谢小五正要说话，就被杜绢挥手打断，她用严厉且不容置疑的口吻对着谢小五说道：“谢警督，你能给我解释下这是什么情况吗？”

“我和方正最先到了现场，是我安排方正在外看守，我则先进入别墅调查。”谢小五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杜绢摇了摇头，转身挥手示意身后的警员们先进行灭火工作，然后转向谢小五严厉地说道：“谢警督，你可不是个新兵蛋子了，难道你不明白应该等到大部队包围这里，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才能执行突入任务吗？你这么贸然行事，现在嫌疑人也跑了，屋子也烧了，责任你担得起吗？”

“我全程盯着呢，没有人从别墅里跑出...”神棍急忙插嘴道，他正好对上了杜绢锐利的眼神，顿时便像个犯错的小学生似地低下了头。

“我对你们分局的办事能力深感怀疑，你们俩到一边整备一下，我们队来负责现场的后续工作。美娟姐，请你也安排一下你的队员开始工作。”杜绢说道，她对刘美娟素来欣赏钦佩，语气自然也是较为客气友善。

刘美娟走到谢小五和神棍身边小声说道：“我知道你们最近精神都很紧绷，今晚的事不全是你们的问题，你们跟我先过来休息一下吧。”

谢小五没有作声，只是点了点头，他向来恩怨分明，这次确是他冲动犯错在先，杜绢的责难有理有据，他是服气的。

警队的车陆陆续续到达别墅，车上有紧急用的消防设备，加之别墅为水泥结构，且内部的可燃物多是纸和薄木板这一类很快便会燃尽的材质，火势很快便被扑灭了。在杜绢的带领下，警员们开始对现场进行搜查和取证。

“你说这杜绢警督确实是名不虚传啊。”神棍对谢小五说道，此时两人正坐在别墅外的一个小土堆上，看着别墅里的人忙碌：“小五她跟你应该是同级别吧？刚她却把你训得诶，弄得你是新来的菜鸟警员似的。”

“她说得都在理，我今天表现恐怕还不如个菜鸟。”谢小五低着头说道：“神棍，这次的案件和以往的不同，从发现王雪丽自杀那天起，我就隐隐地觉得不安。确认 w 为嫌疑人后我更是有些焦虑。刚在别墅着火前，我居然看到了其中一个纸人头上贴着林夕的照片...”

“林夕？谁是林夕？”神棍疑惑道。

此时正好刘美娟朝走了过来，二人站起身来，谢小五问道：“刘姐，现场有什么发现吗。”

刘美娟说道：“还在取证调查中，不过目前基本可以确认 w 今晚不在别墅里，屋里屋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指纹，附近连个可疑的鞋印都没有。他应该早就料到我们回来，提前精心布好了这么个局。”

“那别墅怎么会突然着火呢？”神棍问道。

“是传感器，很简单的机制，我们在几个烧剩下灯笼残骸里找到了红外线传感器，w 在天花板上布置了个简单的电路，连接着一个微型的起燃器，一有人进入别墅入口便会打着火星，他故意在屋内堆放了大量可燃物，目的就是为了让火势在最短时间内蔓延开。”

“这 w 够狡猾啊，装神弄鬼，心肠歹毒。”神棍挥了挥拳头，愤怒地说道。

刘美娟继续说道：“现场大部分东西都烧毁了，唯独一样东西完好无损，今晚杜绢在这我不方便跟你们多透露，明天回局里我再和你们细说。”

三十六章 如梦似幻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谢小五躺在床上，能看见他紧锁眉头，满头大汗。

他又坠入到了那个熟悉的梦境里。

“小五，你高中毕业要报什么专业？”一个高大的身影背对着谢小五，站在窗户前，阳光洒落在他身上。暖风轻抚着这个男孩的头发，他的声音像是细雨润物一般的温柔。

他的影子笼罩在谢小五身上。

谢小五懒散地坐在课座上，左手揣着一张表格，右手托着下巴。他看着男孩一本正经的样子，忍不住吐槽道：“你又想学什么？周焕大少爷。”

周焕慢慢地转过头，侧脸的轮廓在逆光下呈现出一道完美的曲线，他有一双细长明亮的眼睛，目光里满是十七八岁的少年独有的自信和朝气。

“我吗？当然是警察啊，除暴安良，铲除罪恶。”

“你这成绩，上警校是不是有些可惜啊。”谢小五低头去看那张大学志愿表，说道：“我要是你，肯定优先挑个重点大学。”

“这你就不懂了，人的价值不是一张成绩单或是一张大学文凭可以定义的。”周焕将身子靠在窗台上，严肃地对着谢小五说道：“当警察是我从小的志愿和梦想。”

“初中第一天认识你时，你就说过这句话了。行啊，那我也报警校，我们一起。”谢小五装出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抬头看着周焕。

咣，突然一个重物砸在了谢小五的头上。

“哇！好疼！”

“不准背着我偷偷讨论填志愿的事！”林夕出现在谢小五身后，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英语书，她装作生气地说道：“不是说好了大家一起留在本省嘛？”

“林夕，你要下手再重些，把我砸成个傻子，那我这志愿也就不用报了。”谢小五捂着脑袋抱怨道。

“没关系，你要成傻子了，我和林夕就报个医学专业，想办法治好你，绝对对你不离不弃。”周焕看着林夕和谢小五说道，三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如果时间能停止在这一刻，那该有多好，谢小五想到。可是梦中的画面很快地模糊起来，另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冷冷地笑了起来，它渐渐盖过了周焕，谢小五，林夕的笑声，越变越大，直到将谢小五拖入了下一个梦境里。

落叶满地，金色的梧桐叶在风中翩翩起舞，蝴蝶在这个季节也隐秘了行踪。

谢小五和林夕背对背坐在层层落叶上。

每次谢小五呆在林夕身边都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他仿佛身处在蓝色桔梗花海之中，阵阵香气袭来，他会忘记呼吸，头昏目眩，忘记了一切的思考。

“小五，你还好吗？你能转过身来吗？我想看看你。”林夕轻声说道。

谢小五默默地点点头，起身转向林夕。

他看到林夕浑身是血，她无比幽怨的望向他。

谢小五心头一疼，用力地抱住了林夕。

“她就死在我怀里，都是我的错。”

“不是，是我害死了她。”

“周焕，林夕你们都会恨我吧，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各种声音从谢小五的脑海里涌了出来，充斥着他所有情绪和感官，他感到越来越晕眩。

“哎呀，你在干嘛？”claire 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头儿，你搞什么鬼！快放手!”张天的声音也冒了出来。

啪的一声，谢小五感觉到左脸颊一热，顿时清醒了过来。他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身边坐着 claire 和张天————claire 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张天正捂着嘴偷笑。

“谢小五你什么情况，发着高烧手劲还那么大。”claire 揉着自己的左手说道。

“对...对不起 claire，我应该是做了个噩梦...不是故意的，我做什么了？”谢小五边道歉边摸着自己的脸颊，此时那正热辣辣地发疼。

“你死拽着我的手不放，嘴里还喊着什么林夕林夕的。”claire 的语气听上去微微有些发怒。

“头儿，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张天接茬道：“你今天没来局里，也联系不上，大家担心一个三天两头就在局里打地铺的工作狂怎么会突然翘班。于是我便自告奋勇来看看你。”

说着张天掏出了一把钥匙，那是谢小五特意交给他的备用钥匙。谢小五和张天都是独居一人，两人互换了住处钥匙有个照应。

张天接着说：“claire 说你可能是病了，说什么也要一起跟来看看。”

“你瞎说什么。”claire 转过头撇了张天一眼：“明明是你生怕你的谢大队长有什么闪失，在我办公室门前敲锣打鼓，哭着嚎着求我一起来。”

“是是是，你说的都是。”张天冲着 claire 坏笑，说道：“我看这家里什么药也没有，需要买点，claire 医生你说说，我去买？”

“买盒布洛芬…还有三文鱼，橙子，橘子，葡萄，小龙虾，醉虾和锅包肉。”claire 连珠炮似地说出了一大串要求。

“带谢小五的银行卡去买。”她最后补充道：“快去快回，我们还得赶回局里参加会议呢！”

张天答应了一声，便转身出门。

谢小五的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他只记得昨天回家后便沉沉睡去了，不料却生了场大病。

“你今天就好好躺着，别想着办案了。”claire 的声音变得温柔了一点，她对着谢小五说道：“下午的会议张天会汇总一份报告发给你。”

谢小五点了点头，眼下他确实只能好好养病，他好奇地问道：“我缺席的话，今天的会议谁主持？”

claire 翻了个白眼，说道：“还能有谁，总局派来的那个女魔头呗。”

三十七章 灰烬 （上）

claire 和张天最后到达了会议室，里面比平时多了不少人————除了湖东区分局专案组的成员，今次还多了奉天市总局分配来支援的警员。

杜绢警督正威风凛凛地站在讲台上，她昂着头看着正往里走的 claire 和张天，语气冰冷地说道：“分局一人缺席，二人迟到，这位思同志，请你尽快入座，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思念雪是 claire 的名字，只是平日里分局的大伙很少这么称呼她。

claire 冲着张天做了个鬼脸，二人快速入座。她和杜绢曾经在总局共事过几个案件，两人的性格都比较强势，据说相处得不是很愉快。

“刚刚被两位迟到的同志打断了，我接着往下说。”杜绢清了清嗓子：“w 是湖东区分局专案

组对案件主要嫌疑人的代称，昨日的突袭行动由于分局警员谢小五和方正的鲁莽失职，造成了现场不可逆的物证毁坏。经商议，总局决定对二人进行全局通报批评，不过允许二人继续参与此案件的后续行动。”

神棍局促不安地戳着自己的手心，他工作至今还是第一次捅娄子。坐在一旁的刘美娟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表示安慰。

“万幸的是，昨日的行动里我们还是找到了一部分有用的证物，其中这几样物件比较特别。”杜绢说着在投影幕布上展示出四张不大的纸板，以及一个巴掌大小的红包，红包的外表满是褶皱，上面还印着金色的鸳鸯，雌雄各一只，相互对望。她接着说道：“w 将红包事先浸泡在了水洼中，而里面的四张纸板则是阻燃的石棉纸。很显然这是他刻意留下的信息。”

杜绢将每张图片放大，可以看见四张纸上的内容。头三张纸上各是一串无序的数字，间隔不一，分别写着：

05657651672860566；

043864603464112232321；

1451230553922115325。

第四张纸上则是一段话：

6 月 18 号，我在落地窗前临摹《维特鲁威人》，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诗人海子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图片上都标记了证物的尺寸。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上面的信息吧。所有字都是打印上去的，无法做笔迹辨认。”杜绢确认道：“目前尚不知这些信息的具体含义，也不清楚 w 的意图和动机。不过以我们重案组过往的经验，这种嫌犯多是犯罪小说或是电影看多了，脑子不清楚，故意人为制造信息向警方挑衅。案件破获后都证明这种信息不具备太大意义。”

“我倒是觉得这个信息值得琢磨琢磨。”claire 插嘴道。

“刚刚只是我的个人意见。”杜鹃瞟了眼 claire，说道：“我们并不干涉分局的调查方向。事实上，我们组对分局的协助仅限于昨日的行动和今天的案情讨论，下午我们便会返回总局。后续的相关支援会根据调查的发展再安排。”

“太好了。”claire 小声对张天嘀咕道。

杜鹃低头操作电脑，更多的图片出现在幕布上：“其它未完全烧毁的物证还包括：w 用于点火的起燃设备，电线，一些简单电路，4g 网络便携式 wifi 和一个蓄电池。我们在第一时间对所有物证进行了指纹比对和购买渠道的分析，没有发现有效的信息，其中 4g 网络便携式

wifi 的购买登记身份是我市武安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他因病回老家休学半年，有充分不在场证明，我们已初步排除他的作案嫌疑，他的个人信息应是被盗后流入了黑市。”

“另外结合分局之前的猜测，w 在此处对王雪丽一家进行了长期的监听。不过我们并没能在现场找到监听相关的设备。以上是我的报告，接下来由刘美娟同志进行补充。”

刘美娟起身走上讲台，和杜鹃交换了一个微笑，她转过身对着所有人，缓缓地说道：“杜鹃同志刚刚已经将该次案件从头到尾地梳理分析过了，我作为湖东区分局专案组的代表，再稍作补充。”

“此次案件的四名死者，王雪丽王剑为自杀，张翠花王白为则均为王剑所杀。从表面上看是一起家庭纠纷导致的恶性杀人事件。但是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却屡屡发现另一名嫌疑人 w 与本案件有重大关联，他很有可能是唆使王雪丽自杀，以及王剑杀害亲人的幕后元凶。不过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能掌握更多关于该 w 的线索。”

刘美娟揉了揉有些干涩的眼睛，她的黑眼圈很重，明显昨晚通宵加班了。她继续说道：“我们对王雪丽身前使用过的一些物件进行了分析，在她的银行卡消费记录中，有三笔消费较为反常。”

刘美娟将银行卡消费记录的分析结果投影出来，上面有三处地方画了重重的红线：

远安集团代理的澳洲萨罗酒庄红酒“色戒”，花费一千四百九十九元；

禾力牌挂壁式空调，花费四千四百九十九元；

网购 bjd 人偶（ball-jointed doll）（球体关节人偶），花费两千五百四十百元（未发现所对应物证）；

“这三件物品花销较大，与王雪丽生前的消费习惯极不相符，我们猜测这些购买行为或与 w 有关系。其中的这个 bjd 人偶，我们还未发现所对应的物证。”

“另外我们破解王雪丽的笔记本电脑后，分析了她生前浏览网页的记录，发现在她死亡前的半个月时，突然开始浏览一些恐怖短片，且浏览的时间大多在凌晨四点左右。下面我会播放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视频。”

刘美娟将会议室内的灯关掉，整个屋子一下子陷入了黑暗。

三十八章 灰烬 （中）

幕布画面定格在一间病房，里面的一切都是白色的，无论是床单，还是墙壁或是医疗仪器。一切都显得十分肃静，像是十二月的雪，干净却寒冷异常。

一个孱弱的女孩躺在病床上，手上打着点滴。她留着光头，头顶带着一个粉红色的兔耳发带，

突兀且怪诞。

她穿着略显肥大的蓝白色病号服，一眨一眨的蓝色眼睛有着孩子才有的灵气和纯真。

病床边站着一个扎着马尾辫，身材略微臃肿的女护士。

幕布散发着幽幽的白光，不带一丝温度。

刘美娟按下了手中的鼠标开始播放。

护士先将女孩摆成平卧的姿势，然后纠正女孩头的位置，直到女孩的头保持着稍后仰的姿势，护士才满意地点点头。她又在女孩下巴处垫上一张纸，防止一会儿浸湿病号服。

护士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棉签插入女孩的鼻子旋转了几圈，这一刻悄无声息，女孩一动也不动，只是眨着无助的双眼。

病房内如此安静，好似连呼吸声都已经消逝。

护士手拿金属钳夹将一个长约六十厘米的乳白色胶管一点点插入女孩的一侧鼻孔，可以看见女孩的喉结在上下浮动，应该是在吞咽从鼻子里进入的胶管。

她原本灵动的双眼在一点点失去焦距，此刻她像极了死去的蓝色斗鱼，眼睛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凹陷下去。泪水无声流淌。毫无声音。

女孩没有说话，但她眼神好似在不停说疼，她又像是正在泄气的气球，她的生气一下子干瘪了下去。

护士取出一只空的注射器，插在女生鼻子外的胶管上，抽出女孩身体里的液体。然后又换了一个装满糊状流质食物的注射器，往女孩鼻子里输注生存所需要的养料。

停顿了一会，又是一样的场景，一样的女护士，但是女孩变了，她变得小小的，她的手臂聚拢在一起，脊柱在弯曲，双腿仿佛打着结，全身颤抖，原本白净细嫩的手指现在宛如鸡的爪子，病痛将这个花季少女吞噬。

原本洁白的床单，现在可以看见黄色的尿渍。

女孩可爱的小脸蛋，现在变得满是泪水和从嘴中流出的唾液。

护士还在尽职地做着她的本职工作，一样的步骤丝毫不差。

短片结束。

短短的几十秒视频，已让会议室内的众人明显地感到生理上的不适和压抑。

“这类型的短片在王雪丽的笔记本电脑里找到了四十三个，内容都是关于病痛和死亡，极为压抑。视频来源的网站是一些境外的非法网站，视频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刘美娟说道，她按动键盘，调出一张新的图片，显示出四张通信记录单。

“我们通过王雪丽的通信记录调查了五十五人，王雪丽在生前有长期卖淫行为。”刘美娟说到这叹了一口气：“这些人中多数与王雪丽是嫖宿关系，我局已经依法对这些人执行了抓捕和调查，不过经过排查，王雪丽死亡前后，这些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我们会继续这个方面的调查。”

“其中的一个嫖客曾经造成王雪丽怀孕并堕胎，其 dna 检测与在王剑家中发现的死胎标本吻合，不过此人亦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故暂时排除嫌疑。”

“另外王雪丽手机信号消失时间在六月十七日四点十分，信号最后的所在地点在王雪丽的出租屋，从这一点看应是有人在王雪丽死后将其手机取走，我们尝试过对该手机号码进行追踪，不过其信号在此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刘美娟停顿了一下，思考着是否有遗漏信息，确认无误后对着众人说道：“以上就是案件总结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总局的各位同事对我们分局的帮助。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claire 高高地举起了手，说道：“刘姐，能问问王剑的犯罪动机吗？”

杜鹃咳嗽了几声。

“其实杜鹃的总结里刚有提到过了。你和张天来得晚，错过了。”刘美娟说道：“我再简单提一下，关于王剑杀人的导火索，我们目前的推测是他在六月二十日收到的一份亲子鉴定文件，该文件表明王剑与其子王白为并无血缘关系，王白为系为其母张翠花出轨与另一名男性刘能所生。”

“据我们调查，张翠花与刘能长期保有不正当关系，俩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张翠花与王剑结婚之前，据我组苏可欣提供的信息，六月十六日晚间张翠花曾离开家前往刘能住处私会，故王雪丽死亡当晚二人皆有不在场证明。”

“本案的另一个疑点便是这份亲子鉴定文件，该文件的寄出时间为六月十九日下午四点，从王剑家楼下的邮筒寄出，与其同时寄出的还有另外一封给我局警督谢小五的信，两封信的寄件人皆为王雪丽……可是王雪丽在当时已经身亡，我们推测是 w 借王雪丽之名寄出了这两封信件。”

“哪这份亲子鉴定文件是谁去办理的呢？”

“王雪丽，我们根据鉴定文件找到了受理医院核实，调阅医院监控可以看到申请人和付款人都是王雪丽。”

二十六章 致命沟通（上） @五只蟹 2021-02-08 09:34:49

原文：会不会是王剑夫妻俩在搞鬼，毕竟二十号那天张翠花哭天喊地的。”张天脑海里闪过张翠花满地撒泼的画面。

“应该不是，二十号正好是我们突击王剑家那天，他们没时间寄出这封信。”谢小五说着用美工刀将信封划开，开口处掉出一个金属外壳的 u 盘。

改为：会不会是王剑夫妻俩在搞鬼，毕竟十九号那天张翠花哭天喊地的。”张天脑海里闪过张翠花满地撒泼的画面。

“应该不是，十九号正好是我们突击王剑家那天，他们没时间寄出这封信。”谢小五说着用美工刀将信封划开，开口处掉出一个金属外壳的 u 盘。

三十九章 灰烬 （下）

审讯室里十分安静，风扇转动的声音吱吱呀呀令人烦躁，谢小五和张天并排坐在桌子的一侧，两人都低着头，各自想着事情。

“头儿，你病刚好，确定不再休息几天吗？”张天抬起头问道。

“我没事，早好了，案件要紧。”

“嗯……那就好。对了，头儿，你有察觉苏可欣最近状态不太好吗？”

“她才刚调来重案组不久，很多情况都是第一次接触，需要些时间适应很正常。”

“总觉得她有心事，尤其是上次行动腿受了伤之后。”

“你这么担心她，应该主动去关心一下。”

“我问过了，她说没事，她最近下班都有人来接。”

“哦？她有男朋友啊？”

“好像不是，说是还在暧昧期。”

“那挺好的，我们组工作压力大，她若是生活能有个伴也是好事。”谢小五显然没听明白张天想跟他聊什么。

两人沉默了一会，张天转移话题道：“我们这次重新审艾萝莉有价值吗。”

“证物科那边最新的检测结果，王雪丽床垫上测出了艾萝莉的 dna。”谢小五说道：“他上次来局里做笔录和化验时，仅仅交代他和王雪丽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他明显隐瞒了什么。”

审讯室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请进。”谢小五说道。

两名警员带着一个体型消瘦的男子走了进来。

“谢队长，这位是艾萝莉。”其中一位警员说道。

“谢谢你们，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就行。”谢小五礼貌地点了点头。

“好的。”两位警员说完便离开了审讯室。

艾萝莉站在桌子前，他身穿短袖衬衫和牛仔裤，身高一米七五上下，光头，瓜子脸，双眼细长。

张天发现艾萝莉的脸比一般男生白净，眉毛形状完美，一点杂毛也看不到。

“艾先生，请坐。”谢小五对着艾萝莉说道，指了指他身旁的椅子。

艾萝莉坐了下来，他显得很局促，嘴唇一直在微微打颤，谢小五惊奇地发现他居然还在脸上涂了粉底。

“姓名？”张天迅速进入流程。

“艾萝莉。”

“年龄？”

艾萝莉深呼了一口气，回答道：“35 岁。”

“你和受害人王雪丽的关系？”

“房客和房东。我之前说过了。”艾萝莉精致的眉毛在脸上打个死结，好像这个问题冒犯到他了。

“说实话。”谢小五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艾萝莉声音突然变得像女声般尖锐。

“我们有新的发现，王雪丽床垫上测出了你的体液，其次她怀过你的孩子，你不交代一下你有什么没说吗？”谢小五厉声说道。

王雪丽的死胎并不是艾萝莉的，谢小五希望诈他一下，让他乱了阵脚，以获得更多信息。

“什么!”艾萝莉吃了一惊，说道：“谢警官，张警官，王雪丽是经过房屋中介找到我所租的房子，这些你们都可以去核实，我绝对没有说一点谎话。我也是无意间才知道她做援交这档子事，她挺单纯的，就是缺钱。”

“你知道嫖娼是违法的吧？”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实话。其实也没什么，我跟她是恋爱关系，不是那种嫖娼关系。我这不怕麻烦嘛，所以上次我也没敢跟你们提。”

“王雪丽和你谈恋爱？她才上高中，怎么会和你谈起恋爱？我警告你，不要再隐瞒任何的信息。”谢小五的表情严肃起来。

“是真的，她缺钱，和家里关系不好，我有时会和她聊聊天，谈谈心，一来二去地熟络起来后，我们会约个会什么的，之后就在一起了。因为这层关系，我给她优惠了不少房租。”

“那你让她怀孕是怎么一回事？”

“警察同志，真的冤枉啊，我压根不知道有孩子的事，她应该是背着我偷偷打掉的...而且退一万步说，我爱她，我愿意为她负责，我一直想等到她高中毕业再娶她回家。”

“既然是男女朋友关系，你怎么还愿意她去做援交？”

“谢长官，我怎么会舍得女朋友去干这种勾当，我也跟她说过很多次啊，但她也是很固执的，说她必须靠这个赚钱。”艾萝莉无辜地摊摊手。

谢小五心里明白，王雪丽已经死了，而且她生前的通信记录和银行记录都里查不到和艾萝莉之间有嫖娼的记录。艾萝莉可以随意编排他和王雪丽的关系。

“你最后一次见王雪丽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应该是六月十九日，警察通知我去一趟，结果.....就发现了她的尸体，那天张警官也在。”

谢小五觉得艾萝莉有所隐瞒，于是问道：“你六月十六号十点到次日三点在哪里？”

“是周几？”

“周四。”

“周四呀.....让我想想，那时我在上夜班。”

“谁能证明？”

“我上班的旅店是没监控的，但是.....我老板可以证明。”。

“我们会去核实的，你最好不要说谎。你认识出入王雪丽出租屋的人吗？”谢小五继续问道。

“警察同志，这不为难我了嘛！我又不是偷窥狂，怎么会知道这些。”

艾萝莉对王雪丽的死无动于衷，更对援交一事没有丝毫的愤怒，谢小五觉得艾萝莉的这些说辞应该是他事先准备好应付警方的。

张天掏出一张照片，问道：“王雪丽有一个 bjd 人偶，类似于这照片里这样的，你有印象吗？。”

“我看看，不清楚，好像有吧，女孩子有些这种娃娃不是很正常嘛？”

谢小五冲着张天点点头。

“好的，这是你的笔录，你确认一下，在最底下签字，我们对你还会有后续的审问，希望你到时配合，随叫随到。”张天说着走到艾萝莉身边将记录本递给他，艾萝莉用指头比划着，一字一字地看，确认后签了名。

“你可以走了。”谢小五说道。

艾萝莉站起身对着谢小五和张天一人鞠了一躬，“好，我一定随叫随到。”说着一溜烟地就跑了。

“你怎么看，头儿，难道艾萝莉就是秋实口中的有钱男友？”

谢小五摇了摇头，对着张天说：“你去一趟艾萝莉工作的旅店核实一下他六月十六号到十七号夜里是不是在上班。还有，你和苏可欣说一下，让她对艾萝莉进行监视。”

“监...监视？需要做到这一步吗？”

“需要，目前看来他有很大的嫌疑，监视的许可我会去申请，你提前和苏可欣说一下。”

这时谢小五的手机响起，他接起电话，对面传来刘美娟的声音：“小五，是我。这边临时还有个案件，说来和你还有点关系，你记得之前你在埃及艳后酒吧救过的那个女生吗？”

“记得，怎么了？”

“那女生叫霍诗妍，她失踪了。她母亲今天来报案，满眼都是泪水。”

四十章　单恋

艾萝莉慢慢走进纷扰的人群，此刻是晚高峰，他站在最热闹的地方，体会喜悦的心情。应该瞒天过海了吧！他暗自庆幸。

今天下午他去了一趟警局，反复对着警察说着早已熟记于心的谎话。

回顾往前的 35 年，艾萝莉自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艾萝莉，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名字的由来是他母亲的名字，罗莉。艾萝莉寓意爱罗莉，他是母亲四十几岁时才生下的独子，父母十分疼爱这个孩子，只要他喜欢，他们一般都会满足他的需许。

可惜，他们工作繁忙，常年需要外派出差，多数时间都不在艾萝莉身边，也因为这个原因，漫长的时间里艾萝莉都是自己独自度过。

艾萝莉一直是大家取笑的对象，尤其是 lolita 洛丽塔这个词兴起以后，总有人拿这个取笑和捉弄他，认为他有什么怪癖。

正因为如此，艾萝莉喜欢独处，独自一个人时就不会收到伤害，以至于他无法与人发生亲密关系，就这样就好，被人取笑与独处之间，艾萝莉更喜欢独处。

据说，能独活的都是野兽，只有没有獠牙的羊才需要抱团取暖。

艾萝莉给自己定下的独处规矩，在青春期时被打破，他渴望女孩子，他曾在日记中无数次赞美女性柔美的身体，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次接触过。

于是艾萝莉养成了一个怪癖，那就是偷盗。

高中的时候，艾萝莉小心翼翼地剪下一缕前座女孩的头发，他知道周围的人看见了，但是他的举止只是被别人当作一种恶作剧。

艾萝莉却将那一缕头发视为珍宝，初恋是没有结果的，艾萝莉一直都知道，但是他忘记不了，在剪掉女孩头发那一刻的紧张心情，也忘不了紧张后的松弛，那感觉像极了释放欲望。

他只是将情感寄托在物品上。当艾萝莉手握着他爱慕对象的东西，就会有和她在一起的感觉。

父母很是溺爱艾萝莉，刚大学毕业的艾萝莉就有房，有车，有工作。

母亲怕孤僻寡言的儿子在老板手下受气，干脆在大学附近盘下一家旅店，旅店之前有过不好的传闻，所以价格自然也十分低廉，母亲是想让艾萝莉有份正经工作，不要每天无所事事，她也从未希望儿子有所成就，只需要他平平安安就好。

自从毕业后，艾萝莉就无法控制自己偷盗的欲望。当时他疯狂地爱慕上隔壁的一位少妇，当艾萝莉与她四目相对，他只觉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一种难以自己的情愫在慢慢发酵。

艾萝莉会不时地跟踪这位少妇，去她常去的便利店。艾萝莉会先等在便利店门口，只为了对方能笑着和自己打声招呼：“你也在呀！小艾。”

太过亲密的情感，艾萝莉无法承担，他只能远远张望，他没有办法像少妇老公那样露骨地表达爱意。于是，艾萝莉趁着少妇家没人，去偷她的内衣，带有她体味的内衣。

应该是第五次盗窃内衣的时候，艾萝莉被警察当场逮捕。多亏他的父母，极力找到少妇一家说和，才用三万元，让艾萝莉免于牢狱之灾。

之后艾萝莉将房子租出，租客是一个柔弱，冷艳，皮肤细腻光滑宛如日本陶瓷娃娃的女孩，她穿着一袭白色长裙，仿佛飞舞的白蝶，极尽柔美之姿。

就一眼，艾萝莉就喜欢上她，她叫王雪丽，美的像春日里盛开的洁白梨花。

终于有一天，艾萝莉压抑不住思念之情，他拿着房子的钥匙，悄悄地潜入王雪丽的家，屋子里的家具都十分简单，只能勉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也是因为如此，艾萝莉发现了王雪丽的秘密，衣柜里有些情趣用品，内衣都是性感可爱的，艾萝莉忍不住带走一件回家。

第二次，第三次，艾萝莉忍不住睡在王雪丽的床下，如此幸福，如此幸运，能近距离地在王雪丽身边，仅仅一床之隔。

第二十次，第三十次，艾萝莉满足地睡在王雪丽的床上。

四十一章　黄金分割

“霍诗妍是早上被发现失踪的，她母亲想尽一切办法联系她，但是联系不上，所以求助于我们，我已经派人去调阅周边的监控，希望沿街监控能拍到她的行踪。”

刘美娟的话还在谢小五耳边萦绕，谢小五一夜都没有睡稳。清晨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是早上五点多了。

刺眼的阳光打消了谢小五继续睡觉的念头，他索性起身，将之前带回家的王雪丽案件的复印件都拿了出来，他从中挑出那四张石棉纸片的照片，坐在椅子上开始思索。

谢小五仿佛看见了身穿婚纱，面带幽怨的林夕。他满脸愁容地陷入深思，然后他想到了一些令他感到愤怒的往事，拳头不由得紧紧握住，表情变得坚决起来。

这些负面情绪令他无法正常思考，他咬了自己的虎口一下，希望疼痛感能使自己镇定下来。

这四张照片上便是 w 留下的谜题，局里有人认为这是故弄玄虚，也有人认为这个值得花时间调查。

谢小五倾向于后者，他看着照片，再一次读起了第四张纸上写着的那一段话：

6 月 18 号，我在落地窗前临摹《维特鲁威人》，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诗人海子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案件资料里附带了一张《维特鲁威人》的图片。这是达·芬奇创作的素描画，原画由钢笔和墨水绘制。画中描绘的是一个卷发裸体的男人，站在同一位置，分别摆出十字和火字的姿势，两种姿势相互重叠，被同时镶嵌在矩形和圆形中。

可这副画和提示的话又有什么关系？——我在落地窗前临摹《维特鲁威人》。重点是临摹？效仿？

这幅画号称是比例最精确的男性蓝本，后人都用完美比例来称赞它，画名是根据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的名字取的，他的著作《建筑十书》中曾盛赞人体比例和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谢小五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既视感，0.618，这难道对应的是开头的 6 月 18 号？

谢小五急忙将前三张写着数字的纸片照片排在桌面上。这三张纸片的共同点就是上面都写了一长串无序且间隔不一的数字。

谢小五从抽屉里找出一把尺子和一支铅笔，以每张纸片上第一个数字为起点，最后一个数字为终点，画出一条直线，然后他通过计算在这条直线上标记出了数个黄金分割点。

每张纸片上都刚好有六个数字落在了这些黄金分割点上。谢小五将这些数字一一记下来：

051206，080421，110915。

但这又代表着什么？w 留有的文字中应该还有提示，谢小五看着那张提示：6 月 18 号……

难道是日期？如果这三串数字都是日期的话，那便是：05 年 12 月 06 日，08 年 04 月 21 日，11 年 09 月 15 日。

那么海子的诗又代表了什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向往幸福，却又无尽孤独凄凉。

谢小五拿出手机搜索诗人海子，“年仅 25 岁”，“卧轨自杀”，等字眼进入谢小五的视线。

他迅速打出以 05 年 12 月 06 日，08 年 04 月 21 日，11 年 09 月 15 日，自杀，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

不同的日期查找出的结果果然都与青年自杀案件有关。并且这些自杀案件的报道还共同指向了一个话题——凶宅。

谢小五点开了其中一则 11 年的热门帖子，内容如下：

楼主：身正影邪 时间：xxxx-xx-xx 点击：913222 回复：3432

“这两天奉天市又有关于年轻人自杀的新闻，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年轻人压力太大或者经济纠纷造成的偶然事件！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次自杀案件的发生地！其实之前在 05 年和 08 年就已经发生过两起自杀的案件！今天在这个贴子里！我要披露这个恐怖的凶宅的真相！”

“这个凶宅位于皇孤区，奇山中路，幸福家园小区！这个小区年代久远，管理混乱！没监控！没电梯！没物业！不过靠着低廉租金，却也吸引了不少年轻的租客！”

“这次事件发生在这个小区的十三号楼 1-1-2 室！据说啊，这所房子阴风阵阵！室内的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吱吱作响!还有奇诡的脚步声!住在里面的人都无法入眠!夜夜会被鬼压床!”

“住在里面的人都会感觉极度压抑!精神不稳定!最后在负面情绪的作用下!统统选择自杀!”

“自杀之人含有冤屈！灵体被限制在一定范围！此类灵魂冤屈久久不化！不能升天！必要偿还阳寿债务！每天循环反复自杀！直到找到替身！才能再去投胎!”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的！我自己也是房屋中介相关的从业人员！我的这个帖子只想告诉大家：租房价格如果非常低廉都是有原因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调查再做决定!”

谢小五看着这一惊一乍的文风和一堆的感叹号感到无比头疼，他往下翻了翻页，帖子二楼是这位“身正影邪”用户给出的租房联系方式，再往下是一大堆网友形形色色的评论。

换做平时，这类的都市怪谈谢小五都只会一笑带过，然而这次他却格外在意，因为这些关于凶宅的信息都写着同样一个地址：幸福家园小区十三号楼 1-1-2 室。

“这地方真的有这么邪乎？w 特意提示这个地址又是为了什么？难道这是另外一起自杀案件的预告？”谢小五心想，他决定自己前往这个地点一探究竟。

不过这一切毕竟只是自己的猜测，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谢小五无法以此向局里申请调查许可。他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希望找一位可靠的伙伴和自己一同前往。

四十二章 凶兆 （上）

“hi, claire，你今天有空吗？”

“小五啊？今天我调休，怎么了？是不是要还我上次的救命之恩？这样吧，算你便宜点，请我吃顿早饭吧!”

谢小五耳根一红，说道：“可以，不过吃完以后，我们能一起去做点别的事情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忍俊不禁的笑声。

“哈哈哈，谢大队长，你这是要跟我约会吗？你怎么突然开窍了？”

“你别逗我了。”谢小五赶紧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道：“其实是我发现了 w 留下的密码里的一些信息，不过暂时只是我自己的猜测，没法和局里申请调查许可。”

谢小五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w 的信息里有关于自杀和地点的暗示，我担心又有下一个受害者了，所以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看看。”

“那我们还是先过去吧，吃饭的事情可以改天。我们在哪里会合？”

“奇山中路上有家叫做‘天天’的 24 小时便利店，你知道在哪吗？我们可以在那见面。”

“我知道的，没问题，一会儿见!”

“路上注意安全。”谢小五挂断了电话，将手边的案件资料整理好后放入抽屉锁上。起身随手拿了一件外套披上，头发凌乱地就出门了。

奇山中路位于奉天市的老城区里，这条城市早期修建的路老旧并且狭窄，不过因为沿街有些地道的小吃摊，在奉天市里也是小有名声。

谢小五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停车位，他下车快步行到了‘天天’24 小时便利店前。

claire 穿着一身运动服，戴着棒球帽，已经等在便利店门口了。

“不好意思，我有点来晚了。路上挺堵的。”

“早高峰嘛，可以理解。我住得离着近点，也是才刚到没多久。”claire 面带笑容地迎了过来，丢了个面包给谢小五：“赶紧吃了。然后我们就出发。”

“好的。”谢小五拆开面包的塑料包装，撕下一大块塞进嘴里，以最快速度咽了下去，说道：“w 暗示的地点——幸福家园小区就离这不远。你看这附近只有主路上才有监控，附近的小路上都没有，如果有人想隐秘行踪，那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原因，这附近的盗窃案特别多，光这半年我们局就处理过好几起。”

claire 点头表示同意，奉天市的老城区大多都有治安和管理上的问题，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这附近的租金便宜，生活成本低。

“说说神秘的 w 给我们留下些什么信息吧。”claire 说道，一边示意谢小五带路往幸福家园小区走去。

谢小五一五一十地将解开 w 留下的密码的经过讲了出来。

二人的脚步越来越快，穿过一条小路后，他们便来到了幸福家园小区。小区前有一排商铺，十三号楼就在其中一家铁板烧饭店的后面。该饭店后厨的三个排气管道正对着楼道门，厨房的油烟令附近的空气浑浊不堪，嗡嗡的噪音也令人烦躁，这一切使得十三号楼仿佛和邻近的楼房都隔离开了。

二人一齐走进楼道，里面是水泥地面，石灰墙，灰白色的墙面布满了黑色的划痕。一些金属水管裸漏在外，楼道里散发出一股酸臭味，claire 往楼上一看，转角处晾着许多的萝卜干，酸豆角，还有两缸腌白菜。

可以看见这楼里每层有一左一右两户人家，门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广告，最夸张的是 1-1-1 号房连门缝里都被塞满了广告卡片。

w 暗示的 1-1-2 号房就在二人面前，有了上次王剑的经验，这次谢小五不由得精神高度紧张，谢小五伸出手想敲敲门，却发现 1-1-2 号房的门居然是虚掩着的。

仔细听，屋内正发出砰砰的古怪声音。

“你在门口等等，我先进去看看。”谢小五小声地对身边的 claire 嘱咐道，便警惕地走进了 1-1-2 号房。

现在是清晨时分，外面阳光明媚，这屋内却昏暗异常，谢小五甚至能感受到阵阵的寒意。

他谨慎地进入了客厅，客厅没有窗户，里面摆放着一个破旧的布沙发，上面还有几个零散的啤酒瓶，沙发边上有一个布满灰尘的玻璃茶几，上面放着一碟花生米和一碟蚕豆。沙发正对面是个三十寸左右的电视。客厅的左边是厨房，正对面则是厕所，厕所夹在了主卧和次卧的中间。

一股尿骚味夹杂着烂菜味迎面而来，熏得谢小五眼睛生疼，他确认了一下这不是下水道的臭味，这味道来自于主卧，谢小五想到 claire 说过人死后往往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状态，他立刻冲入了主卧。

四十三章 凶兆 （中）

主卧中没有一丝光亮，里面唯一的玻璃窗被一块粉蓝格条的窗帘给遮挡住了。等谢小五走进去一看，那是什么窗帘，分明就是一块布披在了一个伸缩棒上。

卧室的正中央是一个破旧的床垫，床垫上和其附近散放着许多空啤酒瓶。一个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的女人口吐白沫地躺在床上，她穿着短袖短裤的棉质粉色睡衣，睡衣两侧有许多毛球，她身下则有大小便失禁的痕迹。

谢小五确定卧室内没有其他人后，靠近了女人几步，这个女人年龄大约四十五岁，神情憔悴，眼角有许多细小的皱纹，不过她的五官端正，如果细心化妆应该算是中等以上的长相。她的脸上和身上有很多伤痕和紫青色的瘀伤，她左手拿着一个白色的药瓶，上面赫然写着苯二氮

卓——谢小五知道这是安眠药。谢小五蹲下将手放在她的颈动脉上，发现她的心率下降，呼吸缓慢，体温较低。

“你醒醒。”谢小五试图叫醒女人。

但是女人丝毫没动，谢小五试着摇晃了她几下，但她完全陷入了昏厥，见状谢小五急忙拿出手机拨打 120。

女人的状态很差，不过还不至于危及性命，但是如果她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且没人发现，一段时间后定会死亡，这恐怕就是 w 暗示的新的受害者。

“还好这次来的及时。”谢小五松了口气。

谢小五收起手机，思考着眼前的情形。根据他从前当民警时期的经验，人酒精中毒到达一定程度，防护机制会变得迟缓，在这种情况下，当醉酒者倒地时，由于无法立即用手撑地，身体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力道，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伤。他推断这位女士应该是一名酒瘾患者，她身上的伤很有可能是自己酒后跌倒造成的。

谢小五环顾四周，想找出那个古怪的砰砰声的来源。他侧耳细听，发现声音是从对面的次卧发出的，他决定一探究竟。

谢小五警觉走到次卧外观察，门是开着的，他闻到了一股霉菌的味道，卧室内同样没有开灯。他先看向自己的视觉死角，那是和门同一侧的墙，那里只有一个镶嵌在墙里的衣柜。

卧室门的正对面是一扇窗户，窗户被黑色的窗帘遮盖住，几乎透不进来一丝光线。挨着窗户的是一张电脑桌和一个粉色的电竞座椅，桌上摆着一台打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十四英寸的屏幕散发着幽幽的白光，隐约可以看见电竞座椅下面还倒着个两升的雪碧塑料瓶。窗户的一侧还有个黑色的网格相框，上面用燕尾夹固定着几张照片。

卧室正中间是一张双人白松木床，灰色被褥和枕头。床上放着已经叠好的五六件色彩明艳的裙子，木制的衣架被整齐的放在一边。

砰砰的声音似乎是从衣柜里传出来了，谢小五本想打开灯检查衣柜，但是他却看见诡异的一幕——笔记本电脑屏幕里的鼠标在没人控制的状况下，突然自己开始了移动，它打开了一个 word 文档。谢小五迅速地跑到电脑桌边，只见打开的 word 文档上出现了几个大字：谢小五，我在衣柜里面。

四十三章 凶兆 （中）

主卧中没有一丝光亮，里面唯一的玻璃窗被一块粉蓝格条的窗帘给遮挡住了。等谢小五走进去一看，那是什么窗帘，分明就是一块布披在了一个伸缩棒上。

卧室的正中央是一个破旧的床垫，床垫上和其附近散放着许多空啤酒瓶。一个头发凌乱，脸

色苍白的女人口吐白沫地躺在床上，她穿着短袖短裤的棉质粉色睡衣，睡衣两侧有许多毛球，她身下则有大小便失禁的痕迹。

谢小五确定卧室内没有其他人后，靠近了女人几步，这个女人年龄大约四十五岁，神情憔悴，眼角有许多细小的皱纹，不过她的五官端正，如果细心化妆应该算是中等以上的长相。她的脸上和身上有很多伤痕和紫青色的瘀伤，她左手拿着一个白色的药瓶，上面赫然写着苯二氮卓——谢小五知道这是安眠药。谢小五蹲下将手放在她的颈动脉上，发现她的心率下降，呼吸缓慢，体温较低。

“你醒醒。”谢小五试图叫醒女人。

但是女人丝毫没动，谢小五试着摇晃了她几下，但她完全陷入了昏厥，见状谢小五急忙拿出手机拨打 120。

女人的状态很差，不过还不至于危及性命，但是如果她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且没人发现，一段时间后定会死亡，这恐怕就是 w 暗示的新的受害者。

“还好这次来的及时。”谢小五松了口气。

谢小五收起手机，思考着眼前的情形。根据他从前当民警时期的经验，人酒精中毒到达一定程度，防护机制会变得迟缓，在这种情况下，当醉酒者倒地时，由于无法立即用手撑地，身体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力道，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伤。他推断这位女士应该是一名酒瘾患者，她身上的伤很有可能是自己酒后跌倒造成的。

谢小五环顾四周，想找出那个古怪的砰砰声的来源。他侧耳细听，发现声音是从对面的次卧发出的，他决定一探究竟。

谢小五警觉走到次卧外观察，门是开着的，他闻到了一股霉菌的味道，卧室内同样没有开灯。他先看向自己的视觉死角，那是和门同一侧的墙，那里只有一个镶嵌在墙里的衣柜。

卧室门的正对面是一扇窗户，窗户被黑色的窗帘遮盖住，几乎透不进来一丝光线。挨着窗户的是一张电脑桌和一个粉色的电竞座椅，桌上摆着一台打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十四英寸的屏幕散发着幽幽的白光，隐约可以看见电竞座椅下面还倒着个两升的雪碧塑料瓶。窗户的一侧还有个黑色的网格相框，上面用燕尾夹固定着几张照片。

卧室正中间是一张双人白松木床，灰色被褥和枕头。床上放着已经叠好的五六件色彩明艳的裙子，木制的衣架被整齐的放在一边。

砰砰的声音似乎是从衣柜里传出来了，谢小五本想打开灯检查衣柜，但是他却看见诡异的一幕——笔记本电脑屏幕里的鼠标在没人控制的状况下，突然自己开始了移动，它打开了一个 word 文档。谢小五迅速地跑到电脑桌边，只见打开的 word 文档上出现了几个大字：谢小五，我在衣柜里面。

四十四章 凶兆 （下）

谢小五深吸了一口气，一股不祥的感觉涌了上来，他觉得整个空气都在尖叫。冷静下来后，他发现笔记本电脑前置摄像头的指示灯是亮着的————有人在远程控制电脑，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下。

谢小五决定先不去检查衣柜。他坐在了椅子上，开始打字。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装神弄鬼？”谢小五死死地盯着屏幕，此刻他仿佛能听见自己血液流淌的声音。

“是我，你好，谢小五！好久没见。我听说你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 w，我很喜欢。” w 文字里的语气礼貌，还带点含蓄味道，这在谢小五看来充满了嘲讽的意味。w 停顿了一会继续回应谢小五：“婚礼还满意吗？我知道你内心最深的恐惧，你还记得林夕父母在你耳边的哭嚎吗？你这个杀人犯。”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谢小五飞速地打着字。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w 没有任何回应。谢小五试探着起身离开竞技椅，走向紧闭的衣柜。

这是一个白色的板材式衣柜，它被镶嵌在墙里，高大约一百六十厘米，长大约九十厘米，一共有两个门，门上面有 c 字形状的把手，仔细观察有一条灰色的电线从衣柜门底部的缝隙处露出，连接的插头插在了不远处床头的一个排插上。

谢小五将插头拔掉，以防衣柜里有其他机关。此时衣柜里的声音也随之停止，他小心翼翼地拉开右侧的衣柜门，里面是四个隔断的储蓄空间，由低到高，摆着四个包包。

最上面放着一个香奈儿的菱格纹小牛皮卡包，卡包后面还竖着香奈儿的黑色礼盒。第二层摆着一个粉红云朵形状包包，看标志是 charles＆keith。第三，四层分别摆着啄木鸟的迷你包。

除此之外衣柜的右边部分就没有其它东西了，谢小五将手伸到左侧的衣柜门上，打开了一个缝隙，一股更加浓郁的霉菌味道扑面而来。谢小五感到里面仿佛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他，它们带着笑意与疯狂预示着死亡的来临。谢小五感到一丝恐惧，他已经猜到里面是什么，然而他手上却没有丝毫迟疑，将左侧的衣柜门完全地打开。

衣柜里装着一具坐着上吊自杀的女尸，绳子的一端被系在挂衣杆，另一端的绳环呈双环活套，绳结于左耳后环绕在女尸的脖颈上，女尸的头偏向一侧，脸色煞白的对着自己。它双眼圆瞪，那双眼睛像极死鱼凹陷的双眼，里面满是雾霾，散发出死亡气息。诡异的是女尸脸上带着一丝疯狂的微笑，它有一头大波浪的黑色长发，它上身穿着一个黑色蕾丝吊带，下身配着一个超短包臀裙，可以看出女孩生前凹凸有致，属于性感辣妹。但此刻它一只手握着上吊的绳子，另一只手自然的放在胸前，手中握住一支深蓝色的桔梗花，谢小五看见女尸的两只手臂上都有毛孔大小的血点，女尸裸漏在外的双腿也出现大片的紫色斑点。它臀部离地，双腿略微卷曲，脚跟在柜子底部，双脚是竖立着的。

几只黑头苍蝇正翻着肚子，四脚朝上，翅膀向下的打着旋。

女尸脚下还放着一个转页式电风扇。谢小五猜测古怪的声音是由风扇页撞击女尸脚趾发出的声响。

谢小五紧紧拽紧了双拳，自己还是晚了一步，他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回头走到电脑前想确保 w 再无回应，就在这一刻他看见电脑在自动卸载一个叫纸之月的程序，电脑上前置摄像头的指示灯也随之关闭。

四十四章 四命凶宅 （上）

周阿姨的家住在幸福家园小区，除去她自住的一间屋子，她在小区里还有其它三间屋子用于出租。周阿姨是周边几个广场舞团的固定会员，每天她往来舞团活动的路上，都会经过小区里的十三号楼。每次经过这栋楼时，她总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因为这楼里卫生糟糕，气味怪异，还正对着一家饭店后厨，楼前全是浑浊的油烟。

今天，这十三号楼前却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周阿姨一声叹息，使出吃奶的劲往人群里挤，好不容易到了人群中间，却不知被谁狠狠地推了一下，踉跄地摔在了地上，眼镜也被撞飞了出去。

“大家都快散开，不要干扰警察办案！”一位年轻的警察正拿着扩音器大喊，试图驱赶人群，警察走到周阿姨面前，俯下身将她扶了起来。

“阿姨您没事吧。”警察温柔地问道，一边将她的眼镜捡起递了过去。

周阿姨抬起头，摇了摇示意自己没事。她接过眼镜带上，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十三号楼前被拉满了黄色的封锁线，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就停在楼的大门前，几位警察正用担架在将一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女人抬进救护车里。

此时一位身形高大的男子从十三号楼里走了出来。

“张天，你快招呼群众把道路腾出来，救护车马上要离开了。”那男子的声音充满了威严，原本嘈杂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

周阿姨一时不知所措，她呆呆地看着那高大的男子。

“好的，头儿。马上！”年轻的警察答应到，他回过身对周阿姨说道：“那是我们队长谢小五，您不用害怕。”说着他示意周阿姨往后站，然后拿起了扩音器，开始为救护车开道。

谢小五转身进入楼道，快步回到了发生命案的 1-1-2 室，此时屋子里已经满是正在忙碌办案的警察们，屋子里的灯都被打开，虽然依旧十分灰暗，但勉强能看清屋内的摆设。谢小五直

接进入了屋子的次卧，神棍，claire 正等在里面。

“怎么样？小五。”claire 问道。

“伤员已经送上救护车了，张天在楼下等房东过来。我下去之前我们说到哪儿来着？”

“局里把资料发过来了。”神棍说道：“根据在屋内找到的死者的身份证。局里已经查出死者的身份及其详细的家庭情况。”

神棍走到了衣柜的附近，继续说道：“死者名叫边杉杉，年龄二十一岁，性别女，本地人，是我们市中商大学金融系的大二学生。你在主卧发现的那个女人应该是边杉杉的母亲，名字叫阮若，年龄四十岁，目前已知她的职业是附近王林夜市的普通商贩。”

“还有查到别的信息吗？比如死者父亲。”谢小五问道。

“有，死者父亲名叫边源，年龄四十一岁，是市区一家火锅店的注册法人。这二人十六年前就离婚了，边源五年前再婚，现任妻子名为步钟瑶，年龄二十六岁。局里有联系上边源，不过他不肯来辨认尸体，说他和这母女二人已经多年没有关系，他不想再被她们的事情打扰。”

谢小五皱起了眉头，严厉地说道：“人命关天，这不是他想不来就能不来的事，和局里说一定要他明天来警局协助调查。”

“对了，我和局里通话的时候，刘姐还提供了个信息。”

“刘姐？什么样的信息？”

“刘姐最近不是在处理一个叫霍诗妍的女生的失踪事件嘛，那女生和这次的死者边杉杉是同班同学。”

“都是中商大学的学生？”

“是的。”

“看来我们得去中商大学调查……”

谢小五话音未落，身后传来了梆，梆的敲门声。是张天正站在次卧的门外，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位个子不高，一头灰白色短发的老人。这老人正是刚刚在楼前跌倒的周阿姨。

“头儿，房东到了，这位阿姨姓周，全名叫……”

张天话刚说到一半，周阿姨就突然捂着胸口，用力地喘起粗气来。

次卧里的众人吃了一惊，急忙围了上来，扶着阿姨原地坐下。

“阿姨您还好吧，您要是身体不舒服，可以晚些时候再来协助我们的调查。”claire 关心道。

“我很好，真的！我没事，就是……哎呀，简直了，这真是造孽啊。”

“阿姨您慢慢说。”

“这屋子已经死了四个人啦！”周阿姨说道，一边起身走到了衣柜旁：“没错，是这个女孩子，叫做边杉杉。他们都死在这个房间里。”

“真的吗？”神棍不适时宜地眉毛飞起，显然他对这事很感兴趣。

“神棍你成熟点，这是命案。”谢小五教训道，他对着周阿姨问道：“请您把具体情况和我们说说。”

“真的！我是十五六年前买下的这套房子，在租给第一个租客的时候，他就自杀在了这个房间里。”周阿姨摸了摸脸，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到了第二个租客时，因为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凶宅，我便只好给房租降了价，结果半年后那人突然不缴房租，也不开门了，我就通知警察。结果门一打开，我们进去一看，所有人都惊呆了，怎么又是死在这个房间里，太恐怖了。”

“这两个租客之间，你没有把这房子再租给其他人吗？”谢小五问道。

“有是有，不过时间都特别短，我对那些人反正是没什么印象了。”

“行，阿姨您继续说。”

“到了第三个人死了之后啊，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租这个房子，结果对门邻居和我说，周阿姨你这个房子的新租客总半夜带陌生人回家，你得说说他。我很惊讶啊。我和对门邻居说我这房子都半年没出租了，怎么会有人，结果对门邻居没过多久也搬走了。我找了道士，和尚，法师，风水先生，还有什么稣什么教的人来帮忙驱邪。”

“耶稣，基督教。”神棍替阿姨补充道。

“对对对，哎呀，也不知道有用没用，反正这房子是彻底没人敢住了，一直到了最近几个月，这个女孩，边杉杉还有她妈阮若，主动联系到我说要租房，而且只要价格够便宜就行。我就把这房子的事都坦白和她们说了，而且给了个非常低非常低的价格，她们就接受了。不过呢，就算房租这么便宜，她们还是拖欠了我两个月房租，我也没赶她们母女俩，我怕没人……我是可怜她们。现在我不指望有人能帮忙看看房子，以后呀！我再也不往外租这个房子，我可不想再有第五个人死在这里，真是晦气。”

“我们需要您提供下她们母女具体的入住时间。”谢小五说道。

“没问题，我家里有账本，待会你让这个小伙子。”周阿姨指了指张天：“让他跟我去取下就行。对了，那阮若她怎么样了？”

“已经紧急送往医院了，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张天回答道。

周阿姨点点头说：“那我就放心了，那女人啊，也是命苦，挺不容易的，听说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结果发生了这种事。你们还有要问我什么吗？”

“您对她们的生活和认识的人有什么了解吗？”

“我就是个房东，我不会去管房客的私事的，这个我可不知道。”

谢小五点点头：“那谢谢您了，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联系您，张天，你送一下周阿姨下楼吧。”

张天答应了一声，便领着周阿姨出去了。

剩下的三人走到边杉杉的尸体边，claire 俯下身继续查看，笃定地说道：“尸体存在多处可疑的地方。”

第四十五章　四命凶宅（中）

“边杉杉的死相是挺可疑的，尤其是她居然是坐着吊死的，claire，你说这有可能吗？”神棍疑惑道。

“其实不光是坐着，躺着一样可以完成上吊死亡，人的脖颈十分脆弱，双脚甚至于不用完全离地，仅需要自身重力的百分之二十压迫颈部就能引起死亡。”claire 起身解释道：“除去这一点，尸体上的尸斑也十分可疑。”

“神棍，你知道尸斑是怎么形成的吗？”谢小五问道。

“这个倒还难不倒我，尸斑是人死后血液不流动，血液下沉，在皮肤上呈现出的一种状态。”

“差不多，那你看看边杉杉尸体上的尸斑有什么不同？”

“嗯……手臂上的尸斑分散且比较细小？而腿部靠近地面的部分尸斑面积却很大？”

“没错，神棍你靠近看。”claire 示意神棍靠近尸体，她指着边杉杉的手臂说道：“不止是尸斑面积不同，手臂上的尸斑呈现紫红色，而腿部尸斑颜色则更深一些，这说明死者的手臂被反复调整过位置，这个过程中，手臂上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尸斑。”

“原来如此，那边杉杉这诡异的笑容是怎么回事？”

“嫌疑人利用了人死后尸体会尸僵的特性，在边杉杉死后摆出这种诡异的样子。”claire 停顿了一会，继续说道：“还有一点奇怪的地方，边杉杉的尸体没有被苍蝇啃咬的痕迹，这个最好检测一下，她体内应该有某种药物。”

谢小五点了点头，问道：“能推测出死亡时间吗？”

claire 略加思考，开口说道：“死者尸僵已经遍布全身，上肢尸僵也开始缓解。其次尸斑相对固定，手指压迫不退色……死者眼角膜重度浑浊……还有些其它因素……我初步推测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八小时，可能快三十二小时了，更准确的时间，就要看尸检后的结果了。”

谢小五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现在是八点二十分。边杉杉的死亡时间大概在六月二十二日零点左右到上午四点之间。

“死亡了有三十个小时了啊？可这尸体看上去保存得挺好的。”神棍惊讶地说道。

谢小五突然想起了王雪丽的死亡现场，说道：“王雪丽死的时候，尸体就是被特意保持在了一种形态上，w 似乎对这一点十分的执着。”

“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claire 摇了摇头：“或许 w 和她们之间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联系吧。”

“我觉得 w 就是单纯的心理变态！”张天愤怒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神棍被吓了一跳，转过身埋怨道：“张天，你回来能先打声招呼吗？怎么？周阿姨送回去了？”

“阿姨家离这不远，我把她的账本也带回来了。”张天指着手里证物袋中装着的一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说道。

“很好，张天，把证物交给神棍吧。”谢小五肯定地拍了拍张天的肩膀，说道：“我们赶紧安排一下，把尸体送回警局吧。这样 claire 可以尽快开始尸检。”

“对了小五。”claire 用手理了理耳边的碎发提议道：“这次尸检你能不能派个助手给我。我们科的小王碰巧家里有急事，今天不在。”

“这样……张天，不然你去帮帮 claire 吧？对你也是个挺好的经历。”

“头儿，我还没跟过法医的工作，怕给 claire 添乱。”张天小声地建议道：“不然你和我一起去？”

“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待会回去的路上我会和你大致说下工作内容，你不用担心。”

张天显然放松许多。

谢小五环顾四周，他发现边杉杉的屋子里有一件不和谐的事物……

第四十六章　四命凶宅（下）

张天转身出了卧室，去安排警员帮助搬运边杉杉的遗体。

谢小五从衣柜里拿起了一个精致的钱包仔细观察，他说道：“这个香奈儿钱包，看样子应该是最近买的，五金上面还贴着薄膜。”

“这包是假的。”claire 边说边抚摸自己玫瑰色的茶花耳钉。

神棍一脸狐疑地问道：“claire，你连仔细看看都没有，就这么肯定了？”

“因为外包装的差别还挺大的，你们看这装钱包的盒子，上面的 logo 太大了。如果你给我看一下钱包，我应该能更准确地分辨真伪。”

“这么厉害。”说着谢小五递出了手中的钱包。

claire 先看了一下外部，这是一个黑色鱼子酱皮，金色五金的牛皮钱包。钱包里面是酒红的内衬，在卡夹部分夹着一张黑底白色字的香奈儿保卡，一张银行卡和一张身份证。她没有去看保卡而是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钱包内侧的缝线。

“我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高仿钱包，因为缝线的颜色不一样，如果是正品的包，内部的缝线应该会完全贴合内衬的颜色。”说完 claire 将钱包递给了神棍。

这时张天和几位警员进入了卧室，开始仔细地搬运边杉杉的遗体。

“对了神棍。”谢小五突然想到了什么：“我进来时，这个风扇是开着的。”

神棍点了点头，从包里掏出了一把毛刷，在其上面沾上了少量粉末，然后在光滑的电风扇插头上来回轻扫。经过几分钟的操作，他看见风扇的插头上显现了一些痕迹，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节指纹胶布，将它贴在显现指纹的地方，再揭下胶带，将胶带贴在一张黑色的衬底上，如此反复操作。

“提取到了几枚指纹痕迹，其中一枚左手中指指纹上面还提取到少量油脂。”说完神棍小心翼翼地将标记放回证物箱。

谢小五点点头，说道：“对了，我也碰过风扇插头和电脑键盘，可别混淆了。”

“都交给我，你放心。”神棍对着谢小五摆摆手，继续自己的工作。

谢小五看着空空如也的衣柜，里面只剩下四个包包。其余的衣服被叠好整齐的放在床上。他随意地拿起一件红色吊带高开叉长裙。

一边的神棍小声嘀咕道：“边杉杉这小姑娘这么喜欢 zara 啊，这几件衣服都是今年夏季的新款。”

“这些衣服都是一个牌子的？”谢小五问道。

“可不是，还都是最新款的。”神棍一边进行着手头的工作，一边回答道。

“衣服是同一个牌子，而且还都是同一个季节的。”谢小五心怀着疑虑进入了对门的主卧——边杉杉母亲阮若的房间。这里既没有梳妆台也没有座椅，主卧的正中间放着一个床垫，床垫的一侧放着一个黑色金属的简易衣服架，上面挂着阮若的衣服和裤子。下面摆着两个灰色的收纳箱，里面都是阮若的一些换季衣物。

收纳箱里有一个黑色的腰包，打开腰包，最上面放着一部白色的联想手机，下面则是一堆水电费的催缴单据。

这和边杉杉的房间完全是两个世界，别说奢侈品了，这里连最基本生活用品看着都像是二手淘来的。

“小五，你在自言自语啥？”次卧传来了神棍的声音。

谢小五返回次卧回答道：“边杉杉的其他衣服都不在家里。”

“可能都放在学校里了，她不是大学生吗？大学生现在都寄宿在校。”

“等阮若醒了问一下就知道了。”

“小五，这边有边杉杉的生前照片。”claire 站在网格相框前指着其中一张说道。

谢小五走近一看，照片里年轻的阮若抱着年幼的边杉杉，背景是一个公园凉亭。照片里的边杉杉梳着一个冲天小辫，额头用口红点着一个小红点，她有着一双棕色的眼睛，像极了美丽的虎眼石，眼睛里带着猫科动物般的气息。年幼的边杉杉穿着粉色的小棉袄，在妈妈阮若怀里笑得天真灿烂。

剩下三张分别是边杉杉的小学，初中，高中的班级毕业照，此时的边杉杉都站在不起眼的位置，但因为她长相出众，所以一眼就可以在众多学生中找到她。

网格相框上多出一个粉色燕尾夹，夹着照片破损的一角。谢小五推测取下照片的人很匆忙，连夹子都没来得及打开，就匆匆地将照片撕下了。

谢小五开始四处寻找照片，他就近进入了厕所，这是一个带淋浴的厕所，在马桶一侧放着一桶水，水里漂浮了几片绿色的叶子，这个细节让他想到自己节俭的奶奶。

马桶的另一侧放着膝盖高的垃圾桶，谢小五忍住恶心在里面翻找，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物件。

他环顾厕所，洗手池上放着一些女性化妆用品，上面摆着一支金边黑色底的 tom ford 的口红小样，还有 dior 的粉底小样。

在洗手池的左侧墙上镶着一个不锈钢的架子，上面摆着两个刷牙杯子，厕所的瓷砖上满是女

生的长头发，谢小五觉得这里有些脏乱，一点没有自己想象中女性住处干净明亮的感觉。

淋浴间的玻璃上满是水渍，谢小五推开玻璃门发现，淋浴间里意外的干净，空气中甚至散发着一股清洗剂的味道。

“神棍，你忙吗？能不能过来看一下淋浴间，好像有人特意地隐去了这里的痕迹。”

“来了，来了。”神棍从次卧过来，顺手将厕所的门关上。他蹲下观察瓷砖之间的缝隙，从随身携带的刑侦箱里拿出一个鲁米诺喷雾。

“小五，你帮我把灯按灭。”神棍说完用喷雾将整个淋浴间的瓷砖喷了一遍。

谢小五按灭了灯，厕所里一片漆黑，没有出现蓝白色的荧光。

谢小五将灯打开说道：“不一定是血，嫌疑犯可能掩藏了其他线索。”

神棍思索了一会回应道：“你放心地交给我，我一会连下水管道都给它拆下来，一起带回实验室，一定不漏掉任何细节。”

谢小五点了点头，走出厕所，去往与次卧相连的厨房。

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张报纸，谢小五揭开报纸一看，下面是盘剩菜，拐角处放着一些酒瓶和蛋糕的包装盒————依旧没找到那张被撕下的照片。

这时一名年轻警员从客厅来到厨房。

“头儿，我在沙发上发现了一部手机。”说着他递给谢小五一个证物袋，里面是部华为手机。

手机虽然锁屏了，但是却仍不停闪烁提示有新的消息:

李爽：“你俩真恶心!”

周淑佳：“对呀！真让人作呕，边杉杉你不是挺勇敢的吗？你倒是说话呀！@边杉杉”

谢小五看着手机上的群组名字：中商大学金融系大二三班

第四十六章 一样生，百样死。

六月二十四号，周五，早上六点三十分。

张天焦急地站在警局门口等待谢小五，今天是他第一次参与协助法医尸检，不免有一些紧张。

谢小五从停车场快步朝警局走了过来，张天赶忙迎了上去。

“头儿，早啊。昨晚睡得怎么样？”

“早，别客套了，你看我这黑眼圈像是睡得好吗？”谢小五一边说着一边和张天往局里走。

“对了，头儿，为什么我们这么早过来？尸检不是六点多开始啊？”

“早点来给尸体破冰。”

“破冰？什么是破冰？”

谢小五边走边解释道：“就是提前把冷冻柜里的尸体拿出来解冻。”

张天知道谢小五肯定是又一夜没睡，今天还这么早过来指导他，不由得心头一热，说道：“头儿！早饭我请你吧！”

“可以啊，晚点给我带杯豆浆，加两肉包。现在我们先去取点东西。”

二人穿过走廊，来到鉴证科先取了一部单反相机，然后他们乘电梯抵达位于负一层的法医室。

谢小五将法医室的门打开，顿时一股寒意涌了出来，两人都不禁拽了拽自己的衣领。

法医室的一面墙上全是大小一致的金属冷冻柜，每一个柜门上都贴着编号。正对的另一面上则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文件夹，谢小五将相机放在了门附近的桌子上，指着墙上的文件夹介绍道：“张天，这些文件夹记录着每具遗体的冷冰柜编号和一些基本信息，你看之前记得先带上手套。”

张天点了点头，带上一次性手套，找到边杉杉案件的文件档案，按编号找出了边杉杉所在的冷冻柜。他打开冷冻柜，尸体被包裹在透明的塑料裹尸袋里，塑料薄膜上面结了一层白色的薄霜，冰霜的遮盖下张天看不清边杉杉的面容。

张天扶着边杉杉的肩膀，另一边谢小五握住脚踝，两人合力将尸体转移到了解剖台上，张天在握住边杉杉的那一刻，只觉得自己握住的是一块寒冰，有股彻骨的寒意从指尖传遍身体，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尸体被放好以后，张天的手套却黏在了裹尸袋上面，他小心地拉扯了好一会才把手套从裹尸袋上拿掉。

“你一会只是在一旁协助拍照，尸体整体得从上下左右四个角度拍照，其他部分各拍一张，需要特写的部分 claire 会告诉你。不懂的东西要多问，你先把相机调整好，通知 claire 就可以。”

“头儿，一般尸检需要多久？”

谢小五摸了一下耳朵略加思考说：“等破冰以后，尸检一般会持续两到三小时。”

“那头儿，破冰要等多久？”

“你现在就发短信给 claire，说你已经将尸体拿出来破冰了，她会通知你的。”

“好。放心交给我。”

“嗯，我先去忙别的了。”说着谢小五就离开了法医室。

张天按谢小五的吩咐调整好相机，通知 claire 后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案件资料。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他收到了 claire 的短信——

“张天，我这一切就绪了，快下来法医室。”

张天还是有些紧张，他揣揣不安地进了电梯，小跑到了法医室门口。

推开法医室的门，claire 已经在里面了，她回过头看着张天，带着一丝笑意问道：“张天你第一次要在法医室待这么久，怕不怕？”

张天其实有点怕，但为了保住男生的形象死撑着说道：“当然不怕了。”

“时间差不多了，你先把袋子撕开，我去换一下防护服。”说完 claire 进入了一边的更衣间。

等 claire 再出现时，张天才知道所谓的防护服就是一次性的手术衣。

claire 穿着防护服其实并不难看，张天看来 claire 像是穿了一件天蓝色长袖束腰的过膝长裙。不光如此，claire 还戴了一个半折叠手术帽，一个蓝色口罩，仅仅露出眼睛，但是她的眼睛太迷人了，像极了蓝霜狐的双眸，眼眸中散发着出高贵优雅的气质。张天看见了不由得脸一红，心跳加快。

“我准备好了。”说着 claire 在手上套上了三副医用手套。

“你是不是太夸张了，三层手套？”张天露出吃惊的神情。

“最低限度地保护自己。上次我给一个富商尸检，等尸检完了才发现对方有艾滋病，小心驶得万年船。”claire 活动着手指继续说道：“你现在给边杉杉拍全身像，正反面各一张。我会把边杉杉的衣服脱下来，你要把衣服单独作为证物再拍照。”

张天点点头，开始拍照。

claire 将边杉杉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下。

在惨白的灯光下，边杉杉的身体泛着异样的白光，它脖子上还系着那根上吊的麻绳。但如果不去看脖子，会以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只是睡着了，她长长的睫毛，乌黑的长发，宛如东方版的睡美人。

claire 先用手去摸边杉杉的肋骨，然后是四肢，她在确保边杉杉除脖子以外的地方没有骨折。

之后她熟练地翻开边杉杉的眼皮，张天看见边杉杉被翻开的眼皮里面有几个红色的出血点。

“睑结膜出现明显的出血点，这是自缢的表现之一。”claire 边说边拿起手旁的录音笔录音。

记录完，claire 避开绳结，用剪刀将边杉杉脖子上的麻绳剪断，再用准备好的细绳将麻绳缠绕在一起，她尽量让麻绳保持它原有的样子。

“锁沟处有皮下出血，很可能是死前伤痕。”claire 边说边拿出一把尺子放在边杉杉脖子上，让张天拍照片特写。

然后 claire 检查体表痕迹，在胳膊处发现一处紫色淤青。

“体表左胳膊处发现一处淤青。”

之后 claire 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边杉杉的每一寸皮肤，以确保边杉杉身上没有其它伤痕或者针孔。看到指甲时，claire 兴奋地说道：“指甲甲游离体和甲体间有角蛋白丝和均质状物体！张天，指甲这要仔细拍照，给特写。”

张天一脸茫然。

claire 解释说：“就是说在边杉杉指甲里发现了 dna。” 张天听后急忙拍照。

等张天拍完照片，claire 将边杉杉带有 dna 的中指指甲用指甲刀剪掉，放在玻璃容器中，贴好编号，作以化验。

“我现在要开始了，你去我对面拍照，角度会好一点。”说着 claire 从工作台上拿出一把手术刀。

张天知道这种手术刀有一个别名：柳叶刀。柳叶刀分别是由刀柄和刀刃组成，刀刃的形状与薄度酷似柳叶所以由此得名，刀的刀刃很小，他目测没有超过五厘米。

当 claire 手中握住柳叶刀，张天丝毫不觉得这是一把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但是事情并非如此，claire 只是轻轻地顺着边杉杉的锁骨横向划了道，边杉杉身上就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创口。在横向刀痕的基础上，claire 又竖向从胸骨划一道到腹部，使得整体刀痕呈 t 字形。

令张天奇怪的是尸体竟然没有一滴血液流出，原来如此小的刀只要轻轻一划就能对人体产生巨大的伤害，甚至不需要许多力气，张天此刻才意识到人是如此脆弱。

“claire，为什么没有血流出来？”张天放下相机，提出疑问。

“简单点说就是血液凝固了，不能流动。”

“嗯，谢谢，知道了。”张天想起幼年时在农贸市场看见杀鸡的场景，屠夫会将鸡的脚捆绑起来，再将鸡头压在翅膀之间，一只手固定翅膀和头，另一只手去拔鸡脖子上的毛直到鸡脖子露出白色的肉。屠夫再拿菜刀轻轻地在白肉的地方一划，此刻鸡还没死，它脖子在流血的时，它的翅膀还在奋力挣扎。

等张天回过神时，他看见 claire 用手将边杉杉的皮肉掰开剥离，然后她镇定自若地拿出尺子测量，汇报道：“脂肪厚度大约是 7 毫米。”

令张天惊奇的是，他居然看见边杉杉皮肉之间的脂肪是褐色的，在此之前张天一直以为脂肪只有白色。

claire 她丝毫没有停顿，拿出了准备好的电锯将肋骨左右锯断，然后将整个肋骨的上半部分拿出来，露出里面的五脏六腑。

她将带有肉的肋骨放置在一边，然后将心，肝，肺，肠，胃等器官一一拿出放入一个金属盆中，分别冲洗，称重，再用手术刀切下一块，将切下的部分做好切片，放入瓶子中，做好编号。

比较特别的是 claire 在摘除心脏的时候，心脏周围的血管流出了少量血液，此时 claire 用准备好的针管提取了少量血液作为血液样本。多余的血液，claire 则是拿出一个金属勺将其舀掉，防止血液干扰其它判断。

随后 claire 再将各个器官从金属盆中拿出放回体内。

她在放回结肠的时候，检查了一边又一边，就算张天不懂医学，他也发现了问题：结肠有几处变成了黑色。还有一点则更是神奇——结肠里竟然没有一点点粪便。

张天还发现边杉杉有几处血管有点收缩，颜色比较暗沉，接近于褐色，claire 也将这些部分取样准备化验。

claire 又将胃拿出，仔细地检查了三四次才将其放回到体内，最后她拿起肋骨，将它放回原来的位置。

张天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尸检已经完毕。

一边的 claire 却丝毫没有放松，她再次拿出之前的柳叶刀，将边杉杉头顶的皮肤切开，再把头皮上下揭开，露出里面的白色头骨。然后她用电锯围着头骨转了一圈将其锯开，打开头骨取出里面的脑花，取样承重。

张天看见电锯带起一些细碎的肉沫喷散在空中，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突然他闻到一股强烈的芳香气味，他狐疑地看向 claire，问道：“怎么会有甜味。”

claire 刚才紧张的神情一扫而光，她回答道：“等尸检报告出来了才能确定，不过我初步推测，

如果边杉杉没有糖尿病的话，她体内应该有安眠药的成分。”

终于尸检完了，张天走出尸检室，他第一次觉得人如此脆弱，昨天边杉杉可能还像自己一样走路，呼吸，而如今她却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

另外一边，谢小五正开车赶往医院，他刚刚得知边杉杉的母亲阮若已经苏醒。

第四十八章 扭曲的爱 （上）

谢小五的手机连接着车载蓝牙，多年来他养成了习惯，独自开车赶路时打电话和同事交流案情信息。

车的音响中传出张天的声音：“头儿，我那边忙完了。”

“尸检结果怎么样？”

“还在等结果，不过有两点挺特别的，第一个点是边杉杉肠子里一点粪便也没有…”

“听说玛丽莲梦露死的时候，尸检报告里肠子中也没有一点粪便。claire 没跟你说，边杉杉死前应该被人灌肠了。”

“灌肠？”张天不由得脸一红。

“是指通过肛门引液体灌洗直肠的操作，不要往歪了想，治疗便秘就会用这方法。不过我在现场没有发现灌肠工具…”

“不知道 w 这样做有什么企图。头儿，另一个发现是边杉杉体内好像有眠药。”

“我记得在边杉杉妈妈的卧室里发现一瓶安眠药。"谢小五吩咐道：“张天，你一会儿去找一下神棍，让他重点测验一下那瓶安眠药上的指纹，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好，我马上去，完事了我去找你吗？”

“忘记和你说了，边杉杉妈妈阮若已经醒了，我现在就在赶往医院的路上。你下午的工作另有安排，你和组里小王一起审问一下边杉杉的爸爸边源。”

“好。”

谢小五提醒道：“记得重点询问一下阮若和边源借钱的细节，确定一下边源在边杉杉的死亡时间里都在哪里。边杉杉私下应该和父亲有联系，看他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

“嗯，知道了。头儿，结束以后我给你打电话汇报结果。”

“好。”谢小五挂断电话，他已经来到了市中山医院的地下停车场。

周五的医院非常忙碌，谢小五挤到信息台边寻问阮若病房的位置后，便马不停蹄地朝病房走去。他看到电梯前长长的等待队伍，便索性从楼梯间向上走，一口气来到了七楼。

等谢小五到达病房时，他已经是满头大汗，病房门口守着两名身穿警服的警察。

年纪比较轻的警察说道：“谢警督你来了，阮若血液中酒精浓度曾高达 0.39，再加上她服用了少量安眠药，她的昏迷程度已经到达全身麻醉的级别了。如果不是你及时发现，医生说阮若很可能呼吸骤停造成死亡。”

“你们辛苦了，那她现在怎么样？”

“经过洗胃和休息，她已经好了，再修养几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年长的警察回答道，他停顿了一下，略有为难地说道：“我们暂时没和她说边杉杉死亡的事情。”

谢小五苦笑了一下，接下了这个苦差事，说道：“没关系，我来说吧。有人来看过她吗？”

“暂时没有。”

“好，暂时让医生和护士先回避一下，我有些事情要单独问她。”

“好。”

谢小五推门进入病房，这是一间单人病房，阮若正背靠着枕头，半躺在病床上。她左手打着点滴，一脸漠然地看着不远处的电视，她眼里有一层灰色的阴霾掩盖了眼睛里原有的光彩，谢小五想如果她打扮一下，应该是许多人眼中的冰山美人。这不由得让谢小五想起边杉杉，她长相应该更偏向于妩媚，看来她长得更像是爸爸。

“我不会再自杀了，可以让我出院回家吗？”阮若头也没抬，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道。

“暂时还不行，医生建议你还是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谢小五来到病床前，短暂犹豫了一下，然后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说道：“阮若女士，我是谢小五，奉天市湖东区警察局的警督。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

“边杉杉…她死了。”

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将谢小五和阮若的影子拖得很长，病房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阮若缓慢地将自己的头埋进被子里，全身不断地颤抖，她的眼泪很快便浸湿了被子。

“都怨我！我没有好好照顾她。”她嘴里喃喃地说道。

“请节哀顺变。”

阮若只是默默流泪，谢小五知道丧女之痛如钝刀砍心，他更知道阮若现在不需要安慰，她需

要发泄心中的悲哀。这样持续了一会，阮若才停止哭泣，带着颤音请求道：“我想见见我女儿。”

谢小五十分可怜阮若丧女，他极力地用温和的语调安慰道：“等你病情稳定了，就可以来警局...我们会安排你见她。”

“她是怎么死的？”

“上吊造成的死亡，就在你们的家里。”

“哦...”阮若小声地回答道，声音里带着哭腔，泪水不住地往下流。

谢小五觉得阮若的反应有点不正常，她没有继续追问死亡的细节，反而异常冷静地不再说话。谢小五看向阮若的眼睛，她却有意地避开谢小五的视线。

“请把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发生的事情详细地说一下。”谢小五问道。

“六月二十一号因为生意不好，我就早早收了摊，大概八点左右我就到家了，当时杉杉就已经回家了，我喝了点小酒就睡觉了，脑袋昏昏地什么都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那你喝酒之前的事情呢？例如家里有没有客人。”

“家里只有我们娘俩。喝酒之前我们吵了一架，她那天本应该在学校，结果她却回了家。我让她回去上学，她不肯，我就骂了她几句。”

“她有没有说什么原因不想回学校？”

阮若深吸了一口气，用很坚决的语气回答道：“具体的记不清楚了。”

“不清楚？”

阮若低着头再度犹豫，舔了舔因为生病而发白的嘴唇，还是没有开口。

“边杉杉死亡时，屋子里只有你们俩人，我希望你能详细和我们交代情况。”谢小五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请问你是怀疑我吗？”

谢小五摆摆手，说道：“一旦发现矛盾，无论大小我们都要调查得一清二楚，这是我们办案的基本要求，你要明白这一点。”

“是吗？但是我是不会伤害我女儿的。”阮若突然瞪圆了双眼，挖苦地说道。她停顿了一会，叹了口气说回了当晚的事情：“她说她和同学发生点矛盾，希望我和老师去说一下，给她换寝室。”

“她和谁起了矛盾？”

“她没说。”

“具体因为什么事情？”

阮若脸色流露出一丝慌张的神情，但很快她又镇定了下来，回答道：“现在服装生意不好做，我一看她在家不回学校就吼了她几句，当时我太生气了，她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希望她自己去解决，最好忍忍反正还有一年她就要去实习了。她不听，又吵又闹的，我就告诉她一个巴掌拍不响，其他人怎么就好好的...”

阮若耳边仿佛还回荡着边杉杉当时的怒吼：“你当初为什么要生我，你生我就要好好养我。”

谢小五觉得这对母女平时一定是靠吵架沟通，而且都是沟通无果，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问道：“你到家的时候边杉杉在做什么？”

“她就坐在电脑前玩电脑。”

“就这些吗？”

“就这些。”

谢小五想到了刚才张天提到的尸检结果，于是问道：“你家里的安眠药怎么来的？”

阮若抿了抿干涸的嘴唇说道：“我有抑郁症，严重的时候不能睡觉，医生就给我开了点安眠药，这有什么问题吗？”

谢小五不愿透露案件细节，他回答道：“并没有，我只是希望你事无巨细地告诉我们当天发生的事情。”

第四十九章 扭曲的爱 （中）

警局的审讯室外站着一个男人，他大约一米八的个头，穿着一身灰色西装，气质儒雅，虽然年近中年却依旧俊朗挺拔。

“警官，我是边源，过来协助调查。”他说着，露出了一个服务业从业者的标准笑容。

“你好，我是奉天市湖东区三级警督张天，这是我的同事王博。”张天说着，用钥匙打开了审讯室的大门，他指着靠里侧的一人座位对边源说道：“请坐。”

边源好似见过了大场面，不慌不忙地走到对面坐了下来。

他翘起了二郎腿，不等张天和王博发问，就先发制人地质问道：“我虽然是边杉杉父亲，但是，我和阮若很久之前就离婚了，这案件跟我有什么关系？”

“姓名？”张天没有理睬边源的蛮横，平静地说道。

“什么？”

“我们在问你的姓名，边源同志，这是警局审讯记录的流程，请您配合。”说着张天示意王博开始记录。

“切...”边源显得很不情愿，说道：“边源，多边形的边，源头的源。”

“年龄？”

“四十一岁。”

“你和受害人边杉杉的关系？”

“我不已经说过了吗？”

“这是我们的流程，请您配合。”

“边杉杉的生父。”

“好，你在二十二号凌晨到早上四点这段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张天问道。

“警察同志，你什么意思？你这是在怀疑我？”

“父亲因为抚养费与前妻，女儿发生争执，因为钱财...”

“杀害自己女儿？你们真是能幻想，我才不会因为这点小钱杀人。”说着边源握紧了拳头，猛敲了一下桌子。

“请您冷静，作为警方，我们不能轻易排除任何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你提供不在场证明，所以你在哪里？”

“在家，我整晚都和我老婆一起。”边源忍不住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除了你老婆，还有别人可以作证吗？”

“我一整晚都没出门，你们大可以去调阅我家小区的监控录像，看看能发现什么。”

“我们会调查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你和边杉杉的，你和阮若离婚后，还有私下和边杉杉联系吗。”张天问道。

边源欲言又止，他思考了一会儿，说道：“几乎没有。”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间？”

“我和杉杉大概有十年了没联系了，最后一次联系？我怎么可能记得。”

“可是阮若说你和边杉杉偶尔还有联系，你怎么想？”张天咄咄逼人地问道。

“阮若有精神病，真的，她讲的东西没一点能信的，你们千万别听她鬼扯。”

张天也不回答，他显然在等待边源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也想当一个称职的父亲，我一直想去关心杉杉。”

“我和阮若没离婚之前，有一次我和女同事在旅店里开会，阮若提着菜刀就杀进了旅店，吓得我都从窗户跳了出去，二楼啊，警官，我这腿现在还有点不利索。”

“这个与案情有什么关系？”张天板着脸问道。

“警官，我严重怀疑是阮若杀害了杉杉。刚离婚的时候，阮若就天天闹自杀，以为用这种方式能骗我回去。时间久了，我就不再理她了，谁知道阮若为了让我回去，竟然带着杉杉闹自杀！还好杉杉聪明，偷偷地给我发短消息，我带警察冲进去的时候，阮若正站在凳子上往房梁上钉钉子...”

“钉钉子干什么？”

“为了上吊啊！就是因为阮若这样，我才无奈和女儿断绝来往。我希望这样能让阮若断了复婚的念头，她才不会再伤害杉杉。”

正在记录的王博听完以后翻了一个白眼。

“据我们所知你和阮若婚后关系并不好，你的证词我们会进一步验证。”张天冷冷地说道。

“都是真的！陈警官！”

“是张警官。”

“啊对，张警官！”边源扯着嗓子说道：“你们可以去查你们局的出警记录，肯定有记录！张警官你年纪轻轻，不懂婚姻里这些个糟心事，阮若将她对我的恨都灌输给杉杉，她告诉杉杉，我不是人，不配做他爸爸。”

“好，谢谢你提供的信息。”张天没有接边源的话茬，继续问道：“你能说说阮若为什么和你借钱吗？”

“都是老生常谈的那些说辞，生意不如意，没钱交房租水电。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张警官，我又不是提款机，再说了，我有新的家庭，我要对我现在的老婆负责，所以我就都没借给她。”

张天点点头，想着谢小五嘱咐的问题都问完了，他示意王博将审讯记录递给边源。

“请核对内容，如果无误请在最底下签字。”

边源仿佛是想早点逃离是非之地，他看也不看审讯记录上的内容就签了字，然后招呼也不打地离开了审讯室。

张天走出审讯室，他拿出手机拨通了谢小五的手机。

第四十九章 扭曲的爱 （下）

病房里，妩媚的阳光照射进来，虽然阮若正对着谢小五，逆光之下他看不清楚她说话的表情。

阮若用带着哭腔的音调说道：“我把我知道的内容都告诉你了，你不要再逼问我了。”

谢小五说道：“阮若女士，你的丧女之痛我能理解，但是我要重申一次，边杉杉是“被”自杀的。”

“什么意思...被人操控自杀？”

“是啊。”谢小五回答，“操纵他人自杀，加害者将依旧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理，所以请你配合调查，我们警方希望能将凶手缉拿归案。”

“我并没有什么要说的了。”阮若虽然说话的声音很小，但是字句清晰。

谢小五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没想到阮若是这样的反应，于是他问道：“既然如此，那么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吧，我发现边杉杉橱柜里的衣服都是新的夏季衣服，她难道一件旧的衣服都没有吗？”

听到这个问题，阮若几次欲要开口却又停住，最后她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家里能提供给她的实在是有限，她大学寝室里的同学家境不错，巨大的差距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旧衣服都被她扔了。”

谢小五点点头，他想到阮若腰包里的一沓催费单据，继续问道：“但是以你现在的收入应该很难维持她的花销吧？”

阮若舔了舔嘴唇，回答道：“她有一个男友，杉杉她从来没向我多要过一分钱。”

谢小五知道她的意思，边杉杉的一部分生活开销由男友支付，他问道：“你见过她的男友吗？”

“没见过，杉杉卧室里有一张三人合照，我猜测照片里的男生应该是杉杉的男友。”阮若眉眼低垂着，说道：“说到底还是我这个当妈的没用，赚不了几个钱，还让孩子受苦。”

“她的男友叫什么？是做什么工作的？”

“听说是她同班同学，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谢小五暗自松了口气，如果这个男友是边杉杉的同班同学，那么只要警方稍作调查，就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你说的照片是丢失的这张照片吗？”说着谢小五掏出手机找出边杉杉卧室里的照片墙展示给阮若。

“就是丢的这张照片。谁把这照片取走了？”

“我们目前想不清楚，你提到照片上还有另一个女生，那个女生是谁？你知道吗？”

“那个女生我认识，是杉杉的好友，名字叫霍诗妍。”

“霍诗妍？”谢小五吃了一惊，难道是刘美娟正在调查的那个失踪女孩？如果是的话，没想到边杉杉和霍诗妍竟然还有这种联系。谢小五决定过会就找刘美娟确认霍诗妍的学校专业信息。

谢小五又问了几个问题，就离开了病房。对阮若的审问实在是说不上有所收获。

他告别了两位同事，来到医院一楼的大厅，从自动贩卖机器买了一瓶红牛，急躁地喝了一大口，思考着边杉杉案件中杂乱信息。他试图将边杉杉与上个案件的受害人王雪丽联系起来，此刻手机铃声响起。

谢小五接起手机，只听里面传来张天的声音：“头儿，我这边已经审讯完了，这个叫边源的男人真难缠，态度也非常恶劣。”

“怎么样？有问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有，有件事情你一定觉得很重要。据边源所说，在边杉杉年幼的时候，阮若曾试图带着她一起上吊自杀。他认为这一次，经济困难的阮若又试图带着女儿自杀，以逃避生活带来的压力。”

谢小五默默听着张天的话，他这才知道阮若遮遮掩掩的原因，有这样的前科，她害怕被警方当作杀害边杉杉的凶手。他思索了一会说道：“好，我知道，你记得派人密切监视边源，防止上次王剑家的惨案再次重演。”

“好，我立即就去办。”

安排了一些调查的事宜后，谢小五匆匆挂断电话，迅速地赶回病房。

谢小五心中不免对阮若的怀疑又多了几分，她那种遮遮掩掩的态度的确让人生疑。但是，他又很难相信一个母亲竟然企图两次带着女儿自杀。

第五十一章　密阳

被茂密树荫遮盖不见天日的地方，人们称之为密阳。

阮若站在病房的窗户前，她看着楼下空旷的草地，有那么一刻，她想纵身一跳，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清楚地记得边杉杉最后的话：“我恨这个充满油烟的家，我厌倦了天天看见卧室里的霉菌，我恨极了你，我为什么不出生在有钱的家庭？你不能给我好的生活，就不要生下我！”

想到此处，她的眼眶不由得湿了，因为难过，也因为委屈。

阮若只记得在那之后她们母女便各自回到了卧室，当时她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只能无奈地拿起一把药，胡乱地放进嘴里，兑着酒喝下。很快她便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这也是一直以来她逃避现实的方式。她其实知道自己这样的情绪，这样的行为，会给女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影响会导致女儿的死。

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她需要转移注意力，于是她拿起了手机，漫无目的地翻阅了起来。

梆，梆，梆，病房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一个宏亮的声音问道：“阮若女士，我能再进来吗？”

阮若知道门外的是谁，她急忙擦干了泪水，说道：“你进来吧。”

病房的门被打开，一个高大的男人走病房，他大约三十多岁，面容俊朗但有些憔悴。

阮若躲避着男人的目光，他正是去而复返的谢小五。

“阮若女士，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谢小五问道。

“我能说的我都说了，你还想让我交代什么？”阮若面露胆怯，声音颤抖。

“我刚收到局里的审讯结果，你的前夫边源指控你杀害了边杉杉。”谢小五不带丝毫感情地叙述道。

阮若脸色铁青，不发一言。她呆愣了一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挤出了僵硬的微笑，说道：“哦，他为什么这么说？我真不……”

“他指控你曾企图带着边杉杉自杀。”

“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

谢小五看得出阮若此刻十分的窘迫和难堪，她颤抖着喉咙，总算是发出了些微弱的声音：“嗯，是，那个……”

谢小五不再说话，静观对方的反应。

“警官，你不知道，一个单亲妈妈带孩子有多艰难，那时候杉杉还小，根本没有办法一个人在家，老板也不会雇佣带着孩子来上班的女性。最难的时候，我只能带着杉杉去街头捡垃圾为生。”

“我明白，但你也不能擅自决定女儿的生死，法律并不允许这样的行为。”

阮若却摇摇头，继续说道：“边源他没有资格指责我，我好歹负起了责任了，而他呢？他不光不负责，甚至连一点点忙都不愿意帮我们母女俩。”

“可是....”谢小五刚想再发问，阮若的情绪却开始变得强烈，她提高了语气继续说道：“我当时带着杉杉去找边源要赡养费，你知道那个畜生他说什么吗？他指着杉杉的鼻子，说他没有女儿，让我们母女俩不要打扰他的新生活！”

阮若像是被气得喘不上气，原本发白的脸硬是涨红了。

“你稳定一下情绪。”谢小五安抚道。

阮若并没有理会谢小五，而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你们审问他了是吧？我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一定会说，有一次我拿着菜刀冲进他开会的地方。”

“那是怎么回事？”

“他那是开会吗？有人会和自己的女同事在宾馆房间里开会吗？我是去抓奸的！等我进去的时候，那只狐狸精还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我拿着刀逼问边源，吓得他从窗户跳了出去！等我回过头时，那个狐狸精也跑了，最后还是我给这对狗男女垫付的开房钱！”

阮若越说越激动，开始崩溃大哭起来。

“后来……他跪着求我原谅他，他说他也是有苦衷的，他家五代单传，不能在他这辈断了香火，他为了再要一个孩子才想到出轨，如果不想让他再出去搞女人，我们就先假离婚，等二胎有了，我们再再婚……”

“结果他骗了你。”

阮若点点头，表示谢小五说中了。

“离婚以后，他不光不给赡养费，还将我们唯一的房产霸占到了自己名下，我去家里找他，他就打我……我那时真的没有生路了，才会想到带女儿一起死。”

阮若情绪激动，语句上不免逻辑有些混乱，谢小五努力在脑子里整理着她说的话，问道：“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冒昧，但根据在你家发现的大量催费单据，你此刻和当时一样，生活都十分拮据。”

“你这是什么意思？”阮若用力地摇头：“现在和当时完全不一样，现在杉杉长大了，她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如果我想死，我也不会再带上她。”

俩人陷入了一阵沉默。

谢小五觉得确实无法再问出了更多信息了，首先说道：“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久，以后可能还要在来询问一些事情。我们不会让边杉杉死得不明不白的。”

阮若点了点头，将谢小五送到病房外，她突然问道：“谢警官，请问警方是不是怀疑我是凶手？”

“并不是，这只是我们正常的流程，收集案件的相关信息。”谢小五回答道，他告别了阮若，就离开了医院。

路上，谢小五反复回想着和阮若的对话。一方面，阮若在离婚后没有抛弃女儿，而是选择独自抚养长大，其中的艰难常人难以想象，这足够证明她对女儿的爱。但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女儿死后，阮若表现出的态度又很怪异，相比起女儿的死，她却像是更加担心自己是否会被怀疑作凶手。

谢小五摇了摇头，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脸，他决定不再去揣测阮若的心境，毕竟人性本就是矛盾和复杂的。

“只有找到确实的证据才对案件有帮助。”他对自己说道。

第五十二章 尸约

六月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孟寇珠独自一人驾车来到了辽中路。这一带的道路都很狭小，车辆无法通行，孟寇珠便下了车，沿着街道快步行走，她不时地左顾右看，期望着在下一个拐角就能看见她的女儿——霍诗妍。

她的右手紧紧地自己的手机，她机械地反复拨打着女儿的电话，然而手机里只是不断地回应着冰冷的机器语音：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厄运仿佛笼罩这个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短短一个月内，霍诗妍的父亲霍启因病去世，在霍启头七当天，女儿霍诗妍在酒吧被同学迷奸。而现在，霍诗妍处于失踪状态。

孟寇珠拐入了一条小路，这里灯光暗淡，通往一边的停车场，再往前走是一家大型的批发农贸市场。因为已经是深夜，这附近已经没有行人，树上的乌鸦偶尔发生几声刺耳的叫声，仿佛在通报着噩耗。

此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孟寇珠欣喜若狂，她急忙摸了摸眼里的泪水，努力去看清手机屏幕上的文字。

手机显示有一条未读短信，发信人一栏赫然显示着——霍诗妍。

孟寇珠停下脚步，仔细阅读短信内容：妈，我很好，我在幸福旅店 404 号房间，你不要担心。

短信内容虽然简短，但是孟寇珠悬着的心终于稳定了下来，她再次拨通女儿的手机。手机通了，但是无人接听，她安慰自己也许女儿此刻正在听歌或者和他人说话，没有听见自己的来电。

孟寇珠突然想到了什么，她拨通了警察刘美娟的电话——这是刘美娟给她的指示，无论得到了有关霍诗妍的任何信息，都必须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刘警官，我是霍诗妍的母亲，我刚才收到了我女儿的短息，找到人了。”

“真的吗？太好了，其实我也正要给你打电话，我们刚刚侦测到霍诗妍的手机信号了，地点就在中商大学城附近。”

“她说她在幸福旅店，应该是她们大学附近的哪一个小旅店。”

“我们马上搜索附近旅店的信息，你有和她通话吗？”

“我试过打她电话了，不过她没接。”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不安的沉默，刘美娟继续说道：“好的，你也不要太担心，我们马上调派人去幸福旅店寻找霍诗妍。”

“好，谢谢你刘警官，我也马上开车过去。”

“可以，不过如果你先到了旅店，请稍等我们片刻，不要先独自行动。”

“好的，好的，一定等你们到。”说罢孟寇珠再三感谢了刘美娟，然后便快步跑回到了自己的车上，飞速赶往幸福旅店。

深夜的路上鲜有车辆，孟寇珠开着甲壳虫一路畅通无阻，很快便行驶到了大学城附近。

中商大学城邻近乡镇，由于地铁还在建设所以学生出行多有不便。

大学城周围楼盘多达十多个，因为地处偏远，基本设施又还未建设完全，所以入住率极低，孟寇珠远远看去仅能看见稀疏的灯光。

孟寇珠根据手机导航，将车开入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其余商家都已经关门，唯独最里面一家店铺的招牌还亮着灯光，招牌上赫然写着幸福旅店。远远看去旅店的玻璃门正透出灯光形成一个梯子形，宛如夜幕中掩藏的怪兽正张着一个血盆大口等待着她的进入。

她将车停在距离旅店十几米处的停车场，步行来到旅店门前。

旅店的玻璃门上贴着简单的介绍：低价入住，高档享受，设施齐全，公寓式旅店。门是半掩着，孟寇珠心里着急，用力推开了门就走进了旅店。

旅店的前厅小到几乎可以忽略，进去后映入眼帘的便是柜台，此时里面正坐着一个身穿长裙的光头女前台，她正趴在柜台上睡觉。震天响的呼噜声让孟寇珠更加急躁，她没有叫醒女前台，而是直接进入了柜台边的楼梯间，她皱着眉拿出手机查看房门号，昏黄的灯光下，她不断地往上走直至来到 404 房间门口。

孟寇珠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就是这个房间，她轻轻地敲响了房门，无人应答。她看见木门最底下的门缝里没有一丝灯光，这使她精神紧张起来，敲门的手也加重了几分，整个走廊里都回荡着巨大的敲门声。

然而屋内依旧没有人回应。

孟寇珠又一次核对手机上的房门号，此刻她才发现一件之前她没有在意的事情，霍诗妍从来都是叫自己妈咪，而短信却用了妈这个字眼。

她接近于疯狂地跑下楼，来到了柜台前，这时她才发现，柜台里坐着的哪是什么光头女人，那分明是一个画着浓妆的男人。男人扑闪着贴着假睫毛的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孟寇珠，他用男性粗壮的声音问道：“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五十三章　恶名昭彰的幸福旅店

大约十几年前，艾萝莉父母在大学城未建成之前，看中了幸福旅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将其买下。

自从旧城区改造之后，这里环境有大幅度改善，公共设施更加完善，但是幸福旅店附近依旧徘徊着许多游民，使得这里依旧是城市最吓人的路段之一。

在很多人印象里幸福旅店臭名昭著，它声名狼藉不是没有原因，因为这里一直是死亡频繁的地点。

艾萝莉来交接旅店时，原来的老板——李先生，他不好意思地说道：“不好意思，出了点问题。”

“什么意思？”

“一...个房客死在客房里了。”李先生急躁地挠了挠本就稀疏的头发。

艾萝莉在此之前和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没什么两样，他从来没和尸体打过交道，事实上他连警察都很少打交道。就在那天，他才知道这里的确和传闻一样常与厄运相关。

李先生一边带艾萝莉巡视，一边介绍整个旅店，这里设施完好，就是十分老旧。

第一天交接就发生这种事情，艾萝莉一脸惊恐，内心实在是难以接受。

李先生却一脸漠然地指着一间间房间介绍道：“这间房间死过人，另一间也有人过世。这里常常存在自杀，药物过量和谋杀，你以后会习以为常。”

接手幸福旅店十多年，艾萝莉依旧无法将这些习以为常。

但有一点艾萝莉十分确定，旧城区一经改造，幸福旅店的估值立刻涨至七十多万，应该是二十多万的价差让李先生心理难受，他才说出了危言耸听的一席话。

虽然没有每间屋子都死过人，但是四楼最里面的 404 房间的确是与死亡相关，就像他接手的那天，404 房间死了一位心脏病突发的老人。

急促的脚步声将艾萝莉吵醒，他习惯性地伸了一个懒腰，就在他打哈气的时候，他看见从楼梯上下来一个身影，看穿着就知道一定不是附近的学生。这个人穿着一双 gucci 的平底金色凉鞋，艾萝莉想，这大概是某个抓奸的贵妇。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神情焦急的女人，她虽然有些憔悴，但依旧难掩饰姣好的面容，她有着高挑的个头，白皙的肌肤，穿着一身私人定制的窄裙套装，她的脸上除了眼角找不到半条细纹。

艾萝莉推测女人大约三十五岁。但实际上，她的年龄比这大了不止十岁。

“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艾萝莉殷勤地问道，他尽量将声音变得轻柔，毕竟一般来的客户都是些附近大学的年轻情侣，少有这种贵妇关顾生意。

“你好.....我找霍诗妍，404 房间。”女人颤抖地说道。

“霍诗妍？”艾萝莉从抽屉里拿出登记簿。404 号房间的房客的确是霍诗妍，一个人入住。他回想起入住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她身穿一件白色长袖 t 恤，上面还印着英文 off-white，下身配着一条休闲牛仔裤，背着一个大的出奇的黑色双肩背包，仿佛她要出去野营，艾萝莉甚

至怀疑背包里有一口大锅。

其实当时艾萝莉就觉得奇怪，炎炎夏日一身长衣长袖，真是个怪人。他点点头，眼神又落回女人身上：“你有什么事？”

“想请你帮忙开门。”

“开门？”

“她没接电话，我是她妈妈，孟寇珠，你看这是她给我发的短信。”女人说着从深棕色的 lv keepall 手提包中拿出手机，欲要展示短信内容。

艾萝莉摆摆手，表示明白她的意思，问道:“你们母女吵架了？”

孟寇珠低下头不去看艾萝莉，她点点头。

艾萝莉想母女吵架稀疏平常，应该是自己的奇装异服吓到了这个贵妇，她看到男人穿女装却尽量保持着礼貌，这些不禁让艾萝莉动了恻隐之心。

“我知道她可能出去了，但是我实在是有点担心，而且时间太晚了，我实在……”

艾萝莉没有回答，他看了看时间，的确时间已经很晚了。身为老板的母亲要明天早上才会来旅店换班。他总不能把备用钥匙直接给孟寇珠，使用备用钥匙一定要经过房客的允许。

但是他着实又有点担心，因为这家公寓式旅店实在是存在一点坏的历史。而这家店的幕后老板——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在乎。艾萝莉心想：不，自从我家接管，我们都是尽职尽责，就算有点小问题，也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

艾萝莉看着孟寇珠一脸心神不宁的表情，他更确定了自己不能袖手旁观。

“我帮你开门好了，我拿一下钥匙。”艾萝莉起身整理了一下长裙上的褶皱，低头再次打开柜台内的抽屉，拿出里面的备用钥匙。

俩人一同往四楼走去，孟寇珠显得十分焦急，艾萝莉虽然不知道其中原因，他还是紧紧的跟在她身后。

到了 404 号房门，艾萝莉先是敲了敲门喊道：“霍诗妍”，等了一会，没有人回应。艾萝莉才拿出备用钥匙插进钥匙孔，往右转了两圈，啪的一声，门开了。

一种不好的预感袭击而来，多年前他好似也有这种感觉，像是身上裹着未干发臭的衣服，那是死亡的味道，他吞咽了一下吐沫，狠狠地将门推开。

艾萝莉还没走进去，一股臭鸡蛋的味道迎面扑来——是煤气味。

“危险!”他本能地向身后的孟寇珠摆摆手，阻止她进门。

但孟寇珠猛然往里一冲，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地上的钢碗在发着微微的红光，仔细一看发光的是未烧完的煤炭。

艾萝莉头皮发麻地站在门外，他拿出口袋里的手机，他有点发懵，1...19 不对，120。他脑袋混乱地拨通了电话。

原文：但是他着实又有点担心，因为这家公寓式旅店实在是存在一点坏的历史。而这家店的幕后老板——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在乎。艾萝莉心想：不，自从我家接管，我们都是尽职尽责，就算有点小问题，也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

改为：但是他着实又有点担心，因为这家公寓式旅店实在是存在一点坏的历史。而这家店的幕后老板——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不在乎。艾萝莉心想：不，自从我家接管，我们都是尽职尽责，就算有点小问题，也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

第五十四章 樱桃红也是冷色调

刘美娟反复思量，还是觉得自己亲自过去确认霍诗妍的安危比较快，而且现在已是深夜，局里人手不足，她便决定自己独自开车赶往幸福旅店。

刘美娟觉得旅店是一个毛骨悚然的地方，就好比前几天她接手的一个案子，虽然后续经过深入的调查取证，在 12 小时内将凶手抓拿归案，但是给她的精神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那是一起情杀案，死亡地点正是一家旅店，女尸被发现在房间的床垫里面。

当刘美娟赶到时，第一印象是一股臭味迎面扑来，她只觉得周身被包裹了一条臭毛毯，难以动弹又臭气冲天，仿佛所有棉织物和木制品都被臭味所依附。

她吞咽了一口口水，鼓足勇气靠近床铺，看见床垫已经被人翻转过来，床垫此刻已经被血水浸湿，沾有血液的布料已经因为血液凝固而变得坚硬。床垫正中间被凶手用刀划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沾有鲜血的地方凹陷下去，看起来像是恶龙张开的血盆大口，还在散发出腐烂的味道。

嗒嗒嗒，声音好似恶龙的口水滴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侧耳倾听那声音是从床垫里传出来的，这个发现不禁让刘美娟倒吸一口凉气，她知道床垫里只有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它是不可能发出任何一点声响的。

于是她屏住呼吸用带着手套的手，将床垫上的裂口打开，她看见数以千计的尸虫在床垫和裸尸上蠕动跳跃。

刘美娟的举动惊吓到了这些肥胖的蛆虫，它们纷纷钻回到尸体中，百虫钻洞甚是惊悚。她甚至看见蛆虫蠕动的同时拉扯起粘稠的油脂，她忍不住想干呕，但因为身边都是晚辈，她生生地将恶心的感受压了下去。

这不是她最难以接受的地方，最难以接受的是据调查，在此之前还有房客在此间屋子留宿。

令刘美娟惊奇得是在女尸被藏在床垫的日子中，中间一共入住了三对情侣————六人曾经隔着床垫与尸共眠。

因为这次经历让刘美娟对旅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她惧怕于那些来来往往的前住客，他们其中有几个用电水壶煮过袜子，其中又有几个带有传染类疾病，是否有人抽过最后一根烟后带着无尽怨恨或留恋吞药自杀，他或者她死去的地方，即将是入住者要入眠的地方。

刘美娟的思绪被手机里冰冷的导航音打断，她听从导航的指引，往前行两百米，然后左拐进入小巷，将车开进幸福旅店就近的停车场里。

她将车停在一辆梦迪博朗身边，因为这个地方刚好能看到幸福旅店的门口。

她第一次听见梦迪博朗这个车型时，眼前仿佛看见了一辆酷炫跑车，但实际上它是一辆 mpv——俗称面包车。

车主苏可欣信誓旦旦地介绍道这款车是 fiat——法拉利母公司，认证出产的车型。如果不是苏可欣隆重介绍自己大出血（一万元）买的二手车有如此噱头，刘美娟觉得这车一定是三流小公司生产的小破车。

“美娟姐？”

声音从一边的梦迪博朗里传来，车玻璃上贴着单向透视的玻璃贴膜，刘美娟看不见车里面的情况，但这个声音她很熟悉。

梦迪博朗的车窗缓缓降下，里面探出一个梳着马尾，瓜子脸，眼睛灵动的女生，她手里还抱着一个棕色的毛绒小熊暖手抱枕，这副学生模样不是苏可欣还能是谁。

“可欣你怎么在这里？”

“我被谢头儿安排在这里监视嫌疑人。”苏可欣边说边用眼角瞥向幸福旅店的方向。

刘美娟脑中思索着最近的案件，她立刻明白苏可欣在这里监视的是艾萝莉。她现在有点着急于霍诗妍的安危，便转移话题问道:“怎么就剩你一个人，搭档的同事呢？如果一时困了还有个替换。”

“我让小王去睡觉，让他明早再来替换我。美娟姐，你怎么在这里？”

“还记得我们前几天受理的强奸案吗？受害人霍诗妍失踪了，现在就在这家旅店，我要去确

认一下她的安全。”

“这样呀！美娟姐你快去，我刚才看见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进入旅店，应该是她的家人。”

“那我先进去了，等一会回来给你送点热乎吃的。”说完刘美娟急忙走向幸福旅店。

“谢谢，美娟姐你不用麻烦了，我男友刚才给我带了一堆吃的.....”苏可欣看着刘美娟离去的背影，猜想刘美娟应该没听见自己的话，苏可欣略有失落地看了看手中的抱枕，想起男友的细心，刚才的失落就一扫而光。

刘美娟推了下幸福旅店的玻璃门，门吱呀一声就被打开了，旅店十分老旧。原本白色的墙面已经变成了灰黄色，墙上许多地方的墙皮都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灰黑的水泥，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前台的位置空无一人。

她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急忙往楼梯上跑，每到楼梯转弯处都有红色的正楷字提醒这是几楼，很快刘美娟便来到了四楼的走廊。

刘美娟看见一个身穿粉色长裙，眼睛上涂着紫色眼影的人站在 404 门口正在打电话，听声音那竟是一个男人。

“这是霍诗妍的房间吗？”刘美娟远远地问道。

男人点点头，用手指向 404 房间里面，只见瘦弱的孟寇珠将霍诗妍从房间里抱出，她将霍诗妍平放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用手将霍诗妍的衣服领口撕开，让她更容易呼吸。

原本形象淑女温柔的孟寇珠现在已经头发凌乱，脸色煞白，她的鬓角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半，样子十分狼狈。她用接近于嘶吼的声音指挥男人：“快去拿被子，给她保暖！”同时她一手托起了霍诗妍的下颌，另一只手捏住鼻子，深吸一口气后对着嘴巴用力吹气，如此反复地给霍诗妍进行人工呼吸。

男人冲进屋子取出被子，将被子盖在霍诗妍的腿上。

等刘美娟跑到孟寇珠身边时，一股煤气味从屋子里迎面飘来，她看见惨白的灯光下，霍诗妍的全身已经变得粉红。

刘美娟当下心中一凉，因为她知道当人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时皮肤才会呈现樱桃红，看来霍诗妍已经死亡多时了。

简介：故事灵感来源于日本神奈川一室九尸案及其它真实刑事案件。奉天市接连发生数起年轻女性自杀案件，死亡现场疑点重重，市警局专案组奉命进行调查，经验丰富的警督谢小五抽丝剥茧发现少女们的死因虽然各不相同——家庭原因，感情纠葛，校园霸凌，药物滥用.....但这些诡异命案的背后却共同指向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第一章“捡尸”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一阵铃声响起，谢小五翻身接起床头柜上的手机，下意识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

“头儿，是我。”张天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局里刚接到的消息，先前艳粉街晨佳一小区的“白衣女鬼事件”初步确认是起自杀案件，片区民警向专案组寻求支援。”

“你们都已经到了吗？”谢小五扶着额头询问道。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预计还二十多分钟到达。”张天说。

谢小五一边穿衣服一边嘱咐道：“记得和片区民警调阅房主的具体资料，如果房主联系不上，就赶紧找最近的开锁匠撬门。我现在就动身过去，应该比你们晚些到。”

“没问题，头儿。”

挂断电话，谢小五随便刷了下牙，脸都来不及洗就开车前往晨佳一小区。

“白衣女鬼事件”是局里同事们给案件起的别称，两天前晨佳一小区有住户报警投诉说他们家见鬼了，对面楼隐隐约约有个穿着白衣服的女鬼一直盯着他们家，弄得人心惶惶。

接线的民警一开始以为是恶作剧，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岂料这家人两天内坚持打了无数次电话，搞得局里都人尽皆知。

“这么晚出警，看来闹出挺大动静的。”谢小五深踩油门，右手抓着片干面包胡乱地塞进嘴里。

深夜的马路没什么车流，不过十分钟谢小五就到了艳粉街。这是一条狭长的老街道，曾经是奉天市有名的“酒吧一条街”，这个点路边已经停满了附近住户的车。谢小五焦急地寻找停车的地方，看见前面有个酒吧的地下停车场是开放的，他便猛打方向一个右拐开了进去。

偌大的地下停车场内里只零零散散停了几辆车，谢小五一把将车停入位置，用力拽起手刹就要下车。怎料他一抬头居然看到了离奇的一幕：一个白衣少女下身赤裸地躺在正对面的停车位，身旁站着一瘦一胖两个男子，其中一个正在穿裤子，离三人几步远的墙柱下还有条显眼的白色内裤。

“操，真他妈恶心。”谢小五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一肚子起床气正无处发作，一脚踹开自己的车门，一手拿起自己的手机录像取证，气势汹汹地朝那两个男子走去。

两个男子见着一个黑熊一般粗壮的身影快步向他们逼来，本就心虚的二人胆都给吓破了。个

子较高的瘦子转身就跑，还在提裤子的胖子一个踉跄慢了一步，谢小五追到他身后一个扫堂腿将其放倒。瘦子看着也不管同伴死活依旧头也不回地往外跑，矮胖男子还想抵抗，掏出了一把银色的甩刀指着谢小五。

“你别过来，刀是开刃的，因为个不认识的小姑娘丧命不值得，不如你当没见过我，这姑娘还没醒，你要不要也爽……”

矮胖男子话音未落，手里的刀已经脱手飞出了几米远，下一秒他才感到手腕的一阵剧痛——谢小五一记飞踢精准地缴了他的械。男子再反应过来时，他已经面朝地面，双手从后被反制住了。谢小五用膝盖发狠地压住男子，掏出手铐，将其就近拷在了边上越野车的防撞杆上。

“警察叔叔，我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我保证下次不犯了。”男子一看手上的手铐自知碰上了警察，本想自认倒霉可转念一想此刻停车场就只他们两人，于是对着谢小五哀求道：“我来时这个女生已经这样了，我什么也没来得及做。警察叔叔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当警察一年才赚多少，我卡里有五万元钱，你把这卡拿去，当这事没发生过就好了。”

谢小五凶狠地盯着男子，说道:“你考虑过这女孩子之后会怎样吗？强奸罪情节恶劣的十年起蹲你知道吗？还有功夫关心我一年赚多少，嫌十年不够蹲是吧？还想加个贿赂罪。我同事稍后就到，你就老实在这趴着。如果你想少蹲几年，我给你出个主意，把你那跑了的同伙的身份信息交代清楚，我们问啥你就答啥。”

眼见谢小五态度强硬，矮胖男子嘴里喃喃道：“你就当可怜一下我的老婆孩子，这件事一旦曝光，以我老婆倔强的性格一定会和我离婚的，我真的是第一次，大家都是男人，我老婆还在孕期，我也是一时没忍住。我全都交代，但是那男的我根本就不认识，只是他也刚好也在这停车……”

“那你就把他的车指认出来。”谢小五懒得和他再多费口舌，索性直接开始搜身。他从男子裤兜里找出一个黄色基本款的 gucci 短版钱包，翻开一看里面有张全家福，照片里他怀抱着已经怀孕的妻子。他的妻子短发，微胖，面容有些憔悴，但是大大的眼睛仍然透漏出喜悦之情。谢小五心里感觉一阵恶心，表情凝重，他知道男子的行为一定会毁了自己的家庭。接着谢小五从钱包的夹层里找出男子的身份证，对比确认与本人无差异后，用手机拍了张备份。

“喂，刘姐啊，是我，小五，我这刚抓了个强奸犯，你能帮我个忙带人来收押一下吗？具体地址我过会就发给你，在艳粉街这，我这还得赶去晨佳一小区，实在脱不开身，谢谢了啊。”谢小五联系完局里的同事，转身走向女孩，捡起了应该是她落在一旁的双肩包，转头看了看墙柱边上那条白色的丁字裤，心里一阵难受，把它捡起放在女孩的包里。他试着摇晃了下女孩，见她依旧熟睡不醒，便搀扶她往电梯走去。谢小五正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突然发现电梯门上贴着酒吧的建筑平面图，停车场往上一层便是保安室，于是他决定先将女孩安置在那，然后等待自己同事到来。

酒吧的电梯很老旧，晃荡晃荡地来到了一楼，谢小五远远地就听见保安室传来几个男人打牌的声音，走近了只见三个身穿保安制服的小伙子和一个中年大叔正背对着监控电视在玩扑克。

中年大叔体态臃肿有些秃顶，急忙忙地说道：“快快快，再来一张，谁还跟，我再追加一百块钱！”

其余几个小伙子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带着金链子的小伙子高声回应道：“老吴队长啊，不就一百块吗？我跟，不是我吹牛逼，这局我他妈赢定了。”说着他一脸笑意地又看了看手中的牌，眼神里写着四个字——胜券在握。

梆，梆，梆，谢小五空出一只手重重地敲了敲保安室大敞四开的门，随即掏出自己的警官证冷冷地说道：“警察，请配合工作。”

保安室里的几个人显然被吓了一跳，瞬间鸦雀无声，集体回头直勾勾地盯着谢小五。一阵尴尬的沉默后，几人口中的“老吴队长”站起身朝谢小五走了过来，伸手接过了他的警官证，眯起眼睛装模做样地看了起来。

随着老吴的靠近，谢小五闻到一阵臭烘烘的酒气。

“奉天市.....铁西区.....二级.....二级警.....二级警督？”读到级别一栏时，老吴像是踩了电门似的一阵激灵，仿佛瞬间酒醒了一般，脸上立马换了副表情。

“哎呀，警督同志，实在对不住啊，我们哪能想到这三更半夜会碰上您来这破酒吧办案，还.....还带着个小姑娘。您说，请说您需要我们怎么配合，我们一定让您满意。”

“还有你们几个兔崽子，手脚麻利点，赶紧把地方腾出来，牌什么牌，给我扔了！赶紧给警督同志拿个板凳过来！”

“不必了，我还有其它事，马上就走，我要今夜地下停车场的的监控录像，请你们帮忙拷贝一份交给一会来的警察”

“还有这名女性受害人，希望你们帮忙照顾一下，直到警察到来接管此事。停车场里我拷了个犯罪嫌疑人，请你们派人暂时看管一会，谢谢配合。”谢小五说的是请求但语气确如同命令一般：“哦，对了，还有件事，这是什么鬼地方。”

老吴弓着腰搓着手恭敬地回答道：“警督同志，我们这是埃及艳后酒吧。”

谢小五掏出手机简略和同事交代事发经过并将地址和嫌疑犯的证件发送了过去，随后他便火速赶往了晨佳一小区。

保安们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扶到了保安室里唯一的沙发上躺下，他们则拿板凳围成一圈坐下看着。老吴突然想起了什么，指挥其中两个保安去停车场看人，他则和带金链子的年轻保安检查起了当晚的监控视频。

“小赵啊，你仔细看，我这老花眼看不清楚，有什么细节千万别漏了啊！”老吴嘱咐道。

第二章　窥探

“这些出租车司机有钱不赚吗？为什么不载客？” 小赵有些急促地挠头，脸上满是困惑。

“这是出租车约定俗成的规定，烂醉的乘客经过车一颠簸，会吐在车上。你想啊！难以清理的呕吐物，那味道比臭水沟还难闻，得花时间清理又不能多收一分钱，所以就算换了你去开，你也不会载。更严重的，要是碰到个耍酒疯的，说错地址的，就更恼人了。咱们平头小老百姓赚点小钱不容易，谁想累死累活一晚上连个油钱本都回不来，难道都不养家糊口了啊？”老吴说着，伸出右手小指扣了扣牙花子。

“看她一小姑娘三更半夜一个人怪可怜的，还喝成那样，这不就出事了嘛。”小赵回头看了一眼还不省人事的女孩。

“所以啊！我从来不让我乖女儿深夜出门，我总告诫她，要小心坏人。现在世道不一样了啊，我就她一个孩子，女孩子在外，要多加小心。最不该去什么酒吧啊，夜总会啊，我那女儿也很是听话，从来就没去过那些鬼地方。不但这样，她出门后一定向我报备，晚上去同学家，也都是我去接她，如果电话打不通，孩子她妈就直接上门去找了，哪像这姑娘的爸妈……”说着老吴也回头看了一眼女孩，那眼神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

小赵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录像回放，仿佛没听进去半点老吴的育儿经验。不足 24 寸的显示器中一个看着年轻，梳着时下流行的飞机头，瘦高个的男孩，将喝醉的女孩搀起带回酒吧。飞机头对待女孩举止温柔，不时地轻抚女孩后背，小赵看来这亲密的举动，是为了缓解女孩醉酒后的不适。一系列贴心的举动，让小赵觉得这应该是女孩的男朋友。然而二人一进入空无一人的电梯后，飞机头居然把手伸进了女孩的上衣里，肆无忌惮地搓揉了起来。

两人来到了地下停车场，飞机头将女孩半靠在墙上，打开了她的双肩包。从里面掏出了一个手机放在了自己的牛仔裤口袋里。飞机头环视四周，确认四下无人，便越发放肆起来，小赵能看得出飞机头此时异常地兴奋。

飞机头的动作越来越下流，保安室里的二人仿佛隔着屏幕都能听见他嘴里说的污言秽语。

但是女孩却丝毫没有动静，保安室里的两人看得猛吞了口口水，她坐着的身体被飞机头平摊在灰黑色的水泥地上。入夜的水泥地应该是非常冰冷，但是女孩看上去仍旧没有醒过来。飞机头看着不省人事的少女，讥讽地笑了一下，不知是嘲笑女孩的无知天真还是得意自己的阴谋得逞。他对女孩继续着兽行，表情从刚刚的兴奋逐渐变成恶毒。

飞机头再次环顾四周，空旷寂静的停车场仿佛能听见女孩的呼吸声，紧张感让他血脉喷张，老吴和小赵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他们只觉得飞机头像是一只黄黑色的大蛇，偷偷吸取花朵上的蜜汁。此刻女孩应该是有所感知，她微微挣扎要睁开迷醉的眼，可是她用尽所有力气也只微微地颤动了几下睫毛。

谢谢大家关注

欢迎大家提出各种建议

第三章　花与蛇

短短的 30 秒后，飞机头提起长裤，开心地拿出手机合照一张。他饶有趣味地看着照片，那上翘的眉毛说明他并不满意自己的摄影，他搔搔头将女孩换了一个姿势再次拍照留影，这次他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嘴里却骂着：“荡妇。”脚底抹油一样地逃跑了。

空荡的地下停车场里再次陷入了寂静，女孩像是一个被人随意丢弃的人形玩偶，门户大敞地摊在地上。时间流逝，下一个人的到来将决定女孩的命运，一个挺着啤酒肚的猥琐男人左摇右摆地走出了电梯，看见了昏迷并衣衫不整的女孩，他迅速地拿出了手机一阵狂拍，随即又像下定什么决心一样将手机放回了上衣口袋，缓缓地走向女孩……

屏幕里的恶行还在继续，屏幕外的小赵狠狠地跺了跺脚，然后懊恼地给了自己一个清脆的巴掌。他撇过头去不愿再多看一眼屏幕。

“你刚上班一个星期不太知道，其实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干我们这行的习惯了就好。”老吴安慰似地拍拍小赵的肩膀。

小赵无可奈何地点点头，他将今晚的录像拷到了 u 盘里，然后将监控改回了实时监控。现在冰冷的屏幕中显示着地下停车场的每一个角落，小赵紧锁眉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丝毫不敢懈怠。那将作为证据的 u 盘被放在了抽屉里。

几个警察敲响了保安室的房门。带头的是一名女警，她叫刘美娟，身穿警服，黑色披肩短发，眼睛细长，眼眸明亮恰似那句“眉如青山黛，眼似秋波横”，她美得内敛温柔。

“谢谢你们的协助，请问受害女性在哪？”刘美娟问道。

小赵急忙打开门，一脸歉意地回头手指向背后。

刘美娟只见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孩不省人事地躺在沙发上，女孩的粉色 mk 双肩包就放在沙发脚边。

“她一直没醒过吗？”刘美娟一脸愁容地问道。

“没有。”老吴说着走过去摇了摇女孩，依旧没有醒来。

刘美娟叹了口气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女孩身上，转身给身后的警察分配任务：“苏可欣留下，其余人去逮捕停车场里的嫌犯。”

“是。”几名警察离开了保安室，去往停车场。

“苏可欣，你帮这两位保安员做一下笔录。”刘美娟命令道。

“没问题，刘姐。”苏可欣是名朝气蓬勃的年轻女警，她声线软糯语气却十分坚定地回应了刘美娟的命令。

刘美娟看着还在沉睡的女受害人，无奈地倒吸一口凉气，从一旁的双肩包里找到了女孩的身份证。

姓名：霍诗妍

性别：女

民族：汉

生日：20xx 年 7 月 30 日

住址：略

公民身份证号码：略

“这小女孩才满二十一岁，是奉天市本地人。”刘美娟看着女孩的证件对一旁做笔录的苏可欣惋惜道。

“很可能是附近大学的学生。”

“学生？那通常不应该是几个好闺蜜一起来吗？怎么会独留她一个。”刘美娟疑惑地看向苏可欣。

“说不定是失恋了。”

“找不到手机，也联系不到家长，我先带她回警局。”说着刘美娟背起粉色背包，扶起女孩往停车场走去。

“需要王俊和你一起回去吗？”

“不用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你们在这里继续忙，一会儿警局见。”

刘美娟将霍诗妍扶上警车，自己坐在驾驶位上，她从后视镜看向车后座，霍诗妍还在沉睡，刘美娟这才启动警车开往警局。

祝大家 除夕快乐

第四章　朝生暮死

离开埃及艳后酒吧后，谢小五以最快速度跑到晨佳一小区。这是片 70 年代建成的老住宅群，

设施破旧，无电梯，无物业管理也无专门的停车位。此小区租金低廉，人员混杂，经常就有醉酒闹事，偷盗，甚至入室抢劫的恶劣事件，局里时不时就得往这出警。

晨佳一小区唯二的两个进出口都在艳粉街上，此时已经是深夜，整个小区里只有一栋楼还亮着灯光，仿佛像大海里的灯塔，指引着谢小五火速赶往现场。

出事的屋子是四单元的五号房，张天已经提早把信息发给了谢小五。这时楼道里已经挤满了被吵醒的附近邻居，有窃窃私语说话的，有试图用手机向房里录像的，居然还有在搞视频直播的。其中一个穿着粉色睡裤的男子在那大声嚷嚷：“我就说有事对吧！我打了三十几个电话跟警察反应情况！他们要是再不来，那女鬼都能冲到我们家来。”

谢小五好不容易穿过好奇的人群挤到门口。负责守卫的警察看见是谢小五，打了个招呼立刻递给他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次性鞋套和一次性手套。突然一阵白色的灯光闪过，谢小五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抓拍自己的照片，谢小五没有多做理会，自顾带好手套鞋套便进入了案发现场。

“头儿，你来啦，这么晚幸苦啦。”张天就等在门内。

“嗯，不用客套了，赶紧跟我说说情况吧。”谢小五说道。

“好的。”张天说道：“死者的身份已查明，姓名是王雪丽，性别女，年龄十八岁。她父亲叫王剑，生母名字吴枝……”

“生母？”

“是的，王雪丽父母离异后，被判给了父亲王剑。王剑之后与另一女子张翠花再婚，还育有一子，名字叫王白为。”

“关系还挺复杂的。”

“死者王雪丽未满六个月时生父母王剑吴枝就办理离婚了，后来吴枝就去往其他城市，我们还没查到她的联系方式。王雪丽从小由父亲王剑抚养，生前就读于本市三十七高中高三十四班。这房子是租的，只有王雪丽一人居住，房主叫艾萝莉，是他提供了王雪丽父亲的电话，但是一直打不通。”

“高三学生自己租房子住在外面？紧急联系人还联系不上？”谢小五疑惑道。

“是挺奇怪，卧室的书桌上放着疑似王雪丽的遗书，正在等待笔迹鉴定，从留有遗书这一点，我们初步推测是自杀，但是法医 claire 说案件有些疑点，还需要痕迹检验科进一步调查取证。”

“张天，你去问问房主和周围邻居，看看是否最近有可疑人员在小区附近逗留，左邻右舍有没有听见可疑的声音。这小区没物业，不然能查查人员进出的情况……对了，把死者学校的基本情况和老师的联系方式查一下，我们明天估计得一起去一趟。”谢小五边交待边示意张天一起向内屋走去。

“对了头儿，你看这门锁没有破坏痕迹，房主艾萝莉表示屋子只有两把钥匙，他手中有一把，另外一把在王雪丽那，他只提供了王雪丽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紧急联系人号码，其它的一概不知，我看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就让他先回家了。”张天说着展示了下手里的黄铜钥匙。

“你在屋里找到另外一把钥匙了吗？ ”谢小五停下脚步，看向张天。

“找到了，王雪丽的书包里有另外一把钥匙，经过比对没有复刻痕迹。王雪丽吊死在阳台的晾衣杆上，阳台靠外侧的窗户上有百叶窗，百叶窗只打开了一点缝隙，从三楼以下往上看，只能稍微看见一点王雪丽的人影，那个报警的人家正好能看得较为清楚，才迷信地把尸体错当成了女鬼。法医 claire 说死亡现场有些怪异，需要和你当面说明。” 张天说着眼神往屋里瞟，示意法医 claire 在阳台。

谢小五从门口往屋里走，一股阴冷的气息混杂着霉味迎面而来，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令谢小五有些吃惊的是，这此案件现场的尸臭味不同于以往，一般发现死尸的屋子往往会充满死水沟般的腥臭味，那味道闻一次便终身难忘，吃饭睡觉如影相随。但是这次的味道明显淡了很多很多，可以说近乎于没有。

最近总被吞帖　正在联系管理员

如果有章节缺失　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会尽快更新

@五只蟹 2020-12-31 16:57:41
祝大家 除夕快乐

该章已经重新发

请看第 15 楼

谢谢大家

第五章　双面生活的少女

房子一室一卫十分狭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仅容纳下一人通过的走道。走道将房子前半部分成两半，左侧是厨房，右侧是厕所。谢小五先进入了厨房，里面空空荡荡的，连最基本的厨具都没有，他用手摸了一下灶台，手指上沾了一层淡淡的灰，俯下身观察灶台一侧的墙壁，没有油渍，很显然王雪丽生前从来不在出租屋里做饭。谢小五走出厨房，对门的厕所是一个不满六平方米的小房间，脏兮兮的洗手池上只有一副牙具，地上则散放着各种洗发露，沐浴露之类的瓶瓶罐罐。晨佳一小区是个老旧的小区，电路老化时有发生，这导致厕所里的灯不停闪烁，让本来就昏暗的出租屋显得更加阴森。在灯光的明暗交替中，谢小五隐隐地看到痕迹检验科的方正正将一把满是头发的梳子放进证物袋。

“小五你来了，这次工作量巨大，又要奋战一夜了。”方正边说边在证物袋上标号记号。

谢小五点头回应，方正是个菱形脸的高个男子，带着金丝框眼镜，发型打理得一丝不乱，模样像是个金融精英。谢小五和方正在一起共事很久，局里的同事们亲切地给方正起了一个绰号“神棍”。绰号的由来起于大家一起督办的第一个案件——“豪宅双尸案”，某独栋别墅中富商与情妇被人乱刀砍死。当时方正一脸严肃地和大家说：“这个豪宅啊，风水极差。”

谢小五不懂风水，也不关心，但是却逗着方正往下说：“方正，你给大伙好好分析分析，毕竟大家都还没买房，要多学习学习。”然后眨巴眨巴眼，装出虚心请教的样子。

方正一脸受用，故作高深地指着豪宅前院的桑树说：“古话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中不栽刽子手。前不栽桑意思是因为桑与丧谐音，出门见桑，肯定不吉利。后不栽柳，柳树不结籽，柳又与留谐音，若栽于宅后，留不住后代，这当然犯了大忌。而且送殡多用柳枝作哀杖、招魂幡，都是不好的寓意。刽子手是指桃树，桃花桃子都是血红色的，民间认为桃树是邪树，容易招惹邪气，所以禁忌在院中栽桃树。你再看这个豪宅布局，前院有桑树遮荫，后院有桃树，柳树做景。太不吉利了。”

后来案子破了，起因是一个小偷在别墅里偷东西，碰巧被前来偷情的富商和情妇撞破，入室盗窃鬼使神差地就变成了入室杀人。审讯时小偷一脸委屈，表示他提前确认过富商当天应该是在开会，不料富商临时起意改了行程，和情妇一起回到了豪宅偷情。

方正坚持他的观点，富商之所以临时改行程就是因为房子剋主，注定难逃一劫。同事们倒是不信这些歪理邪说，但是经过这件事，方正“神棍”的绰号就在局里叫开了。

谢小五回过神来，见神棍要张口说话，知道他这一晚上肯定没少琢磨这房子的风水命理，谢小五心里着急，不愿听他的长篇大论，一个闪身迅速进入了前方的卧室。

卧室感觉上比厕所大不上多少，里面却满满当当地挤下了一个圆形小餐桌，一个简陋的灰色双人沙发，一个粉色牛津布组装成的简易衣柜，和一张单人床铺。床铺和衣柜紧紧地挨着通往阳台的门，床铺上堆放着没有整理过的被子，衣柜拉链打开，里面堆了很多衣服，最上面的是件白衣短袖和一条米色长裤。谢小五知道这是学校的夏季校服，再往下的衣服则让他大吃一惊，竟是各种各样的情趣内衣，衣柜角落里还有打开过的计生用品盒子。

第六章 迷局

衣柜的最里面放着一个破旧的白色帆布双肩包，谢小五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透明的塑料笔袋，四本黄冈题库，还有一个灰绿色的棉麻质地的钱包，拿出钱包里面有些零钱，一张银行卡，还有一个避孕套。

谢小五办过很多自杀案件，通常自杀而亡的人为了体面，死前会将自己的东西整理干净，然而王雪丽的家中却如此凌乱，因而王雪丽的死要么十分仓促要么另有疑点。他需要更多的线索来支持自己的猜想，便转头看向餐桌，上面放着一台老旧的神舟笔记本电脑，用手按几下

键盘，电脑屏幕亮起，屏保是王雪丽的一张照片，她面带笑容穿着校服站在操场上，左手比着剪刀手。电脑需要登入密码，谢小五无法继续详细查看，得等着勘察工作做完，再将电脑带回警局，破解密码。

电脑边摆放着一瓶葡萄酒，酒瓶下压着一个证物袋，里面是一张信纸，这应该就是张天口中的遗书了。酒瓶旁还有一盏高脚杯，干涸的圆形酒渍证明曾经盛有五分之一的葡萄酒。谢小五拿起葡萄酒瓶，想取出下面的遗书。酒瓶里的酒已经所剩无几，这令谢小五露出了疑惑的神情，他放下酒瓶，拿起一旁的高脚杯，在灯光下仔细观察，高脚杯里的红酒没有人喝过，如果是有人喝过红酒，那酒渍应该成倒立的不完整扇形。他变换着各个角度去观察高脚杯，惊讶地发现高脚杯上既没有指纹也没有唇纹。

“神棍，你过来一下，这个杯子和葡萄酒有点问题，你先来检测一下。”

神棍从厕所里探出一个头来，连声说：“好，好。”走到谢小五身边，接过高脚杯，随即从随身带着的刑侦箱里拿出一小袋子，将袋子里的粉末均匀地撒在高脚杯外侧，再用一个铁制的毛刷来回地扫刷，经过几分钟的反复操作，神棍叹气道：“奇怪了，这上面竟然没有王雪丽的指纹，不，应该说这上面一个指纹也没有。”

谢小五点点头作为回应，他更加觉得王雪丽的死不该是简单的自杀，催促道：“快看看，酒瓶上有指纹吗？”

神棍拿起一边的葡萄酒瓶仔细地检查起来，连瓶口的软木塞也没有放过。

“这上面也没有指纹，应该是被人抹掉了。看来王雪丽的死有蹊跷，有人故意抹掉了自己的痕迹。”神棍无奈地冲着谢小五摇摇头。

“看来很有可能不是自杀啊。”谢小五说着拿起放在一边的证物袋，里面是王雪丽的遗书，它被折成了一个正方形，打开一看内容如下：“生而为人，我很惭愧。”

神棍也看到了遗书的内容，忍不住说道：“这小姑娘还挺悲观，这是觉得自己出生就是一个错误，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

“这是引用了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涵义是是失去做人的资格，也是《人间失格》这本书的诠释。王雪丽正值青春期，有点小苦恼也正常，何况她自小父母离异。”谢小五看着遗书感叹道：“想必她在父亲再婚后生活得也并不快乐，一个高三的学生居然自己住在出租屋里，现在出了事也联系不到亲人，她要是能撑过去，毕业以后进入社会一切其实都会有好转，真是可惜了。”

“是啊，谁这个年纪的时候不迷茫呢，我高考前还拉着我爸带我去庙里算命来着.....我去，这酒居然是“色戒”，小五你猜这一瓶酒多少钱？”神棍不可置信地看了又看手中的酒瓶。

“这样的生活条件，这酒能有多贵？你可别唬我。”谢小五回应道。

“一.....千.....五。”神棍故意把千字拉长了音。

谢小五有些难以置信，抢过神棍手里的酒瓶，看看上面的标签然后用手机搜索，果真神棍所言非虚。

“搞不懂现在小孩子的消费啊！”神棍摊摊手。

“神棍，你看这些衣服，质量都不怎样，比如这件卫衣吧。”说着谢小五从衣柜里随手拿出一件卫衣递给神棍。

神棍接过一看，连连点头，说道：“样式倒都是今年流行的，这明明是件白色卫衣，却有一层黑色的绒毛附在上面。”神棍说着将卫衣由内向外翻转。“这衣服绝了，里面掉毛，外面粘毛。而且不光质量差，你看这做工。”说着将卫衣又递回给谢小五。

谢小五接过观察，然后说道：“这衣服不但袖子脱线，连领子的接口和肩膀的交接线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做工是挺差的。”

神棍用手机搜索这卫衣价格，说：“这衣服加上运费才 50 元。”

谢小五点点头，去看王雪丽的单人床，上面只有层薄薄的海绵垫子，掀开之后看见床架，说道：“神棍，你看这床连个床垫也没有，床架还是刨花板制成的，加一起价格可能都不超过一百元。”

“谢小五你来了，先来阳台这边，我有事和你说。”法医 claire 的声音从卧室外的阳台传来。

谢小五示意神棍继续手里的活，便往阳台走去。

@dddxxqq 2021-01-02 13:53:10
终于更新了啊，楼主新年快乐

谢谢 关注

新年快乐

第七章　两脚羊

谢小五进入阳台，法医 claire 已经等在里面，两人互相点头示意。很少有人像 claire 这样，虽然穿着朴素的医用白大褂，戴着遮了半张脸的口罩，还依然能透露出风情万种。她的长相神似中国香港九十年代的性感女星叶子楣，眼神流转间都是妩媚。claire 自小在海外长大，行事作风前卫独特，比如法医的工作往往需要长时间站立，她便会穿着丝袜来预防静脉曲张，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健康，美貌我都要。”

两人第一次在局里见面时正好 claire 没有当班，她穿着修身的职业裙装，搭配黑色丝袜和一双细高跟鞋来重案组送资料，那瀑布似的及腰秀发和灵动的眼眸让局里人称“玄铁直男”的

谢小五耳后根都微微有些发红。

这个所谓的阳台其实就是一个带着窗户的小房间，地上堆积着王雪丽往年的书本和画稿，大概有半米高，边上散落着几本不同科目的三年高考五年模拟。阳台靠窗的的晾衣架上吊着王雪丽的尸身，她一袭白色长裙面朝着窗外，背影看上去体态轻盈柔美。

“小五你看看死者的脸。”claire 说道。

谢小五点点头，往前走了几步看见王雪丽的脸，那是一张冷艳的脸，气质宛若春日梨花。

“很美吧！我刚看到时也惊讶了一下，她更像是睡着了。”claire 左手按摩着自己的太阳穴，一脸惋惜。

“挺美的。”谢小五接着 claire 的话，说道：“但好可惜，她还有几天要高考了，高考用的练习册却成了上吊的踮脚石。”

“你没有觉得这个死亡现场很奇怪？”claire 叹了口气，然后问道。

“是很奇怪，我刚刚和神棍正讨论这事呢，首先死者应该已经死亡两天了，现场的尸臭味却几乎没有。再者现场似乎有人刻意抹去了一些痕迹。”

“你的判断很准确。现在是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室内最高温度能到快四十度，正常情况下应当早就尸体腐烂恶臭，苍蝇满屋了。但是王雪丽的尸体却几乎完好无损。我进来时屋子里开着空调，应该是低温减缓了尸体的腐烂速度并使苍蝇丧失了产卵机能。”

“怪不得屋里阴风阵阵，要换成神棍来解释肯定又要长篇大论地忽悠了。”谢小五无奈地用手扶了扶额头。

claire 继续说着可疑之处：“上吊自杀的人一般舌头会伸出 2 至 3 厘米，但是王雪丽却没有。死亡两天左右的人，全身会出现一些水泡，但王雪丽的尸体却没有变形。另外人死后会因肌肉不受控制而出现大便失禁的情况，但你看她脚下并没有排泄的迹象，她的死更像是有人精心策划。”

“确实如此，张天已经在联系家属了，我们组会尽快安排尸检。”谢小五暗自庆幸，所有人都发现了王雪丽的死并不寻常，说道：“现在可以推测出具体的死亡时间吗？。”

“没办法，需要尸检才能知道。”claire 叹了口气

“能确定死因吗？”

“初步认定是勒死，颈部有勒痕符合勒毙的特征，但是不排除其它原因，我需要进行更多测试来排除譬如毒杀的可能性。”

“如果确定是他杀，我一定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谢小五说着握紧了拳头。

“你还是那么正义感十足。”claire 对着谢小五笑了笑：“我交待过神棍他们了，王雪丽的颈部勒痕需要多几处特写，再是她的指甲，还有腿部。”

“头儿。”张天急冲冲地跑进了阳台，朝 claire 点了点头，转而向谢小五报告道：“王剑的电话终于打通了，他人在外地出差，要明天才能回来，不过……”

“不过怎么了？”谢小五问道。

“说来挺奇怪，王剑的语气里不但听不出伤心，反而异常地冷静和平淡。”

三人面面相觑。

谢小五望了一眼知道一切答案的王雪丽，此刻她已经无法回答，她好像一只白色的蝴蝶，不小心折损了双翼被黑夜所吞噬。

太阳缓缓升起，警队人员开始陆陆续续倒班回家，现场只留了重案组的一名刑警。谢小五下了楼往小区出口走去，每次处理命案他都会感慨生命的脆弱，他忍不住回头向上看了一眼四单元王雪丽家的方向，仿佛能看见王雪丽透过百叶窗也正低头看着自己。谢小五顿时不寒而栗，如果这真的是起谋杀，那凶手很可能是刻意将尸体吊在窗边，这样一来只要有人路过受害者家楼下，就有可能看见尸体。谢小五看着身边擦肩而的人们，有急冲冲的上班族，有身穿校服的学生，还有手拎购物袋从早市归来的老人……凶手会不会混迹其中，正变态地看着王雪丽的尸体呢？

谢小五不知道的是，此时一个眼神深邃的男人正拿着一杯咖啡，站在不远处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男人很满意谢小五脸上露出的惊讶与困惑的表情，他正是昨天夜里在案发现场门口给谢小五拍照的人。男人每天绕路上班也要经过这里，来欣赏自己的杰作，他给四楼阳台的美景取名为两脚羊。

作者注：两脚羊是指古代战乱中被当作食物而吃的人，本文中王雪丽就犹如待宰羔羊，所以名为两脚羊。

第八章　年轻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罪过（上）

霍诗妍强撑起身体，头晕，恶心相继袭来，勉强睁开眼睛，喉咙里像火燎一样干痛，她努力地咽了口口水，身上的酒味依旧很浓。霍诗妍不知道为什么她一个人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低头一看自己的双肩包就靠在脚边，她迅速地拿起翻找了一遍后，发现钱包，银行卡和身份证都在，唯独手机不见了。

更糟糕的是，她发现自己的下体凉飕飕的，她的内裤也不见了。

几个身穿警服的人从霍诗妍眼前走过，其中一个拿着档案的女警察见霍诗妍醒了，急忙喊道：“刘姐，她醒了！”

霍诗妍看着另一位女警察离开办公的格子间向她走来。女警察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她用温柔的声音问霍诗妍: “你感觉怎么样？舒服一点了吗？”

霍诗妍迷茫地点了点头。

“如果可以的话，你跟随我来一下，昨晚的事我们需要请你提供一些信息。”

“昨晚的事？”霍诗妍心里困惑，她只记得昨晚她和几个朋友在埃及艳后酒吧喝酒，再之后的事她就完全不记得了。

霍诗妍摇摇晃晃地起身，随着女警察来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的物件摆放得整整齐齐且打扫得十分的干净。女警自我介绍说道:“这里是奉天市湖东区公安分局，我是警司刘美娟，今天凌晨三点半左右我们接到报警电话，在埃及艳后酒吧的地下停车场发生了性侵案件，你是目前已知唯一的受害者.....”

“你确定吗？你们怎么确定那是我！？”霍诗妍听到“受害者”三个人，脑子一阵轰鸣，不敢相信地问道。

“我们感到很抱歉.....不过根据嫌疑人的口供和当晚的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确定是你。”

“可是昨天我是和朋友在一起聚会，我现在也没觉得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一定不是我！你们一定是弄错了!”霍诗妍边说边用手掩面，心里又难受又愤怒。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显然是自我安慰的说辞，她此刻晕眩恶心，并隐约察觉到了私处的异样疼痛。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我们会全力帮助你的。希望你也能积极配合我们，提供线索。”刘美娟说道：“之前我们处理过类似案件，有受害人接受嫌疑人律师提出的经济赔偿，最后检察院通过了不起诉的决定,嫌疑人无罪释放。我们警局这边是非常地不赞同这样的处理的方式，你要知道，如果昨晚的嫌疑人是你身边的人，你的退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对了，你需要通知你家人吗？”

“我想看看，万一.....”霍诗妍紧咬着下嘴唇，思考了一会，然后坚决地摇摇头。

“我在你睡觉的时候，为你买了这个，二十四小时内服用都是有作用的。”刘美娟递给霍诗妍一个黑色塑料袋。

霍诗妍接过塑料袋，里面是一盒紧急避孕药，除了药以外还有一包一次性的女性内裤。她不由得眼眶一红开始哭泣，刘美娟拿过一边的纸巾递给她，安慰道：“我们一定会把其余的两个罪犯绳之以法。其中一个罪犯我们推测可能是你认识的人，你能帮我们看一段视频确认一下吗？

霍诗妍忍住泪水，点点头。

“你等我一下。”说着刘美娟坐在电脑对面的椅子上,调出了录像的片段。“你过来坐在这里。”

她起身给霍诗妍让出位置，“按空格键就可以开始了。”然后她起身走到了对面，这样看不到电脑屏幕，避免霍诗妍尴尬。

霍诗妍自顾自地按了下鼠标左键，视频开始播放。

影像出现在屏幕上的第一秒，她就完全地楞住了，手里的塑料袋掉落在地上，她看到了那个扶她去地下停车场的人，竟然是她的同班同学吴义。

视频余下的时间里霍诗妍紧咬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不敢相信，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怎么样？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

第九章　年轻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罪过中

霍诗妍突然觉得她一定要说出，委屈和疼痛纠缠：“那个飞机头是我同班同学，名字叫吴义。”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他会被判多少年？”霍诗妍眼中满是怒火。

“他属于情节严重的，最少也要十年刑期。本来是你需要多次录制口供，但是有录像为证，上级已经批准，你写一份笔录就可以了。”刘美娟弯腰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笔纸放在霍诗妍面前。

霍诗妍爬在办公桌上手握着圆珠笔，开始写事情经过，她刚写了几个字，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一大滴一大滴的泪浸湿了纸，让刚写的字变得模糊不堪。

“要不你等情绪好一点在写吧！现在让你写，果然有点勉强你，当下还有一个要紧的事，你需要去一趟医院，提取加害人在你身上残留的 dna,你确定不通知家人吗？”刘美娟接了一杯水，放在办公桌上。

霍诗妍沉默了一会说：“我想自己去。”

“我开车送你过去吧！你先把衣服穿好，一会我们大厅见。”说着刘美娟推开门不给霍诗妍拒绝的机会，离开了办公室。

霍诗妍等了一会，听见刘美娟的脚步渐远，她才一边失声痛哭，一边用手捶打自己的脑袋，直至嗓子沙哑，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水，才想起避孕药的事。她拿出药盒先翻到背面，仔细阅读说明书，打开里面只有一粒白色药片，她想也没想就一口将药吞到肚子里，泪水再一次不争气的往外流，她忍着身体的不适将内裤穿好，强压抑郁的情绪走出了办公室，前往大厅。

“我要给我儿子办无犯罪证明。”一名年过花甲的老人坐服务台说道，一个年轻人站在老人身后，将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递给服务窗口内的警员。

一大清早，警局里挤满了人，颇有周末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感觉，一共四个服务窗口，每个窗口相隔的非常近，只要稍微提高音量就搞的人尽皆知，她看到这样的场景，十分感激刘美娟，很难想象自己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最难以启齿的秘密，她悄悄地避开人群，站到角落靠墙的位置。

她背靠着墙，等待刘美娟，不经意间看见一个男人睡在供人休息的座椅上，他上身披警服，面容硬朗，身材高大，气质冷峻。

“霍诗妍，你在这里.....”刘美娟走到霍诗妍身边，看到她正盯着座椅上的人，说道：“噢，那是我们局里的谢警督，应该是昨晚案子忙得太晚了，直接就在这睡着了。我们走吧！”说着带她离开了警局。

刘美娟开车送霍诗妍去往奉天市医大一院，一路无话。

“就是这里了，一会护士叫你的名字，她会告诉你去哪一个诊室。局里还有案子，我先回警局。你有任何事，都可以和我联系，这是我电话号码。”说着刘美娟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写有电话的纸片递给霍诗妍。

“谢谢你。”霍诗妍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哽咽。

“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还这么年轻，你会有....."

“霍诗妍，请到四号诊室。”一个面带口罩，眼神冷漠的护士大声喊道。

“去吧。小霍，我们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记得等心情平复了，来警局录制笔录。”

霍诗妍往诊室里走了几步，回头和刘美娟挥手道别。

大约走了三分钟，进入诊室，一个身高中等，光头，眼睛眯成一条线的男医生已经等在里面。

第十章　年轻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罪过(下)

“你先去把这个换上。”男医生用一种不可置疑的口吻命令道，说着递给霍诗妍一件纸质感的天蓝色罩衣。

霍诗妍背过身去，脱下衣服换上罩衣。

“是否对某些药物过敏？”医生拿着病例本问道。

“应该没有。”霍诗妍拘谨地回答。

“你是否患有重大疾病。”

“没有。”霍诗妍小声回答。

“是否有家庭病史？”

“爷爷得肺癌过世的，不知道算不算。”

“之前是否有过性行为？”医生的语气冰冷，不带一丝感情。

霍诗妍摇摇头。

“是否需要本院提供避孕措施？”

“不需要。”霍诗妍双手不安地握紧衣角。

“有什么症状吗？”

“私密处疼痛。”

“上次来月经什么时候？月经规律吗？”

“三十号，规律，周期大概三十天。”

霍诗妍尴尬地摇摇头。

“接下来需要做‘巴氏涂片’，你需要躺在检查台上。”说着医生将检查台上的金属支镫架支开，示意霍诗妍躺在上面。

霍诗妍十分难堪，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巴氏涂片”，只知道要把自己的私密处赤裸裸地交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医生，双腿就那样保持一个姿势痛苦地张开。医生不去看霍诗妍，而是弓着身体，将一个鸭嘴形态的金属窥探器插进霍诗妍体内。

医生没有问霍诗妍，他做的这一切是否被准许，屋子里没有任何声音，连霍诗妍的呼吸声都被吞没。

“现在要提证物。”医生的语气毋庸置疑。

霍诗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木偶，医生用一个金属棒插入她的身体，将金属棒三百六十度旋转，然后将它从体内拿出，再把金属棒上的透明液体涂在一个写有编号的玻璃上，再将玻璃放进一个盛满透明液体的试管里。

然后他将两根手指放进霍诗妍体内扭动，另一只手抚摸她的肚子，她没有发出反对的声音，默许了医生所作的一切，尽管她表情难过，感觉大腿内侧就要疼得撕裂开来。

医生从她体内缓缓拿出窥探器，那触感仿佛一把刀，生生插入身体，再缓慢拿出，也许是昨天的经历，让霍诗妍觉得她在承受酷刑。

“你把罩衣脱掉。”医生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于是霍诗妍就脱掉罩衣，全裸地坐在那里，医生用纱布来回地围着胸口不停转动，医生离自己太近了，以至于她感觉医生的呼气喷在自己胸前。

“这里说不定能提取到 dna。”说着他将缠满纱布的手举在她面前。

十分钟的检查，霍诗妍却觉得有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终于结束了，霍诗妍急速地离开医院，一股羞辱感迎面而来，让她无地自容。

霍诗妍走在马路上，沥青散发出汽油烧焦的味道，她不再回想医院里的经历，希望糟糕的一天快点过去，屈辱，委屈迎面扑来。

她不知道，此时在她就读的大学食堂里，吴义正拿着一张头部打码的照片，展示给她的男友石季。

“就算你打码，我也知道照片里的女生是霍诗妍好吧！我是她男友。”石季一脸气愤，双手握紧。

“嘿嘿，一血。”吴义说着理了理自己的飞机头。

随后，校园里流言四起。

第十一章　恶魔的尾巴

谢小五昨夜太累，便就近回到警局，警局没有休息室，他只好睡在等候室的座椅上。早晨 8 点半，手机闹钟响起，他跑到洗手间里开始洗漱。重案组常年都在处理疑难杂案，在局里通宵是常有的事，刘美娟特意在男女洗手间放了大量的一次性的洗漱用品为大家提供便利。

洗漱完毕，谢小五来到警局对面的苍蝇小馆解决一下早餐，这是间由一楼住宅改装的商铺，经营者是一对老夫妻，夏天他们会在外边的人行道上多摆几套座椅，老板将一口超级大的铁锅支在店门口，做全奉天唯一家的特制油条。

“早上好啊，老板娘。”谢小五对正在和面的老人家说道。

“小谢啊，一看你昨晚又没睡好吧，最近又碰上什么棘手的案子了吧？”老板娘笑盈盈地问道。

“是啊.....挺麻烦的，给我来个早餐全套啊！饿死了我了。”谢小五答道，一边控制不住打了

个哈欠。

“好咧。稍等啊。”

老板站在锅前等着里面的油滚出油花，在滚油里放下一段切好的三指粗的面，待面炸成酥脆的油条，他用一支比正常筷子粗两倍的筷子，在刚炸好的油条上划一道，再往里下一个土鸡蛋，等油条的外皮成焦黄色，里面的鸡蛋也就炸好了，外焦里嫩。

谢小五拿了盘子接过油条，豆浆，豆腐脑，再取了些店家特有的蘸料，回过身找起座位。

本来就不大的店现在已经几乎坐满了人，谢小五眼尖看见人行道上还有一个圆桌还有一个空位，赶紧几个健步过去坐下，没想到对面吃饭的碰巧是神棍和张天。

“你这么天天睡局里，迟早身体该不好。”神棍看着一脸胡渣，眼神憔悴的谢小五说道。

“怎么的，咱们局风水不好啊？”谢小五打趣道，掰开了手中的一次性筷子：“你们俩不也忙了一晚嘛，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就租在附近。”张天笑笑指向身后的楼，然后继续说：“头儿，王雪丽对门住着一对外来务工的小夫妻，他们刚搬来不久，夫妻俩每天早出晚归打两份工作，作息固定，与王雪丽并没有太多交际。他们说这女生私生活似乎不太检点，总有些陌生男人上门。”

“不是太意外，昨天检查卧室时我们就有这种猜测。”谢小五说道。

“说起昨天的案子，你们有没有觉得那房子阴森森的，我一进去就觉得那房子风水不是很好。”神棍挑着眉毛说道。

“claire 说那屋里空调连着开两天了，能不凉么。”谢小五笑着对神棍说。

“哈哈哈。科学击败神棍。”张天不忘浇上点油。

“你们别不信，王雪丽的卧室入口正对走廊，其形如箭穿心而入，这样的格局，在风水上叫‘穿心箭’。这种住宅走廊的长度越长，穿心剑的煞气越重。昨天房子的宽度小于走廊的长度，就好比拉弓的人将箭上了满弓，属于更凶险的一种，所以才给王雪丽招致杀身之祸。”神棍用手指在桌子上比划出一个弓箭的模样。

谢小五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说道：“我们是重案组，去的都是凶杀现场，当然都是凶宅。昨天你们找到王雪丽手机了吗？”

“手机？没找到，但是电脑已经在警局里了。”神棍吃了一大口鸡蛋，露出满足的样子。

“没关系，我们回警局追踪一下王雪丽的手机信号，说不定会有新的线索。”谢小五说着吹了吹热气腾腾的豆腐脑。

这时谢小五和张天口袋里的手机同时震了一下，是同一条来自 claire 的短信：“尸检结果出来了。”

谢小五迅速地吃完了油条说道，“神棍，尸检结果出来了我和张天去看看，这豆腐脑我还没喝就送你了，下午见。”

“你们去吧。”神棍和他们摆摆手，示意他们快去。

“一会见。”张天拿起一边的纸巾擦擦嘴。

@dddxxqq 2021-01-12 13:32:19
终于更新了^^

谢谢关注

第十二章　迷雾中的蝴蝶

谢小五和张天一起来到警局负一层的验尸房，谢小五先敲了一下门。

“请进。”claire 的声音从厚重的金属门里传来。

谢小五推开门，claire 已经等在里面，递给二人一罐药膏，谢小五和张天分别用手指沾了一大坨药膏抹在了鼻子下，这个药膏可以有效地掩盖尸臭的味道。

“刚发出信息你俩就到了，挺快的。”claire 虽然带着口罩，但是眼睛却笑成了月牙。

“就在附近吃的早饭。”张天不好意思地搔搔头。

“着急着想知道尸检结果。”谢小五说道。

“说到尸检结果，这个案件非常特殊。我觉得多年后我还会想起，这简直是大师之作，上吊之后根据绳子位置不同对颈部的压力分布也不同。一般上吊绳子会压迫颈静脉，这会造成毛细血管破裂，造成脑水肿死亡，同时尸体舌头会伸出一到两厘米，但是，王雪丽的死时绳子压迫了颈动脉，所以口鼻出血和舌头伸出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另外我在死者的阴道内腔内发现了精液。”claire 继续解释道：“死者的处女膜属于陈旧破损，且盆骨变形，这是明显的流产或者生产过迹象，一般被吊死的人或者被勒死的人，死后会因为肌肉放松出现排尿和排便的普遍现象，但死者并没有此类现象，所以我检查她的肠道，里面只有少许残留粪便，她的胃也没有食物，这是长时间禁食造成的。死者手脚没有捆绑过的伤痕和纤维，推测应该没有人用武力胁迫死者禁食。初步推测，死者王雪丽死亡时间大概是三天前晚上 11 点至次日凌晨 3 点。”

“也就是说，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是无法做到这一点。”谢小五说道。

“是的，王雪丽的大腿内侧，腋下，手腕，有多处伤疤，以我的经验看来，她有自残行为。她生前还有过一次自杀未遂。”说着 claire 举起王雪丽的手腕展示两人，上面有一道道横向凸起发白的疤痕。

谢小五看着伤疤，问 claire：“这是什么刀具造成的？”

“经比对，是眉刀。伤口很深，王雪丽应该抱着必死的决心，但由于输血及时捡回一条命来。”

“为什么说她割腕是自杀？会不会是他杀？”张天问道。

“原因很简单，首先人都有求生本能，会天生地躲避疼痛，刀割进手腕一定是深入浅出，死者是左撇子，右手的伤疤符合这个规律。再者这些伤疤划伤的时间都不同，凶手总不能天天尾随着王雪丽往她手上划刀子吧。”claire 解释道：“另外王雪丽不具备医学知识，如果她具备医学知识，一样是割腕，不需要切这样深，一样可以死亡。”

谢小五抬起头问道：“你的意思是王雪丽生前多次尝试自杀未遂，但这最后致死的一次却是他杀？”

claire 点了点头。

@三花 sushi 2021-01-12 20:30:41
催更 催更

谢谢关注

第十三章　孤儿怨

王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他的第二任老婆张翠花脸上贴着面膜，满头夹着卷发器，拖着肥胖的身体给他开门。

张翠花的身材就像一个倒插的白萝卜，由于头身比例失调所以她整个人看起来十分诡异——过于细小的四肢搭配着仿佛还处在孕期格外突出的肚子。她的身材和孕前纤细的少女身材相比，宛如两人。

王剑一脸不悦的回到家，这副死人面孔多少让张翠花心有不快，她将脸上的面膜拿掉。

“怎么早了两天回来？也不来个电话？让我去车站接你。”张翠花嘴上虽然是埋怨的话，但是却是一副笑脸，伸手接过王剑的行李箱，往屋里走去。

王剑脱鞋进屋，直接走去厨房的冰箱，拿起一瓶冰镇的啤酒，才走进卧室，只见张翠花正将行李箱的衣服拿出放在床上。

王剑坐在床边说道：“警察给我来电话了，王雪丽死了。”

“你说什么？！”张翠花正在整理衣服，猛然听见这么一句，拿在手里的衣服掉落一地，她问道：“是你杀了她吗？”

“你脑袋里都是些什么？都是屎吗？当然不是我。”王剑猛然喝了一口酒，然后反问张翠花道：“是你杀了她吗？”

“怎么可能。”张翠花边说边将刚才掉在床上的衣服拿起继续整理。

“那就好，我已经同意警察尸检，反正那个野种死在外面，和我们无关。”王剑说话时的语气平淡得好像是死了只蟑螂或是老鼠。

一只娇小的近乎透明的白蝴蝶徘徊在窗外的迷雾中，突然王剑眼神凶狠地看着窗外。白蝴蝶不留痕迹飞远慢慢地消失在迷雾之中，白蝴蝶希望她有归宿，但是她忘记了，有些人可能穷尽一生，也没能找到归途，这里早已不是她的家。

警局的会议厅里大家讨论着案情。

“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这应该不是简单的青少年自杀案件。”谢小五说道：“很多迹象都表明命案时现场有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如果有凶手勒死王雪丽，那么绳子造成的裂痕应该在甲状软骨。”说着张天用手指向自己的脖子和头的连接处，“但是从伤痕看，她并不符合勒毙特征。”说着拿出现场照片证明自己的观点。

“张天说的没错，王雪丽确实不是死于勒毙，而是上吊死亡，解剖后未发现颈部出现死后伤，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勒毙伪装成自杀的凶杀案。居于死者死后种种不合理之处，我认为有人在旁指导了王雪丽的上吊行为。”claire 说道。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地方，死者所租住的屋子里找到大量属于不同人的指纹，其中有两个已经找到身份。数据库目前能查出一个是王雪丽的父亲王剑，其因故意伤害做过牢。另一个是房东艾萝莉，涉嫌盗窃罪被逮捕过。”神棍补充说：“王雪丽的人际关系复杂，其它指纹的所属者我们科还在调查。”

“王剑工作是药品推销员，艾萝莉的职业是旅店前台。 ”苏可欣补充道。

“王剑之前因为什么被判故意伤害？”谢小五问道。

“邻居在小区内遛狗没有拴绳，咬到王剑的儿子王白为，本来是件小事，两人也互相调解，结果因为要赔给王剑钱邻居不依不挠，说他们家没有教育好孩子是小朋友先去摸狗，狗平时特别乖，结果和解没谈成两人在小区楼下打了起来。”

"看来这个王剑脾气还蛮火爆的，还有什么要汇报的。“

“在受害人王雪丽私密处和大腿内侧分别发现精斑和精液，提取的疑似嫌疑人 dna 与 dna 库进行比对，比对结果是王剑的 dna 相符，另外经 dna 检测王剑与王雪丽是父女关系 。”claire 汇报道。

“我们还有其他收获，在王雪丽家的床垫上发现超过六十名男子的精液。”神棍继续汇报道。

第十四章　罪之欲

王剑按时来到警局，他等候在审讯室门外。谢小五觉得王剑应该长得一副大奸大恶的脸，但是他却很普通，这对父女俩的长相的确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王剑长着一头灰蒙蒙的头发，眼窝深陷加上小眼睛，菱形脸，薄嘴唇，穿着一件肥大的灰色衬衫，将他显的又小又老，那对不大的眼睛，发出狡黠的目光，像极了某种生活在下水道里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对，就是那种偷人东西，令人憎恨，传播疾病的动物，没错，就是眼神闪烁，全身肮脏的灰老鼠。

张天打开审讯室的门。

“请坐。”谢小五指着桌子对面的一人座。

王剑唯唯诺诺地走过去坐在了上面。

“名字，年龄，配偶，住址，工作单位。”张天问道。

“王剑，45，妻子张翠花，住址奉天市平和区周建路碧水蓝天小区 5-2-2，就职在天茶国际医疗机械公司。”王剑慢悠悠回答。

“你最后一次见王雪丽是什么时间？”谢小五声音严厉地问道。

“好像是 6 月 16 日。”王剑低头看向桌子。

“是几点？”谢小五饶有兴趣地说道，因为王剑和王雪丽死亡当天见过面。

“你们怀疑我？”王剑惊惧地想要起身，但是又强装镇定地坐了下来。

“怀疑谈不上，解释一下吧！你去那里干什么？具体几点见的面？”张天立刻问道，并不想给王剑思考的时间。

“是她让我过去的。”然后王剑回想了一会，回答道：“至于具体时间，大概是上午 10 点。”

“详细说一下找死者干什么？有没有人能证明，几点离开？”谢小五将双手环在胸前问道。

“我不想让我老婆知道这件事，她有点神经质，你们要是不告诉他，我才说。”王剑语气中带着恳求。

“如果与本案无关，我们会替你保密的，说吧。”张天边记笔录边回答道。

“她没生活费，让我送点钱过去，我去的时候她还好好的，她家就她一个人。”王剑生怕漏掉一点细节。

“除了送钱，还有其他事情没交代吧？我们给你提个醒，我们在被害人家里采集到你的体液，你怎么解释？”谢小五严肃地说道。

“那就没什么好隐瞒的，她一直勾引我，我一时没忍住就……她和她妈一样，都是贱胚子，毕竟她向我要的钱也不少。有所付出，才有所得。”王剑知道死无对证，于是极力辩解。

“她不是你女儿吗？”张天说话时掩盖不住语气中的怒气。

“说出来怕你笑话，警官，王雪丽不是我女儿，我只是她妈妈吴枝找到的冤大头，吴枝早就名声在外，早年吴枝是村花，她和村长的儿子谈恋爱，村长儿子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个渣男，俩人恋爱没多久就黄了。但是村长儿子把两人在男厕搞过的事，炫耀给全村男人，这样的女人，谁敢要呀！后来村长儿子娶了村子首富的女儿，吴枝就断了嫁进村长家的念头，不知怎么，后来他俩还不清不楚的，她就成了村里有名的破鞋，我虽然是年龄大了点，没有村长家有钱有势，但是我大小也在城里有房有工作，我本来以为带她来城里，没人知道她的过去，她会安心和我过日子，谁知道她是个不安的主，我们结婚才八个月，王雪丽就出生了。吴枝一生下孩子，她就和深圳老板跑了，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挺着大肚子还勾搭别人，警察你给评评理这样一荡妇，王雪丽能是我的种。自从吴枝和人跑了，我是又当爹又当妈，又被人在身后戳脊梁骨。直到前几年我才能再婚，我把别人家孩子供到初中毕业算仁至义尽了。王雪丽要是在老家，一个女娃娃早就出门务工了，还能上学，不可能。”王剑说话声音都提高八度犹如自带声效，生怕别人听不见。

“那也不能和自己抚养长大的孩子发生关系，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吗？”张天停下手中的笔问道。

“她引诱的我，她需要钱。念书，补课，学画画，房租，哪一样不需要钱。你说我引诱她，你要拿出证据？”王剑讥笑地回答道。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关注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关注

第十五章　肮脏的血液

谢小五和张天无言以对，没错，王雪丽死了，此事死无对证。

“你们平时怎么联系？”谢小五适当地转移话题。

“她有一个联想手机，她一般用微信联系我。”王剑回答道。

“王雪丽电话号是多少？”张天边记录边问道。

王剑从裤子口袋中拿出手机，调出通信录，然后说道：“136xxxxxxx。”

“据我所知王雪丽还没有办理身份证，那她是如何办理的手机卡？”谢小五眉头紧蹙地问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毕竟她不和我们一起住。”王剑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她是什么时候租房子自己住的？”张天停下笔，看着王剑问道。

“大概有三年了。”王剑语气变得缓和了一些。

“你作为她的监护人，你知道都有哪些人进出过她的出租屋吗？。”谢小五问道。

王剑思索了一会回答道：“王雪丽一直是个独来独往的孩子，她从来不和我们夫妻俩交流，还每天板着一副死人脸，说不出的古怪，我也从来不问她的事。”

“行吧！那你对她的死有什么看法？”谢小五将双手环在胸前问道。

“几年前其实她就自杀过，还好送医及时，救了回来。现在听说她死了，我一点也觉得不奇怪。”王剑一脸平静，不像是在说自己养育了十几年的孩子。

“你知道她是因为什么自杀的吗？”张天问道。

“不知道，都说了我们很少沟通，她中考下成绩的前一天，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她不出来，我老婆催她半天，我本来是要去揍.....叫她吃饭，一进去满地都是血，她一只手拿着她妈的眉刀，另一只手满是血，还好我发现的及时。”王剑想想又补充道：“警官，我想让她死，不救她就完了，我一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你们不要再怀疑我了。”

“你好好配合，如果不是你，自然会排除嫌疑，作为爸爸你知道王雪丽曾经怀孕吗？”谢小五严肃地问道。

“你说什么吗？”王剑脸上露出惊惧的表情。

“我说，你...知...道...你...女...儿...怀...孕...过...吗？”谢小五一字一顿地问。

“不知道，她都离家三年了，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不要再说她是我女儿，她不是。”王剑竭力撇开关系。

“希望你不要敷衍回答，其实王雪丽是你的亲生女儿，这边有法医给出的 dna 报告。”谢小五拿出检测报告放在王剑面前。

第十六章　欲之罪

王剑听完，整个人处在震惊，耳朵中不断地回放王雪丽是你亲生女儿这句话。

他的脑袋开始嗡嗡作响，他忍不住去回想，就在最后一次见面，他按时出现在王雪丽的出租屋。

“爸爸，我没有生活费了，你给我点行吗？”王雪丽站在出租屋的门口苦苦哀求。

“爸爸，哈哈哈。我可不是你爸爸，你是个野种。你还有脸找我，怎么不去找你妈，对，你就没妈。”王剑边说边慢悠悠地推开王雪丽往卧室走，“实话实说，这次想要多少钱？”王剑连头都懒得回，直接往床边走。

“三千吧。”王雪丽低着头喃喃地说道，她的头发挡住了脸，看不出她的神情是悲伤还是痛苦。

“其实若有人想上你，你就要张开大腿让对方上，就如此简单，你就不必回来找我，你知道吗？”王剑不老实地去摸王雪丽的头发。

王雪丽强忍着害怕不去闪开，她就直愣愣地呆在原地，像砧板上的鱼肉。她沉默了许久，开口说道：“有些人有口臭，还可以忍耐，但是有些人有特殊需求，我怕疼。”

王剑一直知道这些污秽事，这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内心无比欢腾，此刻他可以忘记吴枝给自己带绿帽子，忘记王雪丽是个孽子，他没法报复吴枝了，但是身为王雪丽的养父，他可以操控王雪丽的人生，看着身陷泥潭的王雪丽，他找回了男人的自尊。

“哦，是吗？”王剑反手就给了王雪丽一巴掌。

王雪丽知道一定会这样，她看着王剑发怒的脸，她知道怎么样降低伤害讨王剑欢心，就像她每次做的一样，她跪在了王剑两腿之间.....

“你妻子张翠花知道你和王雪丽之间的事情吗？”谢小五把已经问过的问题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王剑才回过神，像是丢了魂回答道：“我想她应该不知道吧！”

“最后一次见面，你们有没有发生关系？”谢小五逼问道。

“没有。”王剑急忙辩解道。

“不要心存侥幸，这是人命案，我们有证据证明你说过的每一句话。”谢小五大声呵斥道。

“真的没有。”王剑这次语气里夹杂着慌张。

“法医报告上写得明明白白，王雪丽的身上，私密处，都有发现你的体液，你解释一下吧！”谢小五说着手伸向腰带，准备随时拿出手铐抓捕王剑。

“好好好，我承认，可是我走的时候，她还活得好好的。”王剑一看隐瞒不住立刻说了实话。

“你什么时间离开的？”谢小五的手依旧保持刚才的姿势。

“我只在她家逗留了一个小时。”王剑一看这仗势立即回答丝毫不敢含糊。

“那你怎么证明？有证人吗？”谢小五问道。

“我和她发生……关系后就回家了，下午 2 点我乘坐普快火车去往北京，火车抵达时大概是晚上 10 点半左右。我手机上有购票凭据。”说着王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翻找了一会，然后将手机递给谢小五，谢小五看了看手机上的凭证，对张天点点头。

谢小五漫不经心地问道：“王雪丽为什么没有住在家里？是不是和你现任老婆不和发生吵架了？”

“是王雪丽自己吵着要搬出去。至于吵架，半大孩子正值青春期，脾气暴躁，再正常不过，我老婆很温柔不会和小孩子一般见识。”王剑思考了一会接着说：“我想你们也知道，王雪丽自从离家出走，就开始援交，如果她死于非命，我一点也不奇怪，至于凶手，你们为什么不去找那些人，浪费时间在我这种平民老百姓身上不值当。”

“谢谢配合。据我所知，如果乘坐动车到达北京仅需要 2 小时，你还是没有摆脱嫌疑，稍后我们需要你的指纹样本，我们已经申请到相关文件，一会我们和你一起回家，请你看一下笔录，确认记录无误。”谢小五手里拿着手机，他刚才搜索了火车和飞机到达北京的班次和时间，张天起身向王剑展示出搜查令。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时王剑的家里，张翠花将一个展示瓶拿在手中端详，仔细看里面竟是一个未成型的婴儿被泡在福尔马林里，他，不，这个没生命的小可怜，应该称之为它更适合，它的皮肤泛着不健康的白色，本应该长鼻子的地方竟然长出一个拇指指甲大小的黑色眼球，眼球被肉包裹着，像是谁不小心在它脸上用刀划了一下，伤口处流出的不是鲜红的血，而是露出一个没有眼白的黑色的眼珠。张翠花看着手中的死婴儿，脸上露出来诡异的微笑。

第十七章 后妈 （上）

张翠花坐在卧室的双人床上打电话：“妈，王雪丽死了，就在前几天。”

“死了？怎么就死了？”张翠花的妈妈追问道。

“我也不知道，等王剑回来就知道。”张翠花说着将身子往后一躺，倒在床上。

“这丫头也是命苦。”张翠花的妈妈感慨道。

“是个可怜孩子，但是转念一想，儿子以后少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突然就不太难过了。”张翠花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你能这么想妈妈就放心啦！”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安慰的声音。

“妈，你知道不？有个男星要离婚了.....”张翠花说着将手机通话调成扬声器的模式，然后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八卦杂志。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妈，王剑到家了，我们不提王雪丽的事啦。”张翠花边说边坐起身。叮咚，叮咚，叮咚，门铃声响起，“妈，他可能忘带钥匙了，我去开一下门，一会儿回你。”说着她将手机挂断放在床上，走到门口。

“你不是带钥匙了吗？”张翠花扯着嗓子问道，等了一会没人回应，她将眼睛贴到防盗门的猫眼上，向外窥视，只见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中站着神态窘迫的王剑。

“这咋回事？”张翠花隔着门问王剑。

不等王剑回答，谢小五就举起了手中的搜查令说道：“您好张翠花女士，这是搜查令，请您开门。”

张翠花先是楞了几秒，才缓缓将门打开，一群脚穿鞋套，手带手套的警察涌了进屋内，张翠花不知所措地站在门的一侧，任由这些警察进屋。

警察们有条不稳地进行着勘察工作，谢小五径走到李翠花面前问道：“张女士，我们能单独聊聊吗？”

“可以，有啥问题，你都可以问我，我一定全力配合，领导怎么称呼你呀？”张翠花问道。

“谢小五，不介意的话，我们到外面谈。”说完谢小五打开防盗门往外走，不给张翠花和王剑交流的机会。

“好。”张翠花紧跟其后。

张天将王剑控制在客厅，让其坐在沙发上以防止他阻碍其他调查人员取证调查。

谢小五将张翠花带到小区楼下的一棵树下，开始交谈。

“你应该知道你的继女和王剑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吧！”谢小五开门见山地说道。

“领导你？”张翠华闪避着谢小五的眼神，她将目光停留在树下的野草说道：“其实婚姻中我们有很多事只要不提，不去想，它们就不会伤害自己，大家不用说的太明白，毕竟我们还有一个儿子，他不会离开我的。”

谢小五十分气愤，毕竟一家人同住屋檐下，作为后妈，其实她完全可以阻止这些，但是她却选择无视，这很可能是造成王雪丽离家的理由，可现在王雪丽死了，死无对证，谢小五只好问下一个问题：“你对王雪丽的印象如何？”

“这孩子挺可怜的，亲妈刚生她下没几天就和人跑了，这个时候亲妈都不出现，我一后妈对她管教太严怕人家背后说我做后妈恶毒，王雪丽学习挺努力的，但是她偏科，数学不怎么好。”张翠花不自然地摸了一下自己脖子上的项链，然后大声补充：“数学五十五分。”

谢小五注意到，张翠花的项链很别致，它是一个由塑料包裹的方形小吊坠，灰黑色，推测是由泥土烧制而成，约有一元硬币大小，上面嵌入钉子和一小段布料。

“她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你好好想想。”谢小五问道。

“领导，我也想帮忙，但是人死了，我在背后嚼舌根不太好吧！”张翠花一脸难为情。

“你说没事，我们有纪律，会保护证人的隐私，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信息的来源。”谢小五保证道。

“其实也没啥，你问邻居，他们也能知道，王雪丽平时特爱美，小女生特别虚荣，自从她搬走后，就有风言风语传回家，说有不三不四的男人去她家。我们同住的时候，她就不懂自爱，女生挺大了，洗完澡就光着身子就家里乱跑，家里还有她爸，她也不是个小孩子了。王雪丽搬走以后，家里总有东西不见，虽然都是些小东西，但是我可以肯定是她偷的，因为家里门窗没有毁坏，她手里还有家里钥匙。这些我都不能管，毕竟我也不是她亲妈，管多了怕邻居说三道四。”张翠花说完像是出来一口恶气，轻拍了几下胸口，使得她脖颈上的项链显得更加诡异。

第十八章　后妈（下）

“尸检的时候我们发现她曾经自杀过，你知道她那一阵子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任何事都可以？”

“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谢警官这种事应该问王剑，问我？我是不知道的。”张翠花从鼻子里发出讥笑声。

“那她有什么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吗？”

“是有个小姑娘和她关系不错，名字叫什么来着，秋，秋实，好像跟她同一个班级的。”

“嗯，谢谢。”谢小五点点头用笔重重写下秋实这个名字。“其实还有件棘手的事问你，你要是不知道，我们就去问王剑。”谢小五装出十分为难的样子。

“我知道的话，我一定回答。”

“你知道王雪丽曾经怀孕吗？小孩现在在哪里？”谢小五直视张翠花的眼睛容不得她说一点谎话。

“这件事呀！知道呀！她也只能找我问，打胎药还是我带她买的，那小孩流掉了。”张翠花表情倒没多大吃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谢小五有点失望，毕竟如果王雪丽的孩子还活着，可以通过 dan 技术找到生父。

“.....大概一年前吧！”张翠花思考一下回答。

“你知道孩子生父是谁吗？”谢小五有些急迫地问道。

“这个，不知道。”张翠花头摇得像拨浪鼓。

“那王剑知道这件事吗？”

“我.....猜想他不知道。”

“这个孩子是王剑的吗？你要认真回答，如果你做伪证，我们一定会告你妨碍执法。”谢小五边说边叉腰露出裤腰带上的手铐。

“警官你这不为难我，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警官，吃的可以乱吃，话可不能瞎讲，要讲凭证。”张翠花撇过头去装出一脸厌恶。

“好吧，你最后一次见到王雪丽是什么时间？”谢小五看张翠花这个样子只好换一个缓和点的问题。

“最后一次见她就是一年前，我们很少联系。”

“你们夫妻，有和人结过怨吗？多小的事都可以。”

“我们是正经人家，能和谁起冲突，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时候结束，我还要回家买菜做饭呢！”说着张翠花不愿意地将脑袋扭到一边不再看向谢小五。

谢小五想起王剑和邻居有过冲突，张翠花却回答没有，她明显在敷衍自己，多说无益于是问道：“最后一个问题，你 6 月 16 号的晚上十一点在什么地方？”

“嗯，那天王剑去出差，他爸妈说想孙子，我就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然后我就回家了。”张翠花说完也不看向谢小五，而是对着地面吐了口痰，然后狠狠地用鞋将痰撵在鞋底。“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我可回去了。”

“没有了，你可以回去了。”

听到谢小五这样说，张翠花如同大赦，小跑着往家去了，生怕谢小五半路反悔。

谢小五也不急，慢慢悠悠地跟在她身后。

谢小五觉得张翠花说的话有点奇怪，首先她说王雪丽虚荣，可是王雪丽出租屋里的物品都很廉价————除了那瓶可疑的红酒。其次她说家里没和人结怨，可是王剑曾因殴打邻居被刑事拘留。最后 6 月 16 号的晚上她是否有不在场证据还得进一步调查。

不知不觉中他们走到王剑家的楼道间里，楼梯拐角处有位满头银发老奶奶坐在小板凳上，她手拿蒲扇斜眼看着两人。

张翠花看见老人也不打招呼直接进了家门。老人仿佛就是在等这一刻，急忙拦住张翠花身后的谢小五问道：“小伙子，他家出什么事了？”

“他家大女儿死了，而且死的不明不白。”谢小五故意让老人往坏处想。

“死了啊，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和你说个秘密。”说着老人看看王剑家的方向，然后说：“小伙子，你可不要说是我说的，我这是协助你们办案。”老人还冲着谢小五眨巴眨巴眼。

谢小五急忙应允：“奶奶我保证，一定不外泄。”

“我就住在他家楼下，有个风吹草动的我都知道，早些年王剑自己带王雪丽的时候还像是个爸爸，女儿要骑大马，二话不说就四肢着地趴在地上装马。好日子没过几年，就娶了张翠花，家里三天五头的就吵架，不是金项链找不到了，就是鸡蛋被偷吃了，实际上都是张翠花拿回娘家了，我就看见好几次，这还不算完，张翠花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当着外人面都不掩饰自己讨厌这个继女，说什么王雪丽是野种，还有更奇葩的，弟弟犯错打姐姐，王雪丽后来应该是被逼疯啦，趁着家里没人差点要掐死幼弟，好在夫妻俩回家及时，要不呀！人间惨剧。”

“这都是您从楼下听到的？”谢小五有点难以置信，王雪丽要掐死弟弟，看来王雪丽应该特别恨张翠花和王剑。

“哎呀，当然呀，这老房子隔音可差了，我也不愿意听人家家里的事，可他家每次吵架动静贼大。”老人扭捏地装出为难的样子，谢小五心想以后买房一定得挑个隔音好点的。

“这还不算完，以后他家天天打孩子，闹得整栋楼都不消停，王雪丽后来应该是被打出什么

心理疾病了，大夏天穿长衣长袖，一好好的小女生，一身酸臭，没过多久就闹着自杀，连救护车都来了。”老人说完还不住地摇摇蒲扇仿佛要赶走臭味。

“那有没有异性上门找过王雪丽？”谢小五的眉毛不由得打成一个死结，刚才在张翠花口中叛逆放荡的王雪丽此时在老人嘴里竟然是完全是不同的形象。

“这个到没有，至少我是没见过。”

“那还有其他事吗？”

“暂时没有啦！”

“谢谢您的帮忙，这对我们破案有重大意义。”

老人挥一挥衣袖说道：“这是我该做的。”然后拿起小板凳一溜烟地跑回家了。

谢小五站在原地回想老人和张翠花说的话，到底是谁在说谎，是老人？老人没理由说谎，那张翠花为什么要说谎，是要维护王剑，防止我们调查中牵扯出王剑强迫王雪丽，还是维护自己，怕牵扯出她虐待继女，担心自己孩子知道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要谋杀自己，还是怕邻里看笑话？都有可能。

而据老人所讲王雪丽不常洗澡，夏天穿长袖，以谢小五的经验来看很有可能是女生被强奸后的自我保护，用邋遢的外表防止自己再次被侵犯。这么一来三年前王雪丽的自杀行为就能解释了，只是现在缺少决定性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推测。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1 20:34:55
不更新啦 ？

有点事耽搁了
更新啦
谢谢关注

二十章　古曼童

“小五，张翠花那边没问出线索吧？”神棍假模假样摆出算卦的架势，左手大拇指在其余四个指头间来回跳动。

谢小五挑挑眉毛回应道：“你卦象不灵啊！恰恰相反，她透露出不少线索。”

“头儿，你有线索啦！”张天歪过头看向谢小五问道。

“信息很多，王雪丽和张翠花互相怨恨，张翠花栽赃，王雪丽要掐死弟弟，一堆的疑点。”谢小五无奈地摇摇头。

“怨恨？”神棍燃起来八卦之魂。

咕咕咕，谢小五摸了摸肚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都这么晚了，我们找点东西垫垫肚子？边吃边说吧。”

“我也有点饿了，走吧！”张天点头表示同意。

“土笋冻，好吃的土笋冻，土笋冻，好吃的土笋冻。”一个干瘦黝黑头戴草帽的老爷爷背着一个扁担正在沿街叫卖。

“哇，运气这么好，你们等我一下。”说着谢小五飞奔到老人身边，回来时手里托着一个纸质托盘，上面有三个塑料小碗，每个碗里各插着一个牙签。

“我请客，大家不是了饿吗？”

张天拿了一份，说道：“谢谢，头儿。”他低头一看，塑料碗里有几个直径三四厘米圆形的晶莹剔透的胶质，里面有几节像竹笋一样的东西。张天串起一个放入口中，鲜嫩脆滑，味美甘鲜，竹笋竟然有肉的鲜香。

“好好吃呀！”张天边吃边点头。

“哈哈哈，我以为只有当地人喜欢吃，有眼光，以后我再带你去吃其它美食。”谢小五也很开心。

一边的神棍却一脸坏笑地说道：“张天，你知道蠕虫吗？”

张天摇摇头问道：“吃东西不要提这种恶心的东西”

这下子连谢小五都噗地一声笑了：“那你怕蚯蚓吗？”

“蚯蚓？”张天脑海里闪过蠕动的暗红色长条虫子，回答道：“有点。”

“你刚刚把它表亲吃到肚子里去啦！”谢小五忍不住又大笑起来。

张天将放到嘴边的土笋冻放回了碗里，一脸疑问：“白色的不是竹笋吗？”

“不是，是沙虫！”说着神棍拿过张天的碗，“你不习惯吧！我帮你吃。”说完就大口朵颐起来，丝毫不给张天拒绝的机会。

“神棍，你别总拿张天开玩笑，我有件事想问你。”谢小五将手里的空塑料碗扔进路边的垃圾箱里。

“说吧！不要问隐私。”

“拜神的人很多，在家祭鬼的我倒是头一次见，到底什么是古曼童？"

“这属于驾鬼术的一种，之所以选择死去的孩童是因为孩子心思相对成年人比较单纯，能更好被法师驾驭。古曼童其实来源于泰国，是泰语的谐音，翻译成中文，应该叫佛童。王剑家一共供奉了两种古曼童，制作方法十分恶毒。第一种尸体形态的古曼童需由巫师找到一个横死的孕妇，刨开她的肚子，将胎儿取出，再将巫师的中指血滴在胎儿嘴里，后用金刚经将死胎全身包裹，念法施咒。”神棍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更邪门的是，巫师还要用火烤孕妇下巴，用流出的尸油涂满死胎全身，再将死胎放在火上，直至它缩小到手掌大小，古曼童才算完成。另外一种是巫师去找横死的小孩尸体，用其血肉加七处不同人的坟头土混合烧制而成，再经过巫师的法力加持就成了泥人型态的古曼童了。”

张天听得目瞪口呆，说道：“我是不信这种东西，王剑家真是丧心病狂。”

“这也太残忍了。”谢小五气愤地说道，“神棍，我还看见一个带着血的碗是干什么用的？”

“我猜他家有人用血祭鬼。”神棍边说边咧嘴。

“只是想想就觉得恐怖，他们留着的那个王雪丽的死胎，不会是要拿去制成古曼童吧？”

“王雪丽生前回家看到这东西，得是什么想法。”张天说道。

“她可能并不知道瓶子里是她的孩子，毕竟他们家搞这些东西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神棍说道：“那你们说张翠花会不会是为了制作古曼童把王雪丽杀害了？你们想想，我刚说的第一种古曼童制法里是不是还需要孕妇的尸油？”

“也不是不可能，这年头，什么丧心病狂的人都有。”谢小五说道。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6 11:27:07
恐怖

迷信害人

十九章　阴孩

谢小五回到王剑家。

“头儿，我们在王剑家找到了这个。”张天举起一个展示瓶。

“不止这个，还有两个泰国进口的古曼童。”说着神棍指了指沙发上的证物箱。

谢小五刚想问古曼童是什么，一看见神棍又要开始长篇大论的神情，便决定还是待会自己先打开箱子一探究竟。

谢小五带上一次性手套接过展示瓶，这其实就是个高约二十厘米，直径约十厘米，密封的玻璃瓶。骇人的是里面竟装着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婴儿，胎儿成卷缩状态，没有头发，脸部只有一只眼睛应该是先天发育畸形，双手相扣，放在下巴下面成祈祷状，双腿卷曲到肚子。因为长久地泡在福尔马林溶剂中所以它的皮肤接近半透明，就算此刻没有打开瓶盖，还是隐约地闻到一股刺激气味，味道有点酸酸，还有点像汽油味，但比汽油味难闻，更像是烧焦的塑料。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谢小五吓了一跳。

“这要问张翠花了，王剑说他不知情。”神棍回头看了一眼还在沙发上的王剑。

“是吗？”谢小五望向王剑，但是坐在沙发上的王剑却躲避着谢小五的目光，看向张翠花。张翠花先是退了一步，然后装出不经意的样子，将手环抱在胸前说道：“其实也没啥说的，你手里拿的是王雪丽生下来的死胎，我们也没做犯法的事。”

在场所有人听到“王雪丽的死胎”几个字后都极为震惊————除了王剑，他演技拙劣地也装出了惊讶的表情，显然他对这些事是知情的。

“你们怎么得到的王雪丽的死胎？”谢小五说道。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帮她买的打胎药，她就在这里流的产。”张翠花气势汹汹，手指着卧室，仿佛声音大了就能占理。

“我们要将它带走，作为证物。”神棍用不容质疑的口气说道，心理隐隐推测着胎儿畸形说不定是近亲繁衍的恶果。

“那可不行，这是我家供奉的神物，你们一个也不能带走。”说着张翠花就快步走向阳台，只见供桌已经空无一物，张翠花跑着折返回客厅，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叫喊道：“这些圣物都是有灵性的，外人不能动，你们这是破坏法阵，会有报应的，你们要是带走....."她声音由吼叫变成尖叫。

谢小五不理会张翠花，将手里的展示瓶放进沙发上的证物箱里。

里面还有两个古怪的东西，这应该便是神棍提到的泰国古曼童，其中一个有半个成人手掌大小，身体卷曲，呈灰黑色，仔细一看竟然是未出生的婴儿，它像是一个被肆意打碎的毛鸡蛋，五脏俱全血肉尽现既可怜又恐怖。另外一个略大一些，男童模样坐在一个元宝之上，男童雕刻的十分传神，双眼灵动，双手合十，双脚对合，宛如年画里的福娃，周身被金箔包裹，膝盖磨损处露出灰色的底色，谢小五目测金箔里面包裹的应该是个泥娃娃。除此之外证物箱里还有一个吃饭时用的瓷饭碗，不寻常的是碗里面有暗红色的渍，谢小五一眼就认出那是干涸的血迹，看来神棍是想带回去检测是动物血还是人血，如果是人血那是谁的血？

谢小五有些头大，不放心地看向神棍问道：“还有其它东西吗？”

“还有这个，没别的了。”神棍举起手里拿着的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

谢小五环顾四周，目光正好落在客厅里的电脑桌上，上面就剩两个显示器和一个 bose 的音响了。“应该没有遗漏”，谢小五暗自想着，于是点头说道：“收队。”

“这是我们列的证物清单，请你核对之后在最后一页签字。”张天拿出一本笔记递给王剑，王剑也没一一核对，而是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写上名字。

警队出了王剑家往停车场走去，谢小五，张天和神棍走在最后。三人路过了一个铜制绿漆的大邮桶，上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制玩具车，一个贪玩的孩子待了一会，看玩具小汽车无人认领，于是将其拿走，随之两个信封和一块磁铁一起落在邮筒里。

@dddxxqq 2021-01-27 16:36:30
终于又更新了啊

哈哈　嗯

@三花 sushi 2021-01-12 20:30:41
催更 催更

顶一下

二十一章　　嗜血亲情 上

“头儿，我们还去双语国际小学找王雪丽的弟弟王白为吗？”张天问道。

“去，干嘛不去。张天你开车，先送神棍回警局。”说着谢小五将车钥匙递给张天，自己坐在了车后座，神棍则坐到了副驾驶。

谢小五突然想到了什么，掏出手机拨给了苏可欣：“喂，可欣啊，你去平和区周建路碧水蓝天小区调取一下监控，查一下张翠花六月十六号晚上的行踪…嗯…好…”交代完事，他拍了拍前座的椅背，对神棍和张天说道：“神棍，我先眯一会，一会到警局你们叫我一下。”

神棍转过身点了点头，谢小五双手交叉在胸前很快便进入梦香。

梦中，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屋子，洒落在深蓝色的桔梗花上，娇艳的花儿宛如阳光下翩翩起舞的蓝蝶，美艳不失优雅。暗处的桔梗花宛如夜里绽放的蓝色烟火，绚丽璀璨。谢小五在屋里来回踱步，低头看着手表数秒等待着她的出现，头脑里想着许多要说的话，焦急中夹杂着一点不安。一位身材高挑的长发女孩身穿一袭蓝色长裙推门进来，她有一双灵动的双眼，里面仿佛装满星海。

女孩对着谢小五微微一笑，双眼又化作了月牙，全是喜悦，说道：“小五你到啦，挺准时的呀。"

谢小五看着女孩暖意满满的笑容，心里满是激动和紧张，害羞得耳根都红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对啊.....我到了快半个小时了。林夕，你到得也挺早啊”谢小五刚说这话，立马觉得不太妥当，好似自己在怪罪对方来晚了。她心里暗自责怪自己嘴笨，明明是如此开心见到对方。

女孩俏皮地看着谢小五自顾自地在那紧张，好奇着他接下来会说些什么。

半晌过后，谢小五艰难地张开嘴，说道：“林夕.....你吃饭了吗？”

女孩噗呲一笑。

“头儿，头儿，你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吗，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张天慌慌张张地把谢小五摇醒。

“嗯？我们到警局了吗？”谢小五睡眼惺忪，直起身问道。

“是啊，你睡得有一会儿了，我看你睡的时候眉头紧锁，表情紧张，是不是梦里还在探案啊”

“这倒不是，梦见了些开心的事。”谢小五答道，看见前座的神棍正一脸坏笑地看着自己。

神棍说道：“张天你说你头儿怪不怪，梦到开心的事情表情却狰狞成那样。”

“你也好意思说别人，刚是谁睡得口水都快流到椅子上去了。”张天反驳道。

“哎.....你可别到处说啊，不然我这一世英名.....”

“行了，行了，你俩别斗嘴了，咱们还有要紧事，”谢小五拍了拍神棍的肩膀：“我跟张天直接去学校，就不回局里了，你先着手检查检查证物吧。”

“好的，那我就在局里等你们的消息。”神棍下了车走向警局。

张天重新发动了车，和谢小五继续赶往王白为的学校。

一曲当兵的人铃声响起，张天脸憋得通红，眼角满是喜色不时用余光偷偷从后视镜看向一本正经的谢小五，他提醒道：“头儿，手机响了。”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1-28 12:37:38
顶一下

谢谢　顶贴

@白菲飞儿 2021-01-28 12:35:44
顶一下

顶一下

二十二章　嗜血亲情 下

谢小五接起手机，电话里传来苏可欣甜美的声音：“头儿，我调阅了监控录像，当天夜里她的确没有出门。”

“是吗？”谢小五用手摸了摸下巴，说道：“小区里是只有电梯有监控吗？”

“是。”

谢小五脑筋一转说道：“这类小区一般会有一个消防通道，应该也可以离开小区，可欣保险起见，你再去看看。”

苏可欣声音略带歉意地说道：“头儿，我现在就去调查。”便挂断了电话。

铃声又再次响起，来电的是刘美娟。

“喂，小五啊，我这刚查到王雪丽的银行卡是王剑名下的，而且她每三个月给王剑定期汇款一万元。”

“王雪丽给王剑定期汇钱？”谢小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你没听错，已经有两年了”

“好的，刘姐谢谢，我知道了。”

路上车流不多，两人很快便到了双语国际小学附近，张天手指向前方一片高大的建筑群说道：“我表姐家孩子就在这上学，一个学期学费四万全英语教学，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这学校里什么都有，体院馆，常温泳池，独立图书馆，天文楼，据说占地快三万平方米。”

“比一般的大学设施还好啊！这校门还仿照的清华园，是够气派。”谢小五感叹道。

“所以说投胎也是个技术活。”张天说道：“对了，刚刘姐说什么来着？儿子读这么贵的小学，女儿还得给爹汇钱？”

“搞不好就是靠着女儿卖身，儿子才能在这上学呢。”谢小五咬牙切齿地说道。

俩人下了车步行到了学校门前。哐，哐，哐，张天用手敲了敲传达室里的玻璃，里面探出一

个身穿深蓝色制服的精壮小伙。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是奉天市湖东区公安分局的警员。因为某起案件需要找一下五年 x 班的王白为小朋友。”谢小五说着拿出了自己的证件向对方展示。

保安接过证件大致检验了一下，然后拿起一旁的座机电话拨号，“喂，主任吗？我这有两位警察想进去找个学生，说是调查案件，好的...五年 x 班的王白为...好的...”保安放下电话对二人说道：“两位请稍等，李主任马上就过来接你们。”

过了一会谢小五远远地看见从教学楼里走出一位金发碧眼，白衬衫，西服裤的白人老师，他快步走到了传达室，开口竟是一口流利的中文：“警官同志，我和王白为同学的妈妈通了个电话耽误了些时间，你们请跟我来，我让王白为同学先去音乐教室等你们。”

“谢谢你们的配合。”谢小五说道，心想这老师挺谨慎，他和张天跟随其后来到音乐教室，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的大阶梯教室，可是里面仅仅放置了二十多套座椅，最前面的展台上放着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和各种管弦乐器，一个小男孩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李主任说：“那就是王白为同学，我就不过去了。”

谢小五点头应允，示意张天在一旁记录，自己走到王白为身边。

王白为是个梳着平头的小胖子，他带着一副很大的黑框眼镜，双眼看上去有点古怪。谢小五仔细瞧了瞧，王白为的右眼珠明显偏向外眼角一边。应该是患有斜视。

“先天性斜视的遗传率高达百分之四十。”谢小五脑袋里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了 claire 的这句话，不过王剑和张翠花都没有斜视，看来王白为的斜视是后天造成的。

“你们是警察？听说我姐姐死了？”谢小五还未开口，王白为就先发制人地问道，他的声音明明很稚嫩，却装出一副大人的腔调。

谢小五想起自己高大的身形不止一次吓哭过小朋友，便蹲下身用尽量柔和的声音说道：“是的，你不要太难过。你跟叔叔们说说，你姐姐这阵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王白为不耐烦地转过头去，躲避着谢小五的视线，大声说道：“她不是我姐，她就是个外人，我们家一直是三个人。她的事情不要问我。”

谢小五和张天对王白为的反应大为惊讶，谢小五转念一下，刚刚李主任和张翠花通过电话，张翠花应该是已经嘱咐过王白为不要回答任何的问题。

张天显然没意识到这一点，有些气愤地问道：“你和你姐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不知道，我不想说，哼，你们都是坏人，我不想和你们说话。”王白为站了起来，用肥胖的手指指着张天，然后气鼓鼓地转过身去了：“我还要回去上课，你们快去和李老师说让

我回去上课。”

谢小五看了看张天，两人摇了摇头，看来这趟路是白跑了。

“头儿，我们还是去下一个地方吧。”张天说道。

“嗯，我们去和李主任道声谢，然后就走。”

两人来到了音乐教室外，李主任双手环抱在大门边等等候着，看到谢小五和张天这么快便出来了，他笑盈盈地迎过来问道：“怎么样？对你们的调查有帮助吗？”

“还行，你们学校的孩子素质真是不错。”谢小五苦笑道：“谢谢你们的配合，我们没有其它要调查的事了。”

“好的好的，我送你们出门吧，请跟我……”

“不用麻烦了，李主任，您尽管忙您的，我们自己出去就可以了。”

告别了李主任，二人离开了双语国际小学，马不停蹄驱车前往王雪丽就读的三十七中学。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谢小五接起手机，传来苏可欣的声音：“头儿，你说的没错，王剑家小区的确有消防通道通向小区外，而且从那出去监控拍不到。我调阅了当天的沿街监控，案发当晚张翠花的确离开家了，她一直到次日早上八点左右才返回家中……”

@白菲飞儿 2021-01-28 12:35:44
顶一下

谢谢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1-28 12:37:38
顶一下

谢谢 笑面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1-28 12:37:38
顶一下

谢谢 笑面

二十二章　腐烂的过程（上）

“可欣，我知道了，你接着往下查，一定要找出当天晚上张翠花去哪里了，尤其要注意她是否有去往王雪丽的出租屋。”谢小五督促道。

“没问题，头儿，你等我的消息吧！”苏可欣挂断手机，目不转睛的盯着面前的电脑，显示器里张翠花步伐轻快，身穿着一条酒红色连衣裙。

“这三十七中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啊？”张天问道。

“你是外地人可能不太了解，这所高中的本科录取率连着三年蝉联奉天市的倒数第一，之前还有过一起学生间三角恋引起的命案，所以你有点心理准备。”谢小五说道。

“对了，张天，一会儿我们分头询问王雪丽的班主任和秋实，避免他们提供信息时互相影响，我跟你先核对一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两人一边讨论一边寻找三十七中学，花了好一会儿功夫才找到了中学的校门，这所高中隐藏在一大片破旧的居民区中，极为不显眼，如果不是校门口那灰蒙蒙的牌匾上写着的“奉天市第三十七中学”几个字，谢小五会觉得这就是个普通小区的入口。

“济公用扇子一变化……”传达室里的收音机正播放着郭德纲的济公传。张天凑近一看，一位老人穿着灰色背心正趴在桌子上打着盹。

张天敲了敲传达室脏兮兮的玻璃窗，说道：“醒一醒，大爷，来人了。”

大爷毫无反应。

“大爷！醒醒！”张天无可奈何地喊道。

大爷这才悠悠转醒，先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手边的浓茶，再缓缓起身关掉收音机，打开一扇玻璃窗探出身子问：“你俩干嘛的？找谁？”

“我们奉天市湖东区公安分局的警员，有事需要找一下你们学校的领导。”张天用袖子擦了擦头顶的汗水。

“警察啊？怎么啦？我们这哪个小兔崽子又闹事了吗？你们先等一会啊，我得先问问领导。”说着大爷拿出一部诺基亚手机，眼睛眯成细缝盯着泛绿光的屏幕好一会儿，才拨通了手机。

“喂，张主任啊，校门口这有两个警察说要见校领导……啊？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啥……诶，好的。”保安大爷打完电话，按下了手边的开关打开电子闸门，朝张天和谢小五摆摆手说道：“你们快进去吧。”

“大爷，能请问下我们去哪等校领导？”谢小五问道。

“你们随便找个地方等会，他们会有人出来带你们。”

二人无奈地往里走，站在教学楼前等待，过了一会，一位身穿职业裙的女老师朝他们迎面走来。

“警察同志你们好，我是张主任，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张主任面带着笑容地问道。

“贵校学生高三 x 班的王雪丽非自然死亡，我们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她的一些东西也要带走作为相关证物。”谢小五耐心地解释道。

“怎么会这样？高三 x 班吗？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调查。”张主任捋了捋耳朵边不听话的头发，显得有些惊讶。

“案件还在调查中，我们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谢小五想想说道：“我们需要找王雪丽的班主任和姓名为秋实的同班同学了解一下情况。”

“没问题，我去下他们班，你们先到会议室等我，往前直走左手边第一间房间就是。”说着张主任准备离开，生怕耽误了案件调查。

“张主任，不麻烦你来来回回地跑了，我们和你一起去班级。”谢小五礼貌地说道，紧跟着张主任的步伐，并不给对方拒绝的机会。

“好……也行，一起来吧。”张主任点了点头。

张天跟在二人身后，他知道谢小五此举是为了防止校方得知是命案后阻挠老师和学生，隐藏对学校不利的信息。

三十七中的教学楼不大，三人很快便来到了高三 x 班门口，班级的门关着，张主任从玻璃窗户往里看了下，回头对谢小五和张天说：“正好是班主任周老师的课，我进去叫他们出来。”

张主任敲敲门，然后隔着玻璃摆了摆手，说道：“周老师你和秋实同学出来一下。”

谢小五也往里看了看，正值六月天气闷热异常，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教室里大约容纳了四十几名学生，其中夹杂着几个零零散散的空座，学生们本来都昏昏欲睡，一看窗外突然来了两位警察，都好奇地交头接耳起来。

“秋实，你跟我出来一下。其他人安静，安静，给我认真自习，不要聊天！”周老师大声呵斥道，随即打开了教室的门走了过来。

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校服，瘦小柔弱，留着娃娃头的大眼睛女孩。

“这是两位警官，周老师。”张主任客气地介绍道。

周老师身高接近两米，寸头，国字脸，粗大的眉毛配着一对大眼睛，谢小五脑海里突然闪现过漫画灌篮高手里的赤木刚宪，忍不住地嘴角上弯。

“您好，两位警官，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周老师搓了搓手，拘谨地说道。

秋实从老师身后怯生生地看着谢小五和张天。

“您好，周老师，这事对你们来说会有点难以接受.....你们班上的同学，王雪丽，六月十六号死在了她居住的出租屋内。”谢小五语气沉重地说道。

二十四章 腐烂的过程 （下）

“你们是在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她前几天来上学时还好好的。”周老师瞪大了双眼，眉毛紧促。

站在周老师身后的秋实却瞬间红了眼眶，她啜泣地说道：“老师，两位警察先生，王雪丽有东西希望我交给你们，我想回去教室去取一下。”

“王雪丽生前嘱咐你把东西交给我们？”谢小五难以置信地问道。

秋实胆怯地点了点头。

“你个小孩子不要和警察胡说，她怎么可能交代你这种事。”周老师厉声呵斥道，秋实被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谢小五朝张天使了个眼色，张天立即说道：“周老师您别激动，我看这里这么多人，怕是会让秋实有点紧张。这样吧，你和我找个安静地方聊一会，让我们队长单独和秋实同学了解一下情况。”

“这样也成，没想到这种事居然会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周老师摇了摇头：“秋实，你去取东西吧，好好配合警察调查。”

“张主任，这层楼有空教室吗？麻烦您带我和秋实同学过去一下。”谢小五转身向张主任问道。

“前面有个储物室就可以，我带你们过去”

谢小五点点头应允，和张天交代道：“一会儿校门口见。”

“济公打败了妖狐.....”传达室里的收音机仍旧播放着郭德纲的济公传，保安大爷睡眼惺忪，迷糊间看见两个身影朝校门口走来，便随手打开了电子闸门，继续打起了呼噜。

谢小五和张天走出了三十七中，往停车的地方走去。

“头儿，你那边怎么样？有什么关键的信息吗？”张天问道。

“我倒是好奇你那边怎么样。”

“周老师非常谨慎，基本上没透露出太多信息，据他所说王雪丽是个内向的学生，高一入学时成绩还算不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成绩一落千丈，便转去读艺术生了。他说艺术生文化课较少，王雪丽并不是每天都需要来学校，所以这次她的死学校才没有察觉……对了，他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王雪丽的家长，高中三年的家长会一直都是王雪丽自己来开的。”

谢小五点点头示意张天继续说。

“王雪丽这三年经常带着伤来学校上课，有时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周老师询问过她一次，她只说是自己骑车时摔伤的，周老师没多想就没有再问过她了。”

“这每句话都是替自己和学校在撇清责任啊。”谢小五失望地说道：“他有提过王雪丽和什么可疑的人有过来往吗？”

“没有。”

“我这边倒是有些新的信息。秋实说王雪丽近期交往了一个男友，不过秋实并没见过，那男生应该经济条件不错，他曾经送给王雪丽一个价值两千元的 bjd 娃娃……”

“什么是 bjd 娃娃？”

“年轻人的玩意，我也不清楚，回局里我们查查。”谢小五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不过我在王雪丽家并没有发现这么贵重的娃娃。”

“确实，那天我和神棍也在，现场没有这么个昂贵的玩具。”张天说道。

“是的，谜团又增加了一个。”谢小五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另外，根据秋实的证词，我还有些推论说给你听——王剑长期对王雪丽家暴，并且在王雪丽中考之前第一次性侵了她。在那之后，他一直强迫王雪丽卖淫赚钱，他们全家都知道这件事。”

张天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这一直是谢小五调查的方向。

“家暴的事其实王雪丽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些，包括王雪丽最好的朋友秋实。”谢小五顿了顿接着说：“她和王雪丽从小学就认识，两人住的地方离得很近，据她所说王雪丽小时候非常开朗乐观，不像后来这样阴郁。”

“发生那样的事也很难乐观，难道没有人报警吗？毕竟持续了这么久。”张天诧异地问道。

谢小五摇了摇头：“并没有。如果有，事情可能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样了。还有件事挺奇怪的，最近半年王雪丽一上课就睡觉，好像晚上完全没有睡觉的样子，而且也是这半年她突然开始自残。秋实说了句我印象挺深刻的话——”

“没想到，人是慢慢死去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张天问道：“如果我们能找出王剑性侵王雪丽的证据，那至少能为她找回

一些公道……可惜性侵案件的取证本就十分困难，这事还发生那么久了……”

“你忘了件东西。”谢小五摇了摇手里一个密封的，看上去鼓鼓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似乎塞进了什么柔软的物件。

“噢，我都给忘了，这就是秋实说的要提供给警方的东西吧。”张天恍然大悟。

“是的，这是王雪丽三年前交给秋实的，她当时对秋实嘱咐道：‘如果哪一天你听到了我死去的消息，请把这个交给警察，里面的东西会让一些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

“秋实一直就把这个档案袋塞在书包里随身带着，不过她并没有想到王雪丽真的会选择结束生命。”谢小五补充道。

“三年前？那和王雪丽第一次自杀的时间接近，你觉得这里面装着的会是什么？”张天看着档案袋，若有所思。

“很有可能是能证明王剑对她实施暴力和性侵的证物。”谢小五既开心又愤怒。

“那她为什么不早些交给警方呢？”

谢小五叹了口气说道：“张天，你来局里还没侦办过强奸案吧？女性在经历性侵案后往往会被人贴上名誉不好的标签，遭受歧视。很多受害者不愿事情闹大会选择不了了之，或者像王雪丽三年前那样想用死来证明清白。”

“受害者有罪论是吧！我知道。”张天露出了气愤的表情。

@大晖辉 2021-02-03 10:58:39
催更

嗯

@大晖辉 2021-01-27 17:42:23
顶一下

谢谢 大晖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2:02:23
更新呀

好的

二十五章　魔鬼的仁慈

警局的办公室里，谢小五带着手套，仔细地用美工刀将密封的档案袋割出一个豁口，撑开一看里面竟是一条被折叠成四方形的内裤，档案袋内的另一侧还敷贴着一张白色的纸。

“怎么会是一条内裤？”站在一边的张天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谢小五也是一头雾水，他拿出内裤，仔细观察起来。这是条白色的棉质三角内裤，也许因为洗过太多次了，已经微微发黄，在边缘处还起了少许毛球。

“头儿，虽说是证物，不过你在办公室里看女性内裤，有点猥琐。”张天拍拍谢小五的肩膀：“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再研究？一会儿大家回来了，你的伟岸形象可就要崩塌了。”

“别贫嘴，严肃点。”谢小五说道，然后将内裤的内侧翻了出来，上面竟然有干涸的血迹，血迹周围还有一些近乎于透明的白色纹理。

“这应该是精液吧。”谢小五紧皱着眉毛，满脸憎恶地说道：“我大概知道王雪丽是什么意思了，张天，你待会把这条内裤送到 claire 那里……等等，这还有张纸条。”

谢小五从档案袋里拿出那张纸，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伤情报告。

“病人姓名：王雪丽……结果：处女膜新进裂伤，背部挫伤，臀部挫伤，面部挫伤。”张天凑近念道：“头儿，这什么意思？”

“还不明显吗？这是王雪丽留给我们的证物，可以用来证明三年前王剑对她的兽性。”

“啊，是了，内裤上能采集到王剑的 dna，加上这个伤情报告，如果秋实还能作为证人，这就是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了!”张天恍然大悟：“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去申请逮捕令吧。”

“你别太激动，现在是下班时间，我先打个电话问一下 claire 在不在局里。”说着谢小五掏出手机拨了 claire 的号码。

“小五，有事吗？难得你会在下班时间打电话给我啊。”claire 懒散娇媚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来。

谢小五耳根一红，急忙坐得笔直，说道：“是有点事想麻烦你，我们找到了疑似王雪丽三年前被性侵时穿的内裤，现在想给你送过去化验，可以吗？”

“当然可以！太好了！不过……三年前的？你们在哪里找到的？”

“是王雪丽交给她朋友代为保管的。”

“小五，内裤是怎么保存的？”

“嗯……保存状态挺好的，一直密封，随身携带，应该没有受到污染……”

“小五，三年太久了，证物需要低温保存。”

谢小五的声音一下就变得有点沙哑，说道：“低温下？她朋友一直放在书包里应该属于常温保存，常温保存可以吗？”

“小五，这种情况下 dna 早就被细菌吃掉了，应该无法检测。况且就算能测出来，也无法证明具体的时间。”claire 失望地说。

“真是可惜，我们还以为这次能将王剑绳之以法了。”

“你别泄气，肯定能找到别的证据的。”claire 安慰道。

“谢谢你了，claire。”谢小五道谢后挂了电话，越想越气忍不住将手机摔在办公桌上。

“头儿，我听着也很生气，但是一定还有其它办法。”站在一边的张天安慰道，他伸手准备拿起谢小五的手机。

这时张天突然发现谢小五的桌上有封信。

“头儿，你桌上这信……怎么……”

谢小五一把抓过信，看了眼信的封面，一时间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寄信人一栏居然是王雪丽。

@大晖辉 2021-02-03 10:58:39
催更

嗯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2-04 09:24:35
顶一下

谢谢 小猫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关注

@dddxxqq 2020-12-30 13:48:37
标记一下，坐等更新~

谢谢 小 x

@笑面乐乐乐乐公子 2021-02-05 12:09:34
催更

谢谢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2:02:23
更新呀
---
ok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3:45:07
终于更新了

谢谢关注

@精致的猫猫女孩 2021-01-20 13:45:07
终于更新了

谢谢

@我才不会笑嘻嘻 2021-02-07 14:22:49
写挺好，先做个记号，肥了看

谢谢关注 后面的剧情会更精彩 ^^

二十六章　致命沟通（上）

“这封信难道来自地狱？”张天睁大了眼睛，惊讶地看向谢小五。

“怎么可能，不过是人在搞鬼而已。”谢小五思索了一会说道。

谢小五仔细观察，这是一个白色的自带面值的信封，右上角是个喜鹊报春的邮票，上面盖着红色的邮戳，显示出邮寄时间。信封上的字都是打印的宋体字，反面则是一个红色邮戳并写着邮寄地址。

信封鼓起了一小部分，用手去摸，硬邦邦地显现出一个小小的长方型。

谢小五说道：“张天，这封信绝对不是王雪丽寄的，你看，信的邮寄日期是王雪丽死亡后的第四天也就是二十号，而邮寄地址就是王剑家的楼下。”

“会不会是王剑夫妻俩在搞鬼，毕竟二十号那天张翠花哭天喊地的。”张天脑海里闪过张翠花满地撒泼的画面。

“应该不是，二十号正好是我们突击王剑家那天，他们没时间寄出这封信。”谢小五说着用美工刀将信封划开，开口处掉出一个金属外壳的 u 盘。

“头儿，赶紧插在电脑上看看到底是什么？”张天风风火火地拿过 u 盘，插在了谢小五的电脑主机上。

谢小五点击鼠标打开了 u 盘，里面只有一个视频文件，谢小五双击播放视频。

“这.....这视频的拍摄地点难道是王雪丽的卧室？”张天惊讶道：“你看这粉色衣柜。”

“是的，而且看这角度，偷拍设备应该是被放在了王雪丽床上。”谢小五一边示意张天把扬声器的音量调大。

卧室里很安静，先是百叶窗窸窸窣窣的声音，光线暗了下来，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女孩的身影同时出现在了画面里——男子狠狠地掐着女孩的脖子将她拖行到床铺上，死死地压在身下。

摄像头正好能清晰地拍到男子和女孩的侧脸，能看到女孩脸上满是恐惧，因为缺氧变得脸色发紫，眼睛里布满血丝。

“王剑和王雪丽！”张天大喊道。

“你要再多讲一句，我就弄死你。”王剑凶狠的声音清晰地传出。

被掐住脖子的王雪丽发不出一点声音，她极力地试图推开压在她身上的王剑，双脚上下挣扎。

“谁是家里的老大？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去干！反正你生出来就是被人搞得.....被谁搞不都一样.....出去卖还有钱拿！”

没过多久，王雪丽就被掐晕了过去，王剑直起了身子，松开双手，解开了自己的腰带.....

屏幕一黑，视频结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天有些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样，这至少能作为逮捕王剑的证据了，张天你先去申请逮捕令，再.....”

这时谢小五的手机响了，低头一看是一组陌生号码，他将电话挂断，手机铃声却再次响起。

“我先接一下电话，你等一下。”谢小五接通电话。

手机里面传出电子合成的声音，诡异而冰冷：“谢小五，不知道你收到王雪丽送给你的礼物了吗？没收到也没关系，我这还有一份更大的礼物要送给你，你可千万不要挂断手机噢。”

谢小五立刻开启了手机的录音，一边拿出了抽屉里的无线耳机连接上。他摆手让张天靠过来，并拿出纸和笔写下：你去找刘美娟，让她定位给我打电话的人。

张天迅速地出了办公室联系刘美娟，然后返回取下了谢小五左侧的耳机放在自己的耳朵里。

耳机里接着传来的是一个熟悉的男人声音。

谢小五和张天对视了一下，彼此都十分肯定这是王剑的声音。

王剑听上去十分憔悴，他颤抖地说道：

“儿子，你过来。”

二十七章　致命沟通（下）

奉天市平和区周建路碧水蓝天小区 13 号 5-2-2，王剑头发凌乱，衣服邋遢，颓废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边还放着三页纸，最上面的一张纸赫然写着：

五.鉴定结论：经过我们中心鉴定，王白为与王剑不存在父子关系。

撕开的信封被随意地丢在地上，边上还散落着三四个酒瓶。

王剑目光呆滞地低头思索。

王白为被客厅里的灯光吸引，光着脚走出自己的卧室，慢慢地走向王剑。

王剑一副精神委靡的样子让王白为有点害怕。

“儿子，你过来。”

王剑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王白为束手束脚地走近了一点。

“儿子，你今天过的怎么样，开心吗？”王剑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这种笑让王白为有点害怕，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卧室的方向，回答道：“开心，爸我困了，

我想回去睡觉。”

王剑露出一个很扭曲的笑容，又重重地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用命令的语气说：“儿子你过来，和爸爸聊聊。”

王白为只好蹑手蹑脚地坐到了王剑身边，他下意识地将身子缩小，不去接触王剑。

“爸，你和妈妈吵架了？”

“没有。”王剑楞了一下，声音中带着恼怒，“你妈和你说的？”

“不是，是我刚刚听见的，爸，你不会伤害我和妈妈吧！”王白为的声音中带着怯懦，不敢看向王剑。

“怎么会，我是你爸爸，我爱你超越一切。你知道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工作三百五十五天，十年如一日，我每天累得像条狗一样，只为给我的小孩过最好的生活。”

王剑的话让王白为稍稍感到放松，在他心中父亲一直是光，能驱散黑暗。王白为抬头看向父亲，想看看父亲温暖的笑容。

然而王剑笑容却十分的扭曲，不对，那根本不是笑容，王剑只是极力地在上扯着嘴角，让他的表情更接近于“笑容”。

王剑暗暗地有了一个打算，他慢慢接近缩成一团的王白为，一只手用力地压在了王白为的肩膀上。

“爸，我知道你辛苦，我明天还要上学，我先回屋了。”王白为挣扎着挪动了一下肥胖的身体，想要逃脱王剑的大手。

王剑却压得更加用力了。

“儿子，你知道吗？我的人生被你们给毁了，现在我们父女俩还被你们像猴一样耍，你猜我会怎样？我要将你俩剁成一块块的肉丁。”

王剑突然狠狠地掐住了王白为的脖子，然后把他压在了身下。

王白为的喉咙里发出好像鱼离开水时吐泡泡的声音，王剑的“笑容”更加扭曲了。

王剑和王白为的每句话都极为清晰地从谢小五的手机里传了出来，谢小五用笔写出：不用逮捕令了，张天你马上去叫几个弟兄，我们去王剑家，出事情了，别忘记叫救护车。

“王剑，你住手!!”张天控制不住自己吼了出来。

手机里传来的，只有那个冰冷的电子合成声音。

“没有用，他们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二十六章　薛定谔的猫

张翠花在卧室里听到了客厅传来的响动，她刚与王剑吵完架，不想再去触他的霉头，便悄悄地将房门打开了一个缝隙，偷偷观察。

但她却看见王剑正死死地掐着王白为。

张翠花瞬间化作一个护子的母兽，疯狂地冲向了王剑，极力捶打他的后背，歇斯底里地吼着：“你个王八蛋，你要干嘛！你就会冲着孩子！你要是个男人你打我啊！”

王白为眼睛上翻，眼白的地方布满血丝，显然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张翠花抄起了茶几上的花瓶，朝王剑的后脑砸了过去。

花瓶碎裂的声音伴随着王剑倒地的声音。

张翠花两只手的虎口都被花瓶的碎片划破，她顾不了这些，紧忙去看摊在沙发上儿子，王白为的嘴一张一和，像是无声的求救。

她这才放心了一些，紧忙将儿子楼在怀里，放声痛哭：“儿子不怕，妈妈在，王剑你个杀千刀的混蛋，不是个男人！”

王剑从地上爬了起来，满脸是血。他双眼通红，嘴角抽搐，极力地维持着他扭曲的“笑容”。

“你这样关心这个杂种，你关心过我吗？你他妈的这十几年都把我当猴耍！”

王剑艰难地走向家门，拦住了张翠花和王白为去往外界的唯一通道，他的影子笼罩着这对相拥的母子。

张翠花只能抱起儿子进入了卧室，并反锁上了房门。

“你他妈的，你怎么对得起我，我尽我所能养你们十几年，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我他妈只要求你不要像吴枝那个婊子一样！。”

王剑走进厨房，拿出家里剁肉的刀，刀刃反射出王剑扭曲的面容。

张翠花把耳朵贴在门上，尽力想听清楚王剑是否离开了家，然而她只听到了刀具碰撞的声音。

王剑快步走到卧室门前，不慌不忙地开始撞门，他颇有猫抓老鼠的快感，声音诡异地唱起了歌谣：“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爸爸要进来.....”

张翠花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极力让自己从恐惧里摆脱，她需要思考，思考如何让她和儿子活下去。

她跑到窗边向下望，没有任何的缓冲物，这五层楼大概十几米的高度，她思考着逃跑的方法。

王白为从昏迷里回过神来，他跑到房门前，用尽力气倚靠在门上做着抵抗。

王剑继续诡异地唱着歌，一下下的撞击使得木门发出一丝断裂的声音。

“你们出来，我会饶过你们的。”

“求求你住手，你冷静一下。”张翠花嘴上说着央求的话，却将手中拿着的床单用力地撕成两半，再将它们打个死结系在一起，绑在床脚上。

王剑听见布的撕裂声已经猜想到了什么，他更加猛烈地撞击木门，门在撞击下已经摇摇欲坠。

祝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源财广进

@荒野行动小调皮 2021-02-18 06:15:00
mk

谢谢关注

二十九章　掌中之物

王剑撞门的声响和张翠花求饶的声音从谢小五的手机里不断传来，此时他和张天已经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碧水蓝天小区，他们立刻冲向王剑所住的 13 号楼。

到了 13 号楼下，手机通话突然被挂断。

谢小五也顾不了许多，带领着警员们冲到了王剑家门前，指示一名警员撬开王剑家的门。

“还好赶上了。”谢小五心里暗自庆幸，应该可以救下张翠花母子，可是转念一想，似乎又有些怪异————

此刻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门被打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迎面扑来，只有客厅和厕所里的灯是亮着的，不祥的感觉涌上了谢小五的心头，他用手势示意身后的警员们先不要动，等待他的指示。

他警惕地进入了客厅。

房子以客厅为中心连接每一个房间，整个房子仅有一个出口，出口大门与厕所在同一侧墙，大门左手边的有两个房间分别是厨房和王白为的卧室，在王白为卧室对面则是王剑夫妇的卧室。

谢小五听见水滴声，低头一看，暗红色的血液从厕所门下方的缝隙流到客厅的地板上。

从厕所到王剑夫妇的卧室之间还有一条由血滴形成的线状血痕。

谢小五犹豫了一下，就近推开厕所门，吱嘎一声门被打开，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惊胆颤。

王剑跪在洗手池前，他后仰着脖子，周围仿佛被血浸过————镜子，天花板，和他的衣服满是血迹。

王剑的颈部有一道很深的横向刀痕。

谢小五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背，透过皮肤能隐隐看到蓝色的血管。

但王剑脖子断口处露出的血管却是白色的，好似半透明的橡胶管，仿佛下一刻就要喷出血来。他的双手搭在洗手池里，左手紧握住一把带血的菜刀。

谢小五弯腰观察，王剑满脸都是干涸的血迹，他瞪大了双眼，左眼居然出现了两个瞳孔。他半张着嘴好像还有无数的怨恨没有说完。

突然王剑的舌头好像动了一下，谢小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于是往他嘴里看去。

只见王剑的舌头上落满了黑头苍蝇，几只苍蝇好似受到了惊扰，从喉咙里飞出，迎面向谢小五眼睛飞来。

谢小五急忙挥舞了几下手臂，赶走了这些恼人的虫子。

“他已经死亡多时了。”谢小五心想着退出了厕所，沿着血迹走向王剑夫妇的卧室，卧室门上的锁已掉落在地上，变成了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它仿佛要吞噬一切。

谢小五推开摇摇欲坠的木门，像是打开了怪物的血盆大口，梯形的光照进卧室，一股腐臭味迎面扑来，引得谢小五胃里一阵痉挛。

打开墙壁上灯的开关，只见张翠花母子二人一横一竖地倒在血泊里。

鲜血浸湿了整个床铺，张翠花紧闭凹陷的双眼竟然流出了血泪，红色的泪痕在她白惨惨的脸上显得异常诡异。

谢小五抿了一下干燥的嘴唇，觉得有点无力，难道自己又眼花了？他低头看向张翠花，她脸上的确是有干涸的血迹。

张翠花横着仰躺在曾经和王剑恩爱过的床上，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睡裙，她的胸口已经体无完肤，血肉模糊的大洞里露出白色骨头，胸骨上还能看见深深的刀痕。她裸漏在外的手臂上也有多处刀伤，一群黑黢黢的苍蝇落在尸体上舔舐着血水不肯离去。

王白为上身倚靠床边，双手拉住张翠花的一只手，他紧紧地闭着眼，背上有两处明显的刀伤，宛如外翻着的红肿嘴唇在无声地咒骂。王白为和卧室门之间，还有许多往返的小血脚印。

“背上的伤看上去并不致命，应该还有生还的可能性。”谢小五心想，双手伸向王白为，想要背起他送往楼下。

然而王白为全身冰冷，已经死亡多时。

此时谢小五猜测到了血脚印产生的原因————王白为中了刀伤后没有当场死亡，他本想到屋外求救，可是走到卧室门口他又折返回张翠花身边，应该是他对母亲的依恋使他无法离去。

谢小五愤怒地握紧双拳，那个躲在暗处的人做到了，他给了自己救人的希望，而这份希望其实从一开始就被扼杀了。

这就是绝望的滋味。

三十章 厄运之家 （上）

谢小五一脸疲惫地推开了会议室的门，重案组的各位组员已经都到齐了。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谢小五说道，就近找了个位置坐下。

“没事的，小五，我们也是刚到。”claire 说道，示意张天递瓶水给谢小五。

“张天，谢谢你。”谢小五起身接过水。

“也是难为他了，最近这些案件一件比一件离奇，昨天那现场给他冲击可不小。”神棍站在讲台上，抬起头来对大家说道。

“我没事，大家多虑了，神棍你开始吧，别让大家等着。”谢小五催促道，他知道大伙是好意关心他，不过这么多目光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多少是有些不自在。

神棍点了点头，操作电脑，投影仪幕布上出现了王剑家的现场照片。

“我们痕迹检验科已经完成了对昨天王剑家灭门一案的现场勘察，接下来由我来解释我们的一些发现。第一个被发现在厕所的死者是王剑，他死后呈卷曲状，周围有喷射状血迹。地面未见移动尸体时应出现的血液拖拽痕迹，所以尸体的位置应并未发生变化。我们推测厕所为王剑死亡的第一现场。”

神棍将鼠标移动到照片中镜子的位置作为标记，接着说道：“现场血迹最高处距离地面两百八十厘米，最低距离地面一百二十厘米，其中天花板上的血迹成点状，下方的镜子上的血迹成类圆形，并向下延伸。地面瓷砖上也发现有大量血迹。综合整个厕所里血迹的位置，方向，尺寸，我们初步推断王剑死亡时现场没有第二个人，属于自杀，凶器则为他手中的菜刀。”

神棍停顿一下切换到了菜刀的照片，继续说道：“菜刀和王剑衣服上沾染的血迹，都检测出三组不同的 dna，经过比对分别属于王剑，张翠花和王白为。而且经过反复比对，菜刀与另外两名死者张翠花，王白为身上的刀痕一致，这把菜刀也是杀害另外二人的凶器。另外我们在客厅中发现了一组血滴状血迹，由王剑夫妇的卧室蔓延到厕所，整体呈线形，这些血滴形状大小基本一致，例如这滴血……”

血滴的照片出现在幕布上。

“这滴大血滴周围形成了许多米粒大小的小血滴，由血滴特点计算分析，血是从约一百一十厘米的高度滴落，凶器菜刀的身长为二十八厘米，由此猜测凶犯身高在一百八十厘米左右，王剑身高为一百七十八厘米，符合凶手身高。另外客厅的血迹仅测出张翠花和王白为的 dna，这些血迹在王剑夫妇的卧室门口数量明显增多，证明凶手在此处做过短暂停留。”

神棍按了下鼠标，投影仪幕布出现卧室的现场照片，他继续说道：“卧室内发现两具尸体。首先是地面上王白为的尸体，呈半坐姿，倚靠在床边。其次是躺在床上的张翠花，呈仰卧姿势。卧室墙壁四周发现大量的甩溅血液，推测卧室曾经发生过激烈搏斗。尸体身下均有血泊，且地面没有血液拖拽痕迹，推测卧室是第一案发现场。卧室里没有发现除王剑，张翠花及王白为以外的生物痕迹。初步推测是王剑杀害了其余二人，然后自杀。”

“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我们发现床脚系着用撕开的床单制成的绳索，张翠花和王白为似乎是想顺着绳索从窗口逃生，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反而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少量灰尘，又在床下发现了混乱的灰尘痕迹。推测他们曾躲在床下，后被王剑强行拖出并杀害。”神棍说着切换到了另一张照片。

谢小五解释道：“王剑家在五楼，距离地面大约十五米，那个被撕开的床单总长不过四米左右，根本无法帮助张翠花母子逃生。我估计她只是想制造出从窗口逃生的假象，以引导王剑下楼追逐，然后借机逃生。我推测王剑没听见母子二人落地的动静，便断定他们未从窗口逃生，反倒是发现了藏在了床底下的二人，将其杀害。”

神棍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说道：“现场还有两点颇为诡异的地方，首先是王剑死后出现了‘双瞳’现象，另外一个是张翠花脸上的血泪，我查阅了一些灵异档案……”

@甜百利 8 2021-02-23 13:08:01
mark~

谢谢关注

@lbzhuoya 2021-02-23 16:29:29

网上哪里能搜到，这更新太慢了

因为是原创小说　平时还要上班　没法更新的很快 谢谢您的关注

@贝壳汗木 2011 2021-02-24 11:11:23
记号！2.24

谢谢关注

三十一章 厄运之家 （中）

“咳咳咳。”claire 咳嗽了几声打断了神棍：“这个部分还是交给我来解释吧。王剑割颈自杀流失了大量鲜血，同时也缺失了许多水分。加上他死后没有闭眼，造成白眼仁儿脱水，便出现带有色素的脉络膜层。眼睛里多了个黑色斑块，看上去便像多了个瞳孔。”

神棍偷偷地收起了自己整理出的“鬼点餐”案件的资料……

在座的其他人不管听没听懂都对 claire 报以钦佩的目光，毕竟她在组里是这方面的权威。

claire 起身走上讲台，轻轻碰了碰神棍的肩膀示意他下台坐下，继续解释道：“另外一点是所谓的血泪，成因是张翠花死后被凶手用指甲挖去了眼球。”

一个残缺的人类眼球，出现在幕布上。

“这是我们在王剑胃里找到的张翠花的眼球。”

“呀!”苏可欣惊恐地叫出了声：“王剑为什么这样做？”

神棍回答道：“为让张翠花死后什么也看不见，就不会找他报仇。”

“神棍你少吓唬她。”谢小五说道，接着转向 claire 问道：“王白为的眼球也被挖走了吗？”

claire 摇摇头说：“完好无损。”

神棍耸了耸肩，说道：“那可能不是因为害怕报仇吧，不然俩人的眼球都该被挖走了。”

谢小五说道：“没人会知道王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推测可能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张翠花的眼睛，而这次案件的起因又是他发现张翠花出轨生下王白为，爱成了恨，促使他去毁掉原本最珍视的东西。”

这一番推测令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惊讶，这个动机太诡异了。

“头儿，我们明明是来得及救援的，最后怎么会变成这样。”张天插嘴道，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失落。

谢小五摇摇头，说道：“张天，你不用太自责，我猜测王剑一家在我进屋时就已经死亡多时了，我们在手机里听到那段音频应该是录音。”

“已经死亡多时了？录音？”张天惊讶道。

“小五说得没错。”claire 翻动了一下手中的验尸报告，说道：“结合尸僵，尸斑，尸体温度，眼角膜浑浊等多个因素，我们的检测结果为：张翠花死于 18：00 左右，王剑死于 18：20 左右，王白为的死亡时间则约为 18：50。”

claire 看向谢小五，说道：“王白为是最后死亡的，他死后十五分钟你们才接到那通神秘的电话。”

谢小五点点头，转向刘美娟问道：“刘姐，你们找到那通电话拨打者的位置了吗？这个人和王雪丽案以及王剑家灭门案都有很大的关联。我建议今后用代号 w 来指代他，w for whisper，耳语者。”

@dddxxqq 2021-02-26 07:50:35
更新了~~

谢谢！

@荣和雨步 2021-02-28 14:28:01
好看，留爪.....

谢谢

三十一章 厄运之家 （下）

刘美娟汇报道：“我们并没有追踪到 w 的位置，这个人有很强的反追踪意识。他使用的是 voip 网络语音通信，无法通过手机或者其它通话设备的信号来进行定位追踪。再者他的人声经过程序处理变声，我们尝试反向复原他的声音，也没能成功。”

“那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张天恨恨地说道。

“倒也不是。”刘美娟看了看自己的记录，说道：“虽然无法通过通话设备的定位找到 w，但是我们在你们提供的通话录音找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环境音。通过人声剔除和对不同声音频段的分析，我们能确定 w 通话时，他所处在的环境里有以下的声音：风声，轻轨声，海浪音，还有金属链条的摩擦声。”

“金属链条的摩擦声？”谢小五问道。

刘美娟用手捋了捋耳边的碎发继续说：“经过我们的声音采样比对，这些金属链条摩擦声极

有可能是观光缆车的声音。”

“海边，轻轨，观光缆车，张天，你马上搜索一下我们市里及周边符合这些条件的区域。”谢小五一边思考一边对张天嘱咐道。

张天打开了手边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搜索。

“另外我们在王剑家找到了监听用的设备。”刘美娟继续说道：“该设备的型号为市贩的 gbp-876 型监听器，大小和一节五号电池差不多，耗电量极小，可以传送短波无线电到指定接收设备。该设备被藏于王剑家的音响中，我们在其上面找到了王雪丽的指纹。”

谢小五回想之前张翠花曾说过王雪丽有家里钥匙，她的确是回过家，不过看来并不是回去偷东西。

“如果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设备，我们能否查看看近期内有哪些人购买过这个设备？”苏可欣问道。

刘美娟摇了摇头：“这个设备极为常见，线上线下都有销售，没法通过购买渠道追查。”

“那么那个接收设备呢？刘姐你不是说还有个接收设备吗？”苏可欣追问道。

“因为监听器传送的是短波无线电，传送距离很有限，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搜查了王剑家附近可能存在的信号接收设备。很可惜我们什么都没能找到。接收设备应该早被取走了。”刘美娟回答道：“我们也尝试调阅过附近的监控，不过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这个人行事谨慎，肯定不会让自己暴露在监控摄像头里。”谢小五摸着下巴说道：“有一点我很在意，王剑家出事和我跟张天接到神秘电话之间不过相差一个小时，王剑家又离海边很远。能推测 w 并不是取了接收设备，提取音频后才打电话给我们…”

“他应该是一直在监听着王剑家。”刘美娟补充道：“那个接收设备应该是一个中转，把收到的无线电加密后上传至暗网，而 w 可以通过匿名的 ip 地址把数据流下载至本地实时监控。”

“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仅仅是在反侦察了，这简直就是在对我们进行嘲弄。”谢小五恨恨地说道。

“头儿，我找到了能同时符合海边，轻轨，观光缆车三个条件的区域，这样的地方在我们市及周边只有一个————海滨大桥的南岸。”张天抬起头说道：“不过…”

“不过什么？”谢小五焦急地问道。

“那边没有民居啊，海滨大桥南岸附近是几片烂尾的楼盘，几年前开发商跑路后就一直处在荒废的状态。”

谢小五摇摇头：“w 对自己的反追踪能力极有信心，想必不会在民居或者酒店这样容易留下

行迹的地方进行监听。你说的这个区域既无人烟也无监控摄像头，对他来说应该再适合不过了。”

张天依旧还是很困惑，问道：“那他哪来的供电和网络信号呢。”

“不需要专门的供电。”刘美娟答道：“如果只是笔记本电脑和一些简易光源的供电，普通的铅酸蓄电池就可以了，而网络信号的话…”她停顿了一下，恍然大悟道：“我马上联系我们小组定位该区域的所有移动网络信号，如果 w 真在那里的话，这次他应该要露出马脚了。”

谢小五站起身来，多日的劳累此时仿佛一扫而空，他精神振奋地说道：“太好了，刘姐，我和张天马上去组织警力前往该区域，进行封锁和搜查。麻烦你们组尽快查出 w 的位置。”

@lovelaoshan 2021-03-01 15:23:46
看完，期待更新，很精彩。

谢谢关注

@dddxxqq 2021-03-01 22:46:23
新章节不错

谢谢

三十三章 冥婚 （上）

四年前奉天市富源建设集团破产托管，留下了海滨大桥南岸这片巨大的烂尾楼园区。园区附近的道路亦未完工，每当有车行驶过便会扬起阵阵尘土。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重案组决定从烂尾楼园区的不同方向向目标靠近。

张天，苏可欣，神棍由谢小五带领，驾车绕道前往园区的东门附近。下了海滨大桥后全程便没有了路灯，能见度非常低，加之路况糟糕，谢小五依靠着张天的导航才顺利接近目标地点。

车上的气氛十分凝重，连平时滔滔不绝的神棍也没有多说话，苏可欣是第一次执行追捕任务，目标又是个不知底细的恐怖人物，她更是紧张地手脚发凉。

“前面该停了，头儿，再靠近就有被发现的风险了。”张天提醒道。

谢小五点了点头，将车停在了一堵土墙后面。此处离园区的东门尚有四五百米远，他们决定弃车步行，以隐匿行踪。

“刘姐我们到指定地点了，正向园区东门前进。”谢小五通过无线对讲机向其他组汇报情况。

微弱月光的下，这里到处都是半人高的杂草，以及各种建筑废料和垃圾，海风的声音里夹杂

着微微的腥味和潮湿感，四下除了虫鸣，就只剩北面缆车铁链的摩擦声。

四人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坟场。

谢小五拿着战术手电，走在最前面带队开路。四人以最快的速度向园区行进，很快他们便来到了大门前，这是一个巨大的铁门，宽度可以同时进去两辆大型卡车，斑斑锈迹的覆盖下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突然谢小五身后一声钝响，三人猛地回头看，原来是苏可欣不小心被脚下的一截钢筋绊倒在地。

“没事吧？可欣”张天小声地问道。

苏可欣摇了摇头，示意大家不要担心，可月光照射下能看到她的表情痛苦。谢小五将手电的灯光照射到了她的伤口上，她的裤子被钢筋划破，伤口处鲜血淋漓。

“你别逞强，伤口很深，有破伤风的风险，张天你带她先回车上，紧急处理一下伤口。”谢小五轻声说道：“你们就在车上待命吧，等我和神棍的消息，随时准备开车过来增援。”

张天点了点头，掏出了自己的战术手电，扶起苏可欣朝车的方向走去。

“出师不利啊，小五。”神棍看上去一脸愁容。

“我还碰过更糟的情况呢。”谢小五示意神棍跟上他，大门并没有锁，他们径直走进了园区。

园区内的水泥地大部分都出现了裂痕，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植物从缝隙里生长出来，扭曲成奇诡的姿态。

二人的前方便是数栋高大的烂尾楼，它们四周围着还未拆除的金属脚手架，隐约可见只有承重的墙体完成了。这些楼像是恐龙的化石一般，庞大破旧毫无生机。

刘美娟给的目标坐标在这些烂尾楼的另一侧，是园区里的一片别墅群。谢小五和神棍走上了最靠外侧的一栋楼，观察起了下方的别墅群。

深夜的海风从楼层间呼啸而过，谢小五不禁将衣领拽高了一点，来抵御寒冷。

“小五你看那！”神棍极力压抑着惊讶，小声说道。

他的手指向了一栋二层的别墅，窗户里隐隐地散发出红光。

三十四章　冥婚(下)

二人往那栋发着红光的别墅潜行去。到了附近，隐约能听到唢呐的声音。

“索命梵音啊。”神棍压着音量说道。

谢小五给了他一个疑惑的眼神。

“倩女幽魂的配乐。”神棍答道，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别墅带着一个小前院，二人从院门外向内观察。

一楼房顶挂满了大红灯笼，上印着金色的囍字，每一个灯笼底部系着一根红绳，上面拴着一个铜板形状的土黄色冥钱。灯笼里的蜡烛偶尔会发出啪啪的炸烛声，落下红色的蜡油。

别墅的墙面被腐蚀的不成样子，灰黑色的水泥墙上布满了绿色的霉菌。许多水珠贴在墙上，好像墙壁有流不完的汗水。

灯笼烛光的照射下，可以清晰地看见别墅里站满了纸扎的人偶。

门里最近的地方站着四个纸人，两男两女，皆是酒红色褂子配黑色裤子的样式，仿佛两对中年夫妻，两两一排左右对望相迎，又似儿女亲家，一面流泪，一边左手握拳在内地作揖，互道恭喜。

四个纸人的身后是二十多个纸人宾客，有手提喜帖，有手捧喜饼，有手拿器皿，有互相低语，神情各异各有不同，它们大都面朝着门口，好似在等待重要访客。

再往里是迎亲送亲两支队伍，迎亲队伍共有十一个红色的纸人，它们穿着白色丧服，一人领头吹奏唢呐开路，身后十人分别扛着红底黑字的双喜旗。

送亲队伍前有六个绿色纸人，它们身穿红色长裙，一手提花蓝，一手做挥洒东西的动作，满地都是白色的纸钱。队伍后面有四名白衣白裤的纸人轿夫扛着一个火红的纸花轿。

花轿后面还有一张纸扎的双人床，床上还放着纸扎的喜被，喜被上放着一对龙凤蜡烛，一只龙凤剪刀，一面纸镜子，一个红木梳。

最里面站着一个身穿白色婚纱，头戴白色纱巾的“新娘”面向着墙壁。整个墙面被红纸覆盖，上面印着黑色的正楷字：喜结连理。金黄色的龙和凤在字的左右围绕。

龙是升龙，张口旋身，回首望凤。

凤是翔凤，展翅翘尾，举目眺龙。

周围瑞云朵朵，一派祥和之气。

墙边摆满了灵堂花圈。花圈为圆心结构，直径约有一米，花圈周围用白底红边的六瓣纸花层层围绕，中间是黑底白字的囍字。

确认别墅没有其它出口后，谢小五示意神棍在院内警戒，防止人出逃，自己则谨慎地走进了别墅。

谢小五穿过一个个“宾客”，提防着有人混在其中，他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不怀好意地看着他，稍有迟疑迎面撞上了吹唢呐的纸人，这纸人的眉眼都是用细毛笔画上去的，它的一只眼睛看向地面，另一只眼睛看向谢小五，血红色的嘴角上翘好像带着微笑，它上嘴唇向外翻，像是要露出牙齿，但里面却是一个黑洞，好似一口烂牙。

纸人扭曲诡异的表情，确实吓了谢小五一跳，他缓了缓神，穿过送亲的纸人，走到纸花轿边，翻开轿帘，里面放着一个火柴盒大小的 mp3。屋外听见的唢呐声正是从这放出的。

mp3 的屏幕上显示着正在播放：索命梵音，谢小五本想伸手将其关掉，又想到一会神棍需要做现场勘察，就收回了手，继续往前行。

绕过纸床，谢小五走到了“新娘”的身边。隔着纱巾，他隐约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林夕!!”谢小五惊讶得几乎喊出声来。

不，不可能。

谢小五掀开纱巾仔细看。的确不是林夕，而是一个贴着林夕头部照片的纸人。

他脑中一片混乱，试图滤清思路，却看见“林夕”手中赫然抱着一个纸做的黑色牌位，上面用白色的字写着“谢小五”三个大字。

突然一股热浪从谢小五头顶传来，他抬头一看，天花板竟一瞬间变成了一面火墙，燃烧着的灯笼往下掉落，引得纸人也纷纷着火，屋内瞬间成了一片火海。

一向沉稳冷静的谢小五在这一瞬间也被吓到了，浓烟很快充满了整个空间，一些被燃尽的余灰伴着火星在空气中飞舞，仿佛要将谢小五吞没。

“小五！快出来!”别墅外传来了神棍焦急的声音。

谢小五看向门口，堆积着的纸人早已经变成了火墙，封住了他逃生的出路。

三十五章　余火

谢小五受困于火焰和浓烟里，他猛然想到这个别墅有两层，但是他刚才进入别墅时并没有看见通往二楼的楼梯。屋内现在熊熊大火，唯独身后墙上的红纸没有点燃，谢小五用手一摸，手指上沾上了红色染料，里面的纸却是银色的。

这竟是一堵由锡纸制成的“墙”。

谢小五直接向纸墙踹了过去，纸墙的另一侧由薄木板固定，一下便被踹开了一个大洞，火光照射下能看到不远处便是通往二楼的楼梯。谢小五没有犹豫，往楼上跑去。

二楼还没有着火，周围一片漆黑，只有窗户外照进来的微弱光线。

“你快出来啊!! 小五!”屋外神棍的声音越发惊慌。

滚滚烟尘从楼梯下不停往上冒出，谢小五冲到窗户前，一个翻身跳下楼，落地时衣服被从一楼窗户喷出的火舌烧着了。他倒地翻滚将火熄灭。

神棍急忙忙地跑了过来，说道：“小五你没事吧。”

“我没事，有人跑出别墅吗？”谢小五焦急地问道。

“没有，我一直守着呢，没有人跑出来。”

“看来我们又被摆了一道...”谢小五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沮丧地说道：“是我太冲动了...”

二人身后的别墅仍在燃烧，院子外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几队人马相继涌入了别墅的院子，领头的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女警，她留着干练的短发，眼神里充满了震慑力，刘美娟则站在了她的身后。

该女警是奉天市公安总局的杜绢警督，鉴于这次的案件死亡人数已达到四人，影响恶劣，总局特意调派她率领一只骨干小队协助湖东区分局办案。

谢小五和她有过几次工作上的交集，深知此人雷厉风行，性格强硬，控制欲极强。分局里的同事打趣说过：在她手底下工作时时刻刻都像在炸弹拆除现场一般。

“神棍，小五，你们怎么...”刘美娟看着灰头土脸的谢小五正要说话，就被杜绢挥手打断，她用严厉且不容置疑的口吻对着谢小五说道：“谢警督，你能给我解释下这是什么情况吗？”

“我和方正最先到了现场，是我安排方正在外看守，我则先进入别墅调查。”谢小五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杜绢摇了摇头，转身挥手示意身后的警员们先进行灭火工作，然后转向谢小五严厉地说道：“谢警督，你可不是个新兵蛋子了，难道你不明白应该等到大部队包围这里，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才能执行突入任务吗？你这么贸然行事，现在嫌疑人也跑了，屋子也烧了，责任你担得起吗？”

“我全程盯着呢，没有人从别墅里跑出...”神棍急忙插嘴道，他正好对上了杜绢锐利的眼神，顿时便像个犯错的小学生似地低下了头。

“我对你们分局的办事能力深感怀疑，你们俩到一边整备一下，我们队来负责现场的后续工作。美娟姐，请你也安排一下你的队员开始工作。”杜绢说道，她对刘美娟素来欣赏钦佩，语气自然也是较为客气友善。

刘美娟走到谢小五和神棍身边小声说道：“我知道你们最近精神都很紧绷，今晚的事不全是你们的问题，你们跟我先过来休息一下吧。”

谢小五没有作声，只是点了点头，他向来恩怨分明，这次确是他冲动犯错在先，杜绢的责难有理有据，他是服气的。

警队的车陆陆续续到达别墅，车上有紧急用的消防设备，加之别墅为水泥结构，且内部的可燃物多是纸和薄木板这一类很快便会燃尽的材质，火势很快便被扑灭了。在杜绢的带领下，警员们开始对现场进行搜查和取证。

“你说这杜绢警督确实是名不虚传啊。”神棍对谢小五说道，此时两人正坐在别墅外的一个小土堆上，看着别墅里的人忙碌：“小五她跟你应该是同级别吧？刚她却把你训得诶，弄得你是新来的菜鸟警员似的。”

“她说得都在理，我今天表现恐怕还不如个菜鸟。”谢小五低着头说道：“神棍，这次的案件和以往的不同，从发现王雪丽自杀那天起，我就隐隐地觉得不安。确认 w 为嫌疑人后我更是有些焦虑。刚在别墅着火前，我居然看到了其中一个纸人头上贴着林夕的照片...”

“林夕？谁是林夕？”神棍疑惑道。

此时正好刘美娟朝走了过来，二人站起身来，谢小五问道：“刘姐，现场有什么发现吗。”

刘美娟说道：“还在取证调查中，不过目前基本可以确认 w 今晚不在别墅里，屋里屋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指纹，附近连个可疑的鞋印都没有。他应该早就料到我们回来，提前精心布好了这么个局。”

“那别墅怎么会突然着火呢？”神棍问道。

“是传感器，很简单的机制，我们在几个烧剩下灯笼残骸里找到了红外线传感器，w 在天花板上布置了个简单的电路，连接着一个微型的起燃器，一有人进入别墅入口便会打着火星，他故意在屋内堆放了大量可燃物，目的就是为了让火势在最短时间内蔓延开。”

“这 w 够狡猾啊，装神弄鬼，心肠歹毒。”神棍挥了挥拳头，愤怒地说道。

刘美娟继续说道：“现场大部分东西都烧毁了，唯独一样东西完好无损，今晚杜绢在这我不方便跟你们多透露，明天回局里我再和你们细说。”

三十六章 如梦似幻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谢小五躺在床上，能看见他紧锁眉头，满头大汗。

他又坠入到了那个熟悉的梦境里。

“小五，你高中毕业要报什么专业？”一个高大的身影背对着谢小五，站在窗户前，阳光洒落在他身上。暖风轻抚着这个男孩的头发，他的声音像是细雨润物一般的温柔。

他的影子笼罩在谢小五身上。

谢小五懒散地坐在课座上，左手揣着一张表格，右手托着下巴。他看着男孩一本正经的样子，忍不住吐槽道：“你又想学什么？周焕大少爷。”

周焕慢慢地转过头，侧脸的轮廓在逆光下呈现出一道完美的曲线，他有一双细长明亮的眼睛，目光里满是十七八岁的少年独有的自信和朝气。

“我吗？当然是警察啊，除暴安良，铲除罪恶。”

“你这成绩，上警校是不是有些可惜啊。”谢小五低头去看那张大学志愿表，说道：“我要是你，肯定优先挑个重点大学。”

“这你就不懂了，人的价值不是一张成绩单或是一张大学文凭可以定义的。”周焕将身子靠在窗台上，严肃地对着谢小五说道：“当警察是我从小的志愿和梦想。”

“初中第一天认识你时，你就说过这句话了。行啊，那我也报警校，我们一起。”谢小五装出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抬头看着周焕。

咣，突然一个重物砸在了谢小五的头上。

“哇！好疼！”

“不准背着我偷偷讨论填志愿的事！”林夕出现在谢小五身后，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英语书，她装作生气地说道：“不是说好了大家一起留在本省嘛？”

“林夕，你要下手再重些，把我砸成个傻子，那我这志愿也就不用报了。”谢小五捂着脑袋抱怨道。

“没关系，你要成傻子了，我和林夕就报个医学专业，想办法治好你，绝对对你不离不弃。”周焕看着林夕和谢小五说道，三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如果时间能停止在这一刻，那该有多好，谢小五想到。可是梦中的画面很快地模糊起来，另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冷冷地笑了起来，它渐渐盖过了周焕，谢小五，林夕的笑声，越变越大，直到将谢小五拖入了下一个梦境里。

落叶满地，金色的梧桐叶在风中翩翩起舞，蝴蝶在这个季节也隐秘了行踪。

谢小五和林夕背对背坐在层层落叶上。

每次谢小五呆在林夕身边都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他仿佛身处在蓝色桔梗花海之中，阵阵香气袭来，他会忘记呼吸，头昏目眩，忘记了一切的思考。

“小五，你还好吗？你能转过身来吗？我想看看你。”林夕轻声说道。

谢小五默默地点点头，起身转向林夕。

他看到林夕浑身是血，她无比幽怨的望向他。

谢小五心头一疼，用力地抱住了林夕。

“她就死在我怀里，都是我的错。”

“不是，是我害死了她。”

“周焕，林夕你们都会恨我吧，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各种声音从谢小五的脑海里涌了出来，充斥着他所有情绪和感官，他感到越来越晕眩。

“哎呀，你在干嘛？”claire 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头儿，你搞什么鬼！快放手!”张天的声音也冒了出来。

啪的一声，谢小五感觉到左脸颊一热，顿时清醒了过来。他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身边坐着 claire 和张天————claire 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张天正捂着嘴偷笑。

“谢小五你什么情况，发着高烧手劲还那么大。”claire 揉着自己的左手说道。

“对…对不起 claire，我应该是做了个噩梦…不是故意的，我做什么了？”谢小五边道歉边摸着自己的脸颊，此时那正热辣辣地发疼。

“你死拽着我的手不放，嘴里还喊着什么林夕林夕的。”claire 的语气听上去微微有些发怒。

“头儿，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张天接茬道：“你今天没来局里，也联系不上，大家担心一个三天两头就在局里打地铺的工作狂怎么会突然翘班。于是我便自告奋勇来看看你。”

说着张天掏出了一把钥匙，那是谢小五特意交给他的备用钥匙。谢小五和张天都是独居一人，两人互换了住处钥匙有个照应。

张天接着说：“claire 说你可能是病了，说什么也要一起跟来看看。”

“你瞎说什么。”claire 转过头撇了张天一眼：“明明是你生怕你的谢大队长有什么闪失，在我办公室门前敲锣打鼓，哭着嚎着求我一起来。”

“是是是，你说的都是。”张天冲着 claire 坏笑，说道：“我看这家里什么药也没有，需要买点，claire 医生你说说，我去买？”

“买盒布洛芬…还有三文鱼，橙子，橘子，葡萄，小龙虾，醉虾和锅包肉。”claire 连珠炮似地说出了一大串要求。

“带谢小五的银行卡去买。”她最后补充道：“快去快回，我们还得赶回局里参加会议呢！”

张天答应了一声，便转身出门。

谢小五的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他只记得昨天回家后便沉沉睡去了，不料却生了场大病。

“你今天就好好躺着，别想着办案了。”claire 的声音变得温柔了一点，她对着谢小五说道：“下午的会议张天会汇总一份报告发给你。”

谢小五点了点头，眼下他确实只能好好养病，他好奇地问道：“我缺席的话，今天的会议谁主持？”

claire 翻了个白眼，说道：“还能有谁，总局派来的那个女魔头呗。”

三十七章 灰烬 （上）

claire 和张天最后到达了会议室，里面比平时多了不少人————除了湖东区分局专案组的成员，今次还多了奉天市总局分配来支援的警员。

杜绢警督正威风凛凛地站在讲台上，她昂着头看着正往里走的 claire 和张天，语气冰冷地说道：“分局一人缺席，二人迟到，这位思同志，请你尽快入座，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思念雪是 claire 的名字，只是平日里分局的大伙很少这么称呼她。

claire 冲着张天做了个鬼脸，二人快速入座。她和杜绢曾经在总局共事过几个案件，两人的性格都比较强势，据说相处得不是很愉快。

“刚刚被两位迟到的同志打断了，我接着往下说。”杜绢清了清嗓子：“w 是湖东区分局专案组对案件主要嫌疑人的代称，昨日的突袭行动由于分局警员谢小五和方正的鲁莽失职，造成了现场不可逆的物证毁坏。经商议，总局决定对二人进行全局通报批评，不过允许二人继续参与此案件的后续行动。”

神棍局促不安地戳着自己的手心，他工作至今还是第一次捅娄子。坐在一旁的刘美娟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表示安慰。

“万幸的是，昨日的行动里我们还是找到了一部分有用的证物，其中这几样物件比较特别。”杜绢说着在投影幕布上展示出四张不大的纸板，以及一个巴掌大小的红包，红包的外表满是褶皱，上面还印着金色的鸳鸯，雌雄各一只，相互对望。她接着说道：“w 将红包事先浸泡在了水洼中，而里面的四张纸板则是阻燃的石棉纸。很显然这是他刻意留下的信息。”

杜绢将每张图片放大，可以看见四张纸上的内容。头三张纸上各是一串无序的数字，间隔不一，分别写着：

05657651672860566；

043864603464112232321；

1451230553922115325。

第四张纸上则是一段话：

6 月 18 号，我在落地窗前临摹《维特鲁威人》，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诗人海子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图片上都标记了证物的尺寸。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上面的信息吧。所有字都是打印上去的，无法做笔迹辨认。”杜绢确认道：“目前尚不知这些信息的具体含义，也不清楚 w 的意图和动机。不过以我们重案组过往的经验，这种嫌犯多是犯罪小说或是电影看多了，脑子不清楚，故意人为制造信息向警方挑衅。案件破获后都证明这种信息不具备太大意义。”

“我倒是觉得这个信息值得琢磨琢磨。”claire 插嘴道。

“刚刚只是我的个人意见。”杜鹃瞟了眼 claire，说道：“我们并不干涉分局的调查方向。事实上，我们组对分局的协助仅限于昨日的行动和今天的案情讨论，下午我们便会返回总局。后续的相关支援会根据调查的发展再安排。”

“太好了。”claire 小声对张天嘀咕道。

杜鹃低头操作电脑，更多的图片出现在幕布上：“其它未完全烧毁的物证还包括：w 用于点火的起燃设备，电线，一些简单电路，4g 网络便携式 wifi 和一个蓄电池。我们在第一时间对所有物证进行了指纹比对和购买渠道的分析，没有发现有效的信息，其中 4g 网络便携式 wifi 的购买登记身份是我市武安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他因病回老家休学半年，有充分不在场证明，我们已初步排除他的作案嫌疑，他的个人信息应是被盗后流入了黑市。”

“另外结合分局之前的猜测，w 在此处对王雪丽一家进行了长期的监听。不过我们并没能在

现场找到监听相关的设备。以上是我的报告，接下来由刘美娟同志进行补充。”

刘美娟起身走上讲台，和杜鹃交换了一个微笑，她转过身对着所有人，缓缓地说道：“杜鹃同志刚刚已经将该次案件从头到尾地梳理分析过了，我作为湖东区分局专案组的代表，再稍作补充。”

“此次案件的四名死者，王雪丽王剑为自杀，张翠花王白为则均为王剑所杀。从表面上看是一起家庭纠纷导致的恶性杀人事件。但是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却屡屡发现另一名嫌疑人 w 与本案件有重大关联，他很有可能是唆使王雪丽自杀，以及王剑杀害亲人的幕后元凶。不过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能掌握更多关于该 w 的线索。”

刘美娟揉了揉有些干涩的眼睛，她的黑眼圈很重，明显昨晚通宵加班了。她继续说道：“我们对王雪丽身前使用过的一些物件进行了分析，在她的银行卡消费记录中，有三笔消费较为反常。”

刘美娟将银行卡消费记录的分析结果投影出来，上面有三处地方画了重重的红线：

远安集团代理的澳洲萨罗酒庄红酒“色戒”，花费一千四百九十九元；

禾力牌挂壁式空调，花费四千四百九十九元；

网购 bjd 人偶（ball-jointed doll）（球体关节人偶），花费两千五百四十百元（未发现所对应物证）；

“这三件物品花销较大，与王雪丽生前的消费习惯极不相符，我们猜测这些购买行为或与 w 有关系。其中的这个 bjd 人偶，我们还未发现所对应的物证。”

“另外我们破解王雪丽的笔记本电脑后，分析了她生前浏览网页的记录，发现在她死亡前的半个月时，突然开始浏览一些恐怖短片，且浏览的时间大多在凌晨四点左右。下面我会播放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视频。”

刘美娟将会议室内的灯关掉，整个屋子一下子陷入了黑暗。

三十八章 灰烬 （中）

幕布画面定格在一间病房，里面的一切都是白色的，无论是床单，还是墙壁或是医疗仪器。一切都显得十分肃静，像是十二月的雪，干净却寒冷异常。

一个孱弱的女孩躺在病床上，手上打着点滴。她留着光头，头顶带着一个粉红色的兔耳发带，突兀且怪诞。

她穿着略显肥大的蓝白色病号服，一眨一眨的蓝色眼睛有着孩子才有的灵气和纯真。

病床边站着一个扎着马尾辫，身材略微臃肿的女护士。

幕布散发着幽幽的白光，不带一丝温度。

刘美娟按下了手中的鼠标开始播放。

护士先将女孩摆成平卧的姿势，然后纠正女孩头的位置，直到女孩的头保持着稍后仰的姿势，护士才满意地点点头。她又在女孩下巴处垫上一张纸，防止一会儿浸湿病号服。

护士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棉签插入女孩的鼻子旋转了几圈，这一刻悄无声息，女孩一动也不动，只是眨着无助的双眼。

病房内如此安静，好似连呼吸声都已经消逝。

护士手拿金属钳夹将一个长约六十厘米的乳白色胶管一点点插入女孩的一侧鼻孔，可以看见女孩的喉结在上下浮动，应该是在吞咽从鼻子里进入的胶管。

她原本灵动的双眼在一点点失去焦距，此刻她像极了死去的蓝色斗鱼，眼睛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凹陷下去。泪水无声流淌。毫无声音。

女孩没有说话，但她眼神好似在不停说疼，她又像是正在泄气的气球，她的生气一下子干瘪了下去。

护士取出一只空的注射器，插在女生鼻子外的胶管上，抽出女孩身体里的液体。然后又换了一个装满糊状流质食物的注射器，往女孩鼻子里输注生存所需要的养料。

停顿了一会，又是一样的场景，一样的女护士，但是女孩变了，她变得小小的，她的手臂聚拢在一起，脊柱在弯曲，双腿仿佛打着结，全身颤抖，原本白净细嫩的手指现在宛如鸡的爪子，病痛将这个花季少女吞噬。

原本洁白的床单，现在可以看见黄色的尿渍。

女孩可爱的小脸蛋，现在变得满是泪水和从嘴中流出的唾液。

护士还在尽职地做着她的本职工作，一样的步骤丝毫不差。

短片结束。

短短的几十秒视频，已让会议室内的众人明显地感到生理上的不适和压抑。

“这类型的短片在王雪丽的笔记本电脑里找到了四十三个，内容都是关于病痛和死亡，极为压抑。视频来源的网站是一些境外的非法网站，视频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刘美娟说道，她按动键盘，调出一张新的图片，显示出四张通信记录单。

“我们通过王雪丽的通信记录调查了五十五人，王雪丽在生前有长期卖淫行为。”刘美娟说到这叹了一口气：“这些人中多数与王雪丽是嫖宿关系，我局已经依法对这些人执行了抓捕和调查，不过经过排查，王雪丽死亡前后，这些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我们会继续这个方面的调查。”

“其中的一个嫖客曾经造成王雪丽怀孕并堕胎，其 dna 检测与在王剑家中发现的死胎标本吻合，不过此人亦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故暂时排除嫌疑。”

“另外王雪丽手机信号消失时间在六月十七日四点十分，信号最后的所在地点在王雪丽的出租屋，从这一点看应是有人在王雪丽死后将其手机取走，我们尝试过对该手机号码进行追踪，不过其信号在此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刘美娟停顿了一下，思考着是否有遗漏信息，确认无误后对着众人说道：“以上就是案件总结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总局的各位同事对我们分局的帮助。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claire 高高地举起了手，说道：“刘姐，能问问王剑的犯罪动机吗？”

杜鹃咳嗽了几声。

“其实杜鹃的总结里刚有提到过了。你和张天来得晚，错过了。”刘美娟说道：“我再简单提一下，关于王剑杀人的导火索，我们目前的推测是他在六月二十日收到的一份亲子鉴定文件，该文件表明王剑与其子王白为并无血缘关系，王白为系为其母张翠花出轨与另一名男性刘能所生。”

“据我们调查，张翠花与刘能长期保有不正当关系，俩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张翠花与王剑结婚之前，据我组苏可欣提供的信息，六月十六日晚间张翠花曾离开家前往刘能住处私会，故王雪丽死亡当晚二人皆有不在场证明。”

“本案的另一个疑点便是这份亲子鉴定文件，该文件的寄出时间为六月十九日下午四点，从王剑家楼下的邮筒寄出，与其同时寄出的还有另外一封给我局警督谢小五的信，两封信的寄件人皆为王雪丽……可是王雪丽在当时已经身亡，我们推测是 w 借王雪丽之名寄出了这两封信件。”

“哪这份亲子鉴定文件是谁去办理的呢？”

“王雪丽，我们根据鉴定文件找到了受理医院核实，调阅医院监控可以看到申请人和付款人都是王雪丽。”

二十六章 致命沟通（上） @五只蟹 2021-02-08 09:34:49

原文：会不会是王剑夫妻俩在搞鬼，毕竟二十号那天张翠花哭天喊地的。”张天脑海里闪过张翠花满地撒泼的画面。

“应该不是，二十号正好是我们突击王剑家那天，他们没时间寄出这封信。”谢小五说着用

美工刀将信封划开，开口处掉出一个金属外壳的 u 盘。

改为：会不会是王剑夫妻俩在搞鬼，毕竟十九号那天张翠花哭天喊地的。”张天脑海里闪过张翠花满地撒泼的画面。

“应该不是，十九号正好是我们突击王剑家那天，他们没时间寄出这封信。”谢小五说着用美工刀将信封划开，开口处掉出一个金属外壳的 u 盘。

三十九章 灰烬 （下）

审讯室里十分安静，风扇转动的声音吱吱呀呀令人烦躁，谢小五和张天并排坐在桌子的一侧，两人都低着头，各自想着事情。

“头儿，你病刚好，确定不再休息几天吗？”张天抬起头问道。

“我没事，早好了，案件要紧。”

“嗯……那就好。对了，头儿，你有察觉苏可欣最近状态不太好吗？”

“她才刚调来重案组不久，很多情况都是第一次接触，需要些时间适应很正常。”

“总觉得她有心事，尤其是上次行动腿受了伤之后。”

“你这么担心她，应该主动去关心一下。”

“我问过了，她说没事，她最近下班都有人来接。”

“哦？她有男朋友啊？”

“好像不是，说是还在暧昧期。”

“那挺好的，我们组工作压力大，她若是生活能有个伴也是好事。”谢小五显然没听明白张天想跟他聊什么。

两人沉默了一会，张天转移话题道：“我们这次重新审艾萝莉有价值吗。”

“证物科那边最新的检测结果，王雪丽床垫上测出了艾萝莉的 dna。”谢小五说道：“他上次来局里做笔录和化验时，仅仅交代他和王雪丽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他明显隐瞒了什么。”

审讯室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请进。”谢小五说道。

两名警员带着一个体型消瘦的男子走了进来。

“谢队长，这位是艾萝莉。”其中一位警员说道。

“谢谢你们，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就行。”谢小五礼貌地点了点头。

“好的。”两位警员说完便离开了审讯室。

艾萝莉站在桌子前，他身穿短袖衬衫和牛仔裤，身高一米七五上下，光头，瓜子脸，双眼细长。

张天发现艾萝莉的脸比一般男生白净，眉毛形状完美，一点杂毛也看不到。

“艾先生，请坐。”谢小五对着艾萝莉说道，指了指他身旁的椅子。

艾萝莉坐了下来，他显得很局促，嘴唇一直在微微打颤，谢小五惊奇地发现他居然还在脸上涂了粉底。

“姓名？”张天迅速进入流程。

“艾萝莉。”

“年龄？”

艾萝莉深呼了一口气，回答道：“35 岁。”

“你和受害人王雪丽的关系？”

“房客和房东。我之前说过了。”艾萝莉精致的眉毛在脸上打个死结，好像这个问题冒犯到他了。

“说实话。”谢小五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艾萝莉声音突然变得像女声般尖锐。

“我们有新的发现，王雪丽床垫上测出了你的体液，其次她怀过你的孩子，你不交代一下你有什么没说吗？”谢小五厉声说道。

王雪丽的死胎并不是艾萝莉的，谢小五希望诈他一下，让他乱了阵脚，以获得更多信息。

“什么！”艾萝莉吃了一惊，说道：“谢警官，张警官，王雪丽是经过房屋中介找到我所租的房子，这些你们都可以去核实，我绝对没有说一点谎话。我也是无意间才知道她做援交这档子事，她挺单纯的，就是缺钱。”

“你知道嫖娼是违法的吧？”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实话。其实也没什么，我跟她是恋爱关系，不是那种嫖娼关系。我这不怕麻烦嘛，所以上次我也没敢跟你们提。”

“王雪丽和你谈恋爱？她才上高中，怎么会和你谈起恋爱？我警告你，不要再隐瞒任何的信息。”谢小五的表情严肃起来。

“是真的，她缺钱，和家里关系不好，我有时会和她聊聊天，谈谈心，一来二去地熟络起来后，我们会约个会什么的，之后就在一起了。因为这层关系，我给她优惠了不少房租。”

“那你让她怀孕是怎么一回事？”

“警察同志，真的冤枉啊，我压根不知道有孩子的事，她应该是背着我偷偷打掉的...而且退一万步说，我爱她，我愿意为她负责，我一直想等到她高中毕业再娶她回家。”

“既然是男女朋友关系，你怎么还愿意她去做援交？”

“谢长官，我怎么会舍得女朋友去干这种勾当，我也跟她说过很多次啊，但她也是很固执的，说她必须靠这个赚钱。”艾萝莉无辜地摊摊手。

谢小五心里明白，王雪丽已经死了，而且她生前的通信记录和银行记录都里查不到和艾萝莉之间有嫖娼的记录。艾萝莉可以随意编排他和王雪丽的关系。

“你最后一次见王雪丽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应该是六月十九日，警察通知我去一趟，结果.....就发现了她的尸体，那天张警官也在。”

谢小五觉得艾萝莉有所隐瞒，于是问道：“你六月十六号十点到次日三点在哪里？”

“是周几？”

“周四。”

“周四呀.....让我想想，那时我在上夜班。”

“谁能证明？”

“我上班的旅店是没监控的，但是.....我老板可以证明。”。

“我们会去核实的，你最好不要说谎。你认识出入王雪丽出租屋的人吗？”谢小五继续问道。

“警察同志，这不为难我了嘛！我又不是偷窥狂，怎么会知道这些。”

艾萝莉对王雪丽的死无动于衷，更对援交一事没有丝毫的愤怒，谢小五觉得艾萝莉的这些说辞应该是他事先准备好应付警方的。

张天掏出一张照片，问道：“王雪丽有一个 bjd 人偶，类似于这照片里这样的，你有印象吗？。”

“我看看，不清楚，好像有吧，女孩子有些这种娃娃不是很正常嘛？”

谢小五冲着张天点点头。

“好的，这是你的笔录，你确认一下，在最底下签字，我们对你还会有后续的审问，希望你到时配合，随叫随到。”张天说着走到艾萝莉身边将记录本递给他，艾萝莉用指头比划着，一字一字地看，确认后签了名。

“你可以走了。”谢小五说道。

艾萝莉站起身对着谢小五和张天一人鞠了一躬，“好，我一定随叫随到。”说着一溜烟地就跑了。

“你怎么看，头儿，难道艾萝莉就是秋实口中的有钱男友？”

谢小五摇了摇头，对着张天说：“你去一趟艾萝莉工作的旅店核实一下他六月十六号到十七号夜里是不是在上班。还有，你和苏可欣说一下，让她对艾萝莉进行监视。”

“监...监视？需要做到这一步吗？”

“需要，目前看来他有很大的嫌疑，监视的许可我会去申请，你提前和苏可欣说一下。”

这时谢小五的手机响起，他接起电话，对面传来刘美娟的声音：“小五，是我。这边临时还有个案件，说来和你还有点关系，你记得之前你在埃及艳后酒吧救过的那个女生吗？”

“记得，怎么了？”

“那女生叫霍诗妍，她失踪了。她母亲今天来报案，满眼都是泪水。”

四十章　单恋

艾萝莉慢慢走进纷扰的人群，此刻是晚高峰，他站在最热闹的地方，体会喜悦的心情。应该瞒天过海了吧！他暗自庆幸。

今天下午他去了一趟警局，反复对着警察说着早已熟记于心的谎话。

回顾往前的 35 年，艾萝莉自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艾萝莉，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名字的由来是他母亲的名字，罗莉。艾萝莉寓意爱罗莉，他是母亲四十几岁时才生下的独子，父母十分疼爱这个孩子，只要他喜欢，他们一般都会满足他的需许。

可惜，他们工作繁忙，常年需要外派出差，多数时间都不在艾萝莉身边，也因为这个原因，漫长的时间里艾萝莉都是自己独自度过。

艾萝莉一直是大家取笑的对象，尤其是 lolita 洛丽塔这个词兴起以后，总有人拿这个取笑和捉弄他，认为他有什么怪癖。

正因为如此，艾萝莉喜欢独处，独自一个人时就不会收到伤害，以至于他无法与人发生亲密关系，就这样就好，被人取笑与独处之间，艾萝莉更喜欢独处。

据说，能独活的都是野兽，只有没有獠牙的羊才需要抱团取暖。

艾萝莉给自己定下的独处规矩，在青春期时被打破，他渴望女孩子，他曾在日记中无数次赞美女性柔美的身体，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次接触过。

于是艾萝莉养成了一个怪癖，那就是偷盗。

高中的时候，艾萝莉小心翼翼地剪下一缕前座女孩的头发，他知道周围的人看见了，但是他的举止只是被别人当作一种恶作剧。

艾萝莉却将那一缕头发视为珍宝，初恋是没有结果的，艾萝莉一直都知道，但是他忘记不了，在剪掉女孩头发那一刻的紧张心情，也忘不了紧张后的松弛，那感觉像极了释放欲望。

他只是将情感寄托在物品上。当艾萝莉手握着他爱慕对象的东西，就会有和她在一起的感觉。

父母很是溺爱艾萝莉，刚大学毕业的艾萝莉就有房，有车，有工作。

母亲怕孤僻寡言的儿子在老板手下受气，干脆在大学附近盘下一家旅店，旅店之前有过不好的传闻，所以价格自然也十分低廉，母亲是想让艾萝莉有份正经工作，不要每天无所事事，她也从未希望儿子有所成就，只需要他平平安安就好。

自从毕业后，艾萝莉就无法控制自己偷盗的欲望。当时他疯狂地爱慕上隔壁的一位少妇，当艾萝莉与她四目相对，他只觉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一种难以自己的情愫在慢慢发酵。

艾萝莉会不时地跟踪这位少妇，去她常去的便利店。艾萝莉会先等在便利店门口，只为了对方能笑着和自己打声招呼：“你也在呀！小艾。”

太过亲密的情感，艾萝莉无法承担，他只能远远张望，他没有办法像少妇老公那样露骨地表达爱意。于是，艾萝莉趁着少妇家没人，去偷她的内衣，带有她体味的内衣。

应该是第五次盗窃内衣的时候，艾萝莉被警察当场逮捕。多亏他的父母，极力找到少妇一家说和，才用三万元，让艾萝莉免于牢狱之灾。

之后艾萝莉将房子租出，租客是一个柔弱，冷艳，皮肤细腻光滑宛如日本陶瓷娃娃的女孩，她穿着一袭白色长裙，仿佛飞舞的白蝶，极尽柔美之姿。

就一眼，艾萝莉就喜欢上她，她叫王雪丽，美的像春日里盛开的洁白梨花。

终于有一天，艾萝莉压抑不住思念之情，他拿着房子的钥匙，悄悄地潜入王雪丽的家，屋子里的家具都十分简单，只能勉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也是因为如此，艾萝莉发现了王雪丽的秘密，衣柜里有些情趣用品，内衣都是性感可爱的，艾萝莉忍不住带走一件回家。

第二次，第三次，艾萝莉忍不住睡在王雪丽的床下，如此幸福，如此幸运，能近距离地在王雪丽身边，仅仅一床之隔。

第二十次，第三十次，艾萝莉满足地睡在王雪丽的床上。

四十一章　黄金分割

“霍诗妍是早上被发现失踪的，她母亲想尽一切办法联系她，但是联系不上，所以求助于我们，我已经派人去调阅周边的监控，希望沿街监控能拍到她的行踪。”

刘美娟的话还在谢小五耳边萦绕，谢小五一夜都没有睡稳。清晨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是早上五点多了。

刺眼的阳光打消了谢小五继续睡觉的念头，他索性起身，将之前带回家的王雪丽案件的复印件都拿了出来，他从中挑出那四张石棉纸片的照片，坐在椅子上开始思索。

谢小五仿佛看见了身穿婚纱，面带幽怨的林夕。他满脸愁容地陷入深思，然后他想到了一些令他感到愤怒的往事，拳头不由得紧紧握住，表情变得坚决起来。

这些负面情绪令他无法正常思考，他咬了自己的虎口一下，希望疼痛感能使自己镇定下来。

这四张照片上便是 w 留下的谜题，局里有人认为这是故弄玄虚，也有人认为这个值得花时间调查。

谢小五倾向于后者，他看着照片，再一次读起了第四张纸上写着的那一段话：

6 月 18 号，我在落地窗前临摹《维特鲁威人》，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诗人海子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案件资料里附带了一张《维特鲁威人》的图片。这是达·芬奇创作的素描画，原画由钢笔和墨水绘制。画中描绘的是一个卷发裸体的男人，站在同一位置，分别摆出十字和火字的姿势，两种姿势相互重叠，被同时镶嵌在矩形和圆形中。

可这副画和提示的话又有什么关系？——我在落地窗前临摹《维特鲁威人》。重点是临摹？效仿？

这幅画号称是比例最精确的男性蓝本，后人都用完美比例来称赞它，画名是根据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的名字取的，他的著作《建筑十书》中曾盛赞人体比例和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谢小五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既视感，0.618，这难道对应的是开头的 6 月 18 号？

谢小五急忙将前三张写着数字的纸片照片排在桌面上。这三张纸片的共同点就是上面都写了一长串无序且间隔不一的数字。

谢小五从抽屉里找出一把尺子和一支铅笔，以每张纸片上第一个数字为起点，最后一个数字为终点，画出一条直线，然后他通过计算在这条直线上标记出了数个黄金分割点。

每张纸片上都刚好有六个数字落在了这些黄金分割点上。谢小五将这些数字一一记下来：

051206，080421，110915。

但这又代表着什么？w 留有的文字中应该还有提示，谢小五看着那张提示：6 月 18 号……

难道是日期？如果这三串数字都是日期的话，那便是：05 年 12 月 06 日，08 年 04 月 21 日，11 年 09 月 15 日。

那么海子的诗又代表了什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向往幸福，却又无尽孤独凄凉。

谢小五拿出手机搜索诗人海子，“年仅 25 岁”，“卧轨自杀”，等字眼进入谢小五的视线。

他迅速打出以 05 年 12 月 06 日，08 年 04 月 21 日，11 年 09 月 15 日，自杀，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

不同的日期查找出的结果果然都与青年自杀案件有关。并且这些自杀案件的报道还共同指向了一个话题——凶宅。

谢小五点开了其中一则 11 年的热门帖子，内容如下：

楼主：身正影邪 时间：xxxx-xx-xx 点击：913222 回复：3432

“这两天奉天市又有关于年轻人自杀的新闻，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年轻人压力太大或者经济纠纷造成的偶然事件！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次自杀案件的发生地！其实之前在 05 年和 08 年就已经发生过两起自杀的案件！今天在这个贴子里！我要披露这个恐怖的凶宅的真相！”

“这个凶宅位于皇孤区，奇山中路，幸福家园小区！这个小区年代久远，管理混乱！没监控！没电梯！没物业！不过靠着低廉租金，却也吸引了不少年轻的租客！”

“这次事件发生在这个小区的十三号楼 1-1-2 室！据说啊，这所房子阴风阵阵！室内的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吱吱作响!还有奇诡的脚步声!住在里面的人都无法入眠!夜夜会被鬼压床！”

“住在里面的人都会感觉极度压抑!精神不稳定!最后在负面情绪的作用下!统统选择自杀！”

“自杀之人含有冤屈！灵体被限制在一定范围！此类灵魂冤屈久久不化！不能升天！必要偿还阳寿债务！每天循环反复自杀！直到找到替身！才能再去投胎！”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的！我自己也是房屋中介相关的从业人员！我的这个帖子只想告诉大家：租房价格如果非常低廉都是有原因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调查再做决定！”

谢小五看着这一惊一乍的文风和一堆的感叹号感到无比头疼，他往下翻了翻页，帖子二楼是这位“身正影邪”用户给出的租房联系方式，再往下是一大堆网友形形色色的评论。

换做平时，这类的都市怪谈谢小五都只会一笑带过，然而这次他却格外在意，因为这些关于凶宅的信息都写着同样一个地址：幸福家园小区十三号楼 1-1-2 室。

“这地方真的有这么邪乎？w 特意提示这个地址又是为了什么？难道这是另外一起自杀案件的预告？”谢小五心想，他决定自己前往这个地点一探究竟。

不过这一切毕竟只是自己的猜测，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谢小五无法以此向局里申请调查许可。他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希望找一位可靠的伙伴和自己一同前往。

四十二章 凶兆 （上）

“hi, claire，你今天有空吗？”

“小五啊？今天我调休，怎么了？是不是要还我上次的救命之恩？这样吧，算你便宜点，请我吃顿早饭吧！”

谢小五耳根一红，说道：“可以，不过吃完以后，我们能一起去做点别的事情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忍俊不禁的笑声。

“哈哈哈，谢大队长，你这是要跟我约会吗？你怎么突然开窍了？”

“你别逗我了。”谢小五赶紧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道：“其实是我发现了 w 留下的密码里的一些信息，不过暂时只是我自己的猜测，没法和局里申请调查许可。”

谢小五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w 的信息里有关于自杀和地点的暗示，我担心又有下一个受害者了，所以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看看。”

“那我们还是先过去吧，吃饭的事情可以改天。我们在哪里会合？”

“奇山中路上有家叫做‘天天’的 24 小时便利店，你知道在哪吗？我们可以在那见面。”

“我知道的，没问题，一会儿见!”

“路上注意安全。”谢小五挂断了电话，将手边的案件资料整理好后放入抽屉锁上。起身随手拿了一件外套披上，头发凌乱地就出门了。

奇山中路位于奉天市的老城区里，这条城市早期修建的路老旧并且狭窄，不过因为沿街有些地道的小吃摊，在奉天市里也是小有名声。

谢小五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停车位，他下车快步行到了‘天天’24 小时便利店前。

claire 穿着一身运动服，戴着棒球帽，已经等在便利店门口了。

“不好意思，我有点来晚了。路上挺堵的。”

“早高峰嘛，可以理解。我住得离着近点，也是才刚到没多久。”claire 面带笑容地迎了过来，丢了个面包给谢小五：“赶紧吃了。然后我们就出发。”

“好的。”谢小五拆开面包的塑料包装，撕下一大块塞进嘴里，以最快速度咽了下去，说道：“w 暗示的地点——幸福家园小区就离这不远。你看这附近只有主路上才有监控，附近的小路上都没有，如果有人想隐秘行踪，那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原因，这附近的盗窃案特别多，光这半年我们局就处理过好几起。”

claire 点头表示同意，奉天市的老城区大多都有治安和管理上的问题，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这附近的租金便宜，生活成本低。

“说说神秘的 w 给我们留下些什么信息吧。”claire 说道，一边示意谢小五带路往幸福家园小区走去。

谢小五一五一十地将解开 w 留下的密码的经过讲了出来。

二人的脚步越来越快，穿过一条小路后，他们便来到了幸福家园小区。小区前有一排商铺，十三号楼就在其中一家铁板烧饭店的后面。该饭店后厨的三个排气管道正对着楼道门，厨房的油烟令附近的空气浑浊不堪，嗡嗡的噪音也令人烦躁，这一切使得十三号楼仿佛和邻近的楼房都隔离开了。

二人一齐走进楼道，里面是水泥地面，石灰墙，灰白色的墙面布满了黑色的划痕。一些金属水管裸漏在外，楼道里散发出一股酸臭味，claire 往楼上一看，转角处晾着许多的萝卜干，酸豆角，还有两缸腌白菜。

可以看见这楼里每层有一左一右两户人家，门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广告，最夸张的是 1-1-1 号房连门缝里都被塞满了广告卡片。

w 暗示的 1-1-2 号房就在二人面前，有了上次王剑的经验，这次谢小五不由得精神高度紧张，谢小五伸出手想敲敲门，却发现 1-1-2 号房的门居然是虚掩着的。

仔细听，屋内正发出砰砰的古怪声音。

“你在门口等等，我先进去看看。”谢小五小声地对身边的 claire 嘱咐道，便警惕地走进了 1-1-2 号房。

现在是清晨时分，外面阳光明媚，这屋内却昏暗异常，谢小五甚至能感受到阵阵的寒意。

他谨慎地进入了客厅，客厅没有窗户，里面摆放着一个破旧的布沙发，上面还有几个零散的啤酒瓶，沙发边上有一个布满灰尘的玻璃茶几，上面放着一碟花生米和一碟蚕豆。沙发正对面是个三十寸左右的电视。客厅的左边是厨房，正对面则是厕所，厕所夹在了主卧和次卧的中间。

一股尿骚味夹杂着烂菜味迎面而来，熏得谢小五眼睛生疼，他确认了一下这不是下水道的臭味，这味道来自于主卧，谢小五想到 claire 说过人死后往往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状态，他立刻冲入了主卧。

四十三章 凶兆 （中）

主卧中没有一丝光亮，里面唯一的玻璃窗被一块粉蓝格条的窗帘给遮挡住了。等谢小五走进去一看，那是什么窗帘，分明就是一块布披在了一个伸缩棒上。

卧室的正中央是一个破旧的床垫，床垫上和其附近散放着许多空啤酒瓶。一个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的女人口吐白沫地躺在床上，她穿着短袖短裤的棉质粉色睡衣，睡衣两侧有许多毛球，她身下则有大小便失禁的痕迹。

谢小五确定卧室内没有其他人后，靠近了女人几步，这个女人年龄大约四十五岁，神情憔悴，眼角有许多细小的皱纹，不过她的五官端正，如果细心化妆应该算是中等以上的长相。她的脸上和身上有很多伤痕和紫青色的瘀伤，她左手拿着一个白色的药瓶，上面赫然写着苯二氮卓——谢小五知道这是安眠药。谢小五蹲下将手放在她的颈动脉上，发现她的心率下降，呼吸缓慢，体温较低。

“你醒醒。”谢小五试图叫醒女人。

但是女人丝毫没动，谢小五试着摇晃了她几下，但她完全陷入了昏厥，见状谢小五急忙拿出手机拨打 120。

女人的状态很差，不过还不至于危及性命，但是如果她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且没人发现，一段时间后定会死亡，这恐怕就是 w 暗示的新的受害者。

“还好这次来的及时。”谢小五松了口气。

谢小五收起手机，思考着眼前的情形。根据他从前当民警时期的经验，人酒精中毒到达一定程度，防护机制会变得迟缓，在这种情况下，当醉酒者倒地时，由于无法立即用手撑地，身体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力道，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伤。他推断这位女士应该是一名酒瘾患者，她身上的伤很有可能是自己酒后跌倒造成的。

谢小五环顾四周，想找出那个古怪的砰砰声的来源。他侧耳细听，发现声音是从对面的次卧发出的，他决定一探究竟。

谢小五警觉走到次卧外观察，门是开着的，他闻到了一股霉菌的味道，卧室内同样没有开灯。他先看向自己的视觉死角，那是和门同一侧的墙，那里只有一个镶嵌在墙里的衣柜。

卧室门的正对面是一扇窗户，窗户被黑色的窗帘遮盖住，几乎透不进来一丝光线。挨着窗户的是一张电脑桌和一个粉色的电竞座椅，桌上摆着一台打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十四英寸的屏幕散发着幽幽的白光，隐约可以看见电竞座椅下面还倒着个两升的雪碧塑料瓶。窗户的一侧还有个黑色的网格相框，上面用燕尾夹固定着几张照片。

卧室正中间是一张双人白松木床，灰色被褥和枕头。床上放着已经叠好的五六件色彩明艳的裙子，木制的衣架被整齐的放在一边。

砰砰的声音似乎是从衣柜里传出来了，谢小五本想打开灯检查衣柜，但是他却看见诡异的一幕——笔记本电脑屏幕里的鼠标在没人控制的状况下，突然自己开始了移动，它打开了一个 word 文档。谢小五迅速地跑到电脑桌边，只见打开的 word 文档上出现了几个大字：谢小五，我在衣柜里面。

四十三章 凶兆 （中）

主卧中没有一丝光亮，里面唯一的玻璃窗被一块粉蓝格条的窗帘给遮挡住了。等谢小五走进去一看，那是什么窗帘，分明就是一块布披在了一个伸缩棒上。

卧室的正中央是一个破旧的床垫，床垫上和其附近散放着许多空啤酒瓶。一个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的女人口吐白沫地躺在床上，她穿着短袖短裤的棉质粉色睡衣，睡衣两侧有许多毛球，她身下则有大小便失禁的痕迹。

谢小五确定卧室内没有其他人后，靠近了女人几步，这个女人年龄大约四十五岁，神情憔悴，

眼角有许多细小的皱纹，不过她的五官端正，如果细心化妆应该算是中等以上的长相。她的脸上和身上有很多伤痕和紫青色的瘀伤，她左手拿着一个白色的药瓶，上面赫然写着苯二氮卓——谢小五知道这是安眠药。谢小五蹲下将手放在她的颈动脉上，发现她的心率下降，呼吸缓慢，体温较低。

“你醒醒。”谢小五试图叫醒女人。

但是女人丝毫没动，谢小五试着摇晃了她几下，但她完全陷入了昏厥，见状谢小五急忙拿出手机拨打 120。

女人的状态很差，不过还不至于危及性命，但是如果她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且没人发现，一段时间后定会死亡，这恐怕就是 w 暗示的新的受害者。

“还好这次来的及时。”谢小五松了口气。

谢小五收起手机，思考着眼前的情形。根据他从前当民警时期的经验，人酒精中毒到达一定程度，防护机制会变得迟缓，在这种情况下，当醉酒者倒地时，由于无法立即用手撑地，身体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力道，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伤。他推断这位女士应该是一名酒瘾患者，她身上的伤很有可能是自己酒后跌倒造成的。

谢小五环顾四周，想找出那个古怪的砰砰声的来源。他侧耳细听，发现声音是从对面的次卧发出的，他决定一探究竟。

谢小五警觉走到次卧外观察，门是开着的，他闻到了一股霉菌的味道，卧室内同样没有开灯。他先看向自己的视觉死角，那是和门同一侧的墙，那里只有一个镶嵌在墙里的衣柜。

卧室门的正对面是一扇窗户，窗户被黑色的窗帘遮盖住，几乎透不进来一丝光线。挨着窗户的是一张电脑桌和一个粉色的电竞座椅，桌上摆着一台打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十四英寸的屏幕散发着幽幽的白光，隐约可以看见电竞座椅下面还倒着个两升的雪碧塑料瓶。窗户的一侧还有个黑色的网格相框，上面用燕尾夹固定着几张照片。

卧室正中间是一张双人白松木床，灰色被褥和枕头。床上放着已经叠好的五六件色彩明艳的裙子，木制的衣架被整齐的放在一边。

砰砰的声音似乎是从衣柜里传出来了，谢小五本想打开灯检查衣柜，但是他却看见诡异的一幕——笔记本电脑屏幕里的鼠标在没人控制的状况下，突然自己开始了移动，它打开了一个 word 文档。谢小五迅速地跑到电脑桌边，只见打开的 word 文档上出现了几个大字：谢小五，我在衣柜里面。

四十四章 凶兆 （下）

谢小五深吸了一口气，一股不祥的感觉涌了上来，他觉得整个空气都在尖叫。冷静下来后，他发现笔记本电脑前置摄像头的指示灯是亮着的————有人在远程控制电脑，自己的一举

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下。

谢小五决定先不去检查衣柜。他坐在了椅子上，开始打字。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装神弄鬼？”谢小五死死地盯着屏幕，此刻他仿佛能听见自己血液流淌的声音。

“是我，你好，谢小五！好久没见。我听说你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 w，我很喜欢。” w 文字里的语气礼貌，还带点含蓄味道，这在谢小五看来充满了嘲讽的意味。w 停顿了一会继续回应谢小五：“婚礼还满意吗？我知道你内心最深的恐惧，你还记得林夕父母在你耳边的哭嚎吗？你这个杀人犯。”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谢小五飞速地打着字。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w 没有任何回应。谢小五试探着起身离开竞技椅，走向紧闭的衣柜。

这是一个白色的板材式衣柜，它被镶嵌在墙里，高大约一百六十厘米，长大约九十厘米，一共有两个门，门上面有 c 字形状的把手，仔细观察有一条灰色的电线从衣柜门底部的缝隙处露出，连接的插头插在了不远处床头的一个排插上。

谢小五将插头拔掉，以防衣柜里有其他机关。此时衣柜里的声音也随之停止，他小心翼翼地拉开右侧的衣柜门，里面是四个隔断的储蓄空间，由低到高，摆着四个包包。

最上面放着一个香奈儿的菱格纹小牛皮卡包，卡包后面还竖着香奈儿的黑色礼盒。第二层摆着一个粉红云朵形状包包，看标志是 charles＆keith。第三，四层分别摆着啄木鸟的迷你包。

除此之外衣柜的右边部分就没有其它东西了，谢小五将手伸到左侧的衣柜门上，打开了一个缝隙，一股更加浓郁的霉菌味道扑面而来。谢小五感到里面仿佛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他，它们带着笑意与疯狂预示着死亡的来临。谢小五感到一丝恐惧，他已经猜到里面是什么，然而他手上却没有丝毫迟疑，将左侧的衣柜门完全地打开。

衣柜里装着一具坐着上吊自杀的女尸，绳子的一端被系在挂衣杆，另一端的绳环呈双环活套，绳结于左耳后环绕在女尸的脖颈上，女尸的头偏向一侧，脸色煞白的对着自己。它双眼圆瞪，那双眼睛像极死鱼凹陷的双眼，里面满是雾霾，散发出死亡气息。诡异的是女尸脸上带着一丝疯狂的微笑，它有一头大波浪的黑色长发，它上身穿着一个黑色蕾丝吊带，下身配着一个超短包臀裙，可以看出女孩生前凹凸有致，属于性感辣妹。但此刻它一只手握着上吊的绳子，另一只手自然的放在胸前，手中握住一支深蓝色的桔梗花，谢小五看见女尸的两只手臂上都有毛孔大小的血点，女尸裸漏在外的双腿也出现大片的紫色斑点。它臀部离地，双腿略微卷曲，脚跟在柜子底部，双脚是竖立着的。

几只黑头苍蝇正翻着肚子，四脚朝上，翅膀向下的打着旋。

女尸脚下还放着一个转页式电风扇。谢小五猜测古怪的声音是由风扇页撞击女尸脚趾发出的

声响。

谢小五紧紧拽紧了双拳，自己还是晚了一步，他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回头走到电脑前想确保 w 再无回应，就在这一刻他看见电脑在自动卸载一个叫纸之月的程序，电脑上前置摄像头的指示灯也随之关闭。

四十四章 四命凶宅 （上）

周阿姨的家住在幸福家园小区，除去她自住的一间屋子，她在小区里还有其它三间屋子用于出租。周阿姨是周边几个广场舞团的固定会员，每天她往来舞团活动的路上，都会经过小区里的十三号楼。每次经过这栋楼时，她总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因为这楼里卫生糟糕，气味怪异，还正对着一家饭店后厨，楼前全是浑浊的油烟。

今天，这十三号楼前却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周阿姨一声叹息，使出吃奶的劲往人群里挤，好不容易到了人群中间，却不知被谁狠狠地推了一下，踉跄地摔在了地上，眼镜也被撞飞了出去。

“大家都快散开，不要干扰警察办案！”一位年轻的警察正拿着扩音器大喊，试图驱赶人群，警察走到周阿姨面前，俯下身将她扶了起来。

“阿姨您没事吧。”警察温柔地问道，一边将她的眼镜捡起递了过去。

周阿姨抬起头，摇了摇示意自己没事。她接过眼镜带上，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十三号楼前被拉满了黄色的封锁线，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就停在楼的大门前，几位警察正用担架在将一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女人抬进救护车里。

此时一位身形高大的男子从十三号楼里走了出来。

“张天，你快招呼群众把道路腾出来，救护车马上要离开了。”那男子的声音充满了威严，原本嘈杂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

周阿姨一时不知所措，她呆呆地看着那高大的男子。

“好的，头儿。马上！”年轻的警察答应到，他回过身对周阿姨说道：“那是我们队长谢小五，您不用害怕。”说着他示意周阿姨往后站，然后拿起了扩音器，开始为救护车开道。

谢小五转身进入楼道，快步回到了发生命案的 1-1-2 室，此时屋子里已经满是正在忙碌办案的警察们，屋子里的灯都被打开，虽然依旧十分灰暗，但勉强能看清屋内的摆设。谢小五直接进入了屋子的次卧，神棍，claire 正等在里面。

“怎么样？小五。”claire 问道。

“伤员已经送上救护车了，张天在楼下等房东过来。我下去之前我们说到哪儿来着？”

“局里把资料发过来了。”神棍说道：“根据在屋内找到的死者的身份证。局里已经查出死者的身份及其详细的家庭情况。”

神棍走到了衣柜的附近，继续说道：“死者名叫边杉杉，年龄二十一岁，性别女，本地人，是我们市中商大学金融系的大二学生。你在主卧发现的那个女人应该是边杉杉的母亲，名字叫阮若，年龄四十岁，目前已知她的职业是附近王林夜市的普通商贩。”

“还有查到别的信息吗？比如死者父亲。”谢小五问道。

“有，死者父亲名叫边源，年龄四十一岁，是市区一家火锅店的注册法人。这二人十六年前就离婚了，边源五年前再婚，现任妻子名为步钟瑶，年龄二十六岁。局里有联系上边源，不过他不肯来辨认尸体，说他和这母女二人已经多年没有关系，他不想再被她们的事情打扰。”

谢小五皱起了眉头，严厉地说道：“人命关天，这不是他想不来就能不来的事，和局里说一定要他明天来警局协助调查。”

“对了，我和局里通话的时候，刘姐还提供了个信息。”

“刘姐？什么样的信息？”

“刘姐最近不是在处理一个叫霍诗妍的女生的失踪事件嘛，那女生和这次的死者边杉杉是同班同学。”

“都是中商大学的学生？”

“是的。”

“看来我们得去中商大学调查……”

谢小五话音未落，身后传来了梆，梆的敲门声。是张天正站在次卧的门外，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位个子不高，一头灰白色短发的老人。这老人正是刚刚在楼前跌倒的周阿姨。

“头儿，房东到了，这位阿姨姓周，全名叫……”

张天话刚说到一半，周阿姨就突然捂着胸口，用力地喘起粗气来。

次卧里的众人吃了一惊，急忙围了上来，扶着阿姨原地坐下。

“阿姨您还好吧，您要是身体不舒服，可以晚些时候再来协助我们的调查。”claire 关心道。

“我很好，真的！我没事，就是……哎呀，简直了，这真是造孽啊。”

“阿姨您慢慢说。”

“这屋子已经死了四个人啦!”周阿姨说道，一边起身走到了衣柜旁:“没错，是这个女孩子，叫做边杉杉。他们都死在这个房间里。”

“真的吗？”神棍不适时宜地眉毛飞起，显然他对这事很感兴趣。

“神棍你成熟点，这是命案。”谢小五教训道，他对着周阿姨问道:“请您把具体情况和我们说说。”

“真的!我是十五六年前买下的这套房子，在租给第一个租客的时候，他就自杀在了这个房间里。”周阿姨摸了摸脸，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到了第二个租客时，因为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凶宅，我便只好给房租降了价，结果半年后那人突然不缴房租，也不开门了，我就通知警察。结果门一打开，我们进去一看，所有人都惊呆了，怎么又是死在这个房间里，太恐怖了。”

“这两个租客之间，你没有把这房子再租给其他人吗？”谢小五问道。

“有是有，不过时间都特别短，我对那些人反正是没什么印象了。”

“行，阿姨您继续说。”

“到了第三个人死了之后啊，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租这个房子，结果对门邻居和我说，周阿姨你这个房子的新租客总半夜带陌生人回家，你得说说他。我很惊讶啊。我和对门邻居说我这房子都半年没出租了，怎么会有人，结果对门邻居没过多久也搬走了。我找了道士，和尚，法师，风水先生，还有什么稣什么教的人来帮忙驱邪。”

“耶稣，基督教。”神棍替阿姨补充道。

“对对对，哎呀，也不知道有用没用，反正这房子是彻底没人敢住了，一直到了最近几个月，这个女孩，边杉杉还有她妈阮若，主动联系到我说要租房，而且只要价格够便宜就行。我就把这房子的事都坦白和她们说了，而且给了个非常低非常低的价格，她们就接受了。不过呢，就算房租这么便宜，她们还是拖欠了我两个月房租，我也没赶她们母女俩，我怕没人.....我是可怜她们。现在我不指望有人能帮忙看看房子，以后呀!我再也不往外租这个房子，我可不想再有第五个人死在这里，真是晦气。”

“我们需要您提供下她们母女具体的入住时间。”谢小五说道。

“没问题，我家里有账本，待会你让这个小伙子。”周阿姨指了指张天:“让他跟我去取下就行。对了，那阮若她怎么样了？”

“已经紧急送往医院了，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张天回答道。

周阿姨点点头说:“那我就放心了，那女人啊，也是命苦，挺不容易的，听说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结果发生了这种事。你们还有要问我什么吗？”

“您对她们的生活和认识的人有什么了解吗？”

“我就是个房东，我不会去管房客的私事的，这个我可不知道。”

谢小五点点头：“那谢谢您了，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联系您，张天，你送一下周阿姨下楼吧。”

张天答应了一声，便领着周阿姨出去了。

剩下的三人走到边杉杉的尸体边，claire 俯下身继续查看，笃定地说道：“尸体存在多处可疑的地方。”

第四十五章　四命凶宅（中）

“边杉杉的死相是挺可疑的，尤其是她居然是坐着吊死的，claire，你说这有可能吗？”神棍疑惑道。

“其实不光是坐着，躺着一样可以完成上吊死亡，人的脖颈十分脆弱，双脚甚至于不用完全离地，仅需要自身重力的百分之二十压迫颈部就能引起死亡。”claire 起身解释道：“除去这一点，尸体上的尸斑也十分可疑。”

“神棍，你知道尸斑是怎么形成的吗？”谢小五问道。

“这个倒还难不倒我，尸斑是人死后血液不流动，血液下沉，在皮肤上呈现出的一种状态。”

“差不多，那你看看边杉杉尸体上的尸斑有什么不同？”

“嗯……手臂上的尸斑分散且比较细小？而腿部靠近地面的部分尸斑面积却很大？”

“没错，神棍你靠近看。”claire 示意神棍靠近尸体，她指着边杉杉的手臂说道：“不止是尸斑面积不同，手臂上的尸斑呈现紫红色，而腿部尸斑颜色则更深一些，这说明死者的手臂被反复调整过位置，这个过程中，手臂上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尸斑。”

“原来如此，那边杉杉这诡异的笑容是怎么回事？”

“嫌疑人利用了人死后尸体会尸僵的特性，在边杉杉死后摆出这种诡异的样子。”claire 停顿了一会，继续说道：“还有一点奇怪的地方，边杉杉的尸体没有被苍蝇啃咬的痕迹，这个最好检测一下，她体内应该有某种药物。”

谢小五点了点头，问道：“能推测出死亡时间吗？”

claire 略加思考，开口说道：“死者尸僵已经遍布全身，上肢尸僵也开始缓解。其次尸斑相对固定，手指压迫不退色……死者眼角膜重度浑浊……还有些其它因素……我初步推测死亡时间

已经超过二十八小时，可能快三十二小时了，更准确的时间，就要看尸检后的结果了。”

谢小五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现在是八点二十分。边杉杉的死亡时间大概在六月二十二日零点左右到上午四点之间。

“死亡了有三十个小时了啊？可这尸体看上去保存得挺好的。”神棍惊讶地说道。

谢小五突然想起了王雪丽的死亡现场，说道：“王雪丽死的时候，尸体就是被特意保持在了一种形态上，w 似乎对这一点十分的执着。”

“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claire 摇了摇头：“或许 w 和她们之间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联系吧。”

“我觉得 w 就是单纯的心理变态！”张天愤怒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神棍被吓了一跳，转过身埋怨道：“张天，你回来能先打声招呼吗？怎么？周阿姨送回去了？”

“阿姨家离这不远，我把她的账本也带回来了。”张天指着手里证物袋中装着的一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说道。

“很好，张天，把证物交给神棍吧。”谢小五肯定地拍了拍张天的肩膀，说道：“我们赶紧安排一下，把尸体送回警局吧。这样 claire 可以尽快开始尸检。”

“对了小五。”claire 用手理了理耳边的碎发提议道：“这次尸检你能不能派个助手给我。我们科的小王碰巧家里有急事，今天不在。”

“这样……张天，不然你去帮帮 claire 吧？对你也是个挺好的经历。”

“头儿，我还没跟过法医的工作，怕给 claire 添乱。”张天小声地建议道：“不然你和我一起去？”

“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待会回去的路上我会和你大致说下工作内容，你不用担心。”

张天显然放松许多。

谢小五环顾四周，他发现边杉杉的屋子里有一件不和谐的事物……

第四十六章　四命凶宅（下）

张天转身出了卧室，去安排警员帮助搬运边杉杉的遗体。

谢小五从衣柜里拿起了一个精致的钱包仔细观察，他说道：“这个香奈儿钱包，看样子应该是最近买的，五金上面还贴着薄膜。”

“这包是假的。”claire 边说边抚摸自己玫瑰色的茶花耳钉。

神棍一脸狐疑地问道：“claire，你连仔细看看都没有，就这么肯定了？”

“因为外包装的差别还挺大的，你们看这装钱包的盒子，上面的 logo 太大了。如果你给我看一下钱包，我应该能更准确地分辨真伪。”

“这么厉害。”说着谢小五递出了手中的钱包。

claire 先看了一下外部，这是一个黑色鱼子酱皮，金色五金的牛皮钱包。钱包里面是酒红的内衬，在卡夹部分夹着一张黑底白色字的香奈儿保卡，一张银行卡和一张身份证。她没有去看保卡而是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钱包内侧的缝线。

“我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高仿钱包，因为缝线的颜色不一样，如果是正品的包，内部的缝线应该会完全贴合内衬的颜色。”说完 claire 将钱包递给了神棍。

这时张天和几位警员进入了卧室，开始仔细地搬运边杉杉的遗体。

“对了神棍。”谢小五突然想到了什么：“我进来时，这个风扇是开着的。”

神棍点了点头，从包里掏出了一把毛刷，在其上面沾上了少量粉末，然后在光滑的电风扇插头上来回轻扫。经过几分钟的操作，他看见风扇的插头上显现了一些痕迹，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节指纹胶布，将它贴在显现指纹的地方，再揭下胶带，将胶带贴在一张黑色的衬底上，如此反复操作。

“提取到了几枚指纹痕迹，其中一枚左手中指指纹上面还提取到少量油脂。”说完神棍小心翼翼地将标记放回证物箱。

谢小五点点头，说道：“对了，我也碰过风扇插头和电脑键盘，可别混淆了。”

“都交给我，你放心。”神棍对着谢小五摆摆手，继续自己的工作。

谢小五看着空空如也的衣柜，里面只剩下四个包包。其余的衣服被叠好整齐的放在床上。他随意地拿起一件红色吊带高开叉长裙。

一边的神棍小声嘀咕道：“边杉杉这小姑娘这么喜欢 zara 啊，这几件衣服都是今年夏季的新款。”

“这些衣服都是一个牌子的？”谢小五问道。

“可不是，还都是最新款的。”神棍一边进行着手头的工作，一边回答道。

“衣服是同一个牌子，而且还都是同一个季节的。”谢小五心怀着疑虑进入了对门的主卧——边杉杉母亲阮若的房间。这里既没有梳妆台也没有座椅，主卧的正中间放着一个床垫，床

垫的一侧放着一个黑色金属的简易衣服架，上面挂着阮若的衣服和裤子。下面摆着两个灰色的收纳箱，里面都是阮若的一些换季衣物。

收纳箱里有一个黑色的腰包，打开腰包，最上面放着一部白色的联想手机，下面则是一堆水电费的催缴单据。

这和边杉杉的房间完全是两个世界，别说奢侈品了，这里连最基本生活用品看着都像是二手淘来的。

“小五，你在自言自语啥？”次卧传来了神棍的声音。

谢小五返回次卧回答道：“边杉杉的其他衣服都不在家里。”

“可能都放在学校里了，她不是大学生吗？大学生现在都寄宿在校。”

“等阮若醒了问一下就知道了。”

“小五，这边有边杉杉的生前照片。”claire 站在网格相框前指着其中一张说道。

谢小五走近一看，照片里年轻的阮若抱着年幼的边杉杉，背景是一个公园凉亭。照片里的边杉杉梳着一个冲天小辫，额头用口红点着一个小红点，她有着一双棕色的眼睛，像极了美丽的虎眼石，眼睛里带着猫科动物般的气息。年幼的边杉杉穿着粉色的小棉袄，在妈妈阮若怀里笑得天真灿烂。

剩下三张分别是边杉杉的小学，初中，高中的班级毕业照，此时的边杉杉都站在不起眼的位置，但因为她长相出众，所以一眼就可以在众多学生中找到她。

网格相框上多出一个粉色燕尾夹，夹着照片破损的一角。谢小五推测取下照片的人很匆忙，连夹子都没来得及打开，就匆匆地将照片撕下了。

谢小五开始四处寻找照片，他就近进入了厕所，这是一个带淋浴的厕所，在马桶一侧放着一桶水，水里漂浮了几片绿色的叶子，这个细节让他想到自己节俭的奶奶。

马桶的另一侧放着膝盖高的垃圾桶，谢小五忍住恶心在里面翻找，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物件。

他环顾厕所，洗手池上放着一些女性化妆用品，上面摆着一支金边黑色底的 tom ford 的口红小样，还有 dior 的粉底小样。

在洗手池的左侧墙上镶着一个不锈钢的架子，上面摆着两个刷牙杯子，厕所的瓷砖上满是女生的长头发，谢小五觉得这里有些脏乱，一点没有自己想象中女性住处干净明亮的感觉。

淋浴间的玻璃上满是水渍，谢小五推开玻璃门发现，淋浴间里意外的干净，空气中甚至散发着一股清洗剂的味道。

“神棍，你忙吗？能不能过来看一下淋浴间，好像有人特意地隐去了这里的痕迹。”

“来了，来了。”神棍从次卧过来，顺手将厕所的门关上。他蹲下观察瓷砖之间的缝隙，从随身携带的刑侦箱里拿出一个鲁米诺喷雾。

“小五，你帮我把灯按灭。”神棍说完用喷雾将整个淋浴间的瓷砖喷了一遍。

谢小五按灭了灯，厕所里一片漆黑，没有出现蓝白色的荧光。

谢小五将灯打开说道：“不一定是血，嫌疑犯可能掩藏了其他线索。”

神棍思索了一会回应道：“你放心地交给我，我一会连下水管道都给它拆下来，一起带回实验室，一定不漏掉任何细节。”

谢小五点了点头，走出厕所，去往与次卧相连的厨房。

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张报纸，谢小五揭开报纸一看，下面是盘剩菜，拐角处放着一些酒瓶和蛋糕的包装盒————依旧没找到那张被撕下的照片。

这时一名年轻警员从客厅来到厨房。

“头儿，我在沙发上发现了一部手机。”说着他递给谢小五一个证物袋，里面是部华为手机。

手机虽然锁屏了，但是却仍不停闪烁提示有新的消息:

李爽：“你俩真恶心!”

周淑佳：“对呀！真让人作呕，边杉杉你不是挺勇敢的吗？你倒是说话呀！@边杉杉”

谢小五看着手机上的群组名字：中商大学金融系大二三班

第四十六章 一样生，百样死。

六月二十四号，周五，早上六点三十分。

张天焦急地站在警局门口等待谢小五，今天是他第一次参与协助法医尸检，不免有一些紧张。

谢小五从停车场快步朝警局走了过来，张天赶忙迎了上去。

“头儿，早啊。昨晚睡得怎么样？”

“早，别客套了，你看我这黑眼圈像是睡得好吗？”谢小五一边说着一边和张天往局里走。

“对了，头儿，为什么我们这么早过来？尸检不是六点多开始啊？”

“早点来给尸体破冰。”

“破冰？什么是破冰？”

谢小五边走边解释道：“就是提前把冷冻柜里的尸体拿出来解冻。”

张天知道谢小五肯定是又一夜没睡，今天还这么早过来指导他，不由得心头一热，说道：“头儿！早饭我请你吧！”

“可以啊，晚点给我带杯豆浆，加两肉包。现在我们先去取点东西。”

二人穿过走廊，来到鉴证科先取了一部单反相机，然后他们乘电梯抵达位于负一层的法医室。

谢小五将法医室的门打开，顿时一股寒意涌了出来，两人都不禁拽了拽自己的衣领。

法医室的一面墙上全是大小一致的金属冷冻柜，每一个柜门上都贴着编号。正对的另一面上则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文件夹，谢小五将相机放在了门附近的桌子上，指着墙上的文件夹介绍道：“张天，这些文件夹记录着每具遗体的冷冰柜编号和一些基本信息，你看之前记得先带上手套。”

张天点了点头，带上一次性手套，找到边杉杉案件的文件档案，按编号找出了边杉杉所在的冷冻柜。他打开冷冻柜，尸体被包裹在透明的塑料裹尸袋里，塑料薄膜上面结了一层白色的薄霜，冰霜的遮盖下张天看不清边杉杉的面容。

张天扶着边杉杉的肩膀，另一边谢小五握住脚踝，两人合力将尸体转移到了解剖台上，张天在握住边杉杉的那一刻，只觉得自己握住的是一块寒冰，有股彻骨的寒意从指尖传遍身体，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尸体被放好以后，张天的手套却黏在了裹尸袋上面，他小心地拉扯了好一会才把手套从裹尸袋上拿掉。

“你一会只是在一旁协助拍照，尸体整体得从上下左右四个角度拍照，其他部分各拍一张，需要特写的部分 claire 会告诉你。不懂的东西要多问，你先把相机调整好，通知 claire 就可以。”

“头儿，一般尸检需要多久？”

谢小五摸了一下耳朵略加思考说：“等破冰以后，尸检一般会持续两到三小时。”

“那头儿，破冰要等多久？”

“你现在就发短信给 claire，说你已经将尸体拿出来破冰了，她会通知你的。”

“好。放心交给我。”

“嗯，我先去忙别的了。”说着谢小五就离开了法医室。

张天按谢小五的吩咐调整好相机，通知 claire 后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案件资料。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他收到了 claire 的短信——

“张天，我这一切就绪了，快下来法医室。”

张天还是有些紧张，他揣揣不安地进了电梯，小跑到了法医室门口。

推开法医室的门，claire 已经在里面了，她回过头看着张天，带着一丝笑意问道：“张天你第一次要在法医室待这么久，怕不怕？”

张天其实有点怕，但为了保住男生的形象死撑着说道：“当然不怕了。”

“时间差不多了，你先把袋子撕开，我去换一下防护服。”说完 claire 进入了一边的更衣间。

等 claire 再出现时，张天才知道所谓的防护服就是一次性的手术衣。

claire 穿着防护服其实并不难看，张天看来 claire 像是穿了一件天蓝色长袖束腰的过膝长裙。不光如此，claire 还戴了一个半折叠手术帽，一个蓝色口罩，仅仅露出眼睛，但是她的眼睛太迷人了，像极了蓝霜狐的双眸，眼眸中散发着出高贵优雅的气质。张天看见了不由得脸一红，心跳加快。

“我准备好了。”说着 claire 在手上套上了三副医用手套。

“你是不是太夸张了，三层手套？”张天露出吃惊的神情。

“最低限度地保护自己。上次我给一个富商尸检，等尸检完了才发现对方有艾滋病，小心驶得万年船。”claire 活动着手指继续说道：“你现在给边杉杉拍全身像，正反面各一张。我会把边杉杉的衣服脱下来，你要把衣服单独作为证物再拍照。”

张天点点头，开始拍照。

claire 将边杉杉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下。

在惨白的灯光下，边杉杉的身体泛着异样的白光，它脖子上还系着那根上吊的麻绳。但如果不去看脖子，会以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只是睡着了，她长长的睫毛，乌黑的长发，宛如东方版的睡美人。

claire 先用手去摸边杉杉的肋骨，然后是四肢，她在确保边杉杉除脖子以外的地方没有骨折。

之后她熟练地翻开边杉杉的眼皮，张天看见边杉杉被翻开的眼皮里面有几个红色的出血点。

“睑结膜出现明显的出血点，这是自缢的表现之一。”claire 边说边拿起手旁的录音笔录音。

记录完，claire 避开绳结，用剪刀将边杉杉脖子上的麻绳剪断，再用准备好的细绳将麻绳缠绕在一起，她尽量让麻绳保持它原有的样子。

“锁沟处有皮下出血，很可能是死前伤痕。”claire 边说边拿出一把尺子放在边杉杉脖子上，让张天拍照片特写。

然后 claire 检查体表痕迹，在胳膊处发现一处紫色淤青。

“体表左胳膊处发现一处淤青。”

之后 claire 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边杉杉的每一寸皮肤，以确保边杉杉身上没有其它伤痕或者针孔。看到指甲时，claire 兴奋地说道：“指甲甲游离体和甲体间有角蛋白丝和均质状物体！张天，指甲这要仔细拍照，给特写。”

张天一脸茫然。

claire 解释说：“就是说在边杉杉指甲里发现了 dna。” 张天听后急忙拍照。

等张天拍完照片，claire 将边杉杉带有 dna 的中指指甲用指甲刀剪掉，放在玻璃容器中，贴好编号，作以化验。

“我现在要开始了，你去我对面拍照，角度会好一点。”说着 claire 从工作台上拿出一把手术刀。

张天知道这种手术刀有一个别名：柳叶刀。柳叶刀分别是由刀柄和刀刃组成，刀刃的形状与薄度酷似柳叶所以由此得名，刀的刀刃很小，他目测没有超过五厘米。

当 claire 手中握住柳叶刀，张天丝毫不觉得这是一把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但是事情并非如此，claire 只是轻轻地顺着边杉杉的锁骨横向划了道，边杉杉身上就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创口。在横向刀痕的基础上，claire 又竖向从胸骨划一道到腹部，使得整体刀痕呈 t 字形。

令张天奇怪的是尸体竟然没有一滴血液流出，原来如此小的刀只要轻轻一划就能对人体产生巨大的伤害，甚至不需要许多力气，张天此刻才意识到人是如此脆弱。

“claire，为什么没有血流出来？”张天放下相机，提出疑问。

“简单点说就是血液凝固了，不能流动。”

“嗯，谢谢，知道了。”张天想起幼年时在农贸市场看见杀鸡的场景，屠夫会将鸡的脚捆绑起来，再将鸡头压在翅膀之间，一只手固定翅膀和头，另一只手去拔鸡脖子上的毛直到鸡脖子露出白色的肉。屠夫再拿菜刀轻轻地在白肉的地方一划，此刻鸡还没死，它脖子在流血的

时，它的翅膀还在奋力挣扎。

等张天回过神时，他看见 claire 用手将边杉杉的皮肉掰开剥离，然后她镇定自若地拿出尺子测量，汇报道：“脂肪厚度大约是 7 毫米。”

令张天惊奇的是，他居然看见边杉杉皮肉之间的脂肪是褐色的，在此之前张天一直以为脂肪只有白色。

claire 她丝毫没有停顿，拿出了准备好的电锯将肋骨左右锯断，然后将整个肋骨的上半部分拿出来，露出里面的五脏六腑。

她将带有肉的肋骨放置在一边，然后将心，肝，肺，肠，胃等器官一一拿出放入一个金属盆中，分别冲洗，称重，再用手术刀切下一块，将切下的部分做好切片，放入瓶子中，做好编号。

比较特别的是 claire 在摘除心脏的时候，心脏周围的血管流出了少量血液，此时 claire 用准备好的针管提取了少量血液作为血液样本。多余的血液，claire 则是拿出一个金属勺将其舀掉，防止血液干扰其它判断。

随后 claire 再将各个器官从金属盆中拿出放回体内。

她在放回结肠的时候，检查了一边又一边，就算张天不懂医学，他也发现了问题：结肠有几处变成了黑色。还有一点则更是神奇——结肠里竟然没有一点点粪便。

张天还发现边杉杉有几处血管有点收缩，颜色比较暗沉，接近于褐色，claire 也将这些部分取样准备化验。

claire 又将胃拿出，仔细地检查了三四次才将其放回到体内，最后她拿起肋骨，将它放回原来的位置。

张天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尸检已经完毕。

一边的 claire 却丝毫没有放松，她再次拿出之前的柳叶刀，将边杉杉头顶的皮肤切开，再把头皮上下揭开，露出里面的白色头骨。然后她用电锯围着头骨转了一圈将其锯开，打开头骨取出里面的脑花，取样承重。

张天看见电锯带起一些细碎的肉沫喷散在空中，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突然他闻到一股强烈的芳香气味，他狐疑地看向 claire，问道：“怎么会有甜味。”

claire 刚才紧张的神情一扫而光，她回答道：“等尸检报告出来了才能确定，不过我初步推测，如果边杉杉没有糖尿病的话，她体内应该有安眠药的成分。”

终于尸检完了，张天走出尸检室，他第一次觉得人如此脆弱，昨天边杉杉可能还像自己一样走路，呼吸，而如今她却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

另外一边，谢小五正开车赶往医院，他刚刚得知边杉杉的母亲阮若已经苏醒。

第四十八章 扭曲的爱 （上）

谢小五的手机连接着车载蓝牙，多年来他养成了习惯，独自开车赶路时打电话和同事交流案情信息。

车的音响中传出张天的声音：“头儿，我那边忙完了。”

“尸检结果怎么样？”

“还在等结果，不过有两点挺特别的，第一个点是边杉杉肠子里一点粪便也没有…”

“听说玛丽莲梦露死的时候，尸检报告里肠子中也没有一点粪便。claire 没跟你说，边杉杉死前应该被人灌肠了。”

“灌肠？”张天不由得脸一红。

“是指通过肛门引液体灌洗直肠的操作，不要往歪了想，治疗便秘就会用这方法。不过我在现场没有发现灌肠工具…”

“不知道 w 这样做有什么企图。头儿，另一个发现是边杉杉体内好像有眠药。”

“我记得在边杉杉妈妈的卧室里发现一瓶安眠药。"谢小五吩咐道：“张天，你一会儿去找一下神棍，让他重点测验一下那瓶安眠药上的指纹，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好，我马上去，完事了我去找你吗？”

“忘记和你说了，边杉杉妈妈阮若已经醒了，我现在就在赶往医院的路上。你下午的工作另有安排，你和组里小王一起审问一下边杉杉的爸爸边源。”

“好。”

谢小五提醒道：“记得重点询问一下阮若和边源借钱的细节，确定一下边源在边杉杉的死亡时间里都在哪里。边杉杉私下应该和父亲有联系，看他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

“嗯，知道了。头儿，结束以后我给你打电话汇报结果。”

“好。”谢小五挂断电话，他已经来到了市中山医院的地下停车场。

周五的医院非常忙碌，谢小五挤到信息台边寻问阮若病房的位置后，便马不停蹄地朝病房走去。他看到电梯前长长的等待队伍，便索性从楼梯间向上走，一口气来到了七楼。

等谢小五到达病房时，他已经是满头大汗，病房门口守着两名身穿警服的警察。

年纪比较轻的警察说道：“谢警督你来了，阮若血液中酒精浓度曾高达 0.39，再加上她服用了少量安眠药，她的昏迷程度已经到达全身麻醉的级别了。如果不是你及时发现，医生说阮若很可能呼吸骤停造成死亡。”

“你们辛苦了，那她现在怎么样？”

“经过洗胃和休息，她已经好了，再修养几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年长的警察回答道，他停顿了一下，略有为难地说道：“我们暂时没和她说边杉杉死亡的事情。”

谢小五苦笑了一下，接下了这个苦差事，说道：“没关系，我来说吧。有人来看过她吗？”

“暂时没有。”

“好，暂时让医生和护士先回避一下，我有些事情要单独问她。”

“好。”

谢小五推门进入病房，这是一间单人病房，阮若正背靠着枕头，半躺在病床上。她左手打着点滴，一脸漠然地看着不远处的电视，她眼里有一层灰色的阴霾掩盖了眼睛里原有的光彩，谢小五想如果她打扮一下，应该是许多人眼中的冰山美人。这不由得让谢小五想起边杉杉，她长相应该更偏向于妩媚，看来她长得更像是爸爸。

“我不会再自杀了，可以让我出院回家吗？”阮若头也没抬，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道。

“暂时还不行，医生建议你还是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谢小五来到病床前，短暂犹豫了一下，然后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说道：“阮若女士，我是谢小五，奉天市湖东区警察局的警督。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

“边杉杉…她死了。”

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将谢小五和阮若的影子拖得很长，病房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阮若缓慢地将自己的头埋进被子里，全身不断地颤抖，她的眼泪很快便浸湿了被子。

“都怨我！我没有好好照顾她。”她嘴里喃喃地说道。

“请节哀顺变。”

阮若只是默默流泪，谢小五知道丧女之痛如钝刀砍心，他更知道阮若现在不需要安慰，她需要发泄心中的悲哀。这样持续了一会，阮若才停止哭泣，带着颤音请求道：“我想见见我女儿。”

谢小五十分可怜阮若丧女，他极力地用温和的语调安慰道：“等你病情稳定了，就可以来警

局...我们会安排你见她。”

“她是怎么死的？”

“上吊造成的死亡，就在你们的家里。”

“哦...”阮若小声地回答道，声音里带着哭腔，泪水不住地往下流。

谢小五觉得阮若的反应有点不正常，她没有继续追问死亡的细节，反而异常冷静地不再说话。谢小五看向阮若的眼睛，她却有意地避开谢小五的视线。

“请把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发生的事情详细地说一下。”谢小五问道。

“六月二十一号因为生意不好，我就早早收了摊，大概八点左右我就到家了，当时杉杉就已经回家了，我喝了点小酒就睡觉了，脑袋昏昏地什么都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那你喝酒之前的事情呢？例如家里有没有客人。”

“家里只有我们娘俩。喝酒之前我们吵了一架，她那天本应该在学校，结果她却回了家。我让她回去上学，她不肯，我就骂了她几句。”

“她有没有说什么原因不想回学校？”

阮若深吸了一口气，用很坚决的语气回答道：“具体的记不清楚了。”

“不清楚？”

阮若低着头再度犹豫，舔了舔因为生病而发白的嘴唇，还是没有开口。

“边杉杉死亡时，屋子里只有你们俩人，我希望你能详细和我们交代情况。”谢小五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请问你是怀疑我吗？”

谢小五摆摆手，说道：“一旦发现矛盾，无论大小我们都要调查得一清二楚，这是我们办案的基本要求，你要明白这一点。”

“是吗？但是我是不会伤害我女儿的。”阮若突然瞪圆了双眼，挖苦地说道。她停顿了一会，叹了口气说回了当晚的事情：“她说她和同学发生点矛盾，希望我和老师去说一下，给她换寝室。”

“她和谁起了矛盾？”

“她没说。”

“具体因为什么事情？”

阮若脸色流露出一丝慌张的神情，但很快她又镇定了下来，回答道：“现在服装生意不好做，我一看她在家不回学校就吼了她几句，当时我太生气了，她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希望她自己去解决，最好忍忍反正还有一年她就要去实习了。她不听，又吵又闹的，我就告诉她一个巴掌拍不响，其他人怎么就好好的...”

阮若耳边仿佛还回荡着边杉杉当时的怒吼：“你当初为什么要生我，你生我就要好好养我。”

谢小五觉得这对母女平时一定是靠吵架沟通，而且都是沟通无果，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问道：“你到家的时候边杉杉在做什么？”

“她就坐在电脑前玩电脑。”

“就这些吗？”

“就这些。”

谢小五想到了刚才张天提到的尸检结果，于是问道：“你家里的安眠药怎么来的？”

阮若抿了抿干涸的嘴唇说道：“我有抑郁症，严重的时候不能睡觉，医生就给我开了点安眠药，这有什么问题吗？”

谢小五不愿透露案件细节，他回答道：“并没有，我只是希望你事无巨细地告诉我们当天发生的事情。”

第四十九章 扭曲的爱 （中）

警局的审讯室外站着一个男人，他大约一米八的个头，穿着一身灰色西装，气质儒雅，虽然年近中年却依旧俊朗挺拔。

“警官，我是边源，过来协助调查。”他说着，露出了一个服务业从业者的标准笑容。

“你好，我是奉天市湖东区三级警督张天，这是我的同事王博。”张天说着，用钥匙打开了审讯室的大门，他指着靠里侧的一人座位对边源说道：“请坐。”

边源好似见过了大场面，不慌不忙地走到对面坐了下来。

他翘起了二郎腿，不等张天和王博发问，就先发制人地质问道：“我虽然是边杉杉父亲，但是，我和阮若很久之前就离婚了，这案件跟我有什么关系？”

“姓名？”张天没有理睬边源的蛮横，平静地说道。

“什么？”

“我们在问你的姓名，边源同志，这是警局审讯记录的流程，请您配合。”说着张天示意王博开始记录。

“切...”边源显得很不情愿，说道：“边源，多边形的边，源头的源。”

“年龄？”

“四十一岁。”

“你和受害人边杉杉的关系？”

“我不已经说过了吗？”

“这是我们的流程，请您配合。”

“边杉杉的生父。”

“好，你在二十二号凌晨到早上四点这段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张天问道。

“警察同志，你什么意思？你这是在怀疑我？”

“父亲因为抚养费与前妻，女儿发生争执，因为钱财...”

“杀害自己女儿？你们真是能幻想，我才不会因为这点小钱杀人。”说着边源握紧了拳头，猛敲了一下桌子。

“请您冷静，作为警方，我们不能轻易排除任何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你提供不在场证明，所以你在哪里？”

“在家，我整晚都和我老婆一起。”边源忍不住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除了你老婆，还有别人可以作证吗？”

“我一整晚都没出门，你们大可以去调阅我家小区的监控录像，看看能发现什么。”

“我们会调查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你和边杉杉的，你和阮若离婚后，还有私下和边杉杉联系吗。”张天问道。

边源欲言又止，他思考了一会儿，说道：“几乎没有。”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间？”

“我和杉杉大概有十年了没联系了，最后一次联系？我怎么可能记得。”

“可是阮若说你和边杉杉偶尔还有联系，你怎么想？”张天咄咄逼人地问道。

“阮若有精神病，真的，她讲的东西没一点能信的，你们千万别听她鬼扯。”

张天也不回答，他显然在等待边源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也想当一个称职的父亲，我一直想去关心杉杉。”

“我和阮若没离婚之前，有一次我和女同事在旅店里开会，阮若提着菜刀就杀进了旅店，吓得我都从窗户跳了出去，二楼啊，警官，我这腿现在还有点不利索。”

“这个与案情有什么关系？”张天板着脸问道。

“警官，我严重怀疑是阮若杀害了杉杉。刚离婚的时候，阮若就天天闹自杀，以为用这种方式能骗我回去。时间久了，我就不再理她了，谁知道阮若为了让我回去，竟然带着杉杉闹自杀！还好杉杉聪明，偷偷地给我发短消息，我带警察冲进去的时候，阮若正站在凳子上往房梁上钉钉子...”

“钉钉子干什么？”

“为了上吊啊！就是因为阮若这样，我才无奈和女儿断绝来往。我希望这样能让阮若断了复婚的念头，她才不会再伤害杉杉。”

正在记录的王博听完以后翻了一个白眼。

“据我们所知你和阮若婚后关系并不好，你的证词我们会进一步验证。”张天冷冷地说道。

“都是真的！陈警官！”

“是张警官。”

“啊对，张警官！”边源扯着嗓子说道：“你们可以去查你们局的出警记录，肯定有记录！张警官你年纪轻轻，不懂婚姻里这些个糟心事，阮若将她对我的恨都灌输给杉杉，她告诉杉杉，我不是人，不配做他爸爸。”

“好，谢谢你提供的信息。”张天没有接边源的话茬，继续问道：“你能说说阮若为什么和你借钱吗？”

“都是老生常谈的那些说辞，生意不如意，没钱交房租水电。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张警官，我又不是提款机，再说了，我有新的家庭，我要对我现在的老婆负责，所以我就都没借给她。”

张天点点头，想着谢小五嘱咐的问题都问完了，他示意王博将审讯记录递给边源。

“请核对内容，如果无误请在最底下签字。”

边源仿佛是想早点逃离是非之地，他看也不看审讯记录上的内容就签了字，然后招呼也不打地离开了审讯室。

张天走出审讯室，他拿出手机拨通了谢小五的手机。

第四十九章 扭曲的爱 （下）

病房里，妩媚的阳光照射进来，虽然阮若正对着谢小五，逆光之下他看不清楚她说话的表情。

阮若用带着哭腔的音调说道：“我把我知道的内容都告诉你了，你不要再逼问我了。”

谢小五说道：“阮若女士，你的丧女之痛我能理解，但是我要重申一次，边杉杉是“被”自杀的。”

“什么意思...被人操控自杀？”

“是啊。”谢小五回答，“操纵他人自杀，加害者将依旧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理，所以请你配合调查，我们警方希望能将凶手缉拿归案。”

“我并没有什么要说的了。”阮若虽然说话的声音很小，但是字句清晰。

谢小五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没想到阮若是这样的反应，于是他问道：“既然如此，那么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吧，我发现边杉杉橱柜里的衣服都是新的夏季衣服，她难道一件旧的衣服都没有吗？”

听到这个问题，阮若几次欲要开口却又停住，最后她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家里能提供给她的实在是有限，她大学寝室里的同学家境不错，巨大的差距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旧衣服都被她扔了。”

谢小五点点头，他想到阮若腰包里的一沓催费单据，继续问道：“但是以你现在的收入应该很难维持她的花销吧？”

阮若舔了舔嘴唇，回答道：“她有一个男友，杉杉她从来没向我多要过一分钱。”

谢小五知道她的意思，边杉杉的一部分生活开销由男友支付，他问道：“你见过她的男友吗？”

“没见过，杉杉卧室里有一张三人合照，我猜测照片里的男生应该是杉杉的男友。”阮若眉眼低垂着，说道：“说到底还是我这个当妈的没用，赚不了几个钱，还让孩子受苦。”

“她的男友叫什么？是做什么工作的？”

“听说是她同班同学，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谢小五暗自松了口气，如果这个男友是边杉杉的同班同学，那么只要警方稍作调查，就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你说的照片是丢失的这张照片吗？”说着谢小五掏出手机找出边杉杉卧室里的照片墙展示给阮若。

“就是丢的这张照片。谁把这照片取走了？”

“我们目前想不清楚，你提到照片上还有另一个女生，那个女生是谁？你知道吗？”

“那个女生我认识，是杉杉的好友，名字叫霍诗妍。”

“霍诗妍？”谢小五吃了一惊，难道是刘美娟正在调查的那个失踪女孩？如果是的话，没想到边杉杉和霍诗妍竟然还有这种联系。谢小五决定过会就找刘美娟确认霍诗妍的学校专业信息。

谢小五又问了几个问题，就离开了病房。对阮若的审问实在是说不上有所收获。

他告别了两位同事，来到医院一楼的大厅，从自动贩卖机器买了一瓶红牛，急躁地喝了一大口，思考着边杉杉案件中杂乱信息。他试图将边杉杉与上个案件的受害人王雪丽联系起来，此刻手机铃声响起。

谢小五接起手机，只听里面传来张天的声音：“头儿，我这边已经审讯完了，这个叫边源的男人真难缠，态度也非常恶劣。”

“怎么样？有问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有，有件事情你一定觉得很重要。据边源所说，在边杉杉年幼的时候，阮若曾试图带着她一起上吊自杀。他认为这一次，经济困难的阮若又试图带着女儿自杀，以逃避生活带来的压力。”

谢小五默默听着张天的话，他这才知道阮若遮遮掩掩的原因，有这样的前科，她害怕被警方当作杀害边杉杉的凶手。他思索了一会说道：“好，我知道，你记得派人密切监视边源，防止上次王剑家的惨案再次重演。”

“好，我立即就去办。”

安排了一些调查的事宜后，谢小五匆匆挂断电话，迅速地赶回病房。

谢小五心中不免对阮若的怀疑又多了几分，她那种遮遮掩掩的态度的确让人生疑。但是，他又很难相信一个母亲竟然企图两次带着女儿自杀。

第五十一章　密阳

被茂密树荫遮盖不见天日的地方，人们称之为密阳。

阮若站在病房的窗户前，她看着楼下空旷的草地，有那么一刻，她想纵身一跳，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清楚地记得边杉杉最后的话：“我恨这个充满油烟的家，我厌倦了天天看见卧室里的霉菌，我恨极了你，我为什么不出生在有钱的家庭？你不能给我好的生活，就不要生下我！”

想到此处，她的眼眶不由得湿了，因为难过，也因为委屈。

阮若只记得在那之后她们母女便各自回到了卧室，当时她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只能无奈地拿起一把药，胡乱地放进嘴里，兑着酒喝下。很快她便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这也是一直以来她逃避现实的方式。她其实知道自己这样的情绪，这样的行为，会给女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影响会导致女儿的死。

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她需要转移注意力，于是她拿起了手机，漫无目的地翻阅了起来。

梆，梆，梆，病房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一个宏亮的声音问道：“阮若女士，我能再进来吗？”

阮若知道门外的是谁，她急忙擦干了泪水，说道：“你进来吧。”

病房的门被打开，一个高大的男人走病房，他大约三十多岁，面容俊朗但有些憔悴。

阮若躲避着男人的目光，他正是去而复返的谢小五。

“阮若女士，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谢小五问道。

“我能说的我都说了，你还想让我交代什么？”阮若面露胆怯，声音颤抖。

“我刚收到局里的审讯结果，你的前夫边源指控你杀害了边杉杉。”谢小五不带丝毫感情地叙述道。

阮若脸色铁青，不发一言。她呆愣了一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挤出了僵硬的微笑，说道：“哦，他为什么这么说？我真不.....”

“他指控你曾企图带着边杉杉自杀。”

“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

谢小五看得出阮若此刻十分的窘迫和难堪，她颤抖着喉咙，总算是发出了些微弱的声音：“嗯，是，那个……”

谢小五不再说话，静观对方的反应。

“警官，你不知道，一个单亲妈妈带孩子有多艰难，那时候杉杉还小，根本没有办法一个人在家，老板也不会雇佣带着孩子来上班的女性。最难的时候，我只能带着杉杉去街头捡垃圾为生。”

“我明白，但你也不能擅自决定女儿的生死，法律并不允许这样的行为。”

阮若却摇摇头，继续说道：“边源他没有资格指责我，我好歹负起了责任了，而他呢？他不光不负责，甚至连一点点忙都不愿意帮我们母女俩。”

“可是....”谢小五刚想再发问，阮若的情绪却开始变得强烈，她提高了语气继续说道：“我当时带着杉杉去找边源要赡养费，你知道那个畜生他说什么吗？他指着杉杉的鼻子，说他没有女儿，让我们母女俩不要打扰他的新生活！”

阮若像是被气得喘不上气，原本发白的脸硬是涨红了。

“你稳定一下情绪。”谢小五安抚道。

阮若并没有理会谢小五，而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你们审问他了是吧？我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一定会说，有一次我拿着菜刀冲进他开会的地方。”

“那是怎么回事？”

“他那是开会吗？有人会和自己的女同事在宾馆房间里开会吗？我是去抓奸的！等我进去的时候，那只狐狸精还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我拿着刀逼问边源，吓得他从窗户跳了出去！等我回过头时，那个狐狸精也跑了，最后还是我给这对狗男女垫付的开房钱！”

阮若越说越激动，开始崩溃大哭起来。

“后来……他跪着求我原谅他，他说他也是有苦衷的，他家五代单传，不能在他这辈断了香火，他为了再要一个孩子才想到出轨，如果不想让他再出去搞女人，我们就先假离婚，等二胎有了，我们再再婚……”

“结果他骗了你。”

阮若点点头，表示谢小五说中了。

“离婚以后，他不光不给赡养费，还将我们唯一的房产霸占到了自己名下，我去家里找他，他就打我.....我那时真的没有生路了，才会想到带女儿一起死。”

阮若情绪激动，语句上不免逻辑有些混乱，谢小五努力在脑子里整理着她说的话，问道：“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冒昧，但根据在你家发现的大量催费单据，你此刻和当时一样，生活都十分拮据。”

“你这是什么意思？”阮若用力地摇头：“现在和当时完全不一样，现在杉杉长大了，她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如果我想死，我也不会再带上她。”

俩人陷入了一阵沉默。

谢小五觉得确实无法再问出了更多信息了，首先说道：“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久，以后可能还要在来询问一些事情。我们不会让边杉杉死得不明不白的。”

阮若点了点头，将谢小五送到病房外，她突然问道：“谢警官，请问警方是不是怀疑我是凶手？”

“并不是，这只是我们正常的流程，收集案件的相关信息。”谢小五回答道，他告别了阮若，就离开了医院。

路上，谢小五反复回想着和阮若的对话。一方面，阮若在离婚后没有抛弃女儿，而是选择独自抚养长大，其中的艰难常人难以想象，这足够证明她对女儿的爱。但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女儿死后，阮若表现出的态度又很怪异，相比起女儿的死，她却像是更加担心自己是否会被怀疑作凶手。

谢小五摇了摇头，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脸，他决定不再去揣测阮若的心境，毕竟人性本就是矛盾和复杂的。

“只有找到确实的证据才对案件有帮助。”他对自己说道。

第五十二章 尸约

六月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孟寇珠独自一人驾车来到了辽中路。这一带的道路都很狭小，车辆无法通行，孟寇珠便下了车，沿着街道快步行走，她不时地左顾右看，期望着在下一个拐角就能看见她的女儿——霍诗妍。

她的右手紧紧地自己的手机，她机械地反复拨打着女儿的电话，然而手机里只是不断地回应着冰冷的机器语音：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厄运仿佛笼罩这个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短短一个月内，霍诗妍的父亲霍启因病去世，在霍启头七当天，女儿霍诗妍在酒吧被同学迷奸。而现在，霍诗妍处于失踪状态。

孟寇珠拐入了一条小路，这里灯光暗淡，通往一边的停车场，再往前走是一家大型的批发农贸市场。因为已经是深夜，这附近已经没有行人，树上的乌鸦偶尔发生几声刺耳的叫声，仿佛在通报着噩耗。

此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孟寇珠欣喜若狂，她急忙摸了摸眼里的泪水，努力去看清手机屏幕上的文字。

手机显示有一条未读短信，发信人一栏赫然显示着——霍诗妍。

孟寇珠停下脚步，仔细阅读短信内容：妈，我很好，我在幸福旅店 404 号房间，你不要担心。

短信内容虽然简短，但是孟寇珠悬着的心终于稳定了下来，她再次拨通女儿的手机。手机通了，但是无人接听，她安慰自己也许女儿此刻正在听歌或者和他人说话，没有听见自己的来电。

孟寇珠突然想到了什么，她拨通了警察刘美娟的电话——这是刘美娟给她的指示，无论得到了有关霍诗妍的任何信息，都必须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刘警官，我是霍诗妍的母亲，我刚才收到了我女儿的短息，找到人了。”

“真的吗？太好了，其实我也正要给你打电话，我们刚刚侦测到霍诗妍的手机信号了，地点就在中商大学城附近。”

“她说她在幸福旅店，应该是她们大学附近的哪一个小旅店。”

“我们马上搜索附近旅店的信息，你有和她通话吗？”

“我试过打她电话了，不过她没接。”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不安的沉默，刘美娟继续说道：“好的，你也不要太担心，我们马上调派人去幸福旅店寻找霍诗妍。”

“好，谢谢你刘警官，我也马上开车过去。”

“可以，不过如果你先到了旅店，请稍等我们片刻，不要先独自行动。”

“好的，好的，一定等你们到。”说罢孟寇珠再三感谢了刘美娟，然后便快步跑回到了自己的车上，飞速赶往幸福旅店。

深夜的路上鲜有车辆，孟寇珠开着甲壳虫一路畅通无阻，很快便行驶到了大学城附近。

中商大学城邻近乡镇，由于地铁还在建设所以学生出行多有不便。

大学城周围楼盘多达十多个，因为地处偏远，基本设施又还未建设完全，所以入住率极低，

孟寇珠远远看去仅能看见稀疏的灯光。

孟寇珠根据手机导航，将车开入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其余商家都已经关门，唯独最里面一家店铺的招牌还亮着灯光，招牌上赫然写着幸福旅店。远远看去旅店的玻璃门正透出灯光形成一个梯子形，宛如夜幕中掩藏的怪兽正张着一个血盆大口等待着她的进入。

她将车停在距离旅店十几米处的停车场，步行来到旅店门前。

旅店的玻璃门上贴着简单的介绍：低价入住，高档享受，设施齐全，公寓式旅店。门是半掩着，孟寇珠心里着急，用力推开了门就走进了旅店。

旅店的前厅小到几乎可以忽略，进去后映入眼帘的便是柜台，此时里面正坐着一个身穿长裙的光头女前台，她正趴在柜台上睡觉。震天响的呼噜声让孟寇珠更加急躁，她没有叫醒女前台，而是直接进入了柜台边的楼梯间，她皱着眉拿出手机查看房门号，昏黄的灯光下，她不断地往上走直至来到 404 房间门口。

孟寇珠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就是这个房间，她轻轻地敲响了房门，无人应答。她看见木门最底下的门缝里没有一丝灯光，这使她精神紧张起来，敲门的手也加重了几分，整个走廊里都回荡着巨大的敲门声。

然而屋内依旧没有人回应。

孟寇珠又一次核对手机上的房门号，此刻她才发现一件之前她没有在意的事情，霍诗妍从来都是叫自己妈咪，而短信却用了妈这个字眼。

她接近于疯狂地跑下楼，来到了柜台前，这时她才发现，柜台里坐着的哪是什么光头女人，那分明是一个画着浓妆的男人。男人扑闪着贴着假睫毛的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孟寇珠，他用男性粗壮的声音问道：“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五十三章　恶名昭彰的幸福旅店

大约十几年前，艾萝莉父母在大学城未建成之前，看中了幸福旅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将其买下。

自从旧城区改造之后，这里环境有大幅度改善，公共设施更加完善，但是幸福旅店附近依旧徘徊着许多游民，使得这里依旧是城市最吓人的路段之一。

在很多人印象里幸福旅店臭名昭著，它声名狼藉不是没有原因，因为这里一直是死亡频繁的地点。

艾萝莉来交接旅店时，原来的老板——李先生，他不好意思地说道：“不好意思，出了点问题。”

“什么意思？”

“一...个房客死在客房里了。”李先生急躁地挠了挠本就稀疏的头发。

艾萝莉在此之前和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没什么两样，他从来没和尸体打过交道，事实上他连警察都很少打交道。就在那天，他才知道这里的确和传闻一样常与厄运相关。

李先生一边带艾萝莉巡视，一边介绍整个旅店，这里设施完好，就是十分老旧。

第一天交接就发生这种事情，艾萝莉一脸惊恐，内心实在是难以接受。

李先生却一脸漠然地指着一间间房间介绍道：“这间房间死过人，另一间也有人过世。这里常常存在自杀，药物过量和谋杀，你以后会习以为常。”

接手幸福旅店十多年，艾萝莉依旧无法将这些习以为常。

但有一点艾萝莉十分确定，旧城区一经改造，幸福旅店的估值立刻涨至七十多万，应该是二十多万的价差让李先生心理难受，他才说出了危言耸听的一席话。

虽然没有每间屋子都死过人，但是四楼最里面的 404 房间的确是与死亡相关，就像他接手的那天，404 房间死了一位心脏病突发的老人。

急促的脚步声将艾萝莉吵醒，他习惯性地伸了一个懒腰，就在他打哈气的时候，他看见从楼梯上下来一个身影，看穿着就知道一定不是附近的学生。这个人穿着一双 gucci 的平底金色凉鞋，艾萝莉想，这大概是某个抓奸的贵妇。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神情焦急的女人，她虽然有些憔悴，但依旧难掩饰姣好的面容，她有着高挑的个头，白皙的肌肤，穿着一身私人定制的窄裙套装，她的脸上除了眼角找不到半条细纹。

艾萝莉推测女人大约三十五岁。但实际上，她的年龄比这大了不止十岁。

“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艾萝莉殷勤地问道，他尽量将声音变得轻柔，毕竟一般来的客户都是些附近大学的年轻情侣，少有这种贵妇关顾生意。

“你好.....我找霍诗妍，404 房间。”女人颤抖地说道。

“霍诗妍？”艾萝莉从抽屉里拿出登记簿。404 号房间的房客的确是霍诗妍，一个人入住。他回想起入住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她身穿一件白色长袖 t 恤，上面还印着英文 off-white，下身配着一条休闲牛仔裤，背着一个大的出奇的黑色双肩背包，仿佛她要出去野营，艾萝莉甚至怀疑背包里有一口大锅。

其实当时艾萝莉就觉得奇怪，炎炎夏日一身长衣长袖，真是个怪人。他点点头，眼神又落回女人身上：“你有什么事？”

“想请你帮忙开门。”

“开门？”

“她没接电话，我是她妈妈，孟寇珠，你看这是她给我发的短信。”女人说着从深棕色的 lv keepall 手提包中拿出手机，欲要展示短信内容。

艾萝莉摆摆手，表示明白她的意思，问道:“你们母女吵架了？”

孟寇珠低下头不去看艾萝莉，她点点头。

艾萝莉想母女吵架稀疏平常，应该是自己的奇装异服吓到了这个贵妇，她看到男人穿女装却尽量保持着礼貌，这些不禁让艾萝莉动了恻隐之心。

“我知道她可能出去了，但是我实在是有点担心，而且时间太晚了，我实在……”

艾萝莉没有回答，他看了看时间，的确时间已经很晚了。身为老板的母亲要明天早上才会来旅店换班。他总不能把备用钥匙直接给孟寇珠，使用备用钥匙一定要经过房客的允许。

但是他着实又有点担心，因为这家公寓式旅店实在是存在一点坏的历史。而这家店的幕后老板——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在乎。艾萝莉心想：不，自从我家接管，我们都是尽职尽责，就算有点小问题，也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

艾萝莉看着孟寇珠一脸心神不宁的表情，他更确定了自己不能袖手旁观。

“我帮你开门好了，我拿一下钥匙。”艾萝莉起身整理了一下长裙上的褶皱，低头再次打开柜台内的抽屉，拿出里面的备用钥匙。

俩人一同往四楼走去，孟寇珠显得十分焦急，艾萝莉虽然不知道其中原因，他还是紧紧的跟在她身后。

到了 404 号房门，艾萝莉先是敲了敲门喊道：“霍诗妍”，等了一会，没有人回应。艾萝莉才拿出备用钥匙插进钥匙孔，往右转了两圈，啪的一声，门开了。

一种不好的预感袭击而来，多年前他好似也有这种感觉，像是身上裹着未干发臭的衣服，那是死亡的味道，他吞咽了一下吐沫，狠狠地将门推开。

艾萝莉还没走进去，一股臭鸡蛋的味道迎面扑来——是煤气味。

“危险！”他本能地向身后的孟寇珠摆摆手，阻止她进门。

但孟寇珠猛然往里一冲，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地上的钢碗在发着微微的红光，仔细一看发光的是未烧完的煤炭。

艾萝莉头皮发麻地站在门外，他拿出口袋里的手机，他有点发懵，1…19 不对，120。他脑袋混乱地拨通了电话。

原文：但是他着实又有点担心，因为这家公寓式旅店实在是存在一点坏的历史。而这家店的幕后老板——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在乎。艾萝莉心想：不，自从我家接管，我们都是尽职尽责，就算有点小问题，也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

改为：但是他着实又有点担心，因为这家公寓式旅店实在是存在一点坏的历史。而这家店的幕后老板——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不在乎。艾萝莉心想：不，自从我家接管，我们都是尽职尽责，就算有点小问题，也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

第五十四章 樱桃红也是冷色调

刘美娟反复思量，还是觉得自己亲自过去确认霍诗妍的安危比较快，而且现在已是深夜，局里人手不足，她便决定自己独自开车赶往幸福旅店。

刘美娟觉得旅店是一个毛骨悚然的地方，就好比前几天她接手的一个案子，虽然后续经过深入的调查取证，在 12 小时内将凶手抓拿归案，但是给她的精神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那是一起情杀案，死亡地点正是一家旅店，女尸被发现在房间的床垫里面。

当刘美娟赶到时，第一印象是一股臭味迎面扑来，她只觉得周身被包裹了一条臭毛毯，难以动弹又臭气冲天，仿佛所有棉织物和木制品都被臭味所依附。

她吞咽了一口口水，鼓足勇气靠近床铺，看见床垫已经被人翻转过来，床垫此刻已经被血水浸湿，沾有血液的布料已经因为血液凝固而变得坚硬。床垫正中间被凶手用刀划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沾有鲜血的地方凹陷下去，看起来像是恶龙张开的血盆大口，还在散发出腐烂的味道。

嗒嗒嗒，声音好似恶龙的口水滴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侧耳倾听那声音是从床垫里传出来的，这个发现不禁让刘美娟倒吸一口凉气，她知道床垫里只有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它是不可能发出任何一点声响的。

于是她屏住呼吸用带着手套的手，将床垫上的裂口打开，她看见数以千计的尸虫在床垫和裸尸上蠕动跳跃。

刘美娟的举动惊吓到了这些肥胖的蛆虫，它们纷纷钻回到尸体中，百虫钻洞甚是惊悚。她甚至看见蛆虫蠕动的同时拉扯起粘稠的油脂，她忍不住想干呕，但因为身边都是晚辈，她生生地将恶心的感受压了下去。

这不是她最难以接受的地方，最难以接受的是据调查，在此之前还有房客在此间屋子留宿。

令刘美娟惊奇得是在女尸被藏在床垫的日子中，中间一共入住了三对情侣————六人曾经隔着床垫与尸共眠。

因为这次经历让刘美娟对旅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她惧怕于那些来来往往的前住客，他们其中有几个用电水壶煮过袜子，其中又有几个带有传染类疾病，是否有人抽过最后一根烟后带着无尽怨恨或留恋吞药自杀，他或者她死去的地方，即将是入住者要入眠的地方。

刘美娟的思绪被手机里冰冷的导航音打断，她听从导航的指引，往前行两百米，然后左拐进入小巷，将车开进幸福旅店就近的停车场里。

她将车停在一辆梦迪博朗身边，因为这个地方刚好能看到幸福旅店的门口。

她第一次听见梦迪博朗这个车型时，眼前仿佛看见了一辆酷炫跑车，但实际上它是一辆 mpv——俗称面包车。

车主苏可欣信誓旦旦地介绍道这款车是 fiat——法拉利母公司，认证出产的车型。如果不是苏可欣隆重介绍自己大出血（一万元）买的二手车有如此噱头，刘美娟觉得这车一定是三流小公司生产的小破车。

“美娟姐？”

声音从一边的梦迪博朗里传来，车玻璃上贴着单向透视的玻璃贴膜，刘美娟看不见车里面的情况，但这个声音她很熟悉。

梦迪博朗的车窗缓缓降下，里面探出一个梳着马尾，瓜子脸，眼睛灵动的女生，她手里还抱着一个棕色的毛绒小熊暖手抱枕，这副学生模样不是苏可欣还能是谁。

“可欣你怎么在这里？”

“我被谢头儿安排在这里监视嫌疑人。”苏可欣边说边用眼角瞥向幸福旅店的方向。

刘美娟脑中思索着最近的案件，她立刻明白苏可欣在这里监视的是艾萝莉。她现在有点着急于霍诗妍的安危，便转移话题问道:“怎么就剩你一个人，搭档的同事呢？如果一时困了还有个替换。”

“我让小王去睡觉，让他明早再来替换我。美娟姐，你怎么在这里？”

“还记得我们前几天受理的强奸案吗？受害人霍诗妍失踪了，现在就在这家旅店，我要去确认一下她的安全。”

“这样呀！美娟姐你快去，我刚才看见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进入旅店，应该是她的家人。”

“那我先进去了，等一会回来给你送点热乎吃的。”说完刘美娟急忙走向幸福旅店。

“谢谢，美娟姐你不用麻烦了，我男友刚才给我带了一堆吃的.....”苏可欣看着刘美娟离去的背影，猜想刘美娟应该没听见自己的话，苏可欣略有失落地看了看手中的抱枕，想起男友的细心，刚才的失落就一扫而光。

刘美娟推了下幸福旅店的玻璃门，门吱呀一声就被打开了，旅店十分老旧。原本白色的墙面已经变成了灰黄色，墙上许多地方的墙皮都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灰黑的水泥，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前台的位置空无一人。

她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急忙往楼梯上跑，每到楼梯转弯处都有红色的正楷字提醒这是几楼，很快刘美娟便来到了四楼的走廊。

刘美娟看见一个身穿粉色长裙，眼睛上涂着紫色眼影的人站在 404 门口正在打电话，听声音那竟是一个男人。

“这是霍诗妍的房间吗？”刘美娟远远地问道。

男人点点头，用手指向 404 房间里面，只见瘦弱的孟寇珠将霍诗妍从房间里抱出，她将霍诗妍平放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用手将霍诗妍的衣服领口撕开，让她更容易呼吸。

原本形象淑女温柔的孟寇珠现在已经头发凌乱，脸色煞白，她的鬓角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半，样子十分狼狈。她用接近于嘶吼的声音指挥男人：“快去拿被子，给她保暖！”同时她一手托起了霍诗妍的下颌，另一只手捏住鼻子，深吸一口气后对着嘴巴用力吹气，如此反复地给霍诗妍进行人工呼吸。

男人冲进屋子取出被子，将被子盖在霍诗妍的腿上。

等刘美娟跑到孟寇珠身边时，一股煤气味从屋子里迎面飘来，她看见惨白的灯光下，霍诗妍的全身已经变得粉红。

刘美娟当下心中一凉，因为她知道当人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时皮肤才会呈现樱桃红，看来霍诗妍已经死亡多时了。

更多文件请添加微信：jakenian